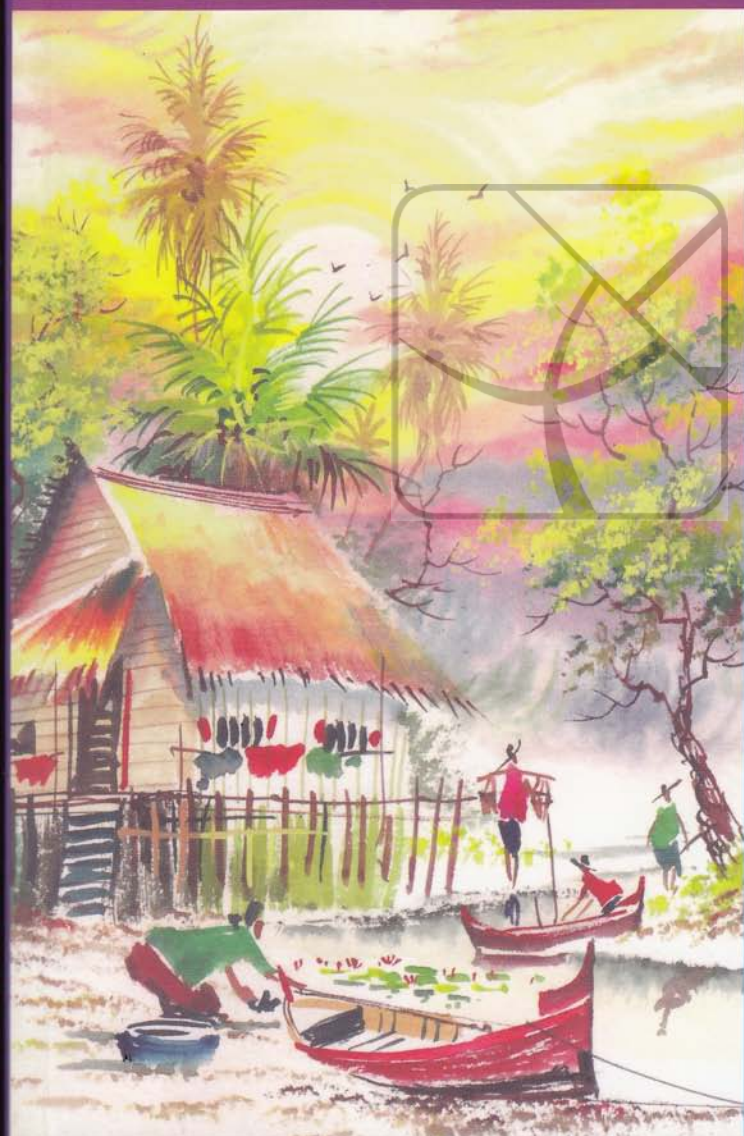


BEN ZHEN LIAN GE

笨珍恋歌

吕振端题



马峇 主编

33 人文集

笨珍文艺协会出版



2011年7月23日在黄玲女士府上。
左起：符祥兴、张维民、马雷、许元龙、林过、黄盛夏（黄玲摄）



2008年7月28日在士姑来八星广场。
左起：张明远、李明珠、李秉宣博士夫妇、梦平。



为本书题字的新华名书法家吕振瑞博士（右起）和新马文教界赞助人郑九章与李福南（左）（1-12-2011）。



2011年12月3日在吉隆坡酒楼。
坐者左起：暮子、冰谷夫妇；后站者为暮子公子及梦平。



马新社记者张照敏（右1）采访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右2）荣休时，与前首相马哈迪等会合影。



2011年12月17日在新山陈旭年文化街，新马9位画家特为新华作家陈清博士和马华作家马崙现场画肖像；
坐者前排左起该文化街主席陈再藩（小曼）、马崙、陈清业博士。
后排站者左起：李秋蕊、刘伟康、BITWG、吕伟坪、许炳正、郑业庆、温诗韵、郑福荣、黄汉明。



2006年11月5日在龟咯，左起：梦平、李锦宗与林玉蓉夫妇、洪祖秋与郑清伉俪



笨珍县北干那那新生代女作者 - 林紫洁老师



新加坡文艺协会主席洪祖秋（左）赠纪念品给新加坡多元艺术家协会。



新华老作家、报人及艺术家前来林过府上作客。
左起：丘柳廉博士、潘正耀、陈瑞献、刘雅翠校长和儿女等。

拉曼大学中文系 惠存
图书馆



邱名崙(馬崙·夢平)

KU MIA KUN

57, Jln. Timah 6, Tmn. Sri Puteri,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 07-5567608 H/P: 012-7345845

張其 學子 學子 學子
學子 學子 學子



張其 學子 學子 學子
學子 學子 學子 學子
學子 學子 學子 學子
學子 學子 學子 學子





BEN ZHEN LIAN GE

笨珍恋歌

吕振瑞题



主编 ◇ 马崙

艾 芸
艾 维 丹
毕 鑑 凤
陈 雅
陈 祈 錠
陈 文 浩
符 祥 兴
郭 金 祯
洪 祖 秋
黄 家 光
黄 盛 夏

黄 远 雄
嘉 立
觉 诚 法 师
李 贵 添
李 飞 广
李 祺 辉
李 祺 伟
林 过
林 子
林 崇 洁
林 金 定

林 明 珠
马 崙
蓉 子
莎 琳
吴 宏 声
许 元 龙
杨 贵 谊
岳 峒
张 美 增
张 维 民
张 昭 敏

===== 33 人创作集 =====

2012

笨珍文艺协会出版

笨珍文艺协会新届（第9届・2011~2012）理事会名单

- 主席：许元龙 副主席：林过 黄盛夏
秘书：李贵添 副秘书长：李祺伟
财政：黄金看 查账：黄剑智 薛愿平
理事：张美增 林青赋 陈亚栋 陈黎祖 高淑腾
李飞广 张金光 符祥兴 曾汶光

出版文艺合集编委

- 黄远雄 黄盛夏 张美增 符祥兴 郭金祯
协 调 ■ 张维民
校 对 ■ 林 过 张维民 邱名崑

笨珍恋歌

BEN ZHEN LIAN GE

- 顾 问 ■ 许元龙
策 划 ■ 林 过
主 编 ■ 马 崙
封面题字 ■ 吕振端博士
封面设计 ■ 丘量栋硕士
制字/排版 ■ 黄 玲（欣中工作室）
封底及封2、3页美工员 ■ 黄筱微小姐
出 版 者 ■ 笨珍文艺协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Pontian
705-A, Jalan Taib,
82000 Pontian, Johor, Malaysia.
承 印 ■ 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45169-K)
23, Jl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 603-62589211 Fax : 603-62570761
发行主任 ■ 李贵添
出版日期 ■ 2012年3月
订 价 ■ RM30 S\$15
版权所有 © 请勿翻印
国际书号 ■ ISBN 978-967-5784-02-6
(9 789675 784026)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欢迎寄回本社更换。

目 录 I

目 录

序 · 许元龙

= a =

· 艾 芸 (丘声明)

雪泥鸿爪

· 艾维丹 (李明旭)

世间情,直教人生死相许

病榻上的遐思断想

= b =

· 毕鑑凤 (毕 菁)

妻子的美

佳偶 · 怨偶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窗外

小溪、小孩、小鱼

= c =

· 陈 雅 (郑 易)

窗前

渔歌 (一)

渔歌 (二)

· 陈祈锭 (雨 浪)

一支小雨伞

新版“龟兔赛跑”启示

为师有值

· 陈文浩 (陈 浩)

蒲莱山下伴鸟归

= f =

· 符祥兴 (亚 丁)

从警生涯记趣:

1.法外情 2.尸沉潭底

3.庭警与记者 4.难忘伴尸日子

5.可怜天下父母心 6.路不拾遗

7.为囚犯忙碌奔波

8.却步验尸房 9.炸弹惊魂

10.警官微服 11.从警三十三载

井水的思念

= g =

· 郭金祯 (郭 青)

追寻

多情的海滩

行走在云中

蔗境幽居

朦胧的雨色

七月的山居

胡适博士墓园巡礼

= h =

· 洪祖秋 (郑 祖)

美国的冬至

浪拍笨珍

逆女奔丧

乱女阿娇

灌输文创的园丁

· 黄家光 (宇 芥)

无字遗书

望海的日子

目 录 2

• 黄盛夏 (黄 茨)		我与灵魂	183
武术小语	122	远了、家乡	191
梨农生活写照	124	• 林子 (林君丽)	
• 黄远雄 (左手人)		又见棕榈	195
风向鸡的灵感	128	冬至	197
焦躁者和他的假想敌	129	梦回胶林	199
=j=		• 林崇洁	
• 嘉 立 (曾立旺)		体验活力探险·肯逸湖野外露营	201
历史的反思	131	彭亨·探险之地	209
教育的忧伤	133	热辣宝贝·热浪岛·热情依旧	228
• 觉诚法师		• 林金定	
以正知正觉造善业	136	台湾行：日记5则	228
= =		• 林明珠 (忘忧草)	
• 李贵添		自梳女传奇	237
教学生涯点滴	140	=m=	
• 李飞广 (李从文)		• 马 仑 (邱名崑)	
黄花·太阳	144	新疆之旅	249
• 李祺辉		访古探幽新疆颂——汉俳18帖	252
谁是主？谁是辅？	148	新山人文回荡	253
从研究生课程看国家科研发展	150	飞机楼——新山中央医院速写	257
• 李祺伟		寻梦园的小冤女	258
环保生活方式·从你我开始	153	马仑文学笔谈——文学热忱永不灭	262
检讨社会认知，加强精神建设	155	=r=	
• 林 过 (梦莎仑)		• 蓉子 (李赛蓉)	
逝去的春天	158	琼花	273
以往的梦	161	上海梧桐	275
黑影	164	=s=	
没有月光底晚上	167	• 莎琳 (邱亮谕)	
悲哀与生	170	战争的阴影	278
善的鼓舞与怀念	174	小诗磨坊 (24首)	279
生命真谛与伤逝	177		
心语	180		

目 录 3

= W =		文坛忆旧	329
• 吴宏声 (黎 声)	283	一句话	330
鸟鸣声中		马仑那迟来的讯息	331
武汉行	285	文学的准则订在哪里?	332
= X =		• 张维民 (惠 铭)	
• 许元龙 (白龙村夫)		想到写到:	
话说政客者流	290	1. 拜金主义的社会	335
抢购A.S.M.吾不为	292	2. 谈批评	337
种族关系幻想曲	293	3. 守纪律与尊重领袖	339
投资环境悲怆曲	296	4. 君子与小人	341
		5. 聊天	342
		民族意识与民族自尊	343
		峇礼河畔度童年	347
		谈五育	351
		• 张昭敏	
		金庸小说新不如旧	357
		手机短讯衍生社会问题	358
		笨珍之恋	360
		灾难世界	362
		挑战生命死角	363
		疯狂世界	365
		上了一堂核子课	367
		乱象频仍	369
		变调的童话故事	370

		主编跋语 • 马 嵩	373
= Y =			
• 杨贵谊 (杨 夷)			
沦陷前夕 (节录)	301		
• 岳峒 (丘量栋)			
笨珍组曲一、二、三	311		
= Z =			
• 张美增 (藹 秀)			
挚友黄叔麟	318		
怀念征雁	319		
马汉印象	320		
诗人黄昏星	322		
小记林过	323		
骠歌的联想	326		
梁志庆老师	327		

遥寄马嵩兄，并祝贺笨珍区众文友成功出版33人合集

词章路上你先行，六十缘来始识荆，
我也思齐磨墨砚，偶然下笔写心情。

(2012年1月26日·寄自台湾)

== 序 ==

★ 許九龍 笨珍文艺协会会长)



笨珍县西南部濒海，有相当长的海岸线，所以看海的机会多的是；而县府小笨珍更是靠海的城镇。

该海滨地带，是银发族早晚常到散步的好去处；那儿辟有小花圃，也是赏花听鸟鸣的理想地点。以往只是跑步健身，极少涉及旁的问题。偶尔记起朱自清在《山野掇拾》中写的：“老年人如已熟的果树，满垂着沉沉的果实。”总觉得朱自清挺会让老人家开心。

2011年初，改选后的笨珍文艺协会理事会通过新策划的议决案，出版合集势在必行。许是受到年老理事的影响，竟然我也吟哦有关“老境”的诗词，而且更觉得“迟暮惜光辉”（南朝梁·何逊句）的可贵性。

您听，唐朝大诗人们都流传着这些著名诗词及佳句：

朱颜君未老，白发我先秋（李白《秋浦歌》）

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杜甫《九日》）。

岁去人头白，秋来树叶黄，搔头向黄叶，与尔共悲伤（钱起《伤秋》）。

手折衰杨悲老大，故人零落已无多（严维《书怀献相公》）。

但愁花有语，不为老人开（刘禹锡《饮酒看牡丹》）。

……好多唐朝名诗人的诗作，都使今日银发族带来“身老不禁愁”（杜甫诗句）的忧伤。难道我们就这么甘于认老、寂寞而无为么？

不——不——不！年迈者自有他们的乐观与积极的一面，何不为自己“加油”！我随即念出刘禹锡的另一诗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以下的一些著名诗词，足以为银发族解忧：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

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刘禹锡《赠乐天》）

还有少年春气味，时时暂到梦中来（白居易《春眠》）

莫为流年嗟白发，济时须仗老成人（宋朝曾巩《岁暮感怀》）

从年轻时代开始，咱们这一群就热爱文学、阅读、写作及投稿；甚至有的文友为搞文艺而做了某些牺牲，然而大家都坚信笔的力量、创作是高尚的。若果真能够在马华文学界留下一些什么，是个人无上的荣誉。而笨珍县内的多位土生作家，已着实名声在外。

这部《笨珍恋歌》，乃由笨珍县33位写作者（不是在这里出生长大，就是在县区居留过相当的岁月）的集体创作；除了约15%是青年作者之外，其余的都是属于“黄金年华”的老作者。多半的选文是由创作者提供的，因此“文责自负，佳作共赏”。

出版文艺合集是我会多年来的创会宗旨及活动之一，先后已印行《骤歌》、《海韵》和《远山》三部合集。在柔州10个县中，咱们庆幸在这一方面的努力不落“县”后。唯因限于财力和人力，所收集的作品不算多，而遗漏了原是笨珍人的知名作家更多，祝愿下一回能争取更多的创作者加入，壮大阵容！本会同仁绝不敢奢望这是一部有代表性的合集，只敢说曾尽了一些绵力；倘获高明人士继续支持与指教，日后必然会稍合理想。谨此衷心感恩惠稿与赞助的作家及善心人士——多谢大家！同时，也向本书主编暨“马新作家传记先驱者”——马崙同乡（笨珍）谨致敬意与谢忱！

2012年元旦日·小笨珍

艾 芸

作者



简介

艾 芸 原名丘声明，1940年生于柔佛笨珍县文律埠。小学毕业于乐育学校，初中及高中毕业于新文龙中华中学。曾在南亚华小任临教；1961年考入新山日间师训学院，三年后成为合格教师，派往巴登马六甲侨南华小任教，任满一年后又回返柔州。1965年在加叻华小执教，1968年在原校升任校长。1978年调升三合港大型华小任副校长，1983年调任利民达华小一校掌校，至1987年到古来县武吉巴都柏图华小担任校长；1993年调任新山县马塞华小学校长，翌年告别杏坛。

从事教育工作期间，曾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历任南马文艺研究会执委、大马文化协会柔佛州分会署理主席、大马作协理事会上诉委员等。

自中学时期便开始向报刊杂志投稿，著有诗歌和散文合集《望尘集》、诗集《刹那的永恒》（与刘涓合著）。曾落力推动柔佛州马青举办征文比赛，主编优秀作品选集《窗》（散文集）。散文《在椰乡的日子》获选入独中华文高中选读课文。尚有多篇诗歌与散文，分别收录在《阳光·空气·雨水》（1993）、《异乡梦里的手》（1993）和《童园牧歌》（莎琳编选·1997）、《柔莲》、《南风》和《柔华作家百人文集》（马崙主编·2008）等合集。

艾 芸

雪泥鸿爪

身处科技发达的现代，蓦然回首，不再是灯火阑珊；回忆隔着半个世纪，那已经遥远的年代，仍在我模糊老花的眼前历历如新，这就是生命的经历，永远无法磨灭！

1963年，自新山日间师训毕业后，翌年，我被派到马六甲与森美兰州交界处的一间华小执教。一年期满，我被调回柔佛州北部的SK村，在这里，让我度过一段毕生难忘的教学生涯。感谢这一段时光，感谢这一段时光里的人与事，我生命中美丽的回忆，即从这时刻开始。

那年开学前，我背了行囊北上。下了巴士踏足村口，一眼望去，就看见学校坐落在一座山冈上，傍着校舍的老木板屋，便是我栖身的宿舍。房子周围树木扶疏，一股植物气流沁入心脾，原先那股被流放的怨怼感，刹那间消失了；我反而欣慰地觉得：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啊！

伫立冈上，眺望远处山峦起伏，则可穷千里目。我对着一览无际的山野，顿觉心旷神怡；俯视近处如带的联邦公路，川行车辆如梭，可我心中无限纳闷，交通这么方便，为何这个路边山村仍缺乏电流及自来水供应？这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SK村学校属无型华小，从一至六年级，以复级合班方式上课，教师每节课必须教导两个年级。初时，无论时间分配或课室管理，我都感棘手。幸好在吸取经验及调适之后，我很快地便掌握了这另类的教学法。

SK村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居住约百户人家。这里曾经历英殖民时代紧急法令的管制，大多数居民是被迫迁移至此而形成新村。那个时代，这里就是一般人口中所说的“黑区”。居民平日作息，都受戒严令管制，若遇有骚乱事故，居民必遭池鱼之殃，饱受水深火热的煎熬。有时听他们述说当年苦况，彷如难民集中营般过生活。好不容易梦魇过去了，历经辛酸岁月的洗礼，人们庆幸国家独立后能安享太平日子。如今，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居乐业！

60年代，国人与中国大陆的亲人，有着难断的情意结，因此去中国省亲，是他们的平生宿愿。然而，政府法令严格执行，凡打算去中国的，必先申请获得准证，获得批准后，方能成行。于是，许多年长人士，携带大陆亲人寄来的书信，要求我这个读过马来文书的华校老师，将书信翻译成国文，作为申请证件，以获取通行证。后来，许多村民也把政府部门的公函，拿来要求我阅读，让他们知道到底政府要他们干啥。如此很自然的，我与一般家长便逐渐熟络了。村民原是纯朴热情的，逢年过节，他们便送来自制的糕饼，可谓盛情难却，令我心生感激。

学校后面有一座残旧的民众会堂，有一名常驻书记办公，他也兼任邮政代理，处理来往信件。会堂后面的那座电话亭，扮演着唯一的电讯通话角色，因为全村住户尚未有家用电话设备。有一次，一名校友冲进学校，告知有电话找我，我二话不说，即以百米冲线速度向电话亭跑去，一听电话筒另一端那把陌生的声音，才知道要找的人不是我，只是与我名字相似。摆了个大乌龙！我气喘吁吁，啼笑皆非，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宝贝电话筒，确实难忘！

村民从事割树胶兼经营养鸡场，据知当时的鸡

蛋产量，为州内屈指可数的佼佼者，闻名遐迩，SK村被誉为“鸡蛋村”。村后胶林交界处是原始森林，森林边缘建有锯木加工厂，规模颇大，提供村民就业机会，它与养鸡业成为SK村的经济命脉。

夜幕笼罩大地，校园沉浸在梦境中，四野虫鸣不绝；林中夜鸟啼叫，组成大自然的协奏曲，令人陶醉。满天星斗似在含笑眨眼，告诉我是旧时相识。回忆在故乡的无数夜晚，我常常独自仰望星空，思索遐想，向星星诉说心事，不知人生路向何方？而今离乡背井，夜空依旧，星星依旧，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有一台半导体“迷你”收音机，为我提供外界资讯，按时播报新闻。傍晚有农村特备节目，指导农民栽种的知识，确保农作物丰收。在电台广播节目中，广受听众喜爱的“弦歌寄意”，成为青年朋友的交流站。随着点唱歌曲的寄语，饱含着浓情厚意，洋溢着温馨，可说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我独爱守候杨际光主持的“空中文艺”，他全情投入地吟咏诗歌散文，扣人心弦，那真是绝版的有声书啊！当年投稿的作者，不知仍健在否？但杨先生对马华文学的献力，令人感佩与怀念！

那夜，我正全神倾听电台节目，忽然节目被中断，转而插播特别消息：“听众们请注意，警方报告，吉隆坡街头，有不明身份的人群，沿街滋事骚乱，请大家留在屋里，不要出来……”，声调紧张，重复报告冲击着我的脑袋，恍如旱天闷雷，却又不明就里，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紧急播报。后来，政府全国行动理事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大家才知道发生种族冲突惨剧，那是我国建国史上最黑暗的日子——1969年5月13日。

悲剧发生之后，政府通令全国各地区由各族联合

组成亲善委员会，防止谣言散播，促进种族之间和睦相处。SK村与邻近甘榜的亲善委员会宣告诞生。当获知我受委为秘书时，已无从推诿，幸好协调工作都顺利。平民百姓最珍惜和平相处之道，因此，随着日子消逝，一切都归于平静，居民生活如恒。

我国自独立以来，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展学习国语，以期达到全民精通国语的目标。基此，国民团结局借学校来办免费成人教育班，让村民学习国语，并供应免费课本。为方便青年工友踊跃参与，便定在夜间上课。我被任命为成教班老师，可说责无旁贷，也是一项挑战。学校未有电流供应，必须点燃使用煤油的充气大光灯，它的亮度当然不比电灯，用起来也麻烦。每隔一小段时间，须再泵入气体以维持亮度。这对我来说，也并非难事，因为我的家乡也是以大光灯照明的。

成人教育班也为青年提供社交平台，因为村中没有娱乐场所，社会风气尚保守，青年男女鲜少公开交往，成教班即可促进彼此了解，培养感情！当中一群有积极思想的青年，便倡议组织青年会，于是坐言起行，起草章程，通过之后，选定领导人，我从中协助申请注册，成为合法团体。在这样的团体生活中，平日喜爱打篮球的青年，便正式组成球队，以青年会命名，自制划一的球衣，邀请邻近球队作友谊赛，吸引村民踊跃观赛，不计主队或宾队，只要球技精彩，都会获得欢呼喝彩鼓掌，如同一场全民盛会，平添新村居民生活情趣。此后逢年过节，青年会也举办联欢晚会，会员呈献“山寨版”的余兴节目，与全体村民同乐，意义非凡，也促进居民之间的凝聚力，体现守望相助的精神，共创美好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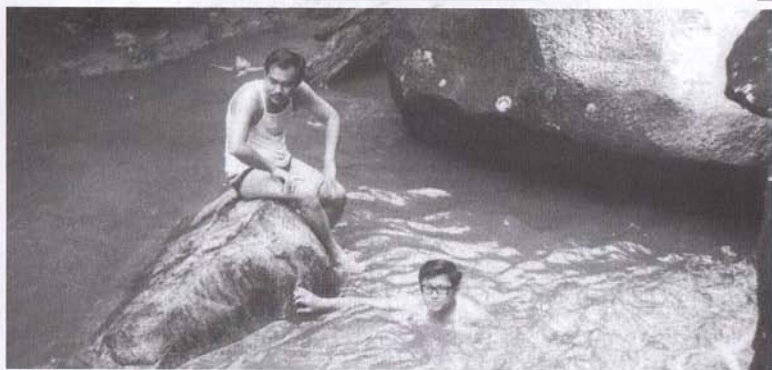
村内少儿看见成人的篮球运动风气，都有艳羡的

心理，他们也常常成群集聚在球场玩球。由于县内学联体育会每年都有举办篮球校际赛，我便趁机召集一批爱打球的学生，组成球队，规定练习时间，制定守则，按规律严格训练。学生们平日课后都喜欢到郊外去摸鱼捉鸟，有了打球的活动，便一改常态尽都参与球队。乡村孩子大都有充沛的体力，加以基本球技及防守训练，假以时日，很快就上手了。最难能可贵的是从球队精神的守纪律、自动自发、坚毅忍耐、谦让守礼，在不知不觉间，发挥在学校的功课上。学业成绩多有进步，父母欢喜，相信打球的孩子不会变坏，更放心让孩子参加篮球队。

我们的SK校队，于70年代初期，先后连续三届，夺得县内学联体育会举办的小学篮球赛冠军，使SK村享有“儿童篮球村”的美誉。

我在SK村服务了十四年，奉献我一生最灿烂的岁月。我想，因为我是走在教育的道路上，我的奉献才会如此有意义，才会如此值得回忆！

(1-6-2011·新山)



◇本合集主编马崙（右）与作者之一艾芸，既是同宗（丘姓），又是丰顺县同乡，更是笨珍文律同乡和新文龙中华中学的同学，1974年8月4日，他俩同在蒲菜山的瀑潭同游戏水。

艾维丹

作者简介



艾维丹 原名李明旭，常用笔名：艾维丹、李海波；1940年出生于柔佛笨珍。1957年毕业于笨珍培群中学；1961年毕业于新加坡中正中学。曾从政，后从商，目前定居新加坡。平生爱读书，中西文史哲学一网收，特别是对易经等经典古籍爱不释手，为吉隆坡易经学术研究会永久会员。目前更沉迷于书法学习，并为电脑结下不解缘。

文章常见于新加坡联合早报、新明日报、赤道风、香港亚洲时报在线，北京华夏经纬网。美国多维新闻网等。李君是令笨珍文艺界人士常引以为荣的才子杂文家。

艾维丹

世间情，直教人生死相许

这一辈子，对诗词总有一种特别的喜爱，而接触过的追思悼亡的诗词，亦复不少。

先说唐朝风流才子元稹的五首绝句《离思》中的一首备受后人传诵的绝句：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去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 半缘修道半缘君。

这是元稹为悼念亡妻韦丛（字蕙丛）的诗作，历来诗人墨客站在文学创作的角度作品评，无不给与高度的评价。

一般认为，这首绝句“不但取誉极高，抒情强烈，而且用笔极妙。”又说，“‘沧海’、‘巫山’词意豪壮，有悲歌传响、江河奔腾之势。”至于“懒回顾”、“半缘君”却是“顿使语势舒缓下来，转为委婉深沉的抒情。张弛自如，变化有致，形成一种跌宕起伏的旋律。而就全诗情调而言，它言情而不庸俗，瑰丽而不浮艳，悲壮而不低沉，创造了唐人悼亡绝句中的绝胜境界。……云云。”

查“曾经沧海难为水”一句乃语出《孟子·尽心上》：“观于海者难为水”。确实，凡读过此诗的人无不深受感动，乃至爱不释手，背诵起来琅琅上口，余音袅袅。不过，也有一些人对元稹的品行很有看法，评价不高，甚至对他还有“伪君子”之讥。或

许，这跟他曾经与《西厢记》中的女主角崔莺莺有过一段“待月西厢下”的恋情而又“始乱终弃”有关。其次，他既信誓旦旦掏心掏肺对亡妻韦丛表明“取次花丛懒回顾”，后来却又三迎四娶，也让人诸多訾议。

不过，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倒是采取较为保留的态度。原因是，稍微了解中国历代性观念发展过程的人都知道，中国强烈的节烈观念始于宋朝时代的理学家们的大力倡导和推行，之前性观念和婚嫁习俗方面一般上还是比较开放的，对女性的婚嫁、性观念等也相对宽松。至于对待男性，那就甭提啦，人们总是对男性厚爱有加，可谓“网开三面”，妻妾成群，未嫌其多。其次，韦丛于二十七岁病逝后，据说与元稹有婚姻关系的有安仙嫔、裴淑和薛涛等人。但据《大唐王朝之谜·锦江滑腻峨眉秀，元稹与薛涛关系之谜》文中，学者对元稹与薛涛之间的姐弟恋情提出诸多疑点，甚至有人以为相关故事纯属子虚乌有。因此，对流传下来有关元稹的风流艳史恐怕不宜尽信。

姑且不说在唐代，就是到了后来宋朝的苏东坡，他也有几度婚恋，而他在妻子王弗（老师王方的爱女）亡故后，也曾经因梦填词，填了“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记梦》）一词以哀悼亡妻：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词写来情真意切，凄婉欲绝，表现了他对王弗的一往情深，让多少大男人读来肝肠寸断、同声一

哭，涕泪交流。欲罢不能。——“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就这么简单朴实的言词，就足以令人回肠荡气。

但是，他后来却又续弦，迎娶王弗的堂妹王润之。王润之死后，他与“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的王朝云（苏的侍女）又谱写了一段缠绵悱恻、“朝朝暮暮”、羡煞天下无数男子汉的爱情小夜曲。对于苏东坡的情事，历来只见尽人皆赞不绝口，未见后人说道三四。此外，历代流传着一个有关苏东坡“唤鱼池题名联姻”的美丽动人的故事，足见人们对他俩爱情美好的祝愿与期许。其实，不论是唐朝或宋代，男人续弦，本来就被认定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而且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后人对元稹的非议责备，理据显得薄弱无力，自不待言。

撇开人品问题不说，元稹和苏轼的追思悼亡诗词，历来深受骚人墨客和读者毫无保留的赞赏和美誉。此外，宋代秦观那阕《鹊桥仙》词，赞美歌咏牛郎织女坚贞的爱情，一路来也是广为流传：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许多人对这阕词也真是“一见钟情”、“一往情深”，特别是在爱情方面遭遇到挫折时，更是把它当成治疗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口中念念“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如此自我安慰、自我欺

瞒一番，藉以抚平百孔千疮的心灵，有时也确实颇见特效。长期以来，人们总爱藉此抚平心灵伤痛，这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很难排斥或抗拒。至于文人墨客，却又老爱摇头摆脑地欣赏其“匠心独运”、“别开生面”的创作技巧，陶醉于连绵起伏的情致、情景交融的境界中。故事的曲折变化，笔法的委婉蕴藉，引人痴狂。既然有了“胜却人间无数”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之后原本应该满怀欣喜的归去，偏偏却又陷入“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朦胧境界里，以致不忍回顾“鹊桥归路”，如此缠绵悱恻，直教人欲罢不能……到了这步田地，两情的长长久久，又岂能不“朝朝暮暮”啊！作者竟然说出“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样的话，纵然不是头壳脑袋发烧，恐怕也缺少了那么一点人间烟火味吧。

李商隐《辛未七夕》诗云：“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说的也是，如果不是“仙家好别离”，恐怕也只能是文人墨客浪漫情怀的依托了。

据说，在浙江金华一带，人们为了希望牛郎织女能天天过上美好幸福的家庭生活，七月七日家家都要杀一只公鸡，意在不让公鸡报晓，以便牛郎织女能够永远不分离，长长久久，朝朝暮暮。——这是多么美好的愿望，又是何等温馨四溢的传统啊。

有人说，老外有了“情人节”，大家每年都能快快乐乐度过一个甜甜蜜蜜的节日，中国人也应该确定一个自己的“情人节”，多年来这个想法引起了不少议论，有人主张以“七夕”为情人节，又有人认为“元宵节”才是名副其实的情人节。说实话，如果

把“七夕”当成情人节，那中国的男男女女岂非都要长年引颈企望，苦苦期盼那“金风玉露一相逢”的佳期到来，中国的男男女女岂不都要变成了长颈鹿！这岂不有违人情之常吗？

如果把赏花灯的元宵节定为情人节，想想欧阳修“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想想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意境，这境界，其中的情调该有多美妙啊。

许多年下来，摸摸翻翻，阅读过唐宋以来的诗词真是不计其数，而以上的名篇确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于让我一生偏爱至极的诗家词人，则非陆放翁莫属了。他到了高龄七十五岁，居然还嚷着“尚思为国戍轮台”，唱着“铁马冰河入梦来”……，要知道，“轮台”这个地方可是在遥远的新疆境内呀。单就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倾倒叫绝。要不是读过他的一段爱情故事，你也许不会想到，这样一位长年征战沙场、杀敌如切瓜的大汉，居然还是一位侠骨柔情的多情郎。他在沈园壁上题下的《钗头风*红酥手》，一字一泪，令人读来不胜唏嘘，也让无数后人洒下一掬同情泪。

几年前我与儿子冠伦到了绍兴，特地前往沈园一游，当时正值梅雨季节，天空阴沉沉，梅雨绵绵不绝，在这样的氛围里走访沈园，寻找陆游的足迹，回味吟咏着他七十五高龄重访沈园写下的绝句“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那时的心情，那时的感受，对于陆游失去唐琬所承受的伤痛，真可谓“感同身受”，格外强烈。据说他在逝世前一年（八十五岁）再到沈园怀

旧，又写下了一首绝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棉。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您瞧，陆游对表妹唐琬的痴情，终生坚定不移的怀念，谁能不为之动容？毕竟，这是踏踏实实、“朝朝暮暮”、充满人间烟火味的绵绵情意，不是“仙家好别离”啊。

情况与陆游有些相似，那是清代曾国藩慧眼识英雄所招揽来文武全才的彭玉麟，他一生有著名的“三不”——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一生六度辞官，而却在国家危难时自动请缨扶危救困。他一生痴恋自小青梅竹马的“梅姑”，但却阴差阳错，终不能“两情长久而朝朝暮暮”，后来誓言画梅一万支以报答梅姑的爱情。他的梅花诗说：“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唯有玉人心似铁，始终不负岁寒盟。”又说：“三生石上因缘在，结得梅花当蹇修，无补时艰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他对梅姑就是这么一往情深，失去了梅姑，什么官位、什么金钱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这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近代的爱情故事读来令我动容的，该算是哲学家金岳霖与建筑家林徽音之间的情爱了。自从林徽音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后，金岳霖从此终生未娶。而且，此后不论林和梁搬到哪里，金也就搬过去毗邻而居，无意中不记得在何处看到有人写了“金与他们逐邻而居”，这“逐”字可谓神来之笔。——或许，这可算是另类的“朝朝暮暮”了。

艾维丹

病榻上的遐思断想

——写给蔡英文主席的信（之五）

我想，要写好这封信，我还得从最近个人的一次可怕亲身经历说起，虽然说这会显得有点儿罗嗦，但肯定不同于一般道听途说者泛泛之谈。

话说，4月28日我约好目前在上海的儿子和儿媳妇带同孙儿南下福建，而我们两老则从新加坡北飞，到泉州与他们会合。

这一次相约，目的是为了带年轻人到先辈们的祖籍乡土寻根，看看先辈们故乡的风光，闻闻先辈们故土的芬芳。当亲家公婆听说女儿女婿要南下福建，他们也表示想要来看看泉州究竟是什么模样。宋朝一代大儒朱熹曾经说过“泉州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亲家公婆说既然女婿祖籍泉州，不顺道过来看看“满街圣人”的盛况未免太可惜了。

很凑巧，儿媳妇的一位表哥从意大利回到国内，并到离泉州十余公里的著名服装城石狮采购服装，五月二日我们约定晚上驱车到黄金海岸吃海鲜，第二天我就感觉身体不舒服，傍晚突然严重哮喘，几乎断气，火速电召医生送院急救。在医院一躺就是三个星期，每天从早到晚吊点滴，结果把我的胃口都糟蹋了，后来足足两个星期饮食不思，我决定要求出院。出院后几天里天天腹泻，尽泻些黄水。陪在身旁的儿子冠伦紧急请示新加坡的保险公司后又把我送入泉州人民第一医院。入院后陈主治医师（女性）依样葫

芦，早晚吊点滴，一刻也不放松。一天夜里大约十一时，我已经快要崩溃，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要求值班的年轻医生停止吊点滴，但这位医生斩钉截铁断然拒绝了，一切必须依照原定程序进行。我告诉他，我已经快不行了，你们不能采用这种“铁板疗法”来折磨病人，一点商量转圜的余地也没有，这样会把病人活活整死的。他毫不客气的对着我这垂死的老人说，我们医生是救病人的，不会折磨病人，现在是你要听我的，不是我要听你的！……语气依然是那么坚定，依然是那么斩钉截铁。……接着，我又开始急促哮喘，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后半夜就在生与死的挣扎中度过，而医生护士当然也乱成了一团，不在话下。这一夜我是怎么存活下来的，现在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我只依稀记得，第二天一早我依然处于半昏迷状态，周围人声嘈杂，虽然我人仍然躺在同一张病床上，身处同一个病房，可是我却感觉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很不一样的天地，于是不断追问：“我是在什么地方呀？我究竟到了什么地方啊？……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后来我听说，由于我的情况严重，陈主治医师一大早便赶到医院来，她对我的儿子冠伦说：“……如果病人能够坚持下去，我们会尽力帮助他；如果他要放弃，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了。总之，你们家属得要作好准备……”儿子一听，感觉情况不妙，立刻致电新加坡、香港和加拿大的姐妹，必须立刻订机票赶过来见面……就在半昏迷中，我嘱咐冠伦立刻电请承天寺住持向愿法师过来看我，为我祝福，随着情不自禁老泪纵横伤心地痛哭了起来，因为我担心来不及见到从加拿大赶过来的女儿女婿和小咚咚了，天涯海角，

那需要二十四小时飞行才能到达香港，然后转机到泉州……唉，我祖辈温馨美丽的乡土，难道就这样变成了我伤心断肠之地吗？天地不仁，为什么一定要为我安排这样凄凉的结局呢？……

还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在马来西亚柔佛小笨珍的老乡蓉子女士（新加坡作家，目前定居上海）得知我在福建入院，立刻电请省政府相关方面协助，多加关注我这来自远方的老人。也就在这一天中午时分，医院院长、心脏科主任、呼吸道科主任以及其他专家都纷纷过来看望我，并邀请向愿法师出席他们的专家会议，详细说明他们的治疗方案。我记得，呼吸道科主任看过我的电脑扫描图片及其他病情记录后，只淡淡却又语气坚定地说：“小问题，病情两天就能稳定下来了！”

果然，两天后新加坡的保险公司致电医院，证实我的病情稳定，立刻协调SOS特备小型飞机，在长女的陪同下，由一名医生一名护士护送我返回新加坡，然后直接送入国立大学医院……。

以上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最初乃因食物中毒，引发前所未有过的哮喘，当时如果治理得当，应该可以很快就药到病除，不至于闹到最后几乎悲剧收场。应该说，这一场由小病医成重病，后来又几乎医成不治之症，对我来说，当然甚为痛苦。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煎熬，真是犹如饮水，冷暖自知。对于我的家人亲友来说，它更是一场可怕的噩梦，黑夜漫漫，忧心如焚，恐慌无助，每一分每一秒都让人感受到难以承受的锥心刺肺……医生，医生，居然是“医者父母心”的医生给病人和家属带来如此沉重的伤害，夫复何言！

人生漫长的经历，让我潜心皈依佛门，我一直很羡慕王维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美好境界，然而，也许是修行方面仍有待加倍努力，至今依然无法摆脱凡身俗骨的素质。很多时候，感情上情绪上的波动，一直很难控制，很无奈。如今，尽管我的四个孩子都学有所成，各有成就，而且都离开了马来西亚那块充满种族烟硝味没有芬芳味道的土地，走向宽广的“世界海洋”，我对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牵挂，而对自己的生死也就更是淡然无所在意了。然而，如今我依然挂念着祖先那块千年苦难的神州大地，惦念着经历漫长苦难岁月的同胞。今天大陆的同胞已经开始缓步走向繁荣，走向美好的未来；而台湾的同胞却依然在一群无良的政客的欺瞒忽悠挑拨下迷失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

躺在福建泉州医院的病榻上，我每天必看的电视节目是“海峡两岸”，我关心的是台湾同胞。我多么希望台湾同胞能够尽早摆脱无良政客的纠缠欺瞒忽悠和伤害。不幸的是，我至今还没有看到您蔡英文主席向陈水扁们的狼心狗肺挥挥手，道一声“珍重，沙哟娜娜”；相反的，我很痛心的看到，您蔡英文从一个形象清新的学者蔡教授，不断滑落，不断滑落成今日的与民进党那班政客很难区分高下优劣的蔡主席。当您阴差阳错坐上民进党主席的宝座时，不少人对您寄以厚望，几次选举连连告捷，声望日隆，而当时的马英九却又尚未摆脱“不沾锅”的习性，让支持者大失所望，选举连连败北，危机突显。不过，您算来还颇有自知之明，您知道自己没有赢得选举，而是马英九输掉了选举。

情势的转变应该不出您所料，您既然摆脱不了

台独大佬以及深绿群体的包围和纠缠，后来又在形势所迫与马英九展开一场有关“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辩论，这是您从一开始就一直力图躲避的，因为您十分清楚，两岸和平发展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您完全没有辩论的“本钱”。很无奈，当您用尽了一切遁词和闪避之功，最后还是被迫披挂上阵作哀兵之战，没有喝彩，没有掌声，只有同志们的奚落之声和民众不屑唾弃，乃至声望迅速滑落，信心指数空前低落。

我早就说过，您想要像苏卡诺和西哈诺一样“玩政治”，实在不好玩，不容易玩，更不适合您来玩。再说，您如果老是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没完没了的玩下去，不但会玩掉台湾老百姓的美好未来，也必然会玩掉您蔡英文的美好形象和声誉。

由于您的优柔寡断，由于您缺乏政治家的雄浑气魄，您一路走来走得很辛苦，您一直挣扎在台独大佬和深绿群体为您设下的泥淖里。当ECFA的课题摆到您的面前时，它几乎宣布了您的政治死刑。您还像个政治领袖吗？您还像民进党的主席吗？您被深绿群体挟持着于626走上街头，走上街头干什么呢？您自己显然满头雾水，头昏脑胀。您自己尚且一脸茫然，还能领导群众吗？要反ECFA，南部的苏焕智、苏治芬等人不陪你玩，而苏贞昌被迫跟着上街了，却是躲躲闪闪，谈吐言词很“混”，让民众深刻的感受到他那活灵活现的“混混模样”。您蔡主席就是这样带领着一群各有所图各有盘算的乌合之众，大家身在曹营心在汉，而您蔡主席最后打着的竟然是自欺欺人的“反对一中市场”的虚拟口号，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觉得

您蔡某人恐怕有点儿“头壳”发烧吧。——您的统一领导才能如何，到此已经完全露馅了。更叫人为您感到不平的是，您和民进党糊里糊涂闹了好一段时日，游行当天却让老奸巨滑的李登辉把果实轻轻松松收割了去。他简单明白的喊出了“弃马保台”就把您蔡主席置于死地：原来您蔡某人并不是要保护台湾人的利益，不是要照顾台湾人的经济民生，而是垂涎马英九的“大位”，一心想要推倒马英九，想要夺取马英九的宝座。上街游行为了什么？鲜明的目标就是“弃马保台”，而这个响亮的口号正好迎合了深绿民众的所好，一干深绿选票都归台联党收下了，而您蔡主席得到的却是“滑落信心指数”，可悲可叹。

躺在病榻上，我一直在想，台湾今天遭逢的经济困境，让她显得有点像一位卧病的老人，正在等待良医的救治。今天我看到的良医当然是马英九，他找到了病源，他提出了最为优化的救治良方，再加上大陆所提供的协助，笃定可以让台湾这位“病人”得到“妙手回春”的最佳途径最佳效益。因此，只要打开全世界各方面相关的评论，几乎是清一色的正面赞好，气势犹如滚滚长江水，而微不足道的负面评论，却是小溪淙淙，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到。

相关的正面评论，我们即使是使用“车载斗量”，也不足以形容其万一。不论是欧美的商会团体，或者是官方表态，无不纷纷表明两岸ECFA的签署有助于区域和平稳定和繁荣；而您蔡主席一向所十分敬重的大前研一更是形容ECFA是台湾经济的“维他命”。此外，台湾岛内的金融业者、省农会和渔业团体也都看到了签署ECFA对于相关行业极为有利的方



面。尤有进者，WTO秘书长拉米说，ECFA是台湾达成整体贸易目标的重大作为，可改善两岸关系，确保台湾产业竞争力，进一步整合入世界经济，并可吸引外外资。……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整个世界都在为ECFA的签署喝彩，赞誉有加，唯独民进党和您蔡主席还在盲目的反ECFA，越反就越不知其所以然了。您应该明白，您这样糊里糊涂的反ECFA，您反的已经不单单是马英九，也不单单是大陆，您反的是全台湾老百姓的利益，您反的是全世界的共识和舆论啊。

您既然已经头壳发烧到如此地步，我前述的可怕经历告诉我，如果把台湾这位“病人”交给您医治，您肯定要把病人的小病医成重病，再由重病医成不治之症！到头来，您和民进党也将被台湾人民所唾弃。

好自为之吧，亲爱的的蔡主席。

（稿于2010年底·新加坡）

毕鑑凤

作者简介



毕鑑凤，笔名郭美喜子，又署名毕菁，台湾政治大学毕业，侨居韩国，定居于笨珍，乃郭金祯之夫人。自1969年开始，她常在各大报章，和《星洲日报·主妇家庭随笔》专栏中，发表多种有关妇女课题及家政的文章，甚受读者欢迎。

曾执教于台湾桃园大溪中学，韩国群山国中，笨珍培群独中退休教师，擅长各种文体，尤以有关妇女与亲子问题作品，更具卓见；曾任杂志与报章专栏撰写人。

毕鑑凤

妻子的美

怎样丑陋的女人，也有她的美，正如杀人越货的歹徒也有善心存在一样。教育工作者，要发掘受教育者心中的善，引导其向上。做为一个丈夫，要多方面去发掘妻子的美，诸如属心灵的，智慧的，才能的，习惯的，或是外表的，身体的，不去发觉，不会欣赏妻子的美的，不是好丈夫，甚至可以说，没有十足具备做丈夫的资格。相反的，不断地发掘妻子的美，虚心地欣赏，爱情在婚后，不但不会有所灭，而将日有所增进。

爱美，是男女共通的人之天性，爱妻子的美，也是丈夫的通性；没有一个做丈夫的，不爱其妻子的美的。但是，妻子的美，有不可改变的限度，求她超出不可能突破的限度以外，则是奢求。如要求自己的妻子，像电影明星，像封面女郎那样美；如要求四十岁的妻子，要像二十岁的姑娘那样年轻的美……诸如此类，都是做妻子的，此生再也没有法子办到的事，除了幻想，事实上这种苛求，做丈夫的即使兴起念头于心，也应及时制止，知所节制。这种节制，又是爱妻的深浓剂。

但是，节制奢望，并不是说丈夫不要求妻子的美，丈夫还是要求妻子的美。其所当节制的，是无理的，合理的，则有权要求，而这种权利，必须得到满足，不能得到满足，他就要责怪妻子对爱情的冷淡了。譬如说，穿衣吧，合适的衣服可增人之美，相反的，不合适的衣着，会使人变丑。要求妻子穿上衣着

之后，即使不必比其他心目中的美人更美，至少希望使其本身稍增光彩，也就是说，使其所具有之美的可能性发挥出来，而不是将可能性抹煞。头发的形式亦然，老了，不是要求以浓厚的脂粉掩住皱纹，但愿她注意自己的健康，保持乐观快乐的精神，面上有光彩，眼睛奕奕有神。这些，都是女人做得到的。如何使自己的发型，衣着更合乎自己，显得美些，如何使自己健康快乐，容光焕发，这是做妻子的应时时留心以之美化自己并取悦丈夫的。也是做妻子的，在维持夫妇的爱情上不该疏懒而得勤劳去做的。做妻子的，有此爱心，不必以己之美逗丈夫欣赏，丈夫见了，自然悦乐于心。

有些懒惰的女人，以为结了婚，还管什么美不美，忙孩子的事，忙家事，才没有这种闲工夫哪！这样想的人，她梳洗，衣着都很随便，她原有的光彩，原有的美，如乌云掩月，做丈夫的，再也看不见了，甚至于有些邋里邋遢起来，因此不想去接近了。丈夫冷淡了，做妻子的抱怨了。其实，这是不能怪别人的。

大多数的女人出门时知道刻意打扮，在家中却不懂得修饰。其实，家中的修饰，在夫妇之间的爱情上讲，是比出外打扮更为重要，因为夫妇相处，家中比在外久。所谓在家中的修饰，当然与出外的做作（发型上常见）有所不同，也不是浓妆艳抹，更不是仍穿着外出衣服，高跟皮鞋。在家只求自然、朴实，再拿衣服来说，穿粗布、甚至破而补过的都无妨，但求其合身、干净，能显出自己的美不致看来邋遢，变丑，则是一样的。如头发，在家中，可以随便，但也要自然，合于脸型，好看，不能不梳理，或明知乱而难看而不理。总而言之，出外与居家，只是华贵与朴实，

人为与自然上有所差别，美与可爱是共通的。

能使自己好看，如头发的梳理，能做不去做，而使自己不好看，这是不智的，也是丈夫有所不能原谅的。如何才能使自己好看，不去尝试，不去了解，不去用心，这是愚笨。

譬如用二元吃一顿午饭，我不必要求增加钱数，就用那二元，打算得不好，不是好吃而吃不饱，就是吃饱而不好吃，若打算得好，则又好吃，又能吃饱，求美亦如此。“本”不加多，不必垫高鼻梁，不必打肿脸，技巧与智慧，能做到的，要使之发挥出效果来，以增加自己的美，而不会糟蹋它。

肯做就做得到美，做出来，是为妻的爱心，肯做就做得到美，丈夫是不愿放弃要求权的。希望妻子美，如不是求矮人变高的做不到的奢望，这不是丈夫的苛求，而是丈夫对妻子有爱心。能做到的，如头发电成或梳成一种型式，就会好看，要去用心，这是女人即使不为丈夫，只为自己，也应有的聪明与勤勉，何况还能娱悦丈夫，维系其爱心？但求“竭尽所能”而已。对丈夫而言，是但求其竭尽所能而已，不求其所能，应知所止。对妻子而言，则是：“竭尽所能”而已，非不能也。当有所自勉。

外表的、形体的美如此，其他，如心灵、智慧、才能、德性……之美，又何独不然？

(刊登于1975年10月11日《星洲日报》·妇女-自由谈版)



毕鑑凤

佳偶·怨偶

俗语说得好，不是冤家不聚头，夫妇之间正是这么回事，是很难辨别谁是谁非的，从前张恨水有一本小说叫“欢喜冤家”，就是说一对年轻夫妇间的感情，时好时坏，在一起时吵吵闹闹，分开来后却又无尽相思，就这么不安定的相处了半辈子，其结局自然还是和谐了。这本书对夫妇之间的感情分析，可说入木三分，天下的夫妇，可能泰半有过此类喜怒哀乐的过程与经验的。

互相了解缔造幸福生活

在外表看来，有些夫妇鹬鹬鲋鲋，好不令人羡慕，又有些夫妇似乎格格不入，老是闹着别扭，有些看来丈夫不够体贴妻子，又有些太太像是过分跋扈，会使人有不平之感，其实，真象如何？只有当事者最清楚，那是很难以外表的观察可判断其为佳偶，抑是怨偶的。

常言道得好，识性者同居，能够了解彼此性格的夫妇，大概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太有出入的，有一位太太告诉我：先生们如同小孩，有时若对他表示一点温存亲热，他便会感到无比的舒适与欣快，譬如她那位先生，她如有时为他用手理头发，摸摸他的脸颊，他就很高兴。

但另一位太太却又持相反的意见，她说那位先生根本不喜欢人家碰到他的头或脸，那她就对他的头脸特别敬而远之，结果这两位太太因对丈夫的性格，了解得透彻，所以他们也就得到了幸福的夫妇生活。

投其所好化戾气为祥和

由此可知，每一对夫妇的相处方式，并非一致，绝对不能以固定的规律来约束的，就以西洋人所重视的香水来说吧。假如有些男人，根本不爱那些中人欲醉的，冲鼻子香料，妳若在他面前大洒香水，岂不是完全背道而驰，会起反作用。

曾经有一位太太也告诉我她对丈夫的方式，她说：“我的先生最喜欢的就是牛肉咖哩，遇到他有什么不开心，只要有碗牛肉咖哩放在他眼前，天大的气都可消于一旦。”

这就是投其所好，能够尽量予对方所喜爱的物事，自然的也就能皆大欢喜。夫妇朝夕接触的时间长久，应该彼此了解得更深，也才能真正的投其所好，绝非那些浮泛的说教可比。

婚前婚后心理做好准备

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些浅显的事例而已，夫妇之间真正的问题还正多，如何能够使夫妇之间的感情，达到水乳相融，无怨无尤的阶段，也还是为夫为妇者，所热烈希望研究的，虽说一般的夫妇，都是恋爱的结合，由相互的认识了解才相爱，才结婚，却不过是说说而已，真正的了解与认识，恐怕还是在结婚以后的共同生活中吧！婚前恋爱时盲目又无条件的，又何从了解得对方的真性格，所以许多人把结婚当做了恋爱的坟墓，又许多结婚不久即濒临破裂，正是这一症结。

因此，无论男女，结婚以后，一定要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并须坚持，自己一定要得到最理想的婚姻，要从此共同建立起一个幸福的家庭，那么有了这一概

念，便可一同向着目标努力，感情是渐进的，夫妇尤其如此，婚前的感情是梦幻的，虚玄的，婚后的感情才是真实的，互相体谅，互相敬爱，互相帮助，互相勉励，一切都在乎相互之间，决不是单方面可以全力以赴的。

白头偕老双方互相维系

在婚前，是一个人的生活，那一切便仅以个人的好恶为中心。既经结婚，便是两个人的生活，也该以对方为重，如此双方都为对方着想，感情才能日趋融洽的。有些年青夫妇，未免一时的意气用事，此乃自我观念太深的关系，婚后忽然完全牺牲自我，确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也正是年轻的夫妇，格外容易发生勃谿的缘故，在这个阶段，唯一需要锻炼的则是忍耐与克制，夫妇相处不是一朝一夕，所谓白头偕老，百年好合；在结婚的礼堂上，几乎随时都可看到这祝贺的词汇，仿佛俗不可耐，其实它对为夫为妇这都有极深的意义，假若当事者时时将这种贺词熟记不忘，在夫妇感情稍现裂痕时，当是一服清凉剂，我们为何不容忍谅解于一时，纵然是一种自我的牺牲，亦是值得的，因为如此一来，便可挽回劣势，而使夫妇的感情达于升华的境界。当真正白头偕老的时候来临，那种幸福的感受，恐怕也只有当事人本身才能体会吧！

所以我说：夫妇之间的相处，是无法根据任何公式的，而佳偶怨偶的形成，胥视夫妇双方的合作情形而定。

(1976年11月)

毕鑑凤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当我家老大在小时候，人家都赞许这孩子，确有过人的聪明、伶俐，使我内心感到十分高兴。一次在家信上告诉父亲，谁知父亲竟给我拨一盆冷水。他老人家复信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从此我再也不会沾沾自喜了。

许多人发现儿女生来聪明，或智商很高的时候，都以为从此不必为他将来的成就操心了，殊不知儿女在学校里功课多好，如果就保证长大后的成就，父母还是要象平常的孩子一样来照顾，甚至需要更严格的管教。

据儿童心理学家研究的结果：“小时了了”的儿童到二十五岁以后，只有四分之一的有出色的成就；一半的还算成功；其余四分之一的，就和普通人没有两样了。天资聪慧自是得天独厚，值得庆幸的；但要使这份天资获得充份的发挥才行。同时一个人的成就，还得要完美的人格，和高度的适应能力，而这些都与后天的关系较密切。

聪明的孩子不一定是蛀书虫，足球和文学天才是无分轩轻的。平常多注意孩子的语言和行动，与别的同样大小的孩子作一比较，就可以得到正确公平的答案。

认字比别人多，讲话连绵不绝，且能很有条理运用语言，自然是一种聪明的表现。对数的观念来得早，或记忆特强等等，也是聪明的象征，一般天资高的儿童，兴趣较为宽广而且易变，他们很容易转变到新的工作及兴趣上去，最后的结果还不如平凡的孩

子，

对于聪明的孩子，做父母的应该善导其充份应用智能，不可忽视其个性，当孩子在培养一种他衷心爱好的兴趣时，假如父母加以嘲笑，或令其抛弃，强令之趋合时尚，都是错误的。

假如你发现孩子成天钻在书堆里，你为他的健康担忧时，必须替他另找兴趣，慢慢来转移他的好奇心。如果你夺去他的书本，而不设法另寻出路，你会发现他蒙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书，或者可能想出使人更烦厌的玩意来。

要孩子长成为父母所理想的类型，那是很不容易的事。专家们指出；我们无法照自己的理想来制造孩子的成长。可是却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来教导孩子向善。

对于天资过人的儿童，在学校教育上，可以把智商特别高的学生，另外成立特别班。或者把普通班级里的高材生，使他们在正课之外，辅以另外的课程，这是“因材施教”的办法，假如父母认为自己的孩子确实超出水准，对功课感觉太容易了。最好告诉学校的老师，并把孩子的特殊兴趣等告诉老师，使老师在诱导上得到特别的指导。

(刊登于1977年1月14日《星洲日报》家庭版)

窗 外

放假了，我又回到了家里。走进我的小屋，一切

如旧，那张床又已搬回了原来的位置——使清晨的第一线曙光恰能惊起我的好梦。

乡间的人都有勤劳的习惯，仿佛晚起是一过，所以住在乡间便不致迟起了。同时我更不愿迟起，因为我也有爱好自然的习性，尽管我有着整日整夜或竟至终年的时间欣赏眼前的一切，我也不愿放过这清晨的一刹那。

这时最好是手执一卷，静静地坐在窗前，其意不在研究章句微意，而是籍咿唔的书声与美丽的诗句显出眼前的宁静与和详，这里永远是一片新绿，有一天你会忽然不自觉的爱上了它。

有时乌云渐合，飘下了霏霏细雨，打在窗上沿椽而下，滴在池中皱起微微的涟漪，落在肥大的蕉叶里滚得又圆又亮，不要为雨丝打断了意兴，打开窗户，让毛毛细雨飘在面上，眼前是一片濛濛的雾，只能看到花草树木的影子临风飞舞，婆娑成姿。淅沥的雨声也许太单调了，但在我听来却不啻是一曲变化无穷的仙乐。

夜空更是特别美妙，由窗中望出，疏密不一的夜星拱卫着或缺的皓月，更可半闭着眼睛冥想整个天际的形象，岂不比在室外观望一目了然更静默含蓄吗？

整整一个假期，我就在这扇小窗前渡过，也许你会为我惋惜，但是我只报以微笑，因为我不仅学会了自然，更炼成了豁达的胸怀。

(刊登于1976年6月24日《建国日报》·大汉山版)

毕鑑凤

小溪、小孩、小鱼

这条小溪的水，清澈的可以看见水底的细沙，它缓缓的向西流去，激不起石边的浪花，只荡漾出轻微的涟漪；在蔚蓝天空和新绿原野的怀抱里，特别显得小巧和文静。

溪南岸亚答屋里的三个小孩儿，早就蹲伏在溪流旁，全神贯注着淙淙的流水和水里的小鱼。他们都是赤脚大仙，衣服虽然褴褛，而小脸却红得像苹果，额上挂着一层汗珠，表现出紧张和快乐。水里的鱼儿，是他们每天都要见面的朋友，每当孩子们来到这溪流旁，小鱼便会迎着水流，聚集在孩子们倒映在水上的阴影里，并且紧随着阴影荡来荡去；孩子们偶尔碰响身下的石子，鱼儿也会惊得像流星似的散开，但不多时，他们又聚会在一起，轻摇尾巴，表现出活泼、自由和自在。

想起前几天的一阵大风雨，孩子们还存着惊恐；静静的溪流，变成了怒潮；汹涌浪涛，吞噬了岸边的沙石；连新绿的草原，也冲得满目疮痍。当孩子们站在堤岸上，呆呆的望着那夹杂泥沙的黄水，像疯狂一样的向西奔去，把他们每天游戏的石岗，冲得全无踪影。心里为小鱼儿担忧，那群可怜的小东西，一定被卷入大海去了！这也使他们感到无限的寂寞。不料在雨过天晴的今天，当他们来到溪流旁时，小鱼竟和以往一样，像欢迎朋友来临，迅速聚集在他们投射水面的阴影里。这一个奇迹，使他们高兴得叫起来！

“好奇怪哟！这些小鱼还在呢！”老二高兴得手

舞足蹈。

“当然啦！小鱼的家在水里面，一定不怕大水。”老大解释着说。

“下大雨的时候，他们藏在什么地方？”老二有点疑问。

“哼！他们才不藏呢！还不是和现在一样，迎着重水往上走，好勇敢哟！”老大简捷的回答。

“噢！”老二略有所悟地叫了一声。

“他们的妈妈呢？”老三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似地发问了。

“还不是在家！”老大和老二继续注视着小鱼。

“我找妈妈！”老三有些不耐烦了。



马来半岛的天气，热烘烘地，太阳的光线，把蓝天敷上了一层轻纱，在这大片原野上，只有三个孩子，占据了大自然。他们慢慢站起来，手牵着手，连蹦带跳地消失在溪南岸的亚答屋里。

(刊登于1976年7月30日《建国日报》·大汉山版)



◇(上)笨珍的地标——亚洲大陆最南端的丹绒比艾。

(下)笨珍县简图

陈 雅

作者



简介

陈 雅 上世纪20世纪50年代后期马华作家，擅写小说与散文，本名郑树钦。笔名有郑易、陈雅、王吉人、郑绮、雅易等。1942年4月出生在广东潮安，1955年随母来马定居文律，与父兄等团聚。在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高中毕业后，前往麻坡英文中学深造；后居住在小笨珍数年。1967年移居新山至今。1965年曾获《教与学》月刊主办“全国短篇小说比赛”冠军。散文收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②集。从80年代中期至今，另有被选入《马华当代文学选②小说》（马仑编选·1984）、《童园牧歌》（莎琳编选·1997）、《马华文学大系·小说》、《柔华作家百人文集》（马仑编选·2008）等。

近10年来，他仍勤笔，以“雅易”等为笔名，在《中国报》等大报所发表的短篇小说（包括〈奇情档案〉〈人海钩奇〉等小说不下百篇），和时评，杂感及小品等文类之作品不下70万言，乃南马区多产作家之一。

陈 雅

窗 前

我在笨珍的住家，用四个字来形容最恰当——水上人家。乍读这四个字，素昧平生的朋友，也许会以为我们是在水上生活的人家，其实不然。只是我居住的屋子是建在笨珍河上，高高的屋脚，离河床约有十尺。潮来到时候，地板下便是淙淙的流水，是鱼虾遨游的地方。潮退的时候，地板下露出河床黑色的泥土。

屋子是简陋的板屋，只是二个相通的小小房间，有一些板壁已经蛀坏。这还不是自己的财产，是父亲任职的公司供我们住的。从物质观点看，这样的屋子的确说不上理想；从精神观点看，也有一个特点，最令人满意的地方，那是屋子的眼睛——有人说，窗是屋子的眼睛。

窗子很大，四尺高，三尺宽，底下是“河上走廊”，六尺宽，直通到岸上。窗子很低，窗槛及腰。人在窗前，窗外的景色有很大一片面积尽收眼底。

窗子是一个长方形的框，没有横的直的木制或铁制的栏杆，那会使人有被监禁的感觉；也没有任何金属缀成的图案，那会对这简陋的屋子产生不和谐。窗子是一块银幕，从早晨到黄昏，映现出渔人的写实生活照，播送出渔人生活的乐章。

无论什么时候，窗子前永远是一角四尺长，三尺宽的天的背景，只是这背景的颜色不时改变。大部分时间是可爱的蓝色的底，上面浮游着棉絮一般的白；雨前黑色的分子便在这天的一角泛滥；雨后这天的一

角澄洁清明。

窗前的河面是渔船停泊的地方。每天清早，难得像乡间一样听到公鸡鸣起黎明的号角，倒是从海上早归的渔船在窗前响着“马达”，和渔人的声浪催人早起。早晨打开窗，迎进一屋曙光，也给眼睛迎接窗前一幅收获的图照。出现在灵魂的窗前，渔船就系在河上走廊的长脚上。船上的渔人弓着身，把舱里的鱼儿捡起来，放在竹箩里或竹箕上，然后举高，让在河上走廊的同伴接着。因为大清早不是涨潮的时间，水位低，河上走廊离开船儿很高。岸上有三轮车夫等待着生意，在窗前出现的渔船，都由三轮车把鱼虾载到巴刹换取生活费。

每天早上，时常有等待和希望的心，有伫立或徘徊的身影，有望向海面的眼睛，在窗前的河上走廊出现。不只是大人，到来分担海上归来的人的欢忻或失意的情感，也有小孩，蹦蹦跳跳，只有单纯的到来迎接归来的人的心情。

渔船络绎归来，排列在窗前，点缀着河面，也使我们的屋子沾光。渔船系在窗前，随着水波缓缓的动，似乎不习惯这种安逸的时光，希望挣脱船缆的束缚，要去驰骋于海的中央。渔船不沉湎于河面的风平浪静，却向往海上的澎湃汹涌，雷霆喧赫的风浪。

在日间渔船停泊的时候，窗前不时有艺术爱好者出现。窗前横跨笨珍河的大桥上，倚着桥栏，户外摄影者把镜头对着渔船，要为它们留下一个固定的形象。也许，我们窗前的猎影结果是影展的得奖佳作，而照片中说不定有我们的窗。虽然主题是窗前的渔船，但何妨就题为“窗前”？说不定，照片中有窗子的主人，上半身填满窗子的一角。

从窗子可以看到河岸，不时有画家摆下画架，或蹲，或站，或坐在矮凳上，渔船是他们的对象，他们聚精会神在替渔船填上美丽的色彩。可是，画家们，你们能不能描绘出渔船在海上的勇敢精神。

黄昏，渔船相继离开窗前，窗前的河面顿时加宽了。渔船出海前，窗前的河上走廊有准备的精神。一块块的冰在河上走廊推着，然后拿下船；渔人的肩上负着补好晒干的网，步伐却是那么轻松。

街灯亮了，窗前的笨珍桥上三盏光辉四溢的灯，似乎使只亮着煤油灯的我们的屋子更光亮。夜晚的窗前也不寂寥，我的书桌靠近窗，窗前可以听到书声朗朗，或者看到一个伏案，把灵感从笔尖发挥到纸上的身影。碰上涨潮，有人在窗前，享受着夜钓的情趣。

只有到要就寝时，我才关起窗。我这样想——自己的眼睛需要合上休息，也让屋子的眼睛享有同样的权利。

稿于1966-12-19日·小笨珍

(原载于1967年1月14日《星洲日报·星云》副刊)

渔歌(一)

连日海上

在笨珍，通常渔人工作的时间是一一下午五点左右，渔船络绎驶离笨珍河面，迎着斜西的太阳出海。夜的海上，渔人在黑黝黝中有一番工作表现，默默然，不是为向任何人炫耀。翌日黎明，渔船载一夜辛

劳的成绩，由去路归来。

不过也有例外，有时渔人日以继夜不离海面，工作今天才回来，这种连日海上的工作，渔人称为“中流”。因为是几天生活在海上，事先便不能不准备一番。平时，下午出海，翌日回归，尚且要准备冰块保持鱼儿新鲜，几日不归，更非多储冰块不可。冰块储放的数量，以在海上的时间为正比例。通常“中流”的时间很少超过四天。

连日海上，渔人不能没有柴米油盐，出发前便要事事皆备。炉子，锅，碗，筷，清水，蔬菜。米千万不可少，菜肴是其次。海上有现成的佳肴，把刚网住的海鲜下锅，既鲜美又富营养。

平时下午出海，翌日早上回归，工作的时间是一个夜里，“中流”主要利用了白天的时间，和节省几次来往海上的跋涉。

于是白天的海上，“中流”的渔船迎接初升天朝阳，又仰视日正中天，直看到夕阳沉下海面，渔人不断在发挥工作的力量。

于是白天的海上，“中流”的渔船上，渔人自己是最好的厨师，船舱便是厨房。

于是白天的海上，有袅袅的炊烟弥漫，有熊熊的炉火和太阳竞发热量。

渔船在海上，白天，头上是无垠的天幕，四周环绕着海水的湛蓝。人声远了，车声远了，一切尘嚣都仿佛沉在深深的海底。渔船是一间浮宅，海浪亲切的不时叩响浮宅的门扉——船舷；海风是抚慰渔人的良伴。

“中流”的渔船每次归来，总是有较可观的收获，因为是几天辛劳的总成绩。不过，“中流”的货

色本质上比较逊色，鱼虾都不如在海上只过一夜那么新鲜。

住在笨珍河上，不时听到渔人说——去中流！这句话很吸引我，不少人向往避暑胜地，不少人争取机会观赏旅游区。我却希望——有一天随“中流”的渔船出海，过几天海上为家的生活。早上看海上日出的奇观，黄昏看夕阳在海面消失的过程。夜里不再向城市的霓虹灯、街灯打照面，守渔船上一盏渔灯，听满天星斗絮语，感觉浮宅轻颤，拥抱海风，谛听海啸，该是多么富诗意的啊！

最上镜头

人有被誉为“最上镜头”的。我想——如果也给鱼类这个衔头，自然非“剑鲨”莫属了。

似乎只有剑鲨的“玉照”较常出现在报纸上，这该归功于它庞大的体积，“捕获大剑鲨”便成了新闻。

在笨珍，捕获剑鲨不是很平常。一年之间，总有几次有渔船船尾缚住一条剑鲨，像一根长长的舵在划破水面，远看仿佛是剑鲨穷跟住渔船不舍。通常，捕获的剑鲨不少在五六百斤以上。

渔船在笨珍桥边靠岸，剑鲨常被拖上桥边石砌的斜坡上。找来买主，成交之后，便就地“分尸”——名副其实，拖上岸的剑鲨没有见过还有呼吸的，大概不弄死根本无法拉回来——破腹，挖出内藏，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用二端缚住铁钩的绳子钩住，两个人扛着上三轮车或罗厘载走。

只要剑鲨拖上岸，便会吸引很多围观的人。剑鲨卧在笨珍桥边，桥上的栏杆便倚满人，对庞然大物的

海产好奇地欣赏。有的人看看走了，但接着又来新的“观众”。终是要等一块块的鱼肉载走了，观众才完全散开。

提到剑鲨的捕获，用“自投罗网”譬喻较恰当。通常捕鱼的人根本不把剑鲨当对象，因为这种带着锯形的“长剑”开路的“大块头”，一缠上网，便只有连网同鱼一起拉回来。至于那张网，却常是被蹂躏得破损不堪。卖了剑鲨，渔人常有得不偿失的感慨。

稿于1967-2-16日·小笨珍

(原载于1967年2月21日《星洲日报·星云》副刊)

渔歌(二)

血本无归

是渔人，他们从海上取得生活的宝藏。他们藉以谋生的主要财产是渔船和渔网。

海上有风雨，风雨可能以巨魔的姿态出现，企图夺去渔网，掀翻渔船。

不过风雨是自然的现象，没有阴谋，不隐藏迹象。风雨正在酝酿，渔人善观天色，未出海前可能已经先看出风雨将出现的狰狞嘴脸。于是应用有效的预防，不出海，让渔船安全的系于岸边。

即使天有不测之风云吧，出海前是大好的天，云霞正以海面为镜，看自己美艳的脸。渔船在海上，忽然风雨以巨魔的姿态出现，企图夺去渔网，掀翻渔船，渔人何尝惧怕？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会以

侠王子击退巨魔的刚强，以无边的勇敢，终于脱出魔掌。

渔人不怕自然的风雨，可是最近，人为的灾害却使他们防不胜防。报上有载——笨珍渔人在海上失去的渔网，价值上万。

渔网失去，有二种原因：一种是遭遇明抢，那是海盗所为。海盗手执枪械，剥夺了手无寸铁的渔人的抵抗力量；另一种是暗偷，不知是何人所犯的罪。渔人起网时，才惊觉大部分的渔网已经失踪。

看到归来的渔船，失去渔网的渔人满脸令人同情的颓丧。其他的渔人围着问——你在何处遇到强盗？

大概是为避免重蹈覆辙。

——你在何处下网，以致失去了网不知道是谁干的勾当？

大概是为吸收前车可鉴的经验。

有人劝慰着——算了，人平安就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而遭遇不幸的渔人只有深深的叹息——唉！这一回是真正血本无归了！

渔业公会为此吁请有关当局——给予渔人在海上讨生活更安全的保障！

我们深信，贤明的有关当局一定会体恤民瘼，而采取有效的行动的。

网眼塞满

看过渔船靠岸，看过鱼虾满舱，但难得看到网眼塞满海鲜的景象。起网是在海上，鱼虾被脱离网眼也在海上。渔船靠岸时，终是鱼虾是鱼虾，渔网是渔网。

偶尔有一次，渔船归来，鱼虾仍被囚于网眼，密密麻麻，乍看之下，似乎没有风通得过的网眼，似乎每一个网眼都被鱼虾塞满。据说是碰上成群结队的鱼虾落网，起网时鱼虾被网眼困住耀眼生光，像漫天星斗，照亮了渔人的心房。来不及把它们一一取下，连网带鱼虾，点缀着盛开的心花，驶向归途。

渔船靠岸，渔人再慢条斯理取下困于网眼的猎物，常常因此吸引不少人驻足围观。有的其他渔人也跳下渔船去帮忙，对于丰收的景象他们没有妒忌，只有同欢乐的情感。

有一次，忙碌了整个下午，直到华灯初上仍有不少网眼驻满鱼虾。两盏汽油灯被点亮，照着船上。渔网被抖动，光海中鱼虾像在上下腾挪游动。

灯光下围观的人同样绽开笑脸。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乐他人之乐之心，又何尝不是人皆有之？

有人在出声估计这一次丰收将获得多少的收入。

当事人谦逊的回一句——那个估计太夸张。

稿于1967-9-4日·小笨珍

(原载于1967年9月19日《星洲日报·星云》副刊)



◇原任亚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现任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庄延波（艾梦）与陈雅（郑易·右）于2011年4月2日合摄于新山（梦平摄）。

陈祈铨

作者



简介

陈祈铨 原名陈供腾，祖籍福建厦门，1957年出生于马士丹那板底渔村一个贫寒家庭，父亲是不识诗书的德士司机，母亲也是没读过书的散工；但是，勤劳的父母却让7名孩子接受完整的教育，让孩子们享受到“穷有穷开心”且充满欢乐的童年生活。

陈祈铨的小学是在马士丹那毕业，中学就读于马士丹那中学，考获大马教育文凭后，进入新山莫哈末卡力师训学院。1979年被派到北干那那育民一校执教期间，成立了笨珍县第一支百人军鼓乐队以及成立民政党北干那那支部。1995年到古来士乃华小担任第一副校长，1997年在乌鲁槽敬业华小当校长，1999年在昔加末利民达一校掌校，却不幸遭遇严重车祸，而在2000年被调回北干那那育民一校掌校至今。

在北干那那育民一校担任老师期间，受国家语文出版局委任前往台湾。为大专生担任国语讲师，过后并受邀在国内为UPSR、PMR与SPM国语考试科任主讲人及出版国语模范作文书，也为报章和杂志提供国语文稿和撰写国语科的考试资料，并以“雨浪”笔名写了不少文章。

陈君四次获得“教育服务辉煌奖”，2008年获颁首批“卓越校长”奖，2011年自修考获开放大学硕士学位，也担任多个青少年组织、神庙及社团的顾问或负责人，2008年获得国际和平组织(UPE)颁发“世界和平大使”荣誉；2011年获国家元首陛下颁赐KMN勋衔，也担任6届柔佛州民青团团长、6年全国民青团署理总团长。妻蓝国琿为育民二校教师，共育有2男1女，建鸣、建勋及贞卉都是本地大学生；谊女贞贞经营美食生意，外孙曾子薇、子恩、各茹及有亮都还在求学。

陈祈錠

一支小雨伞

(一)

四年级甲班的胡筱玉是班上最乖巧的学生，她的学业成绩优异，品行又好，甚得老师们的赞赏和同学们的爱戴。

林多妙也是四年级甲班的学生，在班上和筱玉同座，两人的感情不甚融洽，主要的因素是林多妙这个富家女虽然聘有家庭补习老师，可是在班上的成绩仍落在筱玉之後，造成她内心不服气，多少有点妒忌筱玉。

虽然如此，筱玉并没有疏远多妙。她还是和多妙一起玩，有时也自动地协助多妙解决功课上的难题，所以她始终是班上同学们所拥护和敬佩的班长。

有一天，当筱玉抵达学校后，天空竟然下起一阵大雨来。她把书包放好後，便站在窗前观赏周围的雨景。这时她看到多妙撑着一支鲜红色的小雨伞，在父亲的私人司机护送下向课室走来。由於这支小雨伞款式别致、颜色鲜艳，引起了很多同学趋前围观，同时向多妙发问有关小雨伞的问题。

筱玉静站一旁聆听，知道那支小雨伞是多妙的母亲刚从台湾买回来的，价钱相当昂贵。筱玉不禁自卑起来，她知道自己家境贫穷，父亲连一支本地制造的便宜伞都得拖上几个月才买给她，又怎敢渴望母亲从海外买支精美的小雨伞给她呢。

放学时，幸亏天已转晴，筱玉如往日一般火速地奔回家，因为下午还得到街上一家餐馆打杂。这家餐

馆是由她父亲的昔日同窗林大叔经营的，生意倒很不错；筱玉每天放学过后，都到那儿去帮忙洗碗、打扫或做其他拉拉杂杂的工作，直到晚上九时才回家。老板娘见她工作勤快，非常喜欢她，除了每日给她两块钱的酬劳以外，每逢佳节或过年，都会买衣服或学校用具送给她。筱玉也很感激老板娘对她的好意。

（二）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下午，老板娘把筱玉召进房内，吩咐她在往后的三个星期，除了在餐馆帮忙外，每天也得到天台替老板娘的那些心爱的花树浇水。勤劳的筱玉，当然一口答应下来。老板娘高兴之余，便问筱玉喜欢些什么东西，她想在国外旅游时顺便买份纪念品送给筱玉。

得知老板娘是到台湾旅行，筱玉便告诉她自己心想得到一支鲜红色的小雨伞，因为以前父亲所买给她的那支本地伞已经破烂不堪，无法再用了。

（三）

三个星期后，老板娘旅游归米，把一盒长包裹交给筱玉，说是在台湾买来的纪念品。向老板娘连声道谢后，筱玉便将包裹拆开，里面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一支鲜红色小雨伞，和多妙的那支一模一样，她兴奋极了。

早上起来，筱玉发现天空下着连绵细雨，便将那支老板娘所送的小雨伞从房里拿出来，撑着它去上学。

抵达学校，同学们都对她投以怀疑、惊异的眼光。把雨伞搁在课室后面，她正想开口向同学们说出

老板娘送伞的事时，突然看到多妙怒气冲冲地在一个胖妇女的陪同下朝着她走来：“胡筱玉，快把我的小雨伞还给我！”。

“什么雨伞？”筱玉莫名其妙地问道。

“你还装蒜，刚才我在路上看到你撑着我的雨伞。”多妙怒斥她。

“不是，那支不是你的雨伞，是我的，是我的。”筱玉连忙为自己辩护。

“你的，你家里这么穷，哪有本事买这么美丽的雨伞？”那个胖妇女开口了，语气一点也不友善。

筱玉被吓得目瞪口呆，她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她头一遭碰上如此凶恶的女人。

“一定是我的女儿那天忘了带回家，你就顺手牵羊从她的抽屉偷走，是不是？”那个胖妇女继续冷哼道。

“没有，我没有偷！请你不要冤枉我。”受尽委屈的筱玉终于大声地呐喊以维护自己的清白。

“有雨伞为证，你还想抵赖！走，跟我去见你的级任老师和校长，我要他们好好教训你这个做小偷的学生，哼！”

说完便不由分说地拉着已哭成泪人的筱玉步入教师办公室。

(四)

四年级甲班的级任钟老师一向办事谨慎。她问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后，便叫多妙到课室去把小雨伞拿来。

伞布上并没有多妙的名字。那个胖妇女还是不甘心，硬指筱玉已把伞上的名字擦掉。满腹委屈的筱玉

频频边哭边否认。

这下子，钟老师顿感棘手。

站在一旁看着钟老师“审案”的巫籍校工，这时连忙走进体育室，然后将一支相同的小雨伞交给钟老师，说是在两个月前关锁课室时捡到的，直今无人前来认领。

看到这支伞，那个胖妇女顿时脸红起来，钟老师摇了摇头，温和地向多妙说：“以后，在事情未弄清楚之前，不要随意指责或冤枉别人，懂吗？”

多妙唯唯诺诺，同时向老师认错。

过后，多妙向筱玉道歉，然后两人各拿着自己的小雨伞，手拉手地步出办公室。

(原载于《南洋商报副刊·“生活故事”栏》)

新版“龟兔赛跑”启示

出席在新山纽约酒店举办的三天教育研讨会，听到州教育局学校管理组主任哈西里再尼所讲的新版“龟兔赛跑”的教育故事，使我从中得到不少宝贵的辅导资料。

他将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龟兔赛跑”的结局加长，从乌龟的第一场胜利改为第二场兔子获胜，再将故事延长到最后通过龟兔的合作，在减少艰辛和阻碍的情况下，获得第三场“双赢”的完美结局。

我认为这则新版的故事结局比传统的故事结局更具教育意义，同时也给学生们带来更好的教育效仿。

由于以前我们总是注重个人的成功，结果看到了不少骄傲型的学生出现，也看到为私利而忽略道德价值的学生大有人在。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庆幸今时的局势已经有所改变，那就是整体的成功已经比个人的更重要。单看商场上霸业集团的成就，就证实了它比独资生意更获众人青睐。在教育领域，也可以从州教育局局长最近特别对微型学校关怀的行动，看得出大家已经不只满意于“素质”，同时也很重视“数量”，以达致成功教育的真正目标。

也就是这个原因，我非常重视团队的精神，并认为个人的成就不比团体的成功重要。此外，我也始终抱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心态来协助推动任何团体和组织，并享尽快乐的心情和气氛。

希望那些喜欢在团体或组织制造人事纠纷或搞小集团的领袖，能够多参加这类富有教育内涵和道德修养的讲座会，来纠正错误的领导观念，以利华团的茁壮与团结，共同为华社及国家作出无私的贡献。

（原载于《南洋商报·柔佛人·言论版“话短情真”》栏）

为师有值

带着前来我校协助电脑工作的马诺到街上吃晚餐时，一位巫籍青年以标准华语跟我打招呼，令我为之惊愕片刻。

看清他的脸，才知道是自己昔日的学生。他趋前跟我们握手，并问起我遇车祸后的近况。接着，他和马诺一见如故地畅谈他在华小读书期间的喜怒哀乐。突然，他转过头来看着我，对马诺说，“陈老师当时是我们的训育主任，很凶的，我们都很怕他。”

马诺接着问他会不会讨厌我，他很坦白地说当时的确很讨厌，但是长大后知道为师的出发点是好的，心里反而产生敬意。

听了这位目前已经是某跨国公司高级职员的前日学生的谈话，我不禁为自己十多年来在教育及培训学生方面所付出的一切深感值得与安慰。看到这位昔日学生在工馀时间，懂得每晚到来父亲所经营的小食档协助，足见当年在华小所学的“孝道”价值观起了作用。

离开小食档后，马诺跟我讲了一句涵义蛮深的话儿。他觉得当老师是很值得的。只要你是一位好老师。不管什么民族，不论什么年龄的人，在任何地方看到你，都会以“老师”的称号向你打招呼及尊敬你，直到死去的那天。

我的这位昔日学校校工说得一点也没错，当老师的确很值得。虽然没法拥有荣华富贵的物质生活，但是精神上的快乐和满意却是其他职业人士所感受不到的。因此，我呼吁年轻人踊跃加入教师的行列，亲身体会这种金钱无法买到的心灵欢乐和满足感。

（原载于《星洲日报·柔佛版〈柔佛透视〉栏》）

陈文浩



作者

简介

陈文浩 南马知名画家兼诗人。原名陈文浩，笔名陈浩、宏子、陈沈林等。1945年12月25日（圣诞节）在小笨珍出生，祖籍广东省潮安县。毕业于笨珍培群独中。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在报章上发表他的“诗情画意”诗画小品。到了1988年他正式以画家身份从事诗画并重的彩墨画创作，是非常生活化的写实作品，画作优美，诗含玄机，自有评价。

陈君已举行过15次的个人画展，作品深受欢迎与被收藏。曾任笨珍培群中学美术教师。其部分诗画已收集成册：《陈文浩诗书画集》（1990），另有童诗集《那点水的蜻蜓》于（1993年由新加坡新亚出版社出版），是一本多格式综合的童诗集。他的诗歌与散文作品，分别被选入莎琳编选的《童园牧歌》（1997）和马崙编选的《柔莲》（1998）及《柔华作家百人文集》（2008）等合集里。

陈文浩

蒲莱山下伴鸟归

每一份感情的形成都是从生活中琐琐碎碎、一点一滴的接触而建立起来的，却也是深厚的，是很值得我们去珍惜；就那逝去的爱情，或且过往的友谊，更或且其他曾经有过的事与物，虽说是缘份，却也都是心血的结晶，里边自有天赐的福份，能使人一辈子都难以忘记，也能使人历久常新。

有幸而认识了一位能成知心朋友的人，这是一种福份，当然，更希望有机会能和知心的朋友千杯少，那也应该更是一种福份。那天和一位医师朋友通电话，聊到了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分享了彼此在生活中的情趣，我因此而情不自禁地希望他也能到蒲莱山下来分享与观赏那黄昏时的归鸟、那落日时的夕阳，那是很难得的生活情趣，因为我确实亲身经历过，也见识了，也感受了；但在匆忙间，却也不尽然的能说出什么的，但那真的是很美很美的情景，而我又能怎样的去向他铺陈这一切的真所谓那情那景呢？——

——每天黄昏的时候，我总会和着妻子散步在这住宅区（蒲莱再也城·Bandar Pulai Jaya）的道路上，这些规划整齐而又宽敞的道路，在两路间隔的路岛上装饰地种着矮花丛树，间中排列有序地穿插的种着苍翠扶疏的黑板树，青丽的叶子，优美而又单纯的排列，显得相当雅致，笔直地生长着，更见玉树临风；而在这住宅区的路的入口处却又另行种有两排充满热带风情的棕榈树，同时也参杂地种着一些旅人芭蕉，真所谓椰风蕉影，棕树盈盈；在这日暮黄昏里，

更见婆娑。而那些在黄昏时候，习惯到这里来散步的人们，也悠然其间，一片安详；也总是在这个时候，就能看到天空中飞翔着那连续不断、一阵紧接一阵的鸟群，那鸟群虽不是铺天盖地而来，却也是接翼连羽，多么气势非凡地像是来自天的一方。那种感觉就像流星、像射箭、像绽放的烟花在绽放，席卷似的从头顶飞掠而过；看那声势，时而壮大、时而疏远，时而一字排开、时而前后呼应，时而高飞、时而低掠，时而安静、时而吵杂；这样的持续大约有个把钟头吧？这种无比壮观的景象，使你会油然而生地感受到这天地间就是这么样的蕴含着对万物的悲悯，到处可见祥和一片，也到处都充满着蓬勃的生机无限；更何况，此刻那点缀在归鸟飞过的天空处，那西边天际夕阳染成了金黄的一片。

这时候正是云霞漫天，合着阵阵归鸟飞过，而瑰丽多姿且又明亮辉煌的金黄色，也染透了那朵朵千变万化的云霞。看那云涌随风，无穷变幻——像龙飞、像凤舞、像行书、像狂草，像钜力万钧的泼墨，每一下都是那么的大笔挥洒，强劲、有力，从金黄色的阳光中穿裂而再迸发，焕化在优雅的蒲莱山上。自然界将这一整个的天到了这一日将尽的时刻，以他雷霆万钧的浩瀚，使这一整个天的通灵化成这一空的风采，尽情地挥洒在这整个夕阳的天空中，然后洒脱地随着人们的漫步回家，也随着这一阵阵的飞鸟归去，随着落日出没时，也跟着将这一抹的灿烂，轻柔地让它滑落在苍茫的暮色中，使平静而又优雅的蒲莱山在这时刻看起来就像是怀春的少女，慵懒地斜躺在那温暖而又柔顺的母亲的怀里；也像娇羞的少女的矜持，看起来格外的秀气，映着夕日余晖，平添了几许难以名状

的妩媚，飘渺而又绚丽。

当夕阳落尽最后的余晖，而蒲莱山也逐渐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这时候，但见华灯初上，蒲莱山下的住户们在这暮色里成了万家灯火，真个是蓦然回首，无限风华。这时，已不再看到归鸟阵阵，只偶尔听见三两声啼叫，划破了寂静的暮空，深远而又冷清。我也握着妻子的手，随着余晖，伴着三两飞鸟归去——

——这是每天都有的情景，但却不是每天都是同样的情和景；当然有不同阵势的飞鸟，也每天有不同气势的夕阳。更因天气的阴晴，而有了不同景观的蒲莱山，也就是因缘际会，在大同小异里，肯定总会有同样情景的一天。

总之，我和妻子都感恩于每天在散步时所见的情景，能有这天赐的福份；感恩于这自然界所给予我们在这大地孕育着无限生机的恩泽，更感恩于我们能住到蒲莱山下，看夕阳、伴鸟归，但最感恩的是此乃天赐的福份，但愿你肯来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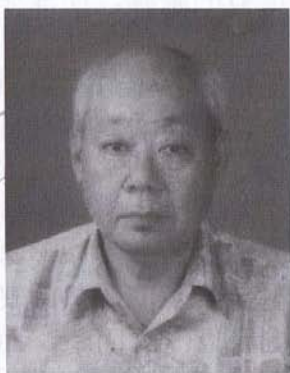
(2011年·江加埔莱蒲莱再也城)



◇名画家陈文浩之写生图——〈蒲莱山下伴鸟归〉（水墨画及题诗）

符祥兴

作者



简介

符祥兴 1941年3月19日生于笨珍。祖籍海南文昌。求学时曾以青草笔名涂写过一些文字。停笔廿多年后，在张美增同学鼓励下重新执起笔杆来。1958年毕业于笨珍培群中学初中三；而后往新加坡育英中学完成高三课程，并考获乙等会考文凭。而后在1963年加入大马皇家警队至1996年中退休。随后举家迁回老家——笨珍。

在服务期间，曾获得登嘉楼苏丹颁赐PJK勋衔。退休后曾任笨珍海南会馆理事、财政一职。而今只是担当笨珍文艺协会理事。育有两男二女。长男敦圣曾获得大马公共服务局（JPA）奖学金，留学英伦；在THE UNIVERSITY OF HUDDERFIELD 考获电脑系第二等荣誉学位。成家后继续深造，现是MBA硕士；目前在甘马挽格底国油担任部门主管。次男敦德毕业于拉曼学院会计系（MACPA）现自组会计公司。长女莉莉毕业于马大法律系，以第二等荣誉学位毕业；目前在某大律师楼任职。次女丽佩获得大马公共服务局奖学金负笈英伦；在THE UNIVERSITY OF SELFORD以第一等荣誉学位电脑系毕业，而今在某大公司当电脑顾问。

符祥兴

从警生涯记趣

1. 法外情

那是发生在好久以前的事了。有一天，我被派往新山关卡站岗，维持交通秩序，主要是从新加坡方面来的车辆。那些车辆须先通过移民厅官员检查护照、盖印；接着是关税局的官员检查，最终来到警察站岗处，如一切顺利就能驶进新山市区。

此时，一辆打从新加坡来的轿车，前座坐着一对年轻的男女；男的驾着车，而女的当然是坐其左侧，没有绑上安全带。当时，我眼睛一亮，示手停车。车缓行而停止，较下车镜后，这时那位清秀的女生，可以看出她带羞意的微笑，矜持地递给我一张写着“pregnant”的小纸条。我往她那微隆的肚皮瞅了一下，然后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用手示意她可以走了。如果我当时硬着心肠，开了一张“三万”，肯定对她的生理上和心理上会产生不安，有可能会影响到胎儿。

法律不外是人情，其实在交通法令的条款下，孕妇并不能被豁免绑安全带的，若是嫌麻烦，最妥善的方法是坐在后座。安全带对车辆的意外事件，利多于弊，不然全世界的车辆为何要安装上安全带呢？

事隔多年，偶尔想起当年这位聪明的女生，这一招真棒。而又恰好遇到我这位有爱心的警察叔叔，放了她一马。事情的化解，一切尽在不言中。如今，这位女生也许该儿孙满堂了吧。

（原载于2-8-2006年《南洋商报》·商余版）

2. 尸沉潭底

那是在居銮县加亨新村所发生的一宗案件。一天下午时间约3点左右，警局里来了两位华裔男性青年。伍长级的局长在录取他们的报案后，马上命我与另一位友族同事，一起陪他前往出事地点。原来这两位青年的一位女性友人掉在瀑布的深潭里，已经好几个小时了，遍寻不着后，方来报案。

我们的警车直奔距离警局约二十多公里的出事地点；那儿有美丽诱人的瀑布，假期常有人结伴露营。不过，到达瀑布须经过一条由“山大王”载树桐行驶的泥路，路面又凹凸不平。车一过只见黄尘滚滚，还没抵达目的地，衫裤已沾满了黄尘，眼鼻也沾上了黄黄的污泥。

行行重行行，终于抵达事发处，时间将近黄昏了。局长视察一番后，拍像、画图初步工作完成后，由于该失踪的女生还没寻获，局长得先回局去，并命我们守在那儿。这种事我们见惯了，通常会有一些准备，例如寒衣、水和一些干粮，准备在那儿露宿。当晚夜幕渐渐低垂了，我们在那儿并不孤单，因一些小伙子尚在不远处扎营；他们燃起了火堆，还有明亮的大光灯。我和同事在出事处旁的一块大岩石上休息，伴着由Botin（“峇丁”是原住民酋长的称呼）带领的原住民守着。

近子时了，我们就在岩石上假寐。此时，寒风吹拂着，又得不时向水面张望，搜寻着水潭情况，一点睡意也没有。据说不远处还有虎踪呢，然而我一点惊惶都没有，或许是人多而又有胆量、热诚的原住民相陪。一夜无话。

女尸被勾了上来

破晓时分，环视四周，只见潭面水光灿烂，飞瀑奔腾，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然而又有谁知，此处却暗藏着危机。欣赏归欣赏，任务尚未完成。时间约8时左右，那位“峇丁”真是好帮手，只见他用条长藤子末端绑着一枝有叉的枝桠，一直往出事的潭边伸探着。稍后，他好似勾到“东西”，接着用力往上一提：哗！我的天呀，那具女尸竟被勾了上来；我们马上把尸体移向岩石上。细视一下，是位身着衬衫短裤，蛮漂致的姑娘，可惜英年早逝，真是造化弄人。这时她的朋友围了上来，大家皆哭成泪人；有者哀呼其名，号啕大哭，情谊之深，可想而知；倏忽，我的鼻头一酸，怜悯之情油然而生。

无电线联络上了伍长，不久后警车把女尸送到医院作例常解剖，我们的任务也完了。

奉劝大家，欺山莫欺水，游山玩水须要特别的小心，处处是陷阱，莫一失足成千古恨。

(原载于3-8-2006《南洋商报》·商余版)

3. 庭警与记者

1975年始，我从柔佛州居銮调往吉隆坡直辖区，当时我被安插在法庭山（Court Hill）地庭的警察组服务。当时该处有3栋两层楼古老而结实的建筑物；那是英殖民地留下来的。那时候我有幸见到前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哈仑案件的审讯过程；也见过轰动一时“莫达清”以及“箱尸案”的审讯。该些刑事案被提控上庭时，观众可谓人山人海；法庭周遭挤得水泄不通，也忙坏记者和摄影记者们。结果以上的案件皆被判罪

名成立，印证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由于该处是黄金地，结果被发展成商业地；就是现有的马来亚银行总行。

审讯案件多忙坏记者

1976年位于大使路的地庭、推事庭建毕，我们也接着迁移过去。那是两栋用木板建成为“工”字型的建筑物，分为上下两层楼。警方也分配到一座上为主控官的办公室：下为拘留所也是下级警员的集中处。当时有两间特别地庭；一间地庭；五间推事庭。每天审讯的案件很多；忙坏法庭的职员，警察，也忙坏了记者先生与小姐们；他（她）们得提早来探“军情”。

那时候，法庭记者很多位，如《南洋商报》先后有钟启章（现已是老总了），林明康、蓝志成（现为执业律师）；《新明日报》、《中国报》两位妈妈级的记者；《马来亚通报》的文冬妹；《海峡时报》、《马来前锋报》两位马来记者是一对姐妹花；马来时报的哈林；还有已贵为拿督级的淡米尔尼山报记者，总之这些记者与老夫的警民关系很好就是了。

当时的钟启章高高瘦瘦的，架了一副眼镜；他最勤，每天一早就向老符探军情；他必送我一份盖有“赠阅”的《南洋商报》。而今，常在报章上见到他的照片已是白发苍苍啰！从黑发做到白发，从来没有成为报界的“青蛙”，可谓从一而终。那时候老夫一天可收到各种不同的华文报刊。依稀记得有位新进的男记者，那是来自《中国报》的，工余之暇，学习石刻，还特地为老夫用云石刻了一个印章；我还保存着，以便见物思人。

当时手提电话还没有流行；有些记者拿到第一手资料（Scoop）；马上用公共电话联络报馆，或回去报馆赶稿。老夫当时冷眼旁观，觉得有些记者“各怀鬼胎”或是独唱潮曲“自己顾自己”。

我工作那个庭有位年老的印籍推事，如有趣味的案件欲下判时，必叫我去请记者来聆听。然而记者们都说他“口水多过茶”，应酬应酬吧了。记者大都爱采访刑事案，民事案他们不感兴趣，除非是很特殊的案件。

过了这么多的寒暑，每每在阅报时，会忆起当年情；久违了，你们这些“无冕皇帝”还好吗？

（原载《南洋商报》·商余版）

4. 难忘伴尸日子

1964年7月左右，我从吉隆坡警察训练学校（Pulapoli）结业后，就被派往新加坡巴爷礼峇（Payah Lebar）警署服务；它也是我从警生涯中首次落脚处。那是一间古老而有点似大洋房的建筑；其范围内有间较新的双层楼屋，那是属于刑事部用的。

该警署位于后巷，而其管辖范围即是淡宾尼、榜莪、尼顺、杨厝港、三巴弯，还有巴爷礼峇飞机场。当时的民宅大多是板屋；凌晨四时许，我们在巡逻时，还能依稀的听到宰杀猪只时那凄厉的叫声呢。

当时该警署普通组警员（General Duty）是分班制工作的；即是早上7时至下午3时，第二班是从下午3时至11时晚上，第三班是由晚上11时至明天早上7时。不过工作间中有一小时休息进餐。最难挨的是第三班这一段时间；漫漫长夜，最好眠的时刻即是大地也休息了；而

我还睁着眼环视世界。

孤单一人看守死尸

刚报到时，因我是“初哥”嘛，当然那些同肤色同文化的师兄们会“特别关照”你的；即是那些比较“吃力”、“肮脏”的工作非你莫属了。如警署大门的站岗，守拘留所、换班时你得最后一个走；意外死亡的尸体有时你得孤单的看守着，等待有关单位接管才能走开。

守大门是考验你的“忍功”与“站功”；在大门站岗时不要忘了向出入的大爷们敬礼，不然的话你会被长官叫去问话的，小则警告了事；大则记过（包括扣薪等）。当时该处没设警亭，日晒免不了；下雨时只好穿上雨衣。起初我实在很不习惯，认为这工作哪是人做的，是牛做的哦！甚至想一走了之。不过回头想一下，忍耐吧，也许有海阔天空的日子，就凭这样的信念，老夫一挨就挨上了三十三载。

当时该警署的警官工作制度有分为轮班警长（Routine Officer简称R.O）须穿制服工作；刑事部警长（Investigating Officer,简称I.O）穿便衣吧了。R.O.掌管当天所发生的一切不牵涉到刑事的案件，诸如撞车、吊颈、吃毒药、掉进水里、触电、离奇病死等事件。

那时候警署里有位三十多岁的马来友族见习警长哈山；他是从警曹长升上来的，为人很和气，但很胆小。背后师兄师姐都称他为“吊尸警长”（Inspector Hang Corpse）。因每次轮到他值班时，师兄师姐皆会长叹；今天又是不平安夜啰，日子一久我方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尊称他这样的雅号。说来有点邪，每轮

他当值时，当天一定有人意外死亡。此种案件虽非刑事案件，不过手续很繁也棘手；尤其是在换班的时刻发生，你肯定迟回了。不过当时新加坡中央医院有停尸所，有“鸦片佬”来帮忙收尸。

当“鸦片佬”还没来前，倘若只留下你一个人伴着“他”，你必会分秒都心惊胆跳、忐忑不安；一连几天都会产生幻觉的，信不信由你。

(原载于10-10-2006《南洋商报》·商余版)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是在1965年的某月某日，我在新加坡巴爷礼峇警署服务时，所遇到的一桩令人伤感的事。

事件的发生时这样的，一天下午约2点左右；那时，我和一位锡克族，名叫比淡星的一巡警员，同在一组的警车巡逻。忽接到通知，说在淡滨尼处某乡村有小孩溺毙。我们即刻前往。

不久后，我们抵达出事地点，原来那个地方是农家菜园里边筑着一间简陋的板屋，屋后、屋旁种了好多的蔬菜，看样子该农家主人定是勤奋者。这时有位赤着上身，皮肤晒的黝黑的中年男性，满面愁容，眼睛红肿来迎接我们。我向屋里一望，只见里边坐着一位约30岁的妇女在抽泣着。

小孩尸体僵硬

告知来意后，那位男主人带我们到屋旁，指着躺在井边的小男孩尸体告知我们，那是他的独生子，掉在该口井溺死了。当时该名约3岁的小孩，全身赤裸裸，尸体僵硬，皮肤被晒得像晒干的猪皮一样，双手

微伸着环抱状，双脚僵硬的微抬起，看样子也许死了好多个时辰了。

此时，比淡星可发火了，当场把该无助，六神无主的父母训了几句：你们把你的孩子当猪狗看待，任他曝晒在烈日中，还不拿块布来盖住！这时该可怜的老爸，慌忙地去拿张破被把他盖住。初次见到意外死亡人的尸体的我，一时百感交集，体味到人生的无常。

接着我往那口井一探，井是用圆石灰涵筑成，井口露出地面约半公尺高，井深约有3公尺，井旁没设围栏，故小孩无知贪玩掉了下去。而该对夫妇为了三餐而忙，忽略了居家孩子的安全。如他们不能再生育，真的是绝后了。

(原载于20-11-2006《南洋商报》·商余版)

6. 路不拾遗

那是在瓜登警署服务时所遇到一件难忘的事。

有一天我在警署询问处(Enquiry Office)工作时，当时有男女各一位警员协助我工作。这是24小时的轮班值；琐碎的工作繁多，要点名分派轮班值的警员，还要接待公众人士的报案，又要准备24小时由其他警局电传来的简报，以便在翌日早上6时前呈给有关部门，忙得不可开交。

手拿白色布袋报案

当天在早上9时左右，来了一位马来中年男性，手拿着一个白色的布袋来到我跟前急促的说着：“英仄，不知谁把这个布袋搁在我的车盖上，里面有好多

钱呢！”我当场把布袋里的钱倒出来，全是纸币，有100也有50令吉，分别以胶圈捆住，我点算一下共有3千500令吉。我心里想这样的怪事都有，莫非是天降横财给该位诚实的人。后来我回想一下，待会儿必定有人来领回。我记录下该投报者的身份证、拾款地点在记事簿中（Station Diary）。

事过了20分钟后，有位老年的马来友族，头上缠着白布巾，失魂落魄的来投诉，说他在巴刹巴央（瓜登巴刹名称），无意中把钱袋搁在人家的车上，忽然不见了，还说那是买牛用的！我详细的问他好几遍，款项的数目，他毫不犹疑，准确的说了出来。我心想这该不会有诈了，不过我在那儿好多年了，好些马来友族很诚实而又虔诚。我相信他就是失款者，我就把他的身份证记录在案，并要他签名后，领回失款。

有一回，我的同僚也曾经接到一个大信封，里边有本支票簿夹着一张填上1万令吉现兑的支票呢！后来也是物归原主。倘若落在不法之徒手中，这些钱肯定要报销了！在这现实的社会里，瓜登还有这样诚实虔诚的良民呢！

（原载于7-12-1976《南洋商报》·商余版）

7. 为囚犯忙碌奔波

为囚犯奔波，那是在吉隆坡大使路地庭服务时代例行工作。

当时地庭与推事庭所处理的案件特多，犯人也不少。尤其是交通案件还特地安排法庭出纳员在庭内当场收罚款发收据，以免公众等得不耐烦；无法缴交罚款者则要收监，当时庭内虽有3位翻译员，大家忙得

不可开交。还有其他的刑事案的犯人，翻译员在案一审结后，得马上填写收监令（Warrant Of Commitment）；而无法保释者则填写临时扣押令（Warrant Of Remand）交给庭警，以便把犯人送到半山芭监狱（Pudu Jail）监禁。

不时散发臭味

而当时每7天内，庭警须轮留用大卡车（我们称为Black Maria）半山芭监狱把临时扣押令的囚犯载来法庭过堂（Mention），当时的犯人有如过江之鲫，而不时散发出臭味，实在令人避之为妙。由于犯人被提控的日期不同，故每天在开庭日必会有为数不少的犯人在上堂。这样的工作周而复始，增加法庭的负担，及人员的工作量。

后来由法庭、警方、监狱三造齐力协商下，所有过堂的犯人皆在监狱内办妥。那是每逢星期六、如恰遇该日是假日，则过堂日挪前。由一位推事或地庭注册官（Registrar）带领一位翻译员、一位庭警前往监狱内，在安全的措施下处理过堂的事，如此一来既省时又省力，又经济实惠的行政，后来实施于各大城市的监狱。

用高喊唱歌来发泄

犯人多时，一日须往返3趟，一趟卡车能载20个犯人。交通的阻塞，炎热的天气，相当的难受，更何况车内铐着的犯人，有时他们会在里面吵架或高喊、唱歌来发泄。

值得一提的是，庭警在拿到收监令或临时扣押令时，要详细的审核犯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性别、

罪名、候审或下判日期，还有当天的签发日期，监狱名称、法庭名称。不要忘了推事的签名，法庭的盖章，不然监狱当局会以权限为由拒绝收留犯人，届时庭警只好把犯人向附近的警署借宿一夜了。尤其是收监令，其刑期须填写得一清二楚，例如罚款如无法缴付（Indefault）该坐牢的天数，或是刑期由被捕日算起；有些犯人有数条罪状，刑期是同期执行（Concurrently）或是分开执行（Consecutively）一点都不能漏。当时这些事务均是由翻译员一手包办的。

（原载于22-1-2007《南洋商报》·商余版）

8. 却步验尸房

当年从联邦后备队（俗称红头兵）申请回普通警队，我就被调往居銮县的加亨新村。那是一个人口不上千的华人新村，一个淳朴的山城；据说在紧急状态时曾被列为黑区。由居銮东上约30公里处就能找到这地方了，它也能直透三板头、哥打丁宜。该处村民多以割胶、伐木为生，小园主居多。有好几位华小老师均有胶园呢。村民安居乐业，甚少有游手好闲者；虽然有几位爱闹事的青年，不过在我们7位警员的努力下，一切皆在掌控之中。

我是村里唯一的华裔警员，故常为局长传话、翻译，无形中也很快的交上许多村民朋友。小地方嘛，人情浓、讲义气。记得有位名称阿全的青年同我很谈得来。一天他在树林里伐木时，在电锯的“扎扎”声中，被一支枯枝击中头部，就这样横死当场：过后被昇入居銮医院解剖。

不敢看剖尸过程

次日，局长命我去医院认尸。在验尸房内，一位女医生，一位杂役佯作从雪箱里拉出一长格子来；我移近注视一番，一时百感交集，生命的薄弱、无常。确认那僵硬的尸体就是阿全后，医生问我是否要看她解剖，我从来没见过人类尸体的解剖过程，也很胆怯，马上说不必了。这时外头不远处忽传来了吵闹声；遂见有人与死者家属在争论。医生问我是什么一回事，我告诉她死者在家人不知情下已皈依回教，故有关当局要领回以回教方式安葬。

过后，我很后悔当时不该拒绝医生让我观看人类解剖过程。因为我每天都带着一副骷髅、五脏六腑走来走去，也不觉得恶心、惶恐……

(原载于6-1-2009《南洋商报》·商余版)

9. 炸弹惊魂

好多年前，峇株巴辖的陈瑞和路，被除草工人发现了一枚疑似未爆的手榴弹；该形似小凤梨的手榴弹，其弹壳已生锈并沾了泥团；其拉圈还在，弹弓没松开或许是活弹。由于那个年代警方的引爆专家身在吉隆坡总部，故需一些日子方能前来确定，所以上司得安排警员去看守着。

小手弹藏在床下

我被安排在晚上10时至凌晨2点去看守这枚小凤梨。当时陈瑞和路是一片椰林，杂草遍野。白天还好，晚间街灯也亮不到的椰林，加上冷风飕飕，又独个儿看守倍觉孤单，心里也不寒而栗。不过既然已吃

定了这行饭，也只好处之泰然。当晚凌晨时刻，相识的霸王车佬提来了一盅炼奶罐子的热咖啡乌来驱寒，顿觉得人间尚有温情。

2点至6点清晨是由同事哈山接班，我乘着警车回宿舍休息。天还没亮，我忽被一阵噪声惊醒。原来上司去巡视时，发现没人看守而回来宿舍找人。原来哈山这小子怕黑，竟把这小凤梨捧回宿舍藏在床下，睡其大觉。这回他真的被上司大骂了一顿，并告诫一番。我知道后，流了一身冷汗，因为万一爆开来，我们这些难兄难弟不难成为孤魂野鬼，至少也得挂彩，遗憾终身呢。

(原载于29-5-2008《南洋商报》·商余版)

10. 警官微服

已升天国的前槟州警察总长拿督马骥骝先生，据说在职时常假扮贫民踏着三轮车，到处监视不负责任的警察而被人津津乐道。

在70年代，也常听说有些高级警官也喜爱微服出巡，有如清康熙皇帝微服私访民情一般。传闻有位刚上任的州总警长也喜欢微服探访警局，尤其是一些在郊外的警局。在该处值班的警察，由于案件少，工作清闲，久而久之变成娇生惯养。而该处的警察想要见到州总警长的尊容，可要望穿秋水啰。

反正山高皇帝远嘛，警察爷们也把工作视同儿戏了，故常会被村民投诉。

向害群之马开刀

这位总警长就爱挑这样的地方突访，向这些害群之

马开刀。故他会在白天或晚间，不动声色，独自驾车前往有关的警局查探。他特意把车停放在远处，装扮成乡下佬的样儿，头缠着白布，足著凉鞋，有点胆怯的步入警局。他说要报案，值班警员问着：“有何案可报”？

他状装嗫嚅地说：“Ayam keluar rumah tak balik”（鸡只没回家。）

当然啦，该警察老爷微怒地道：这鸡毛蒜皮的事也来烦我，不用报了，回去再找找看，也就不理睬他了。该总警长有时也会故意来投报，他的凉鞋在过河时被水冲走了，来刁难被投诉的警局。当然啦，他的投报不会被接受，不过他没光火，摇头地走了。

翌日，他穿了齐整的警装偕同区警长（O.C.P.D）来到有关的警局；当时所有的警员集合，而有关的警员见了他却胆怯不已。当天他们被训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他的目光逼视着他们，每个出了一身冷汗，无地自容。

“为了国家、人民以及社会的安宁，你们好自为之。”这是他临走前苦口婆心地既像劝说又似训诫。

（原载于17-4-2007《南洋商报》·商余版）

11. 从警三十三载

1996年3月中，我终于“安休”了，即是平平安安的从警界退休。感谢上苍的眷顾。不会因人为的事故，半途被撤职或惹上官非；也没有客死官场，更无为国捐躯的青史。而我曾目睹几位同事就有此不幸的下场，也曾为他们洒落同情之泪。

退休后，举家返回到笨得可贵的家乡——笨珍安居。一日，有幸遇到一位老乡，闲谈中口出戏言：“这回你可好了，白领干薪，却苦了我们这些纳税人。”

“唉！想当年老夫离乡背井，妻离子别，披星戴月、日晒雨淋、发配边疆、出生入死、历尽艰辛，你可有如此身心皆竭尽的感受，这一丁点的补偿总可以吧！”我惟有一口气无奈地说着。

话说当年在星洲育英中学毕业后，约好同学一起申请加入新加坡警察总队，可是当要面试时，他竟打退堂鼓。我在1963年的10月份加入新加坡警察部队；并被遣往吉隆坡葛尼路警察训练中心（Pulapol）为期9个月的集训。我们须学习新加坡的一些基本法律与纪律课程（由新加坡的警官教导），而步操是由当地的初级警官训练。

我们是第一批由新加坡来此接受训练，40人左右，计有华、巫、印和锡克族来自马、新的男女警员。在两星期后，大家已混得很熟，毕竟这是一个有纪律的部队，而大夥儿有共同的目标——为生活和国家而奋斗。

结业时，大家皆晒成黑黑的，每个人的体形与体力与前简直判若两人，真该谢谢那里的警官们。当天傍晚，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Pulapol，上了火车南下新加坡报到。我首个的工作地点，是位于后港的巴爷礼峇警署。在那儿短短的服务6个月后，就被调至杨厝港警局，那是一间只有16名成员的小警局。当时那儿椰林处处，有养猪和鱼塘，我还记得警局旁有一间杂货店，那位七十开外阿伯挺慈祥的。

因我在步操有优良的成绩，而被选中进入汤申律警察训练学校（Police Training School，简称P.T.S）当助理步操教官，工作时间是朝六晚四。而当时新加入的警员皆有很好的学历，如果不充实自己，迟早会被比下去的，所以我得去上晚间的成人教育班免费英

文与巫文课程。

被新加坡政府解雇

可是好事多磨，1965年的8月马新闹分家。政治的纠纷，总会有人遭池鱼之殃。记得在1967年8月中的一个下午，副院长命下属传我到其办公室，并以沉重的语气告知我已被新加坡政府解雇，原因我是大马公民。如此晴天霹雳的信息，顿时使我愕然了一阵子。当时我刚新婚，想不到接着要面临失业了，真令我悲愤填膺。领取了大信封内的2千800元新币的补偿金，我举起如千斤重的脚蹒跚地步回宿舍。

翌日，约370位左右与我遭同样命运的大马子民，集体前往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和平诉求。因为我们是马来西亚成立下而加入警队的。幸好，问题很快地被大马政府解决了。多亏当时我国的第一任首相国父东姑阿都拉曼，重新接受我们回大马警队，我们及家人都非常感激国父的大恩太德，尤其是当年国父在新山火车站，迎接我们的那一刻，他充满慈祥的脸容，使我毕生难忘。

重回祖国的怀抱，我们又得重新学习大马的基本法律，以便融入社会。在33年的服务期间，我曾停驻新加坡与柔佛州、中客居吉隆坡、东驻守瓜丁。从中学习到各地方的风俗文化，也懂得人情世故，在人生的旅途中获益不少。诚然在警察生涯中去日苦多，可是苦中有乐。虽然我在新加坡被解雇，却在大马找到人生的真谛。如果说人生有来世，下一世我还会干回老本行——警察。

目前警界里滥权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只是个案。因警队成员众多，免不了有害群之马，好比一篓

榴槿必然有一、两粒是臭烂的。绝大部分的成员是有责任感的。而身为警员者，必须时时要提升自己，不然会被高科技速变的时代所淘汰。而一位廉洁，有责任感的警员必无所畏惧的。

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说过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是的，我已为国家付出了半辈子的生命，而你呢？

(原载于26-6-2006《南洋商报》·商余版)

井水的思念

自从家里有了自来水供应后，似乎与井水断绝了关系；前些时我同先民一般和井水也有一段渊源。

我呱呱坠地，“哇”的一声后，即与井水结了不解缘。当时老爸已在家附近处，在地上挖掘了一个大如食台圆形的洞；那就是我们延续生命而来的井水。老爸在井湄处横置一节枯椰树干；我们就站在那儿向井里汲水，供食、冲凉、洗刷之用。如井水呈现浑浊，老爸买了块白矾，用布裹住，再用麻绳系在树枝上插在井边，如钓鱼般的垂入水中。不久井水会略呈清澈，可以饮用了。

记得有一年，苦旱来到，水井的谷底如一锅浅水。我们惟有往芭里寻找有水的山沟了，或是被人弃用的水井；那时连暗藏在沟里的水蛭也不惧怕了。后来有了自来水的供应，我们也弃井水不用了，而有关当局也不准许在家里掘井。即使准许，我们的水源已被污染了；充满了农药、工业废料，连打架鱼都绝迹

了，哪还有净水！

井水冬温夏凉

然而，在70年代中，我被调往加亨新村服务；那儿也没有自来水供应。所有的村民家里皆掘井取水。不过井水的好处是冬温夏凉，水质甘甜。我居住的宿舍前那口用灰泥筑成的圆井，约有15尺深，井湄凸出地面约3尺高，须用尼龙绳系在铁桶的提梁，方能往井里一抛，满满的一桶水就能提上来了。经过了数次的提水，手掌开始起泡了，好痛呢。还好冲凉房建在井边，同事们洗衣、冲凉均在那解决。

有一天，一位村民送来了一条山猪腿，被隔壁的马来同事瞧见了，吓得他她们几天不敢用该井水。迄今对那事件还感到深深的内疚呢！虽然我没在井边洗刷我喜爱的食物。

纵然水井已离我远去，不过那井水丝丝的凉意常在我梦中淌滴着。

（原载于5-6-2007《南洋商报》·商余版）



◇星洲日报社笨珍记者林过（左）、罗继明（右）与已故名教育家、作家兼书画家匡光照（1900~1999）及其墨宝合影。

郭金祯

作者



简介

郭金祯 1939年11月8日出生于笨珍，祖籍福建永春。笔名郭青，又署名郭鸣，毕业于笨珍南峇培华学校、培群独立中学、槟城韩江中学（高中课程），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曾任台湾桃园大溪中学教师，被桃园县桃园教育局遴选为模范教师。

曾任笨珍培群独中校长，担任过新文龙中华中学训育主任。郭君擅长新诗、散文及其他文体，作品散见国内外报章及杂志，曾在《新明日报》撰写“纵横谈”及在《女界月刊》撰写“儿童教育问题”专栏。他所发表的一些散文与现代诗等作品，颇让读者激赏，比如他的抒情诗歌，就曾被名诗人兼文评家温任平评为优异的诗作，而洪祖秋亦在《百年风华·笨珍华裔人物志》中赞誉“其细腻及优秀的文笔，曾经获得了许多作家高度的评价”。

郭青育有两名女儿，均毕业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女慧娴硕士，现执教于笨珍培群独中，幼女慧君学士，现从事美容教学，经营“缤纷专业美容护理”。郭君现从事传销事业，是位杰出激励讲师和系统组织领导者，他也是位知名集邮者。

郭金祯

追 寻

雨落着，濛濛的。

他走在雨中，雨点从伞缘滴下来，浑圆而美丽，滴在地面上，起了一个一个小泡泡，圆圆的，亮亮的，好像孩提时候他爱玩的玻璃球，他默默地，走着，走在雨中，走在茫然里。

雨依旧落着，落在伞上铿铿锵，如珠儿落玉盘似地，蓦地，对街店泻出了那首他所熟悉的歌曲，深沉的旋律，一阵阵像牛乳似的涌出来，用一种奇迹的热情又感伤又赞叹的唱出这首美丽而忧郁的曲子。

“凡美丽总是忧郁的……”是谁说的？

深沉的欢乐与悲哀充满胸怀，千千万万的情感在他心里流，仿佛她的影子在伞下若隐若现。

“我不愿再去想她。”这是他经常告诉自己的，可是他现在又想起了她，怀着惦念和寥落的心情去思忆她，思忆起那已失落的梦，一个曾经属于他的梦……。

如今，为了寻觅那已幻灭的梦，时常默默到碧湖上来，湖畔曾经洒下他无数伤感的泪，从那儿株迟凋的山茶花上掇起一点点的记忆，镶于心版上。是何时？啼蝉一声，梦碎了，而所抓的希望与梦只是虚无缥缈，一切就像指缝中漏掉的水一样，只是抓住了太多的叹息。

他经常做那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那装饰美丽的迎新会场上与她共舞，他是多么强烈感到自由与快乐，于是他曾在梦中立下愿望：“但愿是在梦中。”梦断时，又感到极度的追悔和窒人的抑

郁……。

他付出了珍贵的感情，如今啜吮的是杯苦酒，以及梦醒后的空虚，他无心再去寻觅另一个任何的伴影，真有点像杜甫那种“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孤独胸襟，他想：“也许，我不会像莱因赫一样终生孤独下去，可是我知道永远得不到那朵美丽纯净的睡莲了，它将永远隐在重重的深雾里，深深地埋在心中，留下一段忧伤的回忆……。

雨依旧落着，落在伞上，落在怅然寂寞的心田上，落在低迴的旋律里……。

(刊登于1975年12月30日《建国日报》·大汉山版)

多情的海滩

我爱这海港，更爱这布满足迹与潮共有的海滩。

我很恬静地住在这里，因为我爱海。天晴也好，风雨也好，我常驻足凝望，对着茫茫无际的大海幻想，我心中有一种喜悦，那是稀有的满足。疲乏时，我回到船上去，像回到多年久居的老家。

也许，我所喜爱的，是海上许多美妙的音乐，许多动人的言语，许多难忘的图案，这是在这个世界上失去的，或尚未显现的东西，我都在冥想中寻找它。

记得当我小的时候，我也爱在日出日落时，倚着河柳看帆船行驶在水上，遥远地，像一条彩虹的桥，走向不知名的远方。于是我喜爱，说不分明的理由，一种动态的美，许多奇秘的希望蕴藏。

自来到海港后，在许多美丽诱人的景色里，我偏

爱上了这片寂寞的海滩。

这里有山的阴影，雄伟地矗立着，有防风林的藩篱，层层地阻隔着，海上闪闪的阳光，这里像我的窗，我的花园，我踏青的春野。海景浮现着，千万幅印象的画，海风撩着我，彩霞醉着我，海浪笑着我，天海是辽阔的，而我的心胸是一尘不染的……。

有一个丽日的清晨，我曾想离开这多情的海滩，去拜访一个有名的湖，和有着陆上姿色的小山，我们真的去了，在一泓清澈无波动的水影里，我发觉了自己的喜爱，这是海滩多日给我所造成的，多年来在海滩的怀想，那陆上柔情的眼色，都在碧绿的水中经过。

于是我怀念起悠闲冷漠的海滩，那份纯朴，真我，和时时与海天搏斗的意志，那是人的亭台楼阁中，所不易寻觅的。

(刊登于1976年4月6日《建国日报》·大汉山版)

行走在云中

我梦见星星成串成串的从天上滑落下来，滑过我的两颊跌碎在地上，我奇异地审视着这些泪水，饱含着的喜悦纷纷外溢，满天的星星，满眼的星星纷纷流溢着。

另一个哭泣的梦，浓浓密密的黑雾里，在不知的深处，抽泣声像细丝地牵引着，若无若有，我靠在树干上倾听，又轻轻走开来拥着另一棵树，忽然悲恸和大哭起来，而一起在黑雾里……那是哭泣的季节了，一切像晕红的酒液般流淌，梦与悲哀，喜悦与痛楚在初春的晕红里回转。

我把这一切告诉他，在那个哭泣的季节。

他向我招手，远远地笑，我觉得他在发光；他走过来，我跑着，有些雾，有些羞红的光在外面之间散布。走过那条幽静的小径，那幢像住家的楼上就是那个房间了；有沙发，梳妆台以及一张大弹簧床，墙上蒙娜丽莎永不疲倦，永无休止的向你微笑，笑得令人难测；就像你在一个家里能看到的那样。

“像家一样”，我说，在窗前回过来。

他坐在床边，无意义的笑着，就像他惯于忍受折磨地那样优美，无奈里带着某种自嘲，笑得让人心痛，我向他走过去，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些小小的痛楚与不安将被融化，一切将变得完美而纯粹，“你将使我成熟，使我完美，使我成为纯粹，就好像你使一切事务成为纯粹。”我说着就不由然地拥抱他了。而我们这次约会的意义就这样的被确定了。那许许多多发亮的星星纷纷坠落了，那每天降落与我，俯身向我，且将为拥抱的星星落得一颗不剩，只余一片黑黑的寂静；曾经朦胧的雾已经消散，残留下软软脚印，软软地踏着我，我绝望的想撕掉一层皮，哭泣着的春竟伏在我的心底嚎啕大哭起来。

于是我哭着将这一切埋葬。而我快乐地发现，原来一切往日都是必然地要被埋葬的，从那时起，我行走在路上就有如行走在云中的感觉；我轻快地跨着步子，一秒又一秒的生命就每跨一步时的脚下，接连着出现，消失，出现，消失，出现……从来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走的。我这样走着走着，于是知道人的一生原就是行走于云中的，不由满心快乐，深觉幸福之满溢了。

“原来人生的脚步竟是如此之轻盈”，我自语。

（刊登于1967年5月27日《建国日报》·大汉山版）

郭金祯

蔗境幽居

有人寻幽探胜筑别墅，有人高楼玉宇雕琼庐。
我！只求有蔗屋一间：以蔗茎做壁，蔗叶盖顶，左邻右舍是蔗丛，前村后庄是蔗林。

从外貌看，蔗节，蔗身，蔗根酷似竹：从内涵看，竹心“虚怀若谷”，蔗心“诚实笃厚”。两者都是品德的极峰。

一个月夜的晚上，走进蔗的天堂境。徐徐的风吹来，吹得蔗叶神思恍惚，蔗心荡荡，东面低低吟哦，西边嘈嘈浅唱，南隅咕咕微笑，北角喃喃应和，串织成使人心醉的“蔗林组曲”。

微风走了，阵阵吹拂，吹的蔗枝左踮右跂，舞影婆娑，蔗身轻盈，乍见好像双人舞，定睛审视，却似浩大的联欢舞。

大风来了，把微风时的喜悦，阵风时代轻舞，一股脑而疯狂舞出，原是低音变高音，原始绅士成摇滚，眼见力疲势将倒下，突然间又奋起，像具超凡的力量，支持着蔗的心身，如醉若痴。

整个的夜，朦胧的月色，全为蔗林地歌舞而设计。

看看天，黑黝黝的。告诉我快要下雨了，我并不慌，只是咀嚼在微风、阵风、强风，风势三变中，赏到了非凡的三景。

雨，霏霏的雨，飘到我唇边，芳香扑鼻，令人欲醉，趁没有人看到，钻进蔗丛里，折下几片蔗叶作蔗，盘脚而坐。

天虽下雨，地已潮湿，但我没有淋的苦楚，仍旧忘雨而坐。蔗林的雨，有着不凡的境界，小雨时，藏在密密的蔗叶下，不知雨已降临。急雨以前，射向蔗身，雨的狂性，怎能击破蔗的皮肤，雨！使用各种技巧，运用各种方法，进入蔗林，不但无法逞强，反而把雨美化了，那雨在蔗叶上，像润滑了武士的剑，剑身更亮，剑尖锋利，不因雨的侵蚀而失去情操。

雨随风至，好似要吞噬蔗林。雨！打上蔗身，发出不同凡响的节奏，风！把蔗叶吹动，闪闪发光。

摸摸头发，捏捏衣衫，已是湿漉漉的，有点寒意，走出蔗田，待回到家门，全身找不到一根干纱了。

白天，沉醉在蔗的清新里，入夜，陶然于蔗的舞影中。

明月夜，月悬明镜照窗棂，繁星夜，星挂串珠响廊檐。

风临时，坐待风姐启蔗门，雨莅至，卧听蔗雨滴天明。

(刊登于1976年8月19日《建国日报》·大汉山版)

朦胧的雨色

窗外，下起雨来了。

午梦醒来，该去散步。今天，我把大部份的时间分给散步。我几乎天天读着有字典书。天天向学生讲解有字的书，却不易读到无字的书。

有字的书载满了“知”，无字的书中有着更多的“境”，眼前的海，沙滩，贝壳，礁石，小石屋，

以及徜徉不去的风雨，正着一本蕴藏无穷无字的巨著，够我去深思咀嚼的了，我愿读。

走出了屋子，走向海边，雨，疏疏落落的，粉末烟屑似的，从海上近来，又向海上远去。

而是一张银色的网，网住了整个海湾，也网住了我，我的心中也有雨，给洒得润润湿湿的，在雨丝浇淋下的海，静得像一个酣睡的婴孩，吞吐着均而微弱的呼吸，海真是多变得出人意表，时蓝时绿，忽明忽暗，在月光下耀亮，早晨与傍晚染成一片金橙紫红，在这些金红蓝绿明亮黑暗中，又有着许多深深浅浅的不同的变化。至于它的行为上的展现，更不在话下了，惊涛狰狞，微浪和悦，发怒狰狞像一群暴动的暴徒，盲目地拥挤，温柔时是一位娴静的处子，意态曼妙……呵！海！你是神奇而诡秘的。

雨淋淋，淋出一个冷冷湿湿的日子，淋得我身子发出微颤，也许我不该出来散步的，该留在屋子里，甚至不该来到这个地方，我记着一个老年人说过的话：

“走别人不愿走的路，做别人不肯做到事，一个贫瘠的地方有钻石，一个丑陋的人有好心肠。”

这些话，似乎不易了解，也不易具体加以说明，但我可以说，这钻石是无形的，而丑陋也不是专指面丑。正像真正的美不着色，杰出的画不落纸一样。

雨声沙沙，沙沙地打在我的身上，沙沙地落到脚下，回头望向防风林，一树雨是一树珠，每一片针叶上都有一颗晶莹，当风刮过时，被摇落的是一大片银颗，这雨不小。

走远了，走得老远了，已经是见不到小屋。只有我一个人，一个人拾着石子，把拾起来的石子往海水里扔，我不是精卫鸟，也无意去填平海的深邃，海是填不平的，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平字，只看是如何解释，愿听

一声水面击出的轻响，给雨声加入一个尖音以减去习闻的平淡。

拾了两口袋的贝壳，贝壳是拾不完的，我的脑子里装不下这么多的贝壳，于是又把它一个个都扔掉，只留下一个。

我走回来了，一路上仍是纷飞的雨花，我挑了两肩浓重的湿漉，带进屋子。

(刊登于《建国日报》·大汉山版)

七月的山居

山居的生活，是我所喜爱的，同时也是我终日盼望的。

过惯了喧扰的白昼和日光灯的夜，来到这幽静的山林，就像已经平卧在墓里，多么安详，再无声息。让静冥的外衣把握掩盖着，于我是我，使一切都走的远远，好让露水滴灭这缕缕的烟卷。

踏着这群山绵延的山区，随着轻便车轮磨擦铁轨所发出的“刷”！勤快低啸的声音，市声远浮着，我距离尘嚣的红尘十丈更远，远远地。

如今，我已快活在这荒僻的山间，我占据了一间足以饱收山色的木屋，这是一座多么幽雅的木屋，绿色的木板，像鱼鳞似的，一层层变成了墙。朝东的那扇窗子，外边种着几丛翠竹，另外一株龙柏伸着苍郁的手臂，阻挡着亭午射入南向窗房的阳光，墙根中种着一排变叶木，和一排月秀花，浓荫深垂，静得入梦。暮春初夏的日子，慵倦得如秀发披肩的少女之轻愁。每逢晨风夕雨，月夜晴空，凭窗仰望俯思，最足悦目动

怀，加上隐隐约约的远山，更增添无数诗情画意。

早晨，太阳从云雾里走出来了。

天空这样明朗，是否人们想去捉住那些云呢？我多想把它握在手中，像我的心像那个小小的白石头。

而那座桥，拱形的，跨在小溪上，像虹，像弓了背的老朽。桥下的溪水，像银色的项链，绵延在少女酥胸上。它总是自言自语，总是唱些忘记的歌，总是睡着流过去，流到不想去的地方。桥下的流水，带着一些晴天的鱼。

我从桥上走过，想起秋日是否在那鳞鳞的波纹间，还是在那大大小小的白石头下。林间，风凄着，远处而又远处，断断续续；没有忘记在知觉上的，传来狗吠的声音，汇成一首清绝无上的新晨乐章。

黄昏，红上了墙外的龙柏。淡淡的夕阳，衬着满地萋萋萎草，更吹过了几阵猎猎的西风，我漫步在蜿蜒的山道上，看农夫驱牛归来，一个善意的微笑，换来纯朴的招呼，前面炊烟起处，与暮霭渐合。这景色，呵真美，真静。那濛濛雨，网着那胆小的春天，和那些总在忙于逃走时间的鱼群。那雨，是山里精致的特色。它总是夹着风来，扰相思树底默想。我总爱伫立于廊上，凝望远山沉思，读自己的幻想，或踟躅，采不知名的花与雨的迷濛，采落一心烦闷，然后沾雨寄给小风。

夜晚，在雨中这里那里地蛇立起来了。它拥抱了整个山林，拥抱了乳的丘陵。天上的星光，编织起生命的图案。在心灵里闪耀着，以双眼窥视自己的世界。

月渐西斜，冷雾濡湿了我的头发，才推扉入屋。银辉从窗口壁上泻进来。它比黎明的阳光更媚，素丽得如同冰岛的姑娘。萤火虫穿进穿出，翩翩飞舞，床

上头，桌上，草隙……到处都是。

要是倦意像旧绒线把全身围绕，那就试闭上眼睛，把时间放在窗外，静静地睡着。

今夜，我扶醉看山林的微雨归来，雨落在草地上，落在凄迷的茫夜里。鞋声敲破了山中夜宵宁静，而窗牖透出的灯光，一如小凤在含笑而又抱怨的等待着我。

(刊登于《旅台永春同学会会刊报》)

胡适博士墓园巡礼

胡适博士的墓园，在台湾南港中央研究院门前的山坡上。那里青山环绕，环境清幽。用以作胡适博士长眠安息之所，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智德兼隆一大儒

从小山坡的两边拾级而上，约一百公尺，是一块广场，再爬上十六个梯阶，就是墓园，四边环围着长廊，地面用卵石铺成。墓穴的地方上壁刻有蒋中正挽的横匾“智德兼隆”四个金字和上下欸文。花岗石的墓碑镶在墓穴的中间，上面刻着于右任题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墓”。在墓穴里，要竖立一块石刻的“墓志铭”。上面是这样写的“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

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为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这篇白话文的“墓志铭”，是胡适博士生前好友毛子水教授所作，由王壮为书写。

大家出力的故事

胡适博士是在民国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去世，灵柩暂停在中央研究院的办公厅里。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举人，政府当局与胡适先生的治丧委员会和有关方面，筹划在南港中央研究院附近兴建一座宏伟的墓园，以供后人凭吊。

说起筹建这座园的经过，有不少动人的故事。凡是经手办理这件事的人，莫不怀着崇高的敬意，不计报酬，不问代价，尽心尽力要把它做得尽善尽美。这里面有工程师、建筑师、农民、商人和工人。

墓园的建筑是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是墓地的建造，也就是已完成的那一部份，第二期是墓园的进一步整理和美化。

自选定了中央研究院对面那块小山坡作为胡适博士的墓地后，地主李福如立即答应让一千坪的空地，并表示不计较代价，以六十坪平地的土地，以台币一万元山林补偿费，作为交换的条件。在经济价值上讲，他是吃亏很大。

第二步是墓园的设计，治丧委员会在多种设计图案里，选定了基泰工程公司建筑师高尔潘设计的蓝图。这一件工作，完全是义务的，基泰公司和高先生都没有拿一分钱报酬。

民国五十一年七月六日在台北开标，由洪文华营造厂得标，标价只有台币十二万五千元，也等于是半义务。

黄老板的花岗石

至于墓碑选定，治丧委员会也费了一些脑筋。以往一般人所采用的墓石大都是用台湾产的观音石，考究一点的是用金门石，但是这些石碑都经不起风雨侵蚀，无法持久，因此有人建议最好采用花岗石，因为它是愈久愈经磨，能保千百年而不坏。但是，花岗石必须向国外采购，经费和时间都不允许。真巧，意外在台北中崙附近找到了这块稀有的花岗石大石碑，它是碑石工厂黄明宗所有。据说是日据时代一个日本将军备用的，台湾光复，那个日本人走了，留下来二十多年，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块数万元的碑石，黄老板只拿了五千元，并且精工磨刻。

这个人精神不死

第二期工程计划，现在已经完成，据当时筹措是北大同学会募得台币十二万元，在墓园的右面盖几个凉亭，并立一大壁碑，将胡适博士的生平和成就，详细刻在上面。另外中国公学同学会也募得五、六万元，在墓园里竖立一个铜像，并在墓园的下面正前方做一个喷水池。到那时候，整个的墓园才算建筑完成。

一代学人，虽然已从此长眠黄土中，但是，他的思想、精神与学术上的贡献，将流传到永远！而这块墓园，也自然成为万世景仰的胜地。

（刊登于1968年10月30日《南洋商报》·商余版）

洪祖秋

作者



简介

洪祖秋 崛起于1970年代的马华作家，原名洪祖秋。1949年10月14日生（祖籍福建晋江）。擅写小说、散文及杂文等，笔名郑祖、宏子秋、雅伦、弘政、弘信、阿伦、信菡、闲中乐、弗亚等。假期师训毕业。曾任报社通讯员、书记、警察志愿后备队警员、州议员的特别助理等；曾任笨珍文艺协会主席、笨珍华校教师公会主席、笨珍行政人员联谊会主席及龙引华小校长（2000）等职。

从1979年开始，曾多次在文艺创作比赛中获得优异奖，小说集《盼》荣获1979年度福联会文艺出版奖，1989年荣获第2届“乡青小说奖”第1名，奖金5千元。著有：小说集《盼》（1979）、《讨海人》（1990）和《浮乡圆梦》（1995）等；译有马来中篇小说《余烬》（马来作家萨农亚末端作品）。2007年10月出版地方传记文学《百年风华》（笨珍县华裔人物志）。

多产的洪校长曾撰写数以百计的文稿，包括了逾千篇的演讲稿，无数的新闻稿，和许多的报告文学。他的马来文作品，也曾在马来杂志《宝石》（Mastika）刊载。他写作速度奇速，曾经在一天内通过电脑撰得7、8篇小品文。退休后，更常在各大报发表各文类的作品。

洪祖秋

美国的冬至

“媚洋的人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大比较圆，美国的冬至夜，是会比我们这里还要黑暗，还要长吗？”

北半球的冬天，在窗外不停地撒着雪花。雪花在空气中，在寒冷的北风中翻滚，象无数细小的灰尘，翻来覆去，然后在地上堆积起厚厚的一层雪白。一小片一小片六角形的雪花，飘呀飘的，粘上窗口的玻璃，可是却让室内的暖和融化了，慢慢流下来又结成冰，垂挂在窗上，象一串串的琉璃，晶莹剔透。窗内壁炉的火光，跳跃着急不及待把一阵阵的温暖，送到屋内每一个角落，让大家都觉得舒服暖和。今天是冬至，是北半球黑夜最长，白昼最短的一天，也是我这个来自赤道远方的来客，首次在美国度过的冬至。

这是我第三次来美国作客，也是首次在寒冷的十二月天，在芳儿的家，度过了一个温馨难忘，充满着天伦之欢乐的冬至。冬至吃汤圆，这是闽南人的习俗。古人有诗曰：“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天”。芳儿从小吃阿嬷揉捏的汤圆，听阿嬷说着：吃了汤圆就大了一岁。所以，她虽定居美国，却从来没有忘记阿嬷的话。这天，芳儿特地到镇上越南人开设的杂货铺，选购了好多不同种类的汤圆，有小如珍珠的小汤圆，也有大如鱼圆的大汤圆，有纯糯米汤圆，有包着红豆馅、芝麻馅、莲蓉馅、花生馅的汤圆，红白两色，在糖水里滚开来，漾出阵阵的糯米香。蓦然，我仿佛回到已经消失在烟尘里的童年，母亲巧妙的双手，正搓着揉着，一块块的糯米团，瞬时间变成一颗颗汤圆。我扯着慈母的裤脚，任性地也要揉捏汤

圆，却把整块米团糟蹋了。母亲总是溺爱地说：吃了汤圆，大了一岁，要懂事啊。曾几何时，那个对慈母撒娇任性的小孩，那个不听话不懂事的小孩，竟然也已经是个拥有数个孙儿的外公与爷爷了。

芳儿跟阿嬷的感情最好。她是阿嬷最疼爱的大孙女，从小就聪颖，个性又独立坚强。母亲往生时，她已定居美国，那时刚好飞来台湾公干，连夜赶回来奔丧，哭得肝肠寸断。芳儿从小功课好成绩佳，还曾经得过全柔佛州华语最佳辩论员，就是运气不佳。别人顺利考进大学，她十一分优异的成绩却到处碰壁。心想随便考个师训文凭，安分守己的像乃父一样，做个教书匠也就算了。那知道却遇到仗势欺人的副校长，一气之下，反而让她顺利获得美国大学奖学金，顺利毕业，也顺利获得一份不错的行政工作，且邂逅文修，给自己找来了一个幸福的家庭，遂给我们添了一对可爱的孙女。

在寒冷的冬天，吃着热腾腾的汤圆，我的心好暖好暖，尤其是在儿孙陪伴下，在异国白皑皑的冬季里，过着一个天伦的温馨冬至，既贴心又热闹。有多少日子，没有这么热闹了啊。至少不会象在马来西亚的家乡，在闷热的天气里，在冷冰冰空虚的家中，只有两老寂寞地啃着乏味买回来的汤圆，总觉得不是甜得太腻，就是淡而无味。我们吃着汤圆，讲着那已经在记忆盒子内慢慢消失的往事，芳儿回忆起阿嬷，眼眶也红了，谁不会怀念家乡？谁不想亲人永伴身边？谁愿意离乡背井？

芳儿刻意买了一些花生碎，加了一些糖，让我们沾汤圆，吃得满嘴香甜，尤其是两个小孙女，吃得非常的开心。涵儿也过来了，她刚刚在两天前毕业，我这次来美国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参加小女儿的毕业

典礼。跟芳儿一样，两人都是米里苏打州圣克劳州立大学的毕业生。涵儿住在离这里有一段路程的公寓，看她冒着风雪赶来，一身雪花，让我加倍感到心疼。说来惭愧，我一生服务教育界，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能够在本地大学读书，就连老二的政儿也是在到处碰壁后，突然得到国外的奖学金，才能顺利飞往澳洲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就读。他们不能在本地修完学业，却能在国外考获奖学金，那是他们苦拼出来的结果，也算是他们的运气，却让我们两老在家乡过冬至时，只有思盼与挂念陪伴我们。我在想，当年他们内心的感受应该是那种滋味？他们会不会怪老爸毕生为别人儿女的教育操烦，却不能够让自己的子女在祖国顺利完成学业？想到当年他们一个个年纪轻轻，就必须孤身只影，背起行囊，离乡背井，离开父母，到异国求学，在思念、寂寞与彷徨的陪伴下，面对着陌生又生疏的一切，我的心碎了。

蓦然莫名而来的一阵伤感，是因为政儿跟媳妇今早刚离开我们，飞回英国而没有跟我们一起过冬至吗？还是很想知道这时的他跟妻子在地球另一端，正在做些什么？会不会也象我在家乡时一样，啃着乏味的汤圆？还是正在惦念着阿嬷的爱心汤圆？抑或是在让思念在撕裂着寂寞？或是在盘算什么时候要回家乡探望老爸老妈？似乎是热呼呼的汤圆的热气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抬起头来想看窗外据说比较圆的外国月亮，朦胧中那里有月亮，冬至夜那会有月亮，月亮早已经躲了起来，窗外是黑暗没人性的世界。

冬至晚，本来就是黑夜最长的一天。我的心还是很暖和，不会因为寒冷而颤抖，因为今天是冬至，是我首次在美国度过的冬至。

(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洪祖秋

浪拍笨珍

我的家乡在笨珍，一个位于柔佛州西南部，倚著马六甲海峡，充满著传奇色彩的小镇，一个被称为亚洲大陆最南端市镇的地方、一个曾经以渔业为主然后慢慢蜕变成为市镇的鱼村、一个曾经是联合国会议重点讨论的小地方、一个曾经以种植黄梨名满天下的地区、一个据说郑和曾经踏足的沼泽地带。我喜欢我的家乡，虽然我不是在笨珍出生，拜里米苏拉也还不是一样不是在这里出生，但他开拓了马六甲王朝，被认为是马来王朝的始祖。我却在这里一呆就超过一甲子，看来最终会在这里终老，埋葬在这里。

这是一个既朴素又古老的小镇，很多人都说是个退休人士的乐园，也是来自新加坡岛国游客的最爱。说她古老不是因为官老爷说，她是200多年前一位阿拉伯商人所开拓的，而是东汉时期一个叫班固的人，当他模仿《史记》的体制，写下了第一部中国的断代史时，就让人找到笨珍熟悉的身影。在这部叙述自汉高祖六年到王莽帝皇四年，共230年的断代史中，其中《卷二十八下》的《地理志第八下》文中，曾经提到“皮宗”这个名字。

任谁也猜想不出这个普通的名字是什么？跟笨珍有什么关系？当年汉使西航远赴印度，行程从广东的徐闻与合浦出发，南下都元国，然后北航到缅甸的蒲甘，利用东北季候风抵达印度的黄支国，回程南下今日斯里兰卡的已程不国，再东航到皮宗国。皮宗国是在那里啊？地图上那里会有如此古老的名字？但是，

赫赫有名的历史家李业霖与许云樵教授却鉴定说，皮宗就是今天柔佛西南海上的香蕉屿，是古代航海的路标。皮宗是马来语Pisang的译音，也就是笨珍岸外的香蕉屿，所以，皮宗这个地方应该指的就是内陆的柔佛笨珍。

不朽的故事

这个古老的说法当然只剩下传说的色彩，谁还会相信这些古书籍的记载，连七下西洋的郑和，浩浩荡荡的船舰，精心画出的航海地图，把香蕉屿叫著毗宋屿，且详细说明她的地理位置就在满刺加与射箭山附近的海上，射箭山就是今天的峇株巴辖的武吉万兰，最终也不过一项遥远的记录，如此而已。如果考究起来，在马六甲与峇株巴辖的南方海上的岛屿，不就是香蕉屿。然而，地图也最终只是一个记录，谁还会去理睬郑和有没有到过笨珍，反正这些都是外来的过客。虽然毗宋屿根据史学家的鉴定，确实就是香蕉屿。这些当然是被看成传说，就像几千年来拍击著笨珍海岸的海浪，浪花激起了千万个珍珠般晶莹剔透美丽的泡沫，然后一个一个在海风中破灭，返回大海无影无踪。历史只会走入时光的尘埃中，风来了无尘埃。谁会要去把梦幻的泡沫捞起，谁又愿意把尘埃留下来？

说到笨珍的故事，讲到她的历史，浮现在我脑海的记忆库里，年少时来自裹小脚阿嬷精彩的叙述，百听不厌的传说，父亲粗犷嗓子讲述的轶闻，赌博间与鸦片馆内父亲的朋友夸大形容的放大，咖啡店内那些叔伯口沫横飞的描述；年轻时贪婪囫圇吞枣的阅读，以及从叔伯辈、邻居与同学间的传闻，宛如堆积如山

的梗喉鱼骨，打结的肠，尘封多年的积存与沉淀，该有人梦想将泡沫串成珍珠项链，总会有人要將尘埃粘黏成形，永世保存吧？

这是一个在市区中心就可以看到马六甲海峡的小镇，那可能带来过郑和的滚滚海浪一天复一天，日夜不停地拍打著笨珍的海岸，也曾经在我国与印尼对抗时，把一批到印尼接受军训的本地青年送回来笨珍，又曾见证一批又一批的印尼偷渡客的登岸，更曾经无情地把一些翻船的偷渡客尸体冲刷到岸边。在马印对抗期间，笨珍这个小地方的名字，就曾经三番四次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过。

谁会意料到，笨珍因海盗到河口寻找补给而成为大小两个停泊站，延伸了大笨珍与小笨珍的名称，也造就了两个鱼村的茂盛。到了今天，笨珍已经是个市镇，不再是海盗的补给站，海盗还是没有消失，照样猖獗。出海到马六甲海峡捕鱼的渔民还是必须小心被掠夺，还要时时刻刻提防印尼海军无理的逮捕行动。自东南沿著西北走向，马六甲海峡全长1080公里，西北部最宽达370公里，东南部最窄处只有37公里，是连接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国际水道。单单在2003年，在这个繁忙的海峡上，发生了150宗海盗抢掠事件，占世界海盗事件的1/3。

还记得被新加坡政府禁锢了数十年的林清祥吗？还有写出非常浪漫，红极一时的抒情情歌歌词《往日的旧梦》的陈漫思，以及迄今还让很多人津津乐道与传唱的《白兰树下》，都是由林建初所作的曲。这些让人怀念的人物，都是笨珍人。笨珍百年以来培育了很多人才，而这些人才在建国过程中，默默地贡献了许多的功劳，然后在历史的洪流中，就像无数美丽的浪花泡沫，一颗

颗破碎回归大海，而马六甲海峡的海浪，仍然拍打著笨珍的海岸，继续掀起阵阵浪花，继续激起无数的珍珠泡沫，永无止境。

(刊登于2011年10月6日《东方日报》·文学传灯版)

逆女奔丧

火毒毒的日头晒得遍地生烟，火热的天气竟然把空气薰得干燥到似乎只要划根火柴就能点著似的。而德士就在这个时候嘎然停了下来。她坐直了腰，徐徐从车窗望了过去：在绿茫茫一片灰蒙蒙丛林的狭缝间，那非常熟悉却看来又相当陌生的老屋，暮然就这样出现在地平线上，古老又陈旧的板屋，这时候早已在屋前开始搭起了帆布棚架，许多工人还在那里爬上爬下，四周的桌上已经置放了一些冥钱与香烛，屋里有绰绰的人影，黑魇魇闹哄哄的，那人影一晃一晃地忙碌著，吵杂混乱的声浪，随著闷热空气古怪的气味，突然流窜进入德士内，一种莫名的不安迅速穿行交叉，一下子就围绕著她，把她牢牢地定住了，她感到极度的不安。

她扯了扯头巾，大口大口地喘著气，像掉落一口陷阱中慌张的小兔子，想要逃脱企图攀出陡直陷壁而慌张。刹那间她感到非常的无助，宛如掉进了一个漆黑一团的黑暗中，无助地任黑暗化成无边无际的汪洋，准备无情地淹没了她。那是她非常熟悉的老家，是她长大欢愉度过童年的地方，是她刻骨铭心在受到委屈后最想挣扎回来的窝，让老屋的呵护来抚平踉踉

踉跄的彳亍。回来老家，她是应该感到兴奋与高兴，像迷路的孩子被送回母亲的怀抱，那里有非常温暖的亲情，有她经常渴望的爱；那老屋就是哺喂她成长的温室，是熨平她在风大雨大的外界所受到委屈的地方。然而，她知道等待著她的将是一场暴风雨，前面像是一条黑夜里流著的黑河，黑芒芒黑水滔滔，随时都准备将她汹涌在里面，而她在准备跳了下去。

“别回啦。”他在耳边低声说。然而，她是古老传说与辅导喂养长大的女儿，出生张开双眼时就让母亲抱著向祖先上香祭拜，在弥漫的香烟袅袅缠绕中让家人接受成为成员，然后开始听著很古老古老的传统故事，沐浴在很传统很传统的生活中长大，要她不回来看慈母的遗容。要她不回来奔丧，她办不到。时光不能倒流，对于往昔她有一份多么想再回去的憧憬，多么想回去那段娇憨依赖母亲身边，享受那慈母温柔安逸的抚摸，母亲的纵容与溺爱。所以，一听到慈母的往生，她茫然了。一阵悲痛之后，她开始彷徨了，她知道家里的丧礼会依据传统的仪式，素来孝顺的弟弟会尽其能力让丧礼风风光光。可是，她能够告诉弟弟，她已经改教，已经不可以拈香，不可以膜拜偶像，不可以跪拜了吗？那可就是她自小在家里每天早晚的功课，家里祖先灵位早晚的香火都是她在打点的。

不耐烦的司机的响笛唤来了好几个人，弟弟一身素白一条黑裤一脸憔悴，却一脸期待与兴奋，连连说：“来了就好，来的是时候，就等你来让妈妈入殓。”然后帮她开了车门，然而，在看了姐姐一眼，她的服装马上让弟弟的脸飘上了一层乌黑，刹那间，空气似乎凝固了起来。

她徐徐下了车，直条条地朝老家走了过去。一个法师打扮的人瞄了她一眼，然后说：“外回的孝女，请在门口低著头匍匐爬进去，表示孝心。”

她内心凝重得有如压著一块冰冷的大石头，在恍恍惚惚的混乱中，她没有听从法师的指示，在门口爬行进去，她直条条地迈进了家门。她不是不孝女，此时此刻就算她爬了进去，也挽回不了母亲的生命。进了门，她看见了。僵硬的母亲就倒卧在客厅旁一张临时拼搭起来的板床，一头稀疏得似有还无的白发，挽在后脑壳上，梳成一个麻饼大的小歪髻的头发，一脸饱经忧患的皱纹，仿佛还带著一丝淡淡的酸苦，凄凄迷迷露出一份不可缺少的笑容，似乎是高兴女儿的回来。她企立于慈母的身前，眼泪不禁流了下来，眼泪一下子就模糊了视线，她多么渴望可以跪下来大声痛哭，抱著母亲诉说心中的委屈，就跟以往一样。可是，新的信仰不能让她自主，她必须根据规则，她是不可以跪拜，不可以拈香，更不可以接触到冥钱与香烛之类的东西，那是偶像的崇拜，是违犯教规的作法。泪眼中她在雾茫茫里找到了姑姑们的幸灾乐祸，舅舅们的愤愤不平，邻居们的隔岸观火，看戏的眼光，她无助地让自己被坠落下万丈的深渊。

法师已经披起了一身的法袍，开始摇起了法铃，她静静地退到一边，看著满脸已经是怒气的弟弟，带领著弟媳与孩子，在拜奠，不时还狠狠地抛过来责备的眼光。

“全体孝眷行三跪九拜礼。”法师瞪了她一眼，她略退了一步，自己也开始喃喃地念起了经文，她顽强地企立著，她必须坚持。“孝眷喂食，感恩养育恩情，反哺慈母恩惠。”她看著弟弟与弟媳率领孩子们，以颤抖的手拿起了筷子夹起了小饭团，手忙脚乱

地塞进亡母刚涂上口红干瘪嘴唇里。那鲜红的口红点点滴滴沾到雪白的饭团，却让紧密的嘴唇挡在外，饭粒子是撒落在母亲的脖子上。人已死，还要受到这般的折磨，让她漂漂亮亮的去不是更好？为什么要想出这些虚荣的规则来折磨死去还有活着的人，为何不让亡者庄严的离去？

“孝女为慈母著衣。”那法师趋前大声吆喝，显然要所有的人听见。弟弟趋前拉了她的衣角，要她为亡母已穿好还未扣上钮扣的上衣扣上。从小就是母亲在帮他们扣上衣钮，每次沐浴过后，妈妈那双磨粗的手，熟练地为他们扣上衣钮，她却从未为母亲扣衣钮，这是第一次，唯一的一次，她犹豫著，帮死去的亲人扣衣钮不知道有没有违背了教规，她会不会犯了教规，他踌躇犹豫着。

请快为慈母著衣，以便入殓。“弟弟递来一炷点燃的青脚香要她接，她退了几步，下意识地推开，然后别过了脸，眼泪就啪啪地流了下来。旁观的亲人七嘴八舌的哗然，再一次让她感到彷徨无助。突然，她转身朝屋外飞奔出去。

门口挤满的人群裂开了一条路，她冲了过去，把耳边很多的喝骂抛在后头。她知道，这辈子她是背定了不孝逆女的罪名，也把唯一的亲情斩断。

(刊登于2011年10月13日《东方日报》·文学传灯版)

乱女阿娇

她把头搁在盘在桌上的双臂，双脚脚尖踮著垫脚，

一下一下地跟著他诵念的经文与敲击的声音上下抖动著，头也随著有节奏地左右晃动著。偷偷地，她稍稍睁开眼睛瞄著桌下的双脚，脚垫上的脚掌瘦小苍白，脚指甲闪闪映著桃红色的指甲油，正随著他诵念经文的节奏摇晃抖动著，桌下发出一阵阵呛鼻的霉味，那股霉味却是她最熟悉，混合了发霉香枝、沾了油的冥纸，还有藏在桌下用过与未用过的蜡烛，油灯点过的花生油所发出的味道。她耳边传来的是他拉著嗓子像唱又像颂的经文，声音一点也不好听，嗓子被什么刮破发出碎裂的声音。那是她的先生，曾经让她刻骨铭心又恨之入骨的男人，她感到奇怪，怎么自己会为了这么个男人走到这一步，变成这样？难道说，这就是神的旨意。

他诚惶诚恐，非常虔诚地企立于桌案的左边，左右双手都各自持著一根木击，双眼目不转睛地盯著桌上写著经文的黄色宣纸，生恐突然忘记了经文，或是念错了经文会让神明责怪。在念完一句经文后他的右手就先敲两下置于右侧的鼓，左手再接著敲一下放在桌上的铜磬，发出咚咚锵的节奏。空洞的声音袅袅地飘荡在让焚烧的香烟薰得缥缈朦胧的厅堂里，这个本来应该是用来经营家庭温暖的空间，现在被布置成为她落乩的场所，两张大型的四方桌接在一起，前面那张是她下乩时会客出符施法的地方，后面那张放了一个大香炉，左右安置了烛台，还有一盏油灯，以及一些贡品。

神桌后面的神龕让颜色鲜艳的彩缎与绸幔遮掩著的，是一尊约有一尺来高的雕像。这雕像是她在街那头后巷的夜市里，从一堆洋娃娃里选出来，然后自己加工，缝制了一套彩衣，藏在枕头下，才告诉她的先

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尊神像突然自动就这样出现在她的枕头下，看来是神明要指派她服务众生。神秘的色彩让先生的恐慌加强了对她的畏惧，竟然乖乖地让她指挥。于是，她将神像小心翼翼地供奉起来，也开始下乩让善男信女问事。

她是在什么时候让神明眷顾，被赋予神圣通灵的本领，她已经不记得了。然而，回忆起这个经过，一阵涟漪般的笑意不禁静静地在咀边漾开。那个时候，她的先生在家婆的鼓励下，说是男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密锣紧鼓准备弄一个小妾来传宗接代，她当然不依，谁愿意跟人家分享枕边人？可是不争气的肚皮敌不过高高挂起洋洋洒洒的伦理，赢不过丈夫要享受齐人的欲望，胜不过家婆抱孙的意愿。她的大吵大闹，只让家婆更加痛恨她入骨，要儿子赶快另娶，先生厌倦且准备抛弃她。这让她突然陷入无助恶魔般的漩涡里，日子开始像盖了口的深井，成为一个又一个幽暗深不可测的空间，漆黑无光黑洞洞的像个阴寒的地穴，把她埋了进去。

那些日子，她混淆不清，把寂寞苦寒的辗架套在颈子上，却固执地朝前艰难地跋涉过去。虽然心里有一块化不开的冰冻，有一种凝固的寒冷，就像在腊月的雨天，漫步于苦雨中，那种凄寒慢慢地钻入心坎，像进入骨缝的冷雨，夹著一片片的雪花，冷得让她把仇恨张成了一面密密的罗网，自己却落在网心里，被无数巨大如蛇的蛛丝给紧紧缠绕住，挣扎不了。

开始的时候她沉默地把自己埋葬起来，埋在自己挖掘的洞穴里，让那些挂在人们颤栗的唇上、嘴上标榜著天堂，诅咒魔鬼，心里都爱捉自己的魔鬼的恶语无时无刻无情又残忍地镂刻著她无助的内心，让她的思索每日翻舞如魔的老榕树，又像弥天盖地的黄色沙雾，越朝远

去，让越湛蓝如海涛般卷去，而仿佛这些非人，都藏匿在流液般黑暗背后，主宰著黑暗的席卷而来。

医生说她是患上了忧郁症，也诊断出她开始有了幻想，她不再讲话，让自己埋在密密皱摺里的沉默，迷惑的游离幻觉中，她的眼神永远充满著茫茫然的神情，然而那种厌恨的堆积，却无法泯灭挥之不去且越堆积越多。她开始听到，耳朵常刮进一些零零碎碎的鬼话，一片迷离的喧闹声，一些残存的生活记忆，逐渐变成是一些零星朦胧的图形，脑子里游离的念头像风里张挂的断网上的游丝，飘来荡去纠缠不清。

站在神桌边的他正在大声的念：“拜请拜请，天上圣母。神通合选高岳，争灵降生于白卒。仙宫正位泉源，水府虚风吸雨统江怀。河海元宗，佑国庇民。济西北东南之险。普渡正果，湄洲升辉。拜请拜请，天上圣母，大悲大愿。大圣大慈，弟子炉前一心三拜请，拜请天上圣母降来临。神兵神将火急如律令。急急如律令。”

她开始越来越激烈的晃动身体，她知道他念得很辛苦，很有压力，也充满著恐慌，但那却是她内心一种熨平内心那怪凹凸不平的伤害的舒畅，每次看到他诚恐交加的满头大汗，她内心有一股暖洋洋复仇的喜悦，飞速的流布全身。内心的伤害一块奇妙的镂刻板，刻上了什么镂雕，永生也涂抹不掉。在晴和的日子里，这版面的影像模糊不清，沉闷的时候，版面的影像历历在目，尖锐无比，常让她内心淌血。经文是她几次偷偷到一所神庙记录下来，她刻意指定要他担任案头，就是要折磨他，而他因为不敢违背神明的旨意，乖乖地企立桌边，乖乖地扯开喉咙艰辛地念著请神经文。

她首次折服他就在那一次，那个时候她活在我放弃的黑暗里，像一盏孤零零的灯被抛弃在海里波浪上浮沉，一阵恍恍惚惚中感觉到万般无奈的嘲弄的固执与愚昧，心里有一块化不开的冰冻，把她卷得透不过气来。突然她发狂如疯子，跳了起来把魁梧的他压著拳打脚踢，一把狂怒的猛火，熊熊地烧透过去，刹那间，内心的怨恨与愠怒如烈火烧干柴排山倒海地发泄了出来，在场的亲戚涌了上来把她按在地上。

突然，她清醒过来了，她推开压著她的人，跳上桌上，左手握拳右手剑指脚踏莲花步喝道：“我乃齐天大圣……”，她内心一转：不对，齐天大圣那有女的？于是，她赶快接著喊道：“他妈……”立时，她看到他与家婆，还有那些亲戚的一脸诚恐跪了下来，她知道她赢了。于是，她就变成了大圣嬷，孙悟空的妈妈，开始下乩办事。

耳边，他已念完经文，于是她跳了起来，全身抖动著，双手按著桌子，尖声细语喝道：“我乃大圣他妈，何人问事？”

(刊登于2011年10月20日《东方日报》·文学传灯版)

灌溉文创的园丁

请谈谈，你的文学爱好是如何开始的？有哪一些人，或者哪一些作品，让你踏入了文学之路。

对写稿产生兴趣应该是从小学开始，而对文学产生兴趣则从外祖母开始。当时有一份由已故张白萍校长出版，叫著《我的月刊》的刊物在学校非常流行。这

份刊物经常刊登小学生的作品，我自小在外祖母的引导下就喜欢阅读，而通常经常阅读的人都会比较喜欢舞文弄墨，所以就写了一些作文去投稿，结果文章被登了出来，激励了我，就这样开始加深了对文学的爱好。

幼年时，跟我们同住的外祖母，虽不会写字却识字，她喜欢阅读的习惯深深地影响了我，也培养了我从小就喜欢阅读的习惯。从小，我就囫圇吞枣地读过言情小说如《唐伯虎点秋香》之类的作品，也读过诸如《火烧少林寺》之类的武侠小说，大块头的文学作品，也在外祖母的推荐下，似懂非懂地读了《水浒传》、《红楼梦》之类的文学作品。

长大后这个习惯就一直陪伴著我，到了今日耳顺之年，仍然经常以阅读为乐，而文学也陪伴了我一生。如果说是那些作品让我踏入文学之路，我想应该是外祖母鼓励我阅读的很多册的线订本小说。只可惜这些书籍在外祖母往生后，在我到外地求学时，被目不识丁的母亲全部卖给了旧货商。

将个人创作历程进行分期。你会怎样去划分？你目前正处于哪个阶段？

七十年代时积极地投入笔耕里，当时很喜欢参加各种征文比赛，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议论文，只要有比赛就会参加。因此，也赢得了不少的奖项，也出版过一两本单行本。到了八十年代，除了创作之外，也开始积极投入翻译外文的行列中，曾经把马华小说翻译成马来文，刊登在《宝石》月刊(Hastika)里。

当时还曾经一口气翻译了两部马来作家国家文学奖得主萨农阿末的长篇小说《余烬》与《满途荆

棘》，并在报章里连续刊登。《余烬》还出版过单行本，当年还被萨农阿末教授拿去中国赠送给当地的大学。

在这时期也大量地阅读与翻译外国英文与本国马来文作品，也继续积极参与征文的比赛。到了九十年代，在两次获得乡青小说奖后，就开始积极投身参与主办与文学活动有关系的活动，也积极参与文教界的团体活动。除了在1990年创设“笨珍文艺协会”并主办文艺营外，同时也积极参与各类评审的工作。

在创作方面开始从写实转入比较讲究文字经营，技巧、艺术创造性与内涵的创作，同时也积极投入时评的写作。迈入千禧年与21世纪的今天，我开始让自己沉淀下来，并积极投入史实的研读，收集关于笨珍曾经发生一些事迹与史实，记录笨珍县内一些人物的生平事迹，希望能够为下一代留下一些史实。

你如何看待“灵感”这回事？作品的完成是有感而发，一气呵成：还是构思大纲。继而完成？

灵感其实是生活经历的累积。在创作的过程中，难免会将自己遭遇过、碰过的事情与认识的人物，甚至到过的地方有意或无意地串联起来，而更多的是有感而发，累积与沉淀在内心的某种发泄与申述，就像某个人在讲述他的遭遇，在叙述他的故事，在控诉某件不平的事件。

一般上，在创作时，尤其是小说的创作是不可能一气呵成，而是要经过多次思索、构思大纲、布局与营造人物，考量结果与要如何将主题融入故事，让读者能够在读完你的作品后有共鸣的效果。我通常会将一些生活中经历过的事件浓缩或摘录，然后串联成故

事，在写作前当然会经历过打腹稿、反覆构思、人物的塑造、故事逻辑性的安排等等，过后写了初稿，经过重复阅读修改才定稿。

一部作品的成功除了要能够吸引读者把作品读完，最重要的是能够引起读者的思索，能够产生共鸣，而且要能够继续成长，在10年8年后把那部作品再拿来读，还觉得震撼，那才叫做成功。

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比如旅行所见所闻），对文学创作起着甚么样的影响？请谈谈有关这方面的情形。

个人的工作与生活经历当然对文学创作有著息息相关的影响。熟悉的生活经历是创作的源泉，个人的体会与见闻，都可以当做创作的灵感。

创作最怕与最忌讳的就是引用不熟悉的题材，凭空杜撰出来的资料、猜测或道听途说。生活所见自然会下意识地融入创作中，从到各国旅行时接触到不同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比对所产生的冲击，就会让灵感源源不断地涌现。

举个例子，我最近到土耳其旅游，在这个接近100%都是穆斯林，只有几巴仙异教徒的国家住了10天，让我感受到文明与开放的伊斯兰文化，友善与热情的款待。还有，参观了他们闻名世界，让所有游客都可以进入各角落的大清真寺内，这是我生活在这个以伊斯兰为国教，而在我国却从未有的经验，对我而言，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你长期在小学执教，并从教师升为副校长、校长。你认为文学在教育里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如

果曾在校园内推广马华文学，那么学生的表现给了你怎样的感想？又该如何改善不足的地方？

文学在教育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都了解，教育的目的不只在于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人格的雕塑。教育是要将一个孩子教育得知书达礼，也就是说除了学识外，品德也重要。

要雕塑一个孩子让他有修养，自然要从内心做起，所以在我服务教育界的时候，我非常重视学生们的阅读习惯，而在我成为校长的时候，我更重视图书馆的效用。所谓的效用是图书馆除了设备要好，书本要多，最重要的是学生们要会多应用。

除了把图书馆设备得非常舒服之外，我更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善用图书馆来温习功课、进行阅读、举办读书会等，也鼓励每班设立班级图书馆，主办阅读比赛、讲故事比赛、读书心得分享，在图书馆设立演讲角落，在校园各角落设立壁报栏等。

我也鼓励学生多创作、写稿，还将他们的文章编辑成单行本，或刊登于壁报上，如此，激励了学生对写作的兴趣。我的鼓励不单对学生而已，我不定时出版校讯，每期安排不同的教师编写，然后把有如小份报纸的校讯，免费分发给学生与家长。

校园要推广马华文学，校长与教师责无旁贷。学生在教师的鼓励下必然会产生兴趣。倘若大家都能推动阅读习惯、举办读书会、阅读比赛等，我想文学是可以让学生们养成终身修行的良好习惯，而马华文学也可以借此推广。

你如何评估文学对人生的影响，一个人的素质、生活态度，甚至是事业？

文学对个人的影响是长远的，一个人的素质与修养，是可以通过文学来提升。当一个人拥有优秀的素质与修养，其生活与工作态度，其生活与工作文化自然会朝正面的发展，如此一来，自然会影响到他不论是在生活品质上，或是事业上的成功。

我们常说“知书达礼”，这四个字就蕴涵著非常深远的意义。一个喜欢文学的人自然会因为多读书而懂得思考，懂得批判与分辨，有了这些因素，就能冷静分析、周详的考虑、稳重与谨慎处事，在这种基础下，自然能自我调节、自我约束、严守本份、不逾矩、不妄为，而且可以作出精准的判断、准确的预测、深入的分析。

如此一来，其品格道德行为必端正与正确，作为也比较积极与正面，做起事情成功率也加倍。

中文报章副刊与文艺读物，曾是文学发声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如今网络文学声势壮大，作品也更容易让人认识，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趋势？

网络的崛起是时代巨轮的推动，是无可避免的进步，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作者可以自辟园地，可以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创作。然而，与报章或文艺读物不同的是网络是很难预知读者的多寡，也不象报刊一样有固定的读者群，除非是文学团体的网页，很多部落都鲜少有人光顾。另一方面，报刊也扮演着监督文学水准的一个关卡。一般可以接受被刊登在报刊里，都会至少符合编辑的要求与水准，如此一来，就可以避免一些作者的作品水准的差距。网络文学虽然声势浩大，水准却参差错落，报刊无论如何是以硬体方式出现，不论在收藏、阅读、传阅与水准的

把关上，都有一定的准绳。然而，随着资讯科技的一日千里，无可避免的是，网络文学大受欢迎，甚至到一个让人担心报刊会没落的地步，尤其是随着手机资讯越来越发达，在资讯可以越来越方便获得，可以有随身携带、随时随地可获得的方便，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我个人却认为，虽然报刊园地有限，同时也可能因为种种人为因素而局限了扩大的发展，可是报刊确实是可以保存的实物，是传统的精神食粮，是可以保存收藏的硬件，仍旧有存在与发展的空间，不会因为网络资讯的发达而被淘汰。

个人的阅读与兴趣方面，你比较喜欢哪一类文体，为什么？这给你的写作历程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我对阅读没有一定的偏好，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我采用研读的方式多过只是兴趣的阅读。所谓研读是精读，对于一些我心仪作家的作品诸如张爱玲与白先勇，我会把其作品分几次来读，开始是快速的读过，知道故事内容，过后是仔细的精读，读到精辟让人爱不释手段落，会重复的读，看到优美的词句会做笔记。读后会有思考小说布局构思、主题内容与人物描写技巧的过程，以及角色与主题的揣摩与臆度。我也喜欢阅读历史书籍，阅读英文书籍，也包括一些马来文的书刊、旅游文章、网络部落文章也都会涉猎。最喜欢的文体应该是小说，因为认为小说是聚所有文体的写作，经过精心的策划、细心的布局、人物的安排与雕塑，格局主题的创作而成。由于喜欢小说，因此在创作时的确是偏向小说的创作，近年来比较强调的是文字的经营与内涵的营造。

(刊登于2011年10月27日《东方日报·文学传灯》版)

黄家光

作者



简介

黄家光 笔名字芥、一芥、舒心等。1938年8月11日生于东马诗巫。祖籍：福建古田鹤塘村，学历：诗巫卫理中学高中部、砂拉越师训学院G. C. E.（国语）。经历：中小学教师及校长共36年、诗巫省华小3M新课程国语科导师、国家团结局成人国语班导师共12年。国内外工厂、矿山等经理10多年，即：自1995年2月19日来笨珍担任Goldenmark Enterprise Sdn Bhd（供应工业煤气）经理之职至2010年，工厂出售为止。间中2006年到外蒙古担任矿山经理一年，后因公司与蒙古人因合约问题停工，复返回笨珍。

教会方面——卫理报主编19年。执事会文书、主席、会友领袖、会友传道等共20多年。主办多次文道写作训练班，参加由世界基督教传播协会假曼谷巴厘岛及马尼拉等举办的研讨交流会。

爱好：写作、旅游、音乐、集邮。曾拜师新加坡著名声乐家田鸣恩教授门下学习声乐。曾参加香港海天书楼主办的文道写作训练班并在该楼实习。曾为报章特约撰稿员。今为自由撰稿人，常以笔名在东西马各报章发表言论。喜欢挑战自己，曾参加由报章、各社团机构等所主办的征文比赛（包括论文，散文及小说）数十次，得奖数十次，多篇文章入选《现代马华文库》。自称居留在笨珍约14年期间，是他写作的“丰收期”。2007年3月出版专著《我手写我心》。

家庭状况：妻子陈赛如为资深受训护士，拥数十年在专科医院工作的经验。曾拜师田鸣恩教授门下学习声乐，代表过教会参加新加坡、香港、菲律宾等地的圣乐营接受声乐及指挥训练。曾担任诗班指挥多年，育有1男1女，有2内孙4外孙。女儿为一名教师，女婿为木山管工，儿子任职UMW为砂拉越区副总经理，儿媳从事保险业。

黄家光

无字遗书

父亲走了，没留下只言片语，悄然地走了。只留给我们无尽的爱，永远的怀念。

父亲出生于中国，孩提时，与大伯父等随先祖父母南来，定居在砂拉越拉让江下游。

到了适婚年龄，与来自中国宁德的先母结为夫妇。夫妻恩爱，鹣鲽情深，生下我们兄弟姐妹一一六男七女十三人。

父亲只受过小学教育，从没受过任何特别训练，但他却赋有与生俱来良好的教育法。他似乎懂得“言教不如身教”。他从不跟我们“说教”，教我们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却“身体力行”许多应如何“为人处世”的大道理，大原则，让我们仿效。

在我心目中，他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兄弟，好乡邻。

祖父在我三岁时便已归天，所以，我不知道他如何孝顺祖父。但他对祖母的孝心却是我亲眼目睹的。

父亲无论多忙，总会抽时间到房里探望祖母，嘘寒问暖，陪老人家聊天，娘前，娘后亲热地叫着。每次出门回来，总是买许多补品及祖母喜欢吃的东西，孝敬老人家。无论家里经济情况多差，老人家的零用钱一定不缺。他从不忤逆祖母对他说的任何话，叫他作的任何事。

当祖母病危时，他不休不眠，日夜侍奉在侧；及至老人家过世时，他像个小孩子似地伤心嚎啕大哭。每年清明节，无论他身在何处，必定拨冗回乡为祖父

母扫墓。

父亲是个标准的孝子，在村中是人人皆晓，大家都赞的。

父亲是个好丈夫。从我懂事时起，就不曾见过父母亲吵过架。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总是先让给母亲吃，而母亲也是同样的敬爱他，这样的“相敬如宾”，真是好感动人。

母亲因生养众多，年轻时操劳过度，没有好好地调理，年老时体弱多病。父亲常以没好好照顾她，让她多享福，感到内疚。

每次带母亲去看医生或买药物时，总是问医生有没有“特效药”。这照医理上来讲好像不大对，但他心急母亲病痛，望她能早日康复的心态是值得赞扬的。

后来，母亲患了轻微的老人痴呆症，他付出更多。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全由他包办。偶尔母亲大小便失禁，弄得满身满地都是，他必亲力亲为去收拾，不让他人帮忙。他说那是他应作之事，不用别人帮。时常看他因忙着处理这一切，弄得满身冒汗，直喘气，而他却丝毫不在意，毫无怨言。看在眼里，我们都很感动。深羨母亲好福气，能找到这么一个好老公。

当父亲得悉母亲在医院去世时，躲在房里伤心地哭泣，犹如当年先祖母过世时一样。我们并没去劝慰他，知道劝也没用，就让他尽情地哭吧！哭出心中的痛，心里的爱。母亲入殓时，他坚持要到医院见她最后一面。当他见到母亲遗体时，伤心到几乎晕倒在地上，幸而早已有亲友在旁扶着。许多在旁者都为之同掬一把同情之泪。

父亲是个严肃，不苟言笑的人。老实说，我们都

有点怕他。然而，在他那严肃的脸庞后面蕴藏着一般父母对儿女的关爱，却是我们知道的，也许，他只是天生的那副“严父”相罢了。

父亲出身贫苦家庭。他是个顾家，疼爱妻儿的人。他宁可自己一人受苦，做牛做马，也不要家人挨苦，他都一个人默默地承担，忍受，从不让家人担惊受怕。他唯一的希望是让家人过得开心，活得快乐，舒适。他时常暗示：“天塌下来，有老爸为你们顶着，不用害怕，勿须担心”。他这种“深藏不露”，隐而不显于外的伟大的父爱，令我们更加的敬重他，爱他。

父亲一生重情重义，为了家人，为了孩子，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我三岁时，罹患了当时看来是绝症的“白喉病”。为怕传染给他人，医生把我与众人隔离，独居一室。父亲放心不下，不理医生的警告，一定要冒险留在房中陪伴我，照顾我。被他伟大的父爱感动，医生也没辙，只好由他。

后来，我奇迹般地痊愈了，平安地回家。父亲，谢谢您伟大的爱，没有您肯冒险牺牲的精神，也许我早已在这世上蒸发了。

当父亲在木山工作时，有一次发生了意外，被木桐压断了一条小腿，被送去医院留医了一个多月；后来又休养了好一段时间，不能做工。当时又没有意外保险赔偿。他怕家里断炊，央求老板预支薪水，每个月按时寄回家。因木山离家远，他又刻意隐瞒，家人都不知道这事，他也一直都没提起，还是母亲过世时，一个亲戚无意中泄露了这个秘密。原来，他的左小腿不时隐隐作痛，便是那次意外所留下的后遗症。

爸，您为我们所受的苦太多，所作的牺牲太大了。

二弟不幸患了严重的肾病，让父亲在晚年时增加了一份苦恼，时常为他忧，为他虑。

当我们忍无可忍，告诉他二弟归天的噩耗时，在众人前他虽只显得有点错愕，意外，但脸部却忽然黯然失色。过后，进入房间时，我发现他伏在枕头上伤心地哭泣。白发人送黑发人，谁又能忍受得了这心头之痛？

父亲极重视手足之情。虽然早都各自子孙满堂，他还是时常惦念着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

当大伯父双眼失明卧病在床时，路途虽远，父亲几乎每天都步行到他家去探望他，协助照顾他，风雨无阻。而且还买药品、补品、食物给他。如斯者约一年多。亲友们见此，都竖起拇指赞他真是个好弟弟。

及至大伯父病入膏肓时，父亲有时索性不回家，与大伯母及堂弟妹们轮流照顾他。

有一次，我见到大伯父因胃不舒服，把吃下的食物药物等都吐了出来，满床满地都是。父亲毫不犹豫地为他换衣服、抹床、扫地板……看在眼里，我感动得泪水直在眼眶里打滚。

父亲不仅关爱自家人，他还履行了古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也许这些古训他听都没听过，但他却都做到了。他关爱身边所有的人，尽能力帮助他们。

我们的邻居，也是我们的远亲明叔，幼年丧父，与寡母及两个哥哥生活贫苦，连磨米粉的米都没有。我们的父母虽自家也不富有，但却把自己仅有的一些米分部分给他们，帮他们度过难关。当然，不只一次这样帮他们，让他们感恩不已。

明叔也算是个感恩图报的人，长大后，时常买东西回馈或请吃大餐。

“宁人负我，我不负人”，这是父亲一贯的做人原则。认识他的人都赞他是个忠厚老实，善良的人。即使因人性的软弱，偶尔犯了错，他也会立即知错能改。

父亲归天前两个月，我有幸回乡陪他两天。我们聊了很多，他也告诉我许多，他的经历，他的工作……记忆犹新。

他告诉我一件令我很感动的往事。

自他在小腿受伤后，行动稍有不便，老板见他忠厚老实，便献议将木山从不赚钱的小商店交给他打理。接受重托，他便忠心耿耿，殷勤打理店务。一年后，小商店不仅赚了钱，而且获利不少。老板才知道以前不赚钱的原因是被人“中饱私囊”，大大给他奖赏外，继续叫他经营小商店。此后，年年赚钱。后来他因要自己开面店，便离开那里。

当他退休在家作“反省”工夫时，记得当自己管理小商店时，偶尔也贪小便宜，尤其在周末人多时，塞点小钱在自己口袋里。如今想起来，那是贪心，是犯罪，对不起那位那么信任他的老板。算算那些小钱合计约有1000令吉。于是他写一封“认罪”的信附上1000令吉，托一个亲戚交给那个老板，他也把这事渐渐给忘了。

不久后，家里忽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原来是以前木山老板及他的友人。他有点意外，心里忐忑不安，以为老板是因他以前不诚实，“兴师问罪”来了，正想再向老板道歉。

想不到，他还没表示什么，老板便说：他从来没

见过像他这么老实的人，拿来点小钱，耿耿于怀，还要把钱还回去。他今天来不为别的，乃是要奖赏他诚实的行为。语毕，取出2000令吉的红包给父亲。父亲哪里肯收？但老板坚持一定要他收下，说只是给他买补品吃而已。”却之不恭“，父亲只得勉强接受。

我很佩服，也很欣赏父亲这种知错能改的勇气与行为。

父亲从事过许多种行业，他最感满意的是当面店老板。他所拌的“干盘面“，真材实料，童叟无欺，味道顶呱呱，尝过的人肯定会再来光顾。

他年轻时也卖过人参。货真价实，从不卖假货，买过的人都赞他诚实，有商业道德。

父亲多才多艺，幼时，我看见他用小竹管自制笛子，的的的的吹出动听的曲子。又见过他用木炭和铅笔画出田野农夫种田及小鸟偷吃稻谷的风光，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清秀有劲，自成一体。村中每有红白事，他便义务为他们写对联、挽联、挽轴……等。

他也写得一手好文章，退休期间，时常投稿报章及教会刊物，文笔通畅，言之有物，不知情者，哪知那是出自一个只受过小学教育者之手？可惜以前教育不普及，父亲没机会接受较高的教育，否则，我们可能有个大艺术家或大作家的爸爸哩。

父亲和母亲厨艺都不赖，无师自通。村中有喜事丧事或宴客时，他们这一对好搭档，便大显身手。因此，我与弟妹们口福不浅。我最喜欢吃父亲作的“满洲糕“和”八丁鸭“；母亲的”磨糰“及”芋头糕“。可惜，如今这一切都只能”回味“了。

父亲大半生劳劳碌碌，牺牲自己，都是为了子女，为了家人。晚年能退休在家，享受含饴弄孙之乐，享寿九十一岁，免受长年卧病在床之苦，安然回归主怀，和母亲一样，可算是“善终”。这是善人应享之福，”善有善报“也。

父亲已撇下尘世的劳苦愁烦，悄然地走了。他没留下什么财产，金银珠宝；也许他不愿我们兄弟姐妹像许多人一样，为了“遗产“，明争暗斗，伤了维持数十年和谐的手足之情。他只遗留下一份”无字遗书“，让我们慢慢地思索，揣摩，仿效。

父亲，爸，谢谢您给我们立下为人处世的“楷模”。我们一定会向您看齐，向您学习。也许，我们没您那样的”功力“，但我们会尽力作到最好。爸，请相信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是您的儿女，我们血管里流着您的血，我们体内有您留给我们宝贵的”基因“。

(10-5-2011·选自散文集《回首来时路》)

望海的日子

自从来到这靠海的城镇笨珍之后，我渐渐的喜欢上了海，我爱上了海。

清晨，黄昏，每当有空时，我总喜欢漫步到海边、听涛声、望日落、看潮涨潮退。

黎明，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时，我喜欢站在海边，呼吸带着些咸味的新鲜空气，接受海风的洗

礼。精神顿觉无比的清爽，身心感到异常的舒畅。倍觉清醒的头脑，促使我去想许许多多新的事物，纵使平时我懒得去动脑筋、去幻想。

黄昏时，我喜欢坐在树荫下的长凳上，观看辽阔的天空上千变万化的朵朵白云。它们牵引着我的思维，去想象那似它们一般千变万化，充满喜怒哀乐的人生；去探索宇宙间瞬息千变的万象；去想念那些远在他乡我的亲人，朋友，……让我为他们愁，为他们忧；为他们喜，也为他们悲。繁杂的思想层层地萦绕在我的脑际，时常让我忘了自己，迷失了自身的存在。我更喜欢看着艳红的夕阳，一步一步的转向地球的另一面去。在暮色笼罩大地时，迎着习习的海风，数点远处的点点渔火，与天上闪闪发亮的星星相映照着，仿佛天连海、海连天，忘却了自身的所在，是在人间？抑或天堂？

潮涨时，我喜欢踽踽在海边，聆听一阵阵的海浪击打堤岸所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与呼呼的海风声，所合奏的自然的交响乐。望着一艘艘渔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向前方的茫茫大海驶去。我时常在想，在茫茫大海的彼岸，究竟是什么所在？是渔夫们的家乡？是他们操作的场所？还是……我多么盼望有一天，能跟着他们，在海上驰骋，做海上的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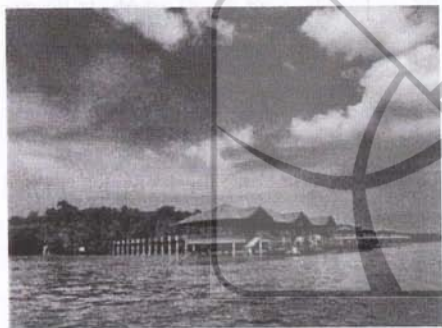
退潮时，我喜爱站在堤岸上看着远处，一艘艘正在作业的渔船；一群群海鸟，在海面上逐浪，倏地又飞上天空，打圈圈嬉戏着。我多渴望有朝一日，能像它们一样，展翅上腾，在广阔的蓝天中，自由的翱翔，在高空中观看青山、绿水，毫无阻隔，也没有约束。那又将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有时，我也为那些渔夫们忧，万一不小心，他们

的船儿在海滩上搁浅了，又该怎么办？倘若潮水不高时，岂不是要等待好久好久，才能恢复自由，扬帆重新踏上征途吗？

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中，不尽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时常会遭遇到狂风暴浪；不尽是涨潮，也有退潮的时候。若是，我们生命的小舟，遭遇风险，或是搁浅时，那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不事前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更应当不耻下问，向那些曾经饱经沧海的长辈讨教，获取解救的方法。

今日，我又来到这熟悉的海边。蓝天白云，海水碧蓝，没有风，也没有浪；置身其中，我已与它们融成了一片，忘了自我的存在。



海呀，海，我多渴望能投入你的怀抱中，拥抱着你，让你带着我，漂呀漂的，漂到我那遥远可爱的家乡。

（于25-06-1995·小笨珍）



◇ 龟咯岛的红树林、蒲莱山、香蕉屿及比艾角等。都是本土鸟群与候鸟栖息的好去处，因此，听鸟鸣唱和观望群鸟返山林，是笨珍的另类景点。

黄盛夏

作者



简介

黄盛夏 上世纪50年代马华写作者，1935年1月23日出生于小笨珍大巴列村。小学在北干那那中华学校毕业，1953年毕业于笨珍培群初中三（第一届）。由于家贫辍学，当过割胶工人、伐木工人、建筑工人、码头取货工人、印刷馆排字员、黄梨农夫和流动小贩等。1957年再赴星洲中正中学念高中，59年毕业，57年度曾获该校（高中组）级际华文作文冠军。

早在念初中时开始写作、笔名有江夏、夏、黄郁、黄茨、夏之草，50年代写得最勤，作品散见于新马各报章杂志。1954年发表的1万2千字短篇小说《静静的巴列河》获得姚紫的好评。由1960年便进入教育界服务，前后任教于笨珍培群一小、培群二小、水池路中华小学，同时也兼教国中母语班（POL）在教育界服务长达33年。

1990年退休后，于1992年投入安泰保险公司（家庭组）服务，曾荣获该公司颁发的旅游奖和精英奖，连续4年获得旅游欧洲、中国北京、菲律宾宿务、南非及美国奖。

现任笨珍黄氏公会教育主任、北干那那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笨珍文艺协会副主席。年少时曾拜师学习少林拳武功，目前还不间断的锻炼、虽已年近77高龄，但身子还是硬朗，子女都事业有成。

黄盛夏

武术小语

华人武术是中国由古至今的一种健身运动，古人多称之为技击，但今人亦称之为功夫。它是一种既能健身而又能自卫的运动。

古人所学习的技击，除了各门各派的拳法，根据中国《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的网站记载，十八般兵器的说法很可能来自“十八般武艺”十八般武艺最早见于南宋华岳编的兵书《翠微北征录》，同样成书于明朝的《水浒传》写到的十八般兵器是：矛、锤、弓、弩、铳、鞭、铜、剑、链、挝、斧、钺、戈、戟、牌、棒、枪、扒。

还有一种说法指十八般兵器包括“九长九短”：九长是枪、戟、棍、钺、叉、铙、钩、槊、镰、环；九短是刀、剑、拐、斧、鞭、铜、牌、锤、杵。今人学功夫，如能精通十八般古兵器那武功已到了最高境界。

初学技击（功夫）者，都以训练站桩为基本功，学稳站桩、体能增强后，才进行试力、发力、摩擦步、推手、散手一连串的组成训练；新的学习法，重在健身和实用两个方面，以各项训练打下基础并逐步提升内劲，再通过意识的锻炼和培养，可协助学习者自然地调理身体，促进体内血液循环。这便是学习中华武术的最大益处。

如今时代文明，科学发达，一切日新月异；古人用以锻炼身体，自卫与保卫国家的技击，却被今人置之脑后。我曾听到一位朋友说：“你学什么技击，学

会了，枪打不进你的身体吗？”他的含意无非说你手法纯熟，功夫高明，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了一颗子弹；更有一位朋友说：“我向来性情温和，从未曾和人打架，我又何必要练功夫？”以上这两种人对中华武术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了解学中华武术的真正意义。

我认为学习中华武术的目的有下列二点：（一）我们可以利用技击的运动原则，来锻炼我们的体格，增强我们的气魄。健康对于人的事业的前途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应该忽视身体的健康。至于怎样才会有壮健的体格？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最好是时时刻刻作有益身心的正常运动，象征着中华民族智慧的精华的中华武术，便是有益身心运动的一种。其应用的方式不一而足，在在都使全身各部筋骨发生牵连的运动作用，促进血液循环，呼吸有致，精神蓬勃愉快。这样若能继续不断地锻炼，肌肉便能逐渐结实起来。

（二）我们同样可以利用中华武术作为防身自卫的无形武器。若能不断地练习中华武术，深刻明了武术的应用方法，这样将能使我们神经灵敏，四肢动作快捷；就是手无寸铁也能抵御普通暴徒的袭击。尤其在今日的社会里，即使你是个老实而谦虚的人，有时也难免会碰上惹是生非的人，在此情况下，身手敏捷者自然比文弱书生之流强得多！要强调的是我们学中华武术，并非存心向人示威，找人演铁公鸡，显示自己的威风，而是预防万一，用以维护自己的安全。其实功夫越深的人，越似乎深沉不露。

总而言之，中华武术对我们的身体是有无穷的利
益，我们怎可以忽视它呢？

黄盛夏

梨农生活写照

黄梨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农产物之一。它不但是热带清香美味的果品，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工业罐头制品出产的一大原料；在世界上，早已享有美名。

黄梨本非马来亚的农产。据说黄梨原本产于北美洲的乌拉圭，其名称是“安娜娜”，但华人叫它为“波罗”或是“凤梨”。至于什么时候移植到马来亚，其年代已经无可考证了。但今日它能成为马来西亚重要的农作物，是有其天然的生长条件的。它似乎唯一最容易繁殖于平原地带上的热带植物。在马来西亚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黄梨，不过有着大规模的生产地区要算是柔佛州的笨珍县，其次是雪兰莪和吡叻州。

笔者自幼便居住在广阔无际的黄梨芭园里，过着与都市人迥异的生活。对于种植这一门，虽不算有彻底的研究，因为我不是植物学家，但由小时起，实际的生活经验给了我许多耕种的知识，自问对于开辟园芭和种植黄梨有着深一层的知识。

现在，我们笨珍县的黄梨芭田，有如汪洋般的广阔，远望去，像蔚蓝的大海，又似乎是像一片碧绿的大草原，是那么地辽阔和壮伟。谁也未曾想到以前这儿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森林。

原是荒芜的森林经过了农夫们的利斧、长锯、巴冷刀斩平分锯之后，接着便是来一次大清除——烧芭。斩平森林地，或是矮青芭，经过数月之后，那魁梧的“甘拔”树，矮青、碧青的罗茵藤、密密麻麻的杂草，像沙场上阵亡的兵士，纵横交错地伏卧着。在

烈日的暴晒下，水气蒸发，枝枯干裂，再加上狂风的吹刮，枯叶夹着尘土满空飘扬，这时本是一片青绿的森林已大不如昔。遍野尽是枯黄的死灰色。农夫们便选择一个大热天，一把大火将其化为乌有。

烧过的芭地，成为乌黑一片焦土，到处树头枝干纵横。这时便须来一次拾清的工作，这艰难的工作，非要有恒心而又能吃苦耐劳的人是不能胜任的。

辛勤的农夫们把拾清后的芭地，细心地种下芋头、木薯、金瓜、冬瓜、木瓜等农作物。收成后，方才一排排，有秩序地将黄梨种苗种下去，种下的种苗是一种生长于果实柄旁的依芽，叫做“黄梨鸡”。这种黄梨种苗的选择，通常是观察其母株的果实是否肥大而决定黄梨苗。经过数星期的倒置暴晒后，方可移植到新开的芭地上。

种植黄梨的芭地必须是肥沃的，潮湿的，最好是黑色土壤而略带黏性土质的平原区，俗称“芭窑地”。沟渠的流通与否，对于黄梨的茁壮和繁殖也有很大的关系。倘若芭地太潮湿，水份不容易流泻，将会使黄梨叶子枯黄，永不能开花结果。

“施肥”是种植黄梨最感头痛的一项工作。芭地经过数年的播种，翻植之后，表层上的腐植质，和含有碳素肥料的土壤，全被农作物吸收完尽。不得不采用补救的方法——施肥。倘若芭地上发现有黄梨是果实瘦小，叶子枯黄，或是新种下的“黄梨鸡”未能滋长，便须要到市面上去购买一种肥料（其化学名称是N. P. K. COPPER，是加拿大的化学肥料公司的产品。在目前马来西亚土地翻种的政策下，有由政府翻种局配给各种肥料：如混合肥粉、尿素、磷肥等等，肥料的价钱一般上都相当昂贵，尿素每包廿公斤庄要10令吉，磷肥每包五十公斤庄要15令吉。瘦瘠的芭地每亩

最少须施肥五包，方能使其叶子青绿，果实肥美。因此小园主若有地十亩者，那他每次施肥的用费就达千元计（包括工钱）。但是，清贫的农夫们哪会有这么多的现钞呢？因此，他们多数是向那些信任他们的商行去告贷。

施肥的过程大约如下：农夫们先将芭地上杂草铲除，再把每行的老叶劈掉，切碎后伏盖与锄过的杂草上面，然后让雨淋日晒，使其腐化。农夫们便手提吊桶将肥粉一把把的撒到黄梨的根头近旁的土壤中去。这种工作必须在晴天进行，因雨天叶上有水份，肥粉若误沾叶子或芽苗，将使芽苗腐烂，这是在施肥时必须谨慎行事的一点。施下的肥料要经过月余方能与土壤化合而成为黄梨最需要的养分。但是，在施肥的芭地上，要时常注意清除野草，因野草受了肥料的灌输，将会滋长得比黄梨苗更来得快，若稍微偷懒，便会使碧青的黄梨园变成杂草丛生的荒芭。

穷人的生活是愁苦的，但是生活在黄梨园上的人们更是痛苦，那锋利的黄梨刺、丛草中的毒蛇、树根下的山蝎和蜈蚣、芭地上的瘴气、火伞般的太阳、冰凉的热带雨，这些都是令人惊心胆寒的。然而，他们在生活的磨练中已取得了防御的方法，能够适应环境，所以这些已不是他们的致命伤。

梨农最痛心与气愤的是，眼看着那费心血所得的结晶——橙黄肥美的果实，在已经可以收割的时候，而让其自生自灭地腐烂了，因此，使黄梨芭园的农夫们，像生活在热锅上的蚂蚁，终年是那么地焦急、忧伤、悲哀、惆怅……

你想：常年从事这一行业的梨农们，是何等的辛劳与坚强呀！

（载于8-1-1959《星洲日报》）

黄远雄

作者



简介

黄远雄 本名黄远雄，1950年3月出生于吉兰丹州哥打峇鲁，祖籍海南文昌。他的母亲原是北干那那人。1969年毕业于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高三（商科）班。笔名左手人、圆心鹦等。大约从1973年始南下柔佛州古来和新山谋生，从事二手建筑工程承包商。

从1967年开始投稿，以诗为主。以后陆续发表诗歌。吉隆坡人间诗社于1980年为他出版个人诗选《左手人诗辑》，出版诗集《致时间书》（十方出版社）。1996年间的部分诗作被录选于台湾万卷楼出版，陈大为、钟怡雯主编的《赤道形声》马华文学读本1。曾任笨珍文艺协会理事。

千禧年之后，仍常有佳作见报。2008年初出版的新著《等待一棵无花果的树》，荣获大马福联会出版基金奖。约于2009年间，黄君所创作的大量小品佳作，刊登在《南洋商报·商余》副刊的《百字专栏》。

黄远雄

风何鸡的灵感

挖掘与你宿命相关
缘起缘灭的课题
在此地形势、一座似曾小小
兴亡的旷野
的路肩
空置的厂房的脊顶上

站着
想像地底可能是突然浆涌
的风暴；想像天空可能
是被能生假有的氛围
包围，在错愕的鸡啼下
爆绽成一夕磅礴
的骤雨

挖掘的想像可能来自我
长期供养的执迷和痴妄、却无法
斟破风向和气候无中生有
的变化；也许你可以颠覆
所有的想像，却无法
渗透真相的来自

唯有挖掘……下去
唯有继续挖掘
直到意义出土
才有机会站在事件愈探愈深
众人聚焦的原点上
继续研发出其他可能的课题
例如为自己
下一场翻身战
铺路

(22-8-2011定稿) ■

黄远雄

焦躁者和他的假想敌

我就是这般绞尽心机
自己走不出
错综纵横的蓝图也就算了
偏要布谷鸟也有飞不出
曲折的幽谷吗？

或者，我该考虑为它建筑一座
比监狱更坚固、比宫殿
更舒适的窝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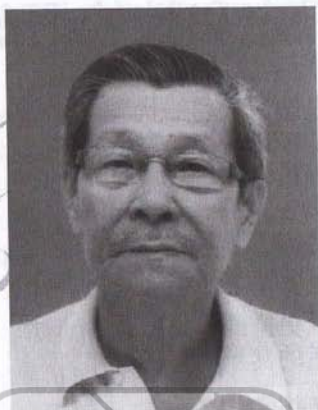
我、又彷彿什么都
不是，不是蓝图首要执行的
决策人；也不是
撑控行宫的
万能锁；而此刻
却希望
自己就是那只永远
不定性，又充满占有欲
的布谷鸟

每天，看见它飞踪的身影
低空掠过我作息
的道场，以睥睨之姿
驻足在一支停放量雨器的
柱杆上俯视我的
踱步

或者早已无关承诺
是时候了
也该默许瘦削的量雨具
拥有蛇
吞象的腹欲，偶尔裂龇吐信
替我驱逐这天外飞来的
的觊觎者

嘉 立

作者



简介

嘉 立 原名曾立旺，祖籍广东省梅县黄塘。1941年5月25日诞生在柔佛州笨珍县亚逸峇礼村。1957年初中毕业于笨珍培群中学，1960年高中毕业于新加坡德新政府华文中学。曾任职于鞋业、运输业、金饰业、修船业 及饷当业。

历任笨珍培群独中董事、培群校友会中文书及笨珍文艺协会理事。现为大马华文作家协会永久会员、马华作协柔佛州联委会理事等。擅写诗歌及随笔作品。作品收入多种合集里。

嘉 立

历史的反思

中国历史上皇帝号称“太宗”的其中两个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宗赵光义，他们得到帝位有所相同，就是刀光血影骨肉相残。李世民以玄武门之变，亲手射杀其兄太子李建成及胞弟李元吉；赵光义以烛影斧声逼使皇帝哥哥赵匡胤之子赵德昭自杀。篡位的手段似乎相同，但对处理史料的方式大相径庭，李世民很坦然，直承其事，认为史实不可隐讳，应该照实记录，他告诉房玄龄“史官执笔，何烦有隐？”至于史实的批判评价，那是另一课题，而赵光义则以重修史实虚造故事来掩饰，这就构成后世史家对玄武门之变，多加抨击，反而对赵光义，因为史实被掩饰隐晦而成为疑案，少有评论。（笔记）

上述例子告诉我们，历史是一面镜子，不过，在某个时空真史是一面清明的镜子，在某个时空伪史是一面蒙尘的哈哈镜。放眼天下，历史被倒灌，文明被摧毁，人类尊严被践踏，不是没有发生过而是常有。所以我们应该抱着这些认识与观念，不要僵化来看待历史。

所谓历史，拉丁语是“Historia Magistra”，意思是“历史是人生的导师”。在人类生活的过程中，即便年代湮远，总有蛛丝马迹可寻，滴水成流的历史记载就是文明的摇篮，历史的发展可以让我们知道过去，从而吸取经验，反思现在的困惑，并为将来做更明智的抉择。倘若一个民族，没有对自身的历史评估省察，没有了解过去的成败因由，进而对现时的处境

度量不出将来，那将前途黯淡。

我常思索，历史表达的重点是什么？我想历史的重点是在于解释吧，因为历史除了以事实作为基础外，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族群对需求、期望与关怀的对象是有所不同，所以历史须不断地解释，他像是个有机体，有生命有渣滓，有其完整的一面，也有缺陷的一面。比如秦始皇的功过、岳飞的忠君爱国，李自成的起义，过去和现在的论断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是过去现在未来永恒的对话”。

确认了历史的意义，目的及其价值观，那么历史的空白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实只要有人类的生存，就有文化的演进，并不是狼嚎划空，虎啸震林，历史的本质根本没有空白过。假如我们不去关心纵的历史传承，也不去关心横的社会现实的各个层而，不单不去进一步谋求解决的方法，甚至横加诸多障碍破坏，可以说我们严重失忆了前人的历史，是属于背信弃义的不肖族群。我们的邈邈事迹也走进了历史，让代代子孙来批判。所以我们要警惕于历史，不要数典忘祖，我们就需要有广阔的胸襟，对自己享有的历史与传统文化怀有温情和敬意，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有积极奉献和参与的热诚，对自己生存的时代有毅然担当的道德勇气。不然，冯京错写马凉，两点移位，谬以千里。历史的翻案，往往就是当时没有董狐如椽巨笔，坐看小人当道，邪恶横行。

对历史没有清明正确与长足深刻的认识，而且罔顾民族文化和抹煞时代使命，这是一股狂奔野突的毒水洪流，将冲破民族文化的堡垒，造成族群万劫不复的悲哀。

嘉 立

教育的忧伤

封建时代一家之主就像君主，妻妾儿女奴婢，老老少少都要听命于他。大家唯唯诺诺，有违命者施与家法，打得皮开肉绽。成长的一代就像木架上的苦瓜，皱脸苦心，呆板木讷。中学时代，我阅读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对党新党民他们年轻一代的遭遇感同身受，好久好久都平伏不了心中的愤慨。

我的青少年是那个4、50年代，我国政治体制迭更为君主立宪。虽然市面上已有棉花糖和爆米花，但并不普遍。我父亲还是一个权威者，顶嘴耍脾气不至于家法侍候，家长还是有办法叫你吃麦芽糖黏住嘴巴，即使牙尖尖可以一言九鼎也再吭声不出啰！直到二十世纪末，西风东渐，自由民主人权渐渐抬头，就跨入了一个花俏的年代，棉花糖爆米花在市场时有见到，就是难得看到和吃到麦芽糖，吃到的是麦家域外异种的麦当劳及KFC，于是G.G (Generation Gap)吹袭上来，这时我已是耳顺之年的60老翁，难得看到软绵绵甜滋滋的棉花糖让孙子吃，看到的尽是满地丢弃的爆米花，我很想搅拌麦芽糖让他们尝尝滋味，细细一想，红灯亮起，不得越位，气力也就使不上来了。只好拿起不求人往自己背脊上抓痒，只得闲来坐看云起时。

各位，你们可知道麦芽糖是什么代号吗？落在身上藤鞭痛打的痕迹不就是一条条麦芽糖吗？唉，老人情怀的我已没有了年轻时的愤慨，但总还是抚平不了忧伤，心有戚戚焉。为什么呢？因为现时代科技昌明，资讯发达，拉近彼此间的距离，世界成了地球村。地球村的道德文化，价值观念也起了本质上的变化；物

质文明趋向强势，精神文明处在弱势，因此代沟越来越大，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我们的前辈认为藤鞭与疼爱，这两个字“藤”与“疼”是可以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所以他们的疼爱彰显，管教就从严。现代的家长没有这些认知，他们对子女疼爱有加，管教就从宽。老实说，我是赞成从前的家教，虽然亲子两代很少有沟通的平台，但两条直线平行还不至有败坏的风气流行而威胁到社会的安宁。

反观现代父母的教养，这过程可打个比方：以前老师对小学生指着黑板说这是圆形那是方形，认识不清的就打手掌心。现代的老师是在地上画着圆形和方形，叫写着圆字牌子的小学生站在圆形来，方字的站在方形里，寓教育于游戏，虽然是掌握了进步正确的教学法，可是我们的一些家长也不赖，他们是喻于利的老学生，能够左手打右手，右手打脑瓜，能够生硬地把两条线扭曲在一起，他们大喇喇地进场替孩子争先站在圈子里，直教老师傻大了眼。老师对学生较重的体罚，气焰的家长会上报警入禀，粗野的家长不仅会恶言相向，还会饱尝老拳呢！兴讼问罪或兴师问罪都轰到老师机陞不安，痛楚心寒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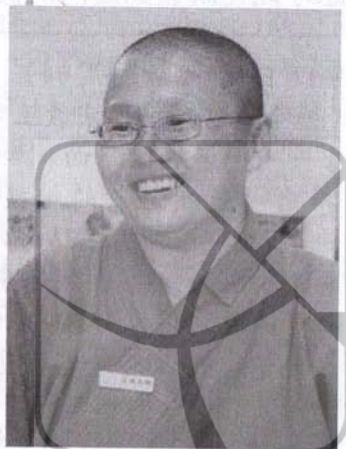
其实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都会有偏差，例如不成熟、没安全感、不合群、偷懒好玩、爱讲骗话、叛逆性强，这些缺点在在必须强制性教育疏导，一刻都不能松懈，家长的极端溺爱，致使他们不能真正吸收到老师授业解惑的教诲而纳入成人成才的康庄大道。

这些社会歪风是不是意味着爱的专制，爱的蛮横？是不是复辟了封建时代的君主专权？教育效益潜在的危机是到了这种腐败的地步，只有忧心忡忡于谁来救救我们黄金打造的孩子外，夫复何言。

（2011年12月22日·小笨珍）■

觉诚法师

作者简介



觉 诚 本名林爱文，法名释觉诚，祖籍福建省永春县。1960年出生在柔佛州笨珍县文律，后移居淡杯及新山十五楼，1972年小学毕业，1978年毕业于新山宽柔中学，留学台湾多年。出国十多年后返马，现居吉隆坡，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佛光山的总住持、东禅佛教学学院院长及佛光文化出版社社长，并任《普门》月刊社长兼发行人。发表了不少的佛学作品，是《普门》的《智慧风潮》及《生活经典》等专栏的执笔人。

法师之散文佳作〈千年天堂〉，被马崙编选入《柔华作家百人文集》（2008年10月柔佛丰顺会馆出版）。

觉 诚法师

以正知正觉造善业

我们应该用智慧及慈悲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以武力、拳头或枪械去抗议。
战争将无法停止仇恨，
唯有慈悲才能化解彼此之间的仇恨。

问：3月10日的《新闻周刊》杂志封面写着：“佛教，一个爱好和平的宗教正重新崛起——但它却伴随着一个愤怒的阴暗面。”

该杂志指出，亚洲佛教的信徒不但逐渐增加，而且向来提倡和平及静默的佛教信徒在政治，甚至军事领域中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一些奉行佛教的国家如缅甸、泰国，佛教徒及僧侣一齐监督政府以避免贪污受贿的行为，并斥责西方价值观所带来的冲击。

另一方面，西藏首府拉萨则于3月14日发生涉及西藏僧侣的暴力示威事件。中国官方宣布，此事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并已派驻坦克与军车前往镇压。这是自1989年以来在西藏所爆发的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请问僧侣参与政治与示威活动的举动，将对爱好和平的佛教带来什么影响？

读者 吕先生
敬问

国家有难，是谁的责任？一般来说，会是“人人有责”、“匹夫有责”其实应人人皆说：“我有责

任”。佛教徒不应只为干枯的土地而焦虑，而是更应拥抱和平，积极播撒菩提的种子。

对于世间的事物，我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积极的做法，另一种是消极的做法。佛教徒应该要有正面思考，问题来了，便应该以积极的方法去解决。

在暴动镇压的事件里，双方都应该退让一步。我们应该用智慧及慈悲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以仇视武力、拳头或枪械去抗议。战争将无法停止仇恨，唯有慈悲才能化解彼此之间的仇恨。诺贝尔和平得主特丽莎修女说过：“我愿为和平歌唱，不愿为战争游行！”

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期望大家能以忍耐及慈悲心来面对西藏目前的局面。他也呼吁藏民们持素，因为他认为今天来破坏社会安宁的人与事，或是藏民们以往吃下牛羊，如今这些被牺牲的牛羊在轮回的过程中，仍带着过去被屠宰的怨恨，因而引发了西藏的动荡不安。

在佛陀的本生故事，便有一段有关琉璃王子的典故。琉璃王子是侨萨罗国的复仇王子，他也是茉莉夫人的儿子。由于母亲出身卑贱，因此他遭到迦毗罗卫国人的欺侮。当他继承侨萨罗国的王位后就履行誓言，讨伐迦毗罗卫国。

琉璃王第一次进兵时，佛陀在道旁一株枯树之下打坐以迎接琉璃王。琉璃王下车问道：“世尊，此处有很多枝叶茂盛的大树，何故坐于枯木之下呢？”佛陀回答说：“亲族之荫，更胜余荫。”琉璃王知道佛陀意在保护祖国，因此而退兵。

用慈悲化解仇恨

后来佛陀以同样的方法，两次使得琉璃王引兵而退。到了琉璃王第四次率兵进攻时，佛陀才放弃了他

的努力，并且说道：“业力不可转。”于是，琉璃王攻陷了迦毗罗卫国，并消灭了释迦族。

琉璃王子消灭释迦族有近因及远因。近因是迦毗罗卫国人欺辱琉璃王子；远因是在过去世，有一个村庄的村民杀了一条大鱼，并对池塘里的小鱼赶尽杀绝。那条被宰杀的大鱼，就是后来转世成为消灭释迦族的琉璃王子，而村民则是后来的释迦族。

所谓一切唯心造，只要大家诚心诚意地为对方着想，事情便能获得解决。中国政府应该拿出诚意来，诚邀达赖喇嘛前往西藏担任和平大使，并允许西藏的社会与人民，以自己的宗教方式生活及自行组织行政委员。以这样的方式处理，或能纾缓西藏目前的困境。

达赖喇嘛一直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导层应允许西藏保留藏民文化及宗教的部分，而不应把西藏的宗教、文化问题牵涉在政治之内。中国不但应在西藏的课题上给予充分的雅量，更应伸出和平的橄榄枝。相信没有人希望西藏成为另一个巴勒斯坦，若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目前的紧张局面，中国无疑将成为世界的典范，在国际舞台上将受到各国的敬重。

佛陀教予我们慈悲柔软的心，佛陀的教法里没有暴力与怨恨，只有祥和、感恩及和谐。我祈愿中国和西藏双方面能放下执著，不轻易挑起骚乱和战争，因为战争是可怕的，斗争是要流血的，以暴易暴更是没法解决问题的。

（原载于2008年4月号第99期《普门·“智慧风潮”栏》月刊）

李贵添

作者



简介

李贵添 出生于笨珍，长期居住在当地的退休小学校长。

学历：小学-南马学校；初中-培群国民型中学；高中-大笨珍斯里国中；师训-莫哈默卡利师训学院。

教师服务学校：南马学校，乐育三校，乐育一校，侨民学校，育民一校。

校长服务学校：乐育三小、双兰育民学校和培华学校。

曾经服务社团：笨珍教师公会 - 总务；笨珍华团-理事（文教主任）。

目前服务社团：诏安会馆 - 总务；李氏公所 - 总务；文艺协会 - 秘书；佛学会 - 副秘书长兼教育主任；笨珍修德善堂 - 执行秘书；笨珍德教会紫珍阁 - 执行秘书；广东义山亭 - 执行秘书。

李添贵

教学生涯点滴

人的一生，何其短暂，生命的长短，半点不由人，唯有自身后天的努力奋斗，就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活出精彩。

小时家境贫寒，兄弟众多，父母日夜辛劳，靠劳力换口饭吃。手停口停。所幸当时学费全免，生活水准普遍偏低。家中节衣缩食，勉强苦哈哈过日子。大哥和大姐，因为要协助父母工作和照顾幼小的弟弟们，不得不提早辍学。每逢周末或学校假日，我们一家大小都要到黄梨园里帮忙工作，无非是为了一家的温饱，所谓“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说得一点也不错。

也就是因为黄梨园的工作辛苦，日晒雨淋，从小我就明白，如果不用功求学，或学得一门谋生技术，将来就得如父母一样，做一辈子牛马了。

好不容易我挨到高中毕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以及当时大学的门槛太高，我只好出来找份工作糊口。以当时的国家社会状况，我这么一个高中生，高不成低不就，又没有好靠山和好背景，工作难找。幸好得到母校校长的推荐，在母校当个临教，两年后，申请师训获准。从此就注定我这一辈子要吃教育这碗饭了。

师训毕业后，被派到文律乡村八条沟乐育三校执教7年，过后也曾申请转换了两间学校：乐育一校服务5年和侨民学校服务10年，因为教学年资关系，被调升育民一校副校长服务1年，就调回文律三校掌校2年，转任双兰育民学校执掌2年，最后调任培华学校服务4年至2006年7月17日荣休，在教育界服务这段时间

里，也曾到数间本县国中兼课母语班二十余年。

母语班每星期授课时间不能超过四小时。在国中教母语课，最伤脑筋的是纪律问题。初中生处于青春时期，叛逆性较强。尤其是男生，很多是不受教的，所以教学法就要千变万化吸引他们对学习的兴趣。我不敢说桃李满天下，只希望没有误人子弟。我时时抱着一个理念：“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所幸在教育界里，也没有什么功名利禄值得你尔我忤，钩心斗角的去拼命。日子在忙碌中，平平淡淡，没有大风大浪，过着安定的生活。

也是因为在教育界服务，自然而然就认识我的另一半，在大同学校服务的许秀润老师，夫妻俩也算是志同道合，夫唱妇随吧！结婚后几年内，生了两个男孩：祺辉和祺伟。因为工作忙碌，收入不高，不敢多生孩子，一家四口，也算是小康之家，其乐融融。我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夫复何求？

在我这教学的生涯里，难免有苦也有乐。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在教育界服务的同道们才能够感同身受。我最为辛苦的时段，莫过于在微型学校乐育三校和双兰育民学校掌校的四年里，因为学校属于微型，当时教育局没有委派书记，再加上学校师资不足，我一身得兼三职：是校长，老师兼书记。早晨到了学校后，就忙得团团转。除了教学的工作之外，还有处理不完的文件工作，有时还要出席各种教育局和学校团体等的课程和会议。校长是学校董事会的秘书，也是家教协会的顾问，总之。就是有开不完的会议，搞不完的各种活动，苦不堪言。除此之外，还要应对教育局官员、董事、家长、同事及学生各方的要求与压力，没有三头六臂，还真应付不了。总括一句，当老师“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一份微薄的薪俸，与付出的心力不成比例，我常苦中作乐以中国大文豪鲁迅

的名言自我阿Q一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如今我这头老牛总算退役了，再也不用面对工作的压力，可以安享晚年，此一乐也。

在教学的日子里，也并非没有乐趣，其中得到学生、同事、家长的尊敬和爱戴，也非笔墨能以形容表达，尤其是乡下的家长，人情浓得很，他们当你是高级知识分子，很有墨水，处处让你体会到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退休后的这几年里，每年培华学校庆祝儿童节及教师节庆典，都不忘记给我一张请柬邀请我出席参与，校方、董事会及家协的浓情厚意，这是其他行业所不能体会得到的。

最让我感到窝心的一次，印象深刻，就是在双兰育民学校的某一日下课时，全校师生突然拿出一个生日蛋糕为我庆生，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我感动到几乎说不出话，唱不出生日歌。

新年期间到我家来为我们夫妇拜年的学生也为数不少，让我们感到欣慰，教育孩子是我们老师的责任，学生们的优异表现也是我们最大的回报。我们劳心劳力的付出得到学生及家长的敬重，总算没有白费。身为公务员，服务国家，原本是我们的本份，而我们面对的是活泼天真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个体，应对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工作上也绝对不是那么一成不变的单调无聊，在于你是否肯用心的付出，认真的教导，循循善诱，尽了你应尽的本份。当教师本来就是一份良心的职业，不单纯只是做一个教书匠而已。

俗语说“男人最怕入错行，女人最怕嫁错郎”，尤其是现今的男生，当教师的兴趣不浓；“好男不当师”致使教育界出现如今阴盛阳衰的不健康现象。但对我而言，我无怨无悔。

(1-6-2011·新山)

李飞广



李飞广 原名李飞广，常署：李从文，陈恋墨，李仲马等。

出生于：1961年。

现居：柔佛，笨珍，夕红村，恋墨斋。

学历：小六。

1971年因不知何谓文学创作而出糗。

1978年开始学习写作投稿，写地方通讯，写地方议题，尝试旧体诗，写散文，写新诗，写时事评论。

1982年，投稿新潮杂志，填词比赛，作品荣获10大佳选之一。

1984年，获得峇株巴辖文艺协会主办南马区散文创作比赛10大优秀作品。

从此踌躇志满，再无进度，更妄谈建树。

1994年，加入笨珍文艺协会至今间中担任两届身份与地位悬殊的秘书工作，对协会贡献阙如，至今仍耿耿于怀。十多年来共作品参与了笨珍文协《海韵》《远山》两本合辑以及柔南文协的《南风》合辑。

2000至2002年连得中华公会举办的征联赛中摘桂。十多年来，细数从头果真不是块搞文学的料。反倒是在书画界里还博得些许名声。

这次笨珍文协在出合辑绞尽脑汁，原本拟好题目的三篇散文稿却因为散漫得未能成章而作罢，后来又将之拆离解体汇成这首“四不像”的《黄花·太阳》。

（编按：由作者于2011年12月26日所提供的这则“简介”，既幽默、谦逊又饶风趣。）

李飞广

黄花·太阳

引 言

应该感激老爸
在这一片原属于他的土地上
是他教会我 创造我的可贵 自由的无价
一个小小的锦盒
一撮干瘪的黄花
盛载着自由
满溢着阳光

(1)

树知道
他拒绝不了 也阻止了众生
在它身上游 停泊 栖息或攀爬
即使是 绕树而歌的不会是一支曲调
所以颌首和接受是他最聪明的回应

(2)

莎……莎莎……叶落花飘
我们又再度亲近
随着和风轻盈
随着到来的这一季

(3)

就那么的安静的站立
在充满泥香土气的榴莲架旁
在历史厚厚的扉页里
在漫长的风雨也掩埋不去的
祖,父辈们

(4)

我是匹脱了缰的野马
 骋多年未有的言倦
 你是一只蓝战士
 积极咯咯的领唱
 生活的欢乐与悲伤
 父亲啊父亲
 你是我长别的胸前的徽章
 你是我一生中不能更改的信仰
 打开光阴的宝闸
 野里童稚时的嘉年华
 就在这样一排八株
 长年结着黄色小花的大树下开展
 那一片花海夹着童稚天真的欢呼叫喊
 恰似在歌颂创造生活的愉悦 自由的可贵与美好

(5)

这有着我们共拥的理想国度
 一个充满圆融 友爱互助的岛国....
 还有一幢幢，一座座美丽憧憬的期许

(6)

那一片花海有我童稚的梦
 我自足 自在
 我得意的在树上嬉闹 用餐 上学 玩耍
 和生活
 当 夜 淫临大地
 在树上等候明天
 等候明天召唤我奋不顾身的太阳

(7)

于是在夜魔临那一刻
 我们会把灯火点亮
 那是信心的指引
 光明的符号
 那是给予太阳的承诺一

(8)

我们未曾背弃太阳
我们被骑劫的光
明天将如数的要回来
我们都清楚知道
黑暗只是夜魔唬吓 镇压人民的伎俩
被夜魔欺凌久的人们
自有抗衡一切的力量

(9)

于是
我们嗅吸到了夜将腐朽
腐朽终必自亡的残喘
你听蚯蚓在泥土里揶揄的歌唱
群蛙也在鼓噪
我们嗅吸到花香
花香在夜里自有的解放
你看那前来助阵的月亮洒落一地的黄金
人们展示在脸上抖擻的希望

(10)

于是一树温暖无私无惧地
填满每个人的心房
一树温暖撑起人们心中的太阳

(11)

终于光明击溃黑暗……
那一片片花海夹着我们胜利的欢呼叫喊……来吧！
且将儿时的锦盒再度装满自由的黄花
还有一道道璀璨绚丽的未来

(稿于笨珍水池路巴列西贡·2011年12月)

李祺辉

作者简介



李祺辉 诞生于笨珍的新生代写作人暨专业青年；毕业于马来西亚工艺大学工业物理学士；马来亚大学应用物理硕士；美国密西根理工大学(Michig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物理博士。现于美国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从事纳米科研工作。

李祺辉

谁是主？谁是辅？

宽中初一数学改用英文课本的决定，在华社掀起阵阵风波。有人支持，亦有人反对。我只想分享个人的经验与看法，或许可以让人有所参考。不过，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感到困惑，认为大人们辛辛苦苦成立华校，却在里头不断倡导英文、到底谁是主，谁是辅？谁也说不清楚。

在现有教育制度，华裔子弟都有学习三种语文的机会。一个孩子在接受6年华小教育后，通常都会选择以国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中完成高中／大学先修班；顺利进入公立／私立大专，抑或社会大学，英文即开始成为主导语言、综观而言，这是一个从华文、到国语再转入英语的社会环境与制度（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我们的孩子并不像日本、韩国、台湾或中国的孩童，长期使用同一种语言。在这样一种语文转换过程中，许多对语言掌握能力不理想的学生，很容易受到制度的筛选与淘汰。比方说，华裔孩子进入国中就读，因为国语能力有限，不懂老师在讲些什么，于是没有兴趣掀开课本，造成孩子荒废学业。许多问题，如：纪律问题、私会党、问题少年等就接踵而来。再者，本地大学毕业生的英语沟通能力不佳，造成竞争能力低落，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掌握好三语，虽是优势，其实也是负担。

在东南亚一带，大马华文教育经过先辈的长期奋斗，始有今日的成就，值得骄傲。然而，它至少还栽培了像我这样一个会看会听、会说、会写和会一点思

考的青年。再者，我国各大专院校的华语辩论队的优越表现，也在证明了华文教育的成功，至于更深层次的中华文化底蕴，就得靠自我提升。

站在教育最前线，我想宽中这项决定是以学生的前途出发考量，作为全国最大规模的独中，宽中全体上下一项决定都应该是深思熟虑、衡量轻重的。对全球化的挑战，加强学生的英语能力，的确势在必行。我也深深感受到，毕业以后面对社会大环境的挑战，不能有效以英语沟通、不仅吃亏、容易被自我矮化、且更难在事业和前途上发挥所长。以我本身为例：数理是我兴趣，而英文是这世界上承载最多有关知识与资讯的语文，我不得不掌握好这最基本的工具。

所幸的是，大马有一群华团和董教总这般中坚分子为华教拼搏卖命。我因他们带给我学习华文的机会而感谢。我支持董教总不断向政府表态，施压、坚持的勇气；我认同许多华社给予华教的支持与贡献。然而，少了一个学习英文的社会环境，像我这样的典型华裔子弟，却必须学会自救，才能面对大环境的严峻挑战。

为寻找自我灵魂去学习华文是值得骄傲的，我们更可以大声批评一些国家功利主义的语文政策。接下来全国独中是否会续宽中实施类似行动，华教人士，华团和董教总如何取得共识，都会深深影响下一代的华语教育。然而，无论华社在这场辩论与思维中如何突破重围，身为华社草根的一员，我对三语的最低认知为：华文是根、是灵魂；英文是辅、是工具；马来文是国家认同，是责任！愿与华裔子弟共勉之。

(9-11-2004刊登于《星洲日报〈星云报〉》·“六日谭”栏)

李祺辉

从研究生课程看国家科研发展

一般人会认为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者皆是社会阶层高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阶级主义挂帅的社会，拥有更高学历头衔的人即表示高人一等，说话可以比别人大声。因此，当人们的心灵日渐被功利主义侵袭，一张文凭就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其背后的知识内涵与尊严就受到挑战 and 侵蚀，当人们只注重表象（文凭），就容易忘记内在应有的底蕴如知识和人格等。

考试至上的大马教育是每一个学生的梦魇，大家都想逃离考试的枷锁，可是未来的饭碗和出路又不能没有一纸文凭。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考试制度是鞭策学生学习与检测学习进度的有效方法。在美国、日本、台湾、中国等地，除了有大学入学考试之外，还有研究生(postgraduate studies)的入学试。录取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严谨可见一斑。在大马并没有所谓的入学考试，除了因为缺乏一个统一的绩效制度、政治凌驾学术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学子们没有正确的学习观念和做研究的意愿。

同样的，我国缺乏一个良好的研究生制度。比起其他国家，国内的研究生课程（特别是理工科）是逊色的。我国最大的讽刺，是让一些不懂科学的人领导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其它领域亦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填鸭式的科学教育、课程纲要、教学方式、文化氛围等，很难栽培出有实力与人文素养兼具的科研人才！

一般人认为，博士学位是学术的最高境界。然

而，对一个认真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来说，拥有博士学位其实并不算什么，那只不过是一个学习过程，一个初步的开始。所谓博士后(post-doctorate)乃博士学位后的学术研究工作。这不是一个学位课程，更多是一个研究基金(fellowship)。通常，在一个实验室里头会有几名博士后帮助教授们进行研究工作或领导科研班底。

其实，花个两三年时间专注博士后的研究工作，是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科研人员另一个重要的学习阶段，丰硕的科研经验与实验成果在这段期间可谓起著重大的积极作用。遗憾的是，在我国却鲜少有学生认识到博士后的存在，更甭说对它产生兴趣。如果连政府甚至是大学里的学术人员都不给予博士后的高度重视，对于栽培本土科研人才或想成为区域教育中心，是极大的败笔。

我国科研人员的人数对人口的比例远不及发达国家。就笔者个人观察，国内研究生人数和博士后的机会更屈指可数。其实，国家的科研环境与成就，跟研究生、博士后、教授等是密不可分，唇齿相依的。政府在积极发展本土科技的同时，往往忽略这重要一环。资金短缺与繁复的文书工作也让科研工作裹足不前。

我们有必要培养年轻学子们对学习的兴趣，减轻对考试的压力与畏惧；更重要的，是加强个人的思考能力与对知识的一种执著。终生学习，必须从小养成。长大了才来再教育，已经是亡羊补牢。

(23-11-2004刊登于《星洲日报〈星云版〉》·“六日谭”栏)

李祺伟

作者简介



李祺伟 出生于柔佛州笨珍，毕业于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商业资讯管理学学士；台湾树德科技大学企业管理（MBA）硕士。现任职于外资公司资讯科技系统管理工程师。

李祺伟

环保生活方式·从你我开始

地球因为人类的过渡虚耗已经开始发出强烈的怒吼，环境的保护必须也必然是生活在地球上每一个人应有的责任。从环保的角度看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污染源，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为地球造成污染，超出这个基本范围的奢侈消费，更是加速对环境造成破坏。

作为个体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充分约束自己，杜绝奢侈，将必须的消费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以内，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创造什么价值，但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学习以环保的方式生活，把环保当成一种日常习惯从而影响我们身边周遭的每一个人。让环保概念形成一种风气，一种自我责任，它所造成的长远功效肯定是无可估量的。

在发达国家，自来水只占到饮用水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的饮料全部是以瓶装、纸杯和塑料杯的形式消费掉的。据说全世界每年制造和扔掉的瓶子、罐头盒、纸杯、塑料杯等多达2万亿个！在我国，国民普遍缺乏环保知识，加上成本考量，外卖食物一般都以化学盒储存，这些化学盒虽然方便但对环境的污染是长期的。我国应该效仿台湾，全面禁止使用这类化学盒，同时教育及鼓励民众在购买食物时自备储存容器。除此之外，回收可再循环的铝罐，玻璃瓶罐，减少使用纸杯，化学盒等将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

如果说冰淇淋其实是会污染环境的，相信大家一定不敢苟同。其实少用或不用奢侈品，就是对环境

的保护做出贡献。好比冰淇淋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冰淇淋在销售过程中要使用塑料或纸质包装，在储存时要使用电冰箱，而这一切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当然，奢侈品不仅仅是指这些，不必要的服饰和化妆品、大吃大喝、开车兜风、过度使用冷气等等，都是在做着为满足一己享受而贻害子孙后代的事情。

毫无节制地使用塑料袋及纸张几乎已经成为污染的罪魁祸首。槟城州政府已经开始推出自备购物袋运动就是非常好的方式，反复的使用塑料袋或环保袋不但能为环境保护尽点绵力更能节省金钱和减少资源的浪费，绝对是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当人人都在大量使用纸张，特别是那些一次性消耗的纸巾时，多少的树木被我们在生活的不知不觉中销毁。人们不再使用手帕，少数坚持使用手帕的人被视为老土，这其实真是一种反讽，使用手帕环保还是使用纸巾环保，这个问题恐怕不需要多加说明。或许当大家下次再使用纸张或纸巾时，建议大家警惕自己：“一张纸，一棵树”。

其实，环保的生活方式还包括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垃圾分类放置，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等。有一位环保人士的提问非常尖锐：虽然我远离淮河，但是淮河的污染跟我们就没有关系吗？他的回答是有关系，因为我们使用的纸质产品就可能来自淮河流域。这也说明环保不是地域性的问题，它是全球人的问题更是你我每个人的问题。

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环保工作从你我开始，这些问题其实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因此为了更好的环境，为了子孙后代，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呼吁大家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吧！

李祺伟

检讨社会认知，加强精神建设

马大医药中心精神科医生乔瑟透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大马约有20%的人口患有精神病。这也就是说，每十名大马人当中就有两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这样的数据，姑且不论是否属实，但也有足够的理由引起大众及相关单位加以的重视。

马斯洛的需求论就简单的告诉我们人类的基本需求离不开衣食住行，当满足了基本的衣食住行后，人类开始追求自我安全感。但当我们翻开报纸，不是抢劫掠夺，就是非礼强奸，不是物价高涨，就是通货膨胀。百姓在追求温饱的同时，无法找到生活的安全感自然的就导致心里包袱会如此的沉重。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精神病患的数据不断提高也就不足为奇。

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学院主席丹斯里李霖泰指出，我国需要更多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者应付国内的精神病个案。笔者认为增加这类专业人士固然重要，但回到问题本质如何减少和预防这类患者及提升相关单位如何在未来加强处理这类问题的专业化及制度化更为迫切与实际。

我们都明白精神问题不像伤风感冒，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才有机可循。重要的是先找出精神疾病的起因，尽早发现病患的先兆，并对症下药。身边的朋友及家人就有责任及义务留意周遭的人是否有任何的精神状况。除此之外，如何加强自己的情绪智商管理及反应，自我的醒觉及抗压性来决定你的人生观及远离精神疾病的风险，毕竟自救比他救来得更加有效。

据统计，7到10%严重的精神病患在诊断后的10到15年里，很可能走上自杀的不归路。这类数据还在不断攀升的同时，有关当局是时候加以重视了。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

部，教育部，卫生部和非政府组织等相关单位必须通过通讯系统的便利而形成一股强大的联络网，专业化及制度化的为有需要心理建设或辅导的人士提供管道如电话热线，网上咨询等等都是能及时且直接的协助有需要的人。或许相关单位能像其他国家取经，来提升我国在这方面的不足。除此之外，寻求心理学专家，社工及辅导员的专业意见，通过专家学者分析不同的个案，将有效地掌握不同阶层人士的心理素质及所面对的问题。运用媒体及教育的管道长期的为社会大众及学生子弟们进行宣导工作才能为长期的预防工作打好基础。

一般的社会认知对精神病患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因而对他们产生排斥及歧视，这将加大问题的严重性。大家往往把精神患者标签化，甚至将各种轻微的精神病如压力、自闭症、抑郁症等精神病都等同是神经病，使到大部分患有轻微精神病患者都不会寻求治疗。这样的错误诠释将让患者们更自我封闭及逃避问题，当他们不愿承认或面对精神问题时，往往延误辅导及治疗而让病情严重化。在缺乏认同及关怀的情况下，病患往往会选择错误的管道解决问题。政府应该积极的教育公众，提升公众对精神病的认知与醒觉，认同病患并给与他们应有的关怀及照顾，打造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爱心社会。让他们能更快走出人生的黑暗与恐惧。与此同时，走入人群重视各阶层人士所需要的心理辅导及加强辅导工作的范围，举办讲座，醒觉运动等等，建立社会大众积极乐观的人生观。

在这个享乐主义及功利主义的时代，不论是上班族或学生，不管是老板或员工，甚至是乐龄人士或家庭主妇，都可能面对来自周遭环境及生活的竞争与挑战。问题的症结在于，面对的压力不断的增加，抗压性却不断的下降。因此我们在不断努力提升物质生活素质的同时，更应该放慢脚步，在心灵建设上，多灌溉一些精神上的养份。

林 过



林过 原名林宝贵，另署林子闽、朋沙、莎仑、梦沙伦、铁笔、达善。1941年1月22日出生於柔佛北干那那，福建德化人，小学在育民学校毕业，中学在新文龙中华中学就读，初中未毕业，即返故里，当过胶民、梨农、座办、店员、米店主管、胶手套厂副经理、通讯员、专职记者，特约记者；曾在政党、商界、社团、青年团体、宗乡团体、球类团体活动。20岁开始创作，发表抒情散文、杂文、现代诗、特写和专稿达数百篇，出版有《马来亚黄梨之乡散记》、《马来西亚黄梨经济概况》、《恋爱、伤逝、怀念》等书；曾任新加坡恒光出版社发行主任，南马文艺研究会执委、副秘书长、副主席及笨珍文艺协会副主席；参与发起创办北干那那青年俱乐部、北干那那青年会、北干那那杏花村马华支会、笨珍文艺协会及柔南德化会馆。2008年与妻刘雅翠校长创办“乐学教育学院”总分院，并设立“林过堂永久收藏室”。子林崇信，工艺大学教育系硕士，育民二校教师，媳林彩婷檳城理科大学数学系学士，育民一校教师，女林崇洁拉曼大学新闻系学士，士姑来工艺大学英文系硕士生，民众学校教师，孙林德云、女孙林文慈，尚幼。

林 过

逝去的春天

在一个寒冷的十二月天的夜晚里，我陪同难明兄到文艺青年林虹同学的住寓，为着欣赏林同学的近作，在他的诗作《春的颂歌》的最后两句这样写着：“春来了！来自无数的心中和无数的手中。冬去了！去自将来的南国。”这诗句，像一根导火线，很快的便勾引我忆起了那已逝去的一段芬香和难忘的相聚的日子，怀念的情愫占据了我整个心灵。我回到家里，按捺不了满腔的热情，于是提起这枝生疏的笔，忠实地写下那一段有幸福和有苦难的日子；虽说那日子渗了苦难，但那毕竟是属于春天的。那是已逝去的春天呵！我现在怀念着的春天呵！为了实现大众的春天的春天呵！

此刻，在我们的土地上笼罩着的不还是那寒冷的空气么？每个人心不都感觉寒冷吗？我们现正受着冷气的包围，所以这不就是冬吗？寒冷的冬，冬的寒冷的气流，是极其容易促使我们的文艺青年殷切的盼望着春的。而春的到来，春的创造，不正是需要无数的心与心的连结和手与手的共同工作么？艾青说：“说要来的必然要来，不隐瞒陈腐的之将死亡；夜的尽头是黎明；如果地球不停止旋转，世界不会永远黑暗。”是的，冬的去，去自将来的南国的这个规律，确是历史的发展的必然呀！你瞧！春天一到，冬天不就被消溶了吗？

这美丽和实际的思想，三年前，便已扎根在我们这群相聚在一块儿的每一个友朋的心中，是那么的牢

固，那么的不可摇撼，于是我们都工作得积极，兴趣和有生气呢。

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每个人有各自的工作，每个人站稳各自的岗位，负责教导的去教导，负责写稿的去写稿，负责印刷的去印刷，负责联络的去联络，负责宣传的去宣传，每个人有各自的职责，每个人有各自的乐趣，而更大和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目标一致，每个人的步伐整齐。夜晚了，各自的工作完毕了，各自的职责暂停了，於是大家聚在一间宽阔大的房里，没有忧悒，没有悲哀，心中充满希望，充满春天的气息，而我们又是那样年青，围在一张宽阔的桌旁，我们举行谈心会，我们漫谈生活，漫谈人生，漫谈工作和理想。夜深了，我们十几个青年，便同睡在一张阔阔长长的大床上。啊！这相聚的日子呀！这严肃的生活呀！不就是幸福的日子，幸福的生活么？

有时，当那振奋人心的最大的工作目标，那接受考验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每个人的心中就起了极大的震动，感情被燃烧起来了，因为那是一个值得鼓舞的日子，那是一场面对面的短兵相接的战斗，那是一个真理一个罪恶的战斗，那是无数被岩石重压下的弱草伸出头颅来的好日子呵！你说：这怎能不振奋人心呢？怎能不叫我们认真呢？工作得积极呢？

下乡宣传的男女朋友工作回来了，几个负责烧饭的女友便忙着将食物摆在餐桌上；朋友们都饥馑了，于是大伙儿便分别围在几张宽阔的桌旁，没有一丝一毫的拘束，很随便的便吃起晚餐来，这不是一个很幸福的大家庭吗？朋友们的分工合作和相亲之情，不就如同兄弟姐妹一般吗？

但是，在那一场真理与罪恶的大战斗的过程中，苦

难的时刻自然是难以避免的。有一次，朋友中的明便吃了苦头；然而明的勇敢表现却令我们佩服。我永不能忘怀，那是一个傍晚，我们三个朋友（自然包括明在内）驾了一辆宣传车子下乡工作，明负责以各种方言向村民宣传，不料在我们的背后，我们的对头却派来几个高大的流氓，虎视眈眈的跟踪着我们，这是一种侮辱呀！朋友！这是一种人性的侮辱，灵魂的侮辱呀！他们简直是目空一切，将我们当成几个违犯了法纪的人。我们果真违法么？我们为什么需让人跟踪和监视呢？明最愤怒，他拿着麦克风大声地吁请村民出来观看，出来评评道理。但当我们的车子开到一个较为僻静的地方的时候，对头的走腿的车子突然将我们截住了，他们总共五个人，都是流氓的装扮，他们跳下车来，怒气冲冲的就要将明从我们的手中拖去，这是多么丑恶和危险的一幕呵！然而明却不慌张，也没有恐惧，他仍旧拿着麦克风，更大声的吁请村民出来评评道理，对头的走腿们都气得满脸通红，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警告明说他们那石头般大而且坚硬的拳头就要往明的头上脸上揍下去了。面对着这么一种无理强蛮的遭遇，我们都很着急，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但是明却没有丝毫的胆怯，他庄严地痛骂了他们的无耻（其实是被利用的无耻）。在那一刹那间，我仿佛看见了历史上的文天祥——那就是明！

是的，那一幕是何等野蛮何等无耻呢。但是野蛮终不能战胜真理。可不是么？当那善良的和勇敢的村民们匆匆地赶来援救时，那丑陋和邪恶的一群便逃之夭夭了！

呵！朋友们！那时节，那时节是我们的战斗的日子，是一段芬香和难忘的相聚的日子。

有幸福和有苦难的日子呵！那是我们的春天，一个已失去的春天；而我现在怀念着的：就是那春天，就是那为了实现大众的春天的春天！

朋友们！我远离你们已然三载。这三载，是太久了，太寒冷了。写到这里，夜已深沉，而此刻笼罩在我们这土地上的不还是那寒冷的气流么？我的整颗心灵被怀念的情愫所填满，我想着你们，想望着那已逝去的春天能够再来；我心里盘算着；明天一早，我就要去看看你们，我还要再次参加你们的行列，不！我已决定了：我要永远地跟着你们，和你们生活在一起。

临睡前，我重读了林同学的诗句：

春来了！来自无数的心中和无数的手中。

冬去了！去自将来的南国。

1964年8月3日

以往的梦

梦于我宛如一只妖魔的手。

无论我高兴或是悲哀；无论我安静或是激动；无论白天或是黑夜；无论我跑到什么地方；这妖魔的手，总是忽远忽近的跟踪着我；我偶一失慎，就被它捉了去；于是，我便跌入梦的国度，在梦的国度里做着梦。

如今是黑夜，我心情激动，同时充满悲哀。我住在一间板屋里，这板屋被各式各样的房屋围绕着；因为这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村庄，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所

以房屋也就不尽相同。

今夜，我在睡时无意地将头枕在自己的手心上，因此，梦这妖魔就将我捉了去。我梦了。这梦是很清晰的，梦醒后我还能记得十分清楚。我梦见什么呢？让我简略的告诉你：

一个紊乱的年代，有政府如无政府。一块没落的沉睡的国土，已被强盗侵入，从此不复安宁了；到处的枪痕弹影，到处的趁火打劫和到处的强盗骚扰，使得这国土中的每一个善良人民都惶惶然的不知所措了。

这是一块很大很大的国土，散居着一个大民族；但这民族是并不团结的，他们只是一盘散沙。其实，他们的智慧并不亚于其他民族，许多重要的科学发明就早过他族千百年；他们的刻苦耐劳和节俭等美德也是很著名的。然而，他们之中的最大弱点就是大部份人自私自利，由于对家的观念特别浓厚，因此他们爱打个人福祿的算盘，脑子里满是升官发财和光宗耀祖的思想，只要有利可图，便是民族的尊严蒙受损害也可以不顾，更厚颜无耻，奴颜婢膝地认贼作父，甘心充作强者的贩夫走卒；并且，他们又爱夸大，爱吹牛，经常夸示他们的文化具有五千年的历史。然而，五千年来的可耻记载：几经强邻的侵略不能自觉的苏醒过来，还有奴役的心的浓厚，苟且偷安等事实却未曾记取；他们又不瞭解当群亡个体便也不能存在的真理；反之，当他们这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候，竟有人还在斤斤计较个人的利益，梦想趁机发国难财，更有的只会利用一张无用的嘴，充进步，跟着人喊喊几句空洞的口号，但到头来却是言而不行的。这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这民族就是这样的可悲哀！

所以，这民族又被强盗所侵了。如今是盗贼的世界，强盗到处逞凶和造乱。

虽然，这民族的第一个村庄，有一批人，有新思想，有责任心，看清强盗的狰狞面目，看清这民族的危机的迫近，于是决心起来捍卫；然而，大多数人却没有同舟共济的心，不肯为全民的生存而牺牲；多数人的心里这么样忖道：“总之盗来有人抵抗就好了，我们何必去冒险呢！”是的，只要他们自己和家人能够逃过这个难关，那么一切都是那么多余，那么无谓，管他做什么呢？为了粉饰虚伪，他们有一套歪论：“咱们受过悠久的传统文化的熏染，读过圣贤的书，所以心地是十二分的善良，懂得忍让和慈悲为怀的道理，而且我们的生命又是何等的珍贵，我们这民族是很敦厚很温柔的，所以我们厌恶战争，而战争是丑恶的。”

于是，第一次，来了一些强盗，只有一些人出来抵抗；然而，许多房屋被焚烧了，许多人命和财产损失了，许多抵抗的人牺牲了。

第二次，来了更多的强盗，更多的房屋被焚烧了，更多的人命和财产损失了，更多抵抗的人牺牲了。

第三次，来了更多更多的强盗，于是，所有房屋被焚烧了，所有人命和财产损失了；自然，所有抵抗的人牺牲了，土地被占领了。

随着第一个村庄的被侵入接着第二个村庄，第三……第四……；结果，每一个村庄都被侵入了，这个国土上全被占领了，所有村庄都有人命和财产损失，而不死的人全被奴役了。

我梦到这里，因为惊慌过度，“哇”的一声，就从梦中惊醒过来了。

梦醒时，我说道：“荒唐！荒唐！世间哪有这样的

事？哪有偌多自私及愚蠢得一如死猪那样的人？”

我不信梦中的事，我不住的说道：“荒唐！荒唐！”但却又没有理由解释这荒唐。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唔！这并不是现今的梦，而是以往的梦呀！对了！这是以往的梦，是闻一多的《死水》的梦，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的梦，是鲁迅的《聪明人与傻子与奴才》的梦。

今天，生活在祖国马来亚的每一个国民啊！倘使我们的祖国被那贪得无厌的强盗不断的挖掘着宝藏的时候，我们能有那样的梦吗？我们能有那样的梦吗？

1964年

黑 影

在黄梨园里，天气冷寒，天正落着雨，沙拉，沙拉……

我放下工作，倒在寮子里，原想呼呼大睡一顿，但没想到在睡中，梦这妖魔的手却来干扰我。

我梦见我身在故乡，心也在故乡，时候正是农历初三的早晨。

我从家里出来，春风吹拂在我脸上，伴送我的脚步走进那熟悉的文赋书局。

局里一位熟悉的青年，一见面，就忙着告诉我台湾柏扬先生的一批大著已经运到。我翻检了一阵，最后购下杂文《闻过则怒集》（一本多为感慨古中国历代民族伟人惨受统治阶级百般迫害的书），便欲转身回家。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今早我的亲爱的、养育

我的故乡仿佛有点异样，平日爱谈话的大人们这时为何都紧闭起嘴巴？青年们为何不再像往日那样热烈地随心所欲地言笑？给我介绍新书的那位好心肠的熟悉的青年为何突然不见了？

我不能瞭解。我仔细观察四周。

四周没有异样，没有房宇遭火神所焚毁，也没有突然发生的血腥事迹；然而环境真的有些异样，我知道，环境有些异样，而且在这异样的环境里的空气，仿佛很能叫健康人的气管窒息，而懦弱的人反而浑然无所知觉。

可悲哀我们都是健康人，而且我们大家都熟悉和瞭解。

现在大家却都显得很生疏了，仿佛从来不曾相识，又像是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分不清楚是你、是我。

可是现在明明是化日的光天，而且还是春天的时刻，微微的春风轻轻的吹拂着，多美好啊！多为我们所向往和喜爱啊！

而今，在我们眼前，白昼怎么却仿佛像黑夜呢？唉！让我再仔细观察一下四周罢……

哦哦！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原来在我们眼前，不是有几个高大的黑影在蠕动着吗？看！在蠕动着，像鬼魅一般，多可怖呀！因此，伫立在白昼里的我们都惊恐了，无声了。因为经验告知我们，当那黑影在我们的亲爱的故乡的土地上出现的时候，便有可诅咒的灾难降临，便有可愤怒的悲剧要上演。

我们怎能轻易遗忘呢？多少次了，当那黑影在我们的故乡出现，就有几颗那为我们所最敬仰的良心在夜半被那黑影所携去，携去藏在那冰冷冷的土敏土地

上，忍受寒冷，饥饿，侮辱和拷讯。

我们怎不痛恨黑影？然而我们又最惧怕黑影。因为黑影有无限力量：它叫你哭，你不得不哭，它叫你笑，你不得不笑；当那为我们所最敬仰的良心被它携了去，那良心的岁月，便不是属于自己的，良心的前途，便不能得到自由和发展；自由和发展，被埋在最深最深的泥里。

有人说：黑影是魔鬼的卒属，专为魔鬼服务的，而魔鬼，最欢喜吞噬良心们的岁月，使后者的宝贵岁月失去自由和发展。当那个倒霉的良心被魔鬼看上，魔鬼便派遣其卒属——黑影在夜半登门擒拿。

又有人说：那个良心要保全自己的岁月，便不得不有所行动，而行动，却不是消除黑影，消除黑影是愚蠢的。你听说过“树倒猢猻散”这句话吗？因此你的行动必得是要以穿心的一箭去刺杀那万恶的魔鬼！

常听说：古时候，有仙人钟馗者，是个食鬼专家。

又听说：任何一个黑暗和苦难的时代，任何一个有魔鬼做恶的地方，都有仙人钟馗的化身，只要受难的人们信仰和亲近那化身，那末，那化身便随时随地愿意协助人去吞食魔鬼。

“轰隆”，一声震天的巨雷将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雨仍然落着，密密麻麻。我遥望故乡的高空，除了迷濛一片，我看不见什么。我回忆梦中的情景，心里不禁感着一阵冷。受着梦境的感染，我的心情闷烦，我预感到故乡仿佛又快要有什么悲剧发生。我的心情不断的变化着，由烦闷而悲哀，由愤恨而恐惧。雨虽然不停的落着，雷声虽然断断续续的响着，但是，我不管一切了，我要在雷声下风雨中，奔回故乡去。不管故乡是否真有悲剧发生，我的心境总有一种

不祥的预感。我要奔回故乡去；冲了凉，用过晚膳，我就要起程去寻觅钟馗的化身，我要亲近他，信仰他……

写于1965年2月

没有月光底晚上

为了去告诉你一个讯息，在那一条通向你家的莎哇路上，朋友明驾着汉的那辆老爷汽车，载着我在雨夜中驰走。

崎岖的红土山路上，两盏明亮的车头灯，把路面的凹凸显露了出来；每个窟窿都积满了水。雨仍然落着，车子在颠簸中缓缓地行驶。

没有星星，没有月亮，这是一个漆黑而冷漠的夜，周遭很沉寂，只有马达的声音“虎虎”地响着。

明的嘴巴闭着，雨夜的风打从车窗外面吹来，车里的空气是寒冷而惆怅的。

在三哩长的路上，汽车藉着灯光冲破黑暗，终于停在距离你家数百码的道旁。

明把马达和车头灯熄了，只亮着数盏小灯，便同我沿着一条羊肠小径走去。

夜黑如漆的小径上，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只得借手电筒的光亮，半摸索地行到你家。

明把你从酣睡中唤醒；门开了，一副慈祥的无神的笑脸把我们引进屋里。

一盏没有灯罩的煤油灯，在厅堂上发出惨淡的微

光，照见了一幅破旧的桌椅和一个吊挂在左边壁上的日历牌，此外便是我们三张愁苦的脸。窗没有开，风在外面呼啸。

我们吸着香烟。明没有开口，是我先问你：“莎烈主席！找到了工作没有呢？”我这样称呼你，因为你是一个政党的最高领袖，统领着千名党员的缘故。

你围着一条纱笼，赤着上身，把双脚缩起来，盘坐在一张靠壁的椅子上；淡淡的说：“失业了半年，现在总算找到了一份，是在古来扬胶园当散工。”我知道古来扬是一个距离你底家园六哩的小镇，那里有很多胶园。

“一天有多少工钱呢？”我关心地问你。

“两块半！”你顿了一顿，吸了两口香烟，低声的说：“我每天凌晨四点钟起来，预备好饭菜，就坐园里派来的罗里上工，傍晚回来，还得忙着挑水，烧饭，替孩子冲凉，生活就是这么简单而忙碌，但吃又吃不饱，贫穷的人家，真没办法！”你带着微笑说道，但笑容是很凄惨的。

“一个月能做几工呢？”明突然插嘴问你，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身体不好，做一天病一天，你想我能有多少入息！”你低声的向明说：“我欠了杂货店老板的十五块钱，好几个月了，被他催得很紧，但总是没法子还他，唉！穷人总是这样的。”

明苦笑了一下，吸着香烟。风继续刮着，屋顶沙沙着响，仿佛沙厘就要被风刮去。

沉默了一阵，你突然伸出一只指头给我们看：

“你看衰不衰呢？这只靠着它来工作的手指，竟给巴冷刀割伤了！”

明问：“是什么时候弄伤的？”你的手指被一条白色的纱巾包扎着，因此我们不能知道你的伤势，也不能断定是什么时候割伤的。

“就在昨天！”你低声的说着，把手缩回去：“现在我的妻子也帮助工作了，女儿失学，她今年才九岁，她是不得已的，大人做工，两岁大的弟弟没人照顾是不行的”；你望了我一眼，继续说下去：“我真不愿意叫她小小的年纪就失了学，但她不失学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不做工，一家人就得挨饿，做了工又吃不饱，不得已才要妻子帮手，女儿便为了看顾她底弟弟而辍学了……”

我和明都没有安慰的话可说。我们也是很穷的人。明的五英亩黄梨园得养活一家七口，我的职业竟不能维持我一个人的生活，我和明各有好几个债主。

我们沉默着。大家的脸孔上，似乎都被一层浓浓的阴影蔽盖着，失去了笑容，连惨淡的笑容也没有。

这时，仿佛有一种很低沉的泣声从房里传出来，我不能断定那是否是你的妻子在暗泣，我又没有询问你的勇气。我沉思着。

“明天有一个群众集会”，明打破了沉默，把话题扯到我们今晚的来意上：“是下午四时在巴力西贡召开，你能去么？我们已经准备好汽车。”

“当然能够！”说着，把两脚伸出来，让脚板触及地面，你说出这话时的声音很宏亮，也很激动，这是一种很突然的转变，这种转变使我感动。但是，不知怎地，我忽然对你怜悯起来了；我说：

“你生活得这样苦，明天还是不去的好，不然你便得放弃了一天的工作！”我的声音很低沉，像是一个迟暮的老者说着他过往的辛酸事迹。

你瞪了我一眼，很激动的反驳我：

“生活穷困的人就不能参加社会工作吗？贫穷是一回事，社会工作又是另一回事呀！为了大家，我们得把个人的痛苦忘记，……无论如何，明！我是决定要去的！”

我不便多说什么。我很了解你的性格……

“你真是伟大！”我想称赞你一句，明却接着说：

“就这样决定罢，明天中午，我来载你，现在我们该走了。”

“好！”你爽然的答道。

我和明离开你家，沿着来时的小径很匆忙的行走，雨仍然落着，风仍然刮着，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周遭依旧是漆黑一片，只有我们的手电筒的电光向前直照；不一会，我们便看见数盏小灯在黑夜中微弱地和寂寞地发着亮光——那是老爷车上的小灯呀！

1962年

悲哀与生

在写给一位因为失恋而终日沉迷在撰写失恋诗章的年青朋友的信件里，我曾借用“朋友！振作罢！”这么一句不知曾经多少人为了唤醒和鼓舞他底友人不再消沉和忧悒的精警话语寄望他从此努力写下那有用的诗篇。但是，当我说出这话以后，我忽然感到悲哀了。我寄望友人振作，可我自己是否经已振作了呢？

我悲哀了；但这悲哀不是因为一些朋友因为我的一副寒酸相而对我冷淡和疏远的态度，也绝非因被一位在我仰慕中的女郎抛了千百回的白眼，更不是因为黄梨合作社的三位职员，为了掩饰其缺点所以联名在报纸撰文攻击我对他们的批评是和事实不符，无中生有，或者，那位连走路也慢条斯理，道貌岸然的外表圣洁而内里阴森的60岁老翁，为了妒忌我这个18岁起当新闻记者的青年，暗地里，他玩弄了一套卑鄙龌龊和廉价的手段，滥用了那千百人共同奉献给他的崇高和美好的会长的名誉，写信到我所任职的那家报馆造谣中伤我；虽然，在最近的一两个月来，因为天气的时雨时旱，使得我园中的黄梨损失极大，再加上同业的黄梨生产过量，梨价低贱，我的家的经济收入便自然而然的减少了；但这都不能造就我的悲哀，我也决不因了这才感到悲哀的。

但是我悲哀了。我悲哀我以往不晓得如何生，我悲哀我终究是一个糟蹋和浪费了23年有用的生命的青年。

现在我悲哀是因为我的羞悔。我羞悔我以往说过一些幼稚的话，做过一些愚昧的事，和有过一场梦似的爱情。朋友！回忆毕竟是痛苦的，尤其是当我们回忆起那令人脸红的羞悔的事时；但是，我要不将那羞悔的往事淡忘呢？不！我知道得很清楚，一个懂得羞悔的人才能有醒悟的一天的，由于我羞悔，所以我并不需要逃避它，淡忘它；虽然经过洗礼的信徒可以遗忘过往一切丑恶的行径，一碗圣水从头顶上淋下来，那么那个被淋以圣水的人的一切过往的罪行就都由神来替他洗洁了。但那可不是一件真实的事，我用不着利用这个来欺骗自己，安慰自己，我敢说我有承担一切

苦难的勇气；因此我要让回忆的痛苦时时刻刻的绞痛着我的心，我要用新的表现和爱土地和爱人类的行动来洗去过往的一切无知，我要让反省和羞悔来指引我走上一条新生的道路。

但是现在我悲哀是因为我懂得了羞悔。懂得了羞悔时我说我要用新的表现和爱土地和爱人类的行动来洗去过往的一切无知，我要让反省和羞悔来指引我走上一条新生的道路。然而，曾几何时，我想将故乡那活生生的现实利用笔尖刻划下来，可是都没有成功；譬如说：我要用数千个方块字写成一篇短篇小说，来说明和反映几年前，故乡的儿女们怎样为着温饱，为着合理的要求而集合起星星的火种成为一股炽烈的难以抗拒的热流，向不合理的现实斗争，结果在最后一分钟里取得了最后胜利的英勇动人的故事，可是由于缺乏文学艺术的才能，在一张雪白的纸上，我苦苦思索，还是没有办法写下一个黑字来。我怎么能够没有羞悔和悲哀呢？我悲哀我以往在学生时代不曾用功读书，离校后又不曾努力自修，现在没有文学的才华。

我又悲哀了。你看！我说过我要用新的表现和爱土地和爱人类的行动来洗去过往的一切无知，但是那无数只爱土地和爱人类的圣洁的年青人的手，一直在远处向我招呼，整整的三年，我都无动于衷，没有追上去，追上去热烈地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参加他们那伟大行列。

是的，朋友，现在我悲哀是因为我一直还不知道什么是生，在苦难面前我只有愤怒，却不知道还有面对苦难而欢笑的人，像阿尔志巴绥夫之英雄奈司拉莫夫在临到牺牲生命的前二小时还怀着爱恋的心情说：“我爱那阳光，那天空和春光秋景；我爱那青春

以及自然母亲所给与我们的和平和欢乐。”还有法国的居友，一位懂得生之真谛的哲学家，他说：“个人的生命应该为他人而散发，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他人而牺牲”，大作家李芾甘也说：“我爱生，所以我愿像一个狂信者那样投身到生命之海里去”。是的，真正懂得生的人是有的；而我是这么样的渺小，我辜负了青年朋友的心意，我连追上去参加他们那伟壮的行烈的轻微表现也没有，却只会面对苦难而愤怒。当我想起那视死如归以“一死代万人赎罪，毫不踌躇地为信仰牺牲生命”的耶稣，苏格拉底和布鲁诺等圣哲的时候，我就更加的感到自己渺小，可怜和惭愧了！

是的，朋友，在世间，没有一个真正瞭解生的人是还会有悲哀的。我该醒悟了：瞭解生者即是瞭解人的生活，不是单单为了一己的生存，而是要尽量贡献自己给与人群；生命之所以异常充实，是因它在人间贡献异常之多的缘故呀！为了牢牢记住生是什么，这首“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诗，我是要牢牢地铭记在心坎的；还有，另一首“自由，爱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的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的名诗，我也是要牢记在心坎的。

朋友！假如现在你问我生是什么？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回答你说：生是把自己的身躯沐浴在整个人群里；生是为着散发生命的火花，为群的自由，和平和欢乐而求得自己生命的永生！

但是，“离开了行动，话语便没有力量”：为了真正瞭解生，为了实践那个爱土地和爱人类的理想和愿望，我已不能再踌躇些什么了，我应该先有一番准

备的工作了。白天，我让我的瘦的身体曝晒在热烘烘的阳光底下，让我的灵魂沐浴在那艰难的生活里，沐浴在每一张脸孔上的愁苦和热情，晚上，我躺在床上，不是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发呆，或者编织一个绮丽的幻梦，而是看上两小时的书，那文艺的书，哲学的书，经济学的书，甚至速记学的书，每本都吸引着我，诱惑着我。渐渐地，我觉得自己已不像先前那样贫乏了；渐渐地，我感到自己着实比先前充实起来了。我坚信不久，除了愈加深沉的爱与愈加深沉的憎以外，我是不会再有悲哀的。

1964年2月29日于淡巴央

善的鼓舞与怀念

不是为了诅咒谁，也不是为了痛骂谁，这次，我会提起笔来写这篇文章，真的，是为了无可解释那蕴藏在我年青的心灵底深渊处的一串烦闷与悒忧。我烦闷，我忧悒，如果我不借助这支秃笔，藉以抒发心中的感怀——那波动得异常热烈的感怀。我的外表，将会变得更加呆板与老态；我的内心，将会变得更加烦闷与忧悒！

这时，我的心有着异样的喜悦，当我提起笔来抒写我的衷情，我觉得自己是活泼和年青的了——当你的影子一刻留存在我的心田上，我便觉得我的心是甜蜜的、喜悦的。然而你美好可爱的农村姑娘哟！你不知道呢？

我想：你一定高兴知道因何我会如此欢喜着你。

其实，你在我的心中是美的化身、善的化身和真的化身；没有瑕疵，不混沌更不邪恶！

我欢喜你那对灵魂的窗子——眼睛。那活泼的、天真的、充满着智慧和快乐的眼睛，当它在流盼与闪动时，不知怎样，我总觉得我的心是甜的，喜悦的。当你的眼睛逼迫着我时，你的谈话我听不清楚，我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了些什么，我只听见一串像银铃般的声音在空间飘荡，和一对能够慑去我的心灵的眼珠子！

你的衣着朴素无华，那套你常爱穿着的灰中带白的小裙，十分合适你的身段，也充份地表现出了一位典型的农村姑娘，没有荣华，没有过多的要求，正好表现出端庄与自然之美，像一座端庄朴素的农庄，令人欢喜与爱恋，而我正好喜爱着朴素的农村姑娘，和朴素宁静的农庄的啊！

当最初听那知道你的友人们好心地对我说着关于你底一切时，我是很用心地谛听着的。后来，我便知道了你的名字，也知道了你是住在我童稚时期常去的那一条红泥路旁的一座民屋，你有着一个幸福美好的家，过着幸福美好的家庭生活，你的年纪大概不会超过十六岁吧，然而个子却已长得亭亭玉立。小小的年纪，就已懂得帮助父母负起生活的担子，工作辛勤是你的特性，如果不是水限或其他原因，你几乎每日清晨就已出门工作。傍晚，你还到华校去补习国语，或到那好社团去接受国、华语教育，多么懂得利用光阴和珍惜知识呵。你有许多朋友，每次出门，都由一群朴素纯良的少女把你围在中间，这足见你是多么真美与善良，不然你怎能这样受着人家的欢喜与爱戴呢？

曾有一个时期，我的生活是在那极度烦闷与忧悒中度过的。我的忧悒似乎到了无望。我那愚昧无知的父亲受他那二位被现实利益剥夺去了爱与仁的哥哥和二位狐假虎威的侄儿的侮辱与欺凌；我的母亲对一切事情都主张随便些儿，她是采取消极路子的，我那积极的和刚强的举止便受到她的阻止与母爱的詈骂。我怎能不烦忧呢？我的理想正好同着母亲的思想相抵触。我说一切陈旧和腐化的，不能符合理想社会的东西都应该淘汰，摒弃或者根本改造，她却说做人应该多吃些亏儿少结些冤儿。然而我的理想责问我：难道恶人就活该永远得意永远欺凌人吗？好人就活该永远忍气吞声受尽迫害吗？在这同时，我又在饥饿的边沿挣扎着，我又受着一般自以为清高的知识阶级的冷待和白眼，而又受着那“由于不能替家赚回大量钱币”便使戚辈们产生厌情与失望的窘况；我常常做着噩梦，我梦见我那几位最亲爱的可怜的弟弟突然病死，而使我感觉无助的悲哀；我也经常在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充满着愤怒的境况底下写下了一个个辛酸的字眼；我更在同着几位我误以为要好的友辈们面前发过牢骚，换回一些没有真爱的同情的语句。我怎能不悲哀与烦忧？我的周遭是一片黑暗。我感觉寒冷、无望；我衰老了，我已失去了年青人固有的朝气，我没有了勇气和信心。但是自从认识了你，认识了你那对充满着智慧闪着活泼天真的幸福光芒的灵魂的窗子，以及那颗勇于面对生活的善良的心以后，真是不可思议哪！你竟然能够把我那颗冷切了的心召唤回来，使我重新振作，我是应该由衷地向你表示感激呵，你就好比是一团炽热温暖的火焰，你温暖了我的心，你使我从无望寒冷的黑夜中耐心地等待着黎明的第一

道曙光。然而正当着你弥补了我的破碎的心的时候，你从军去了，为了一个美丽的理想，你毅然决然地抛下了你最亲爱的父母与弟妹，到烽火连天的沙场上驰骋；但是后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传进我的耳里：你战死了！一颗豆粒一般大小的子弹打进了你的胸膛，结束了你短促的人生。你的死，自然使我悲痛欲绝。我正无可解释那蕴藏在我年青的心灵底深渊处的一串烦闷与悒忧。然而这一刻我的心灵有着异样的喜悦；因为我知道了，一个人的肉体虽然死了，但只要他的精神存在，那么，我们便不应该悲伤。我说过了：你在我的心中是美的化身，真的化身和善的化身；因此，只要你的影子一刻留存在我的心田上，我便觉得我的心是甜的、喜悦的。此刻，当我提起笔来抒写我的衷情，我像是听着了那所有认识的友人们，都拿起了一支面对现实与生活的号角，向着一个幸福理想的目标（离此却还遥远的理想的目标）而吹奏起一支悲壮的歌儿，去唤醒那所有被生活担子压痛了肩儿、与被生活鞭子猛抽，痛得喘不过气来的人，共同地，共同为着一个幸福理想的目标而奋勇起来，工作起来和团结一致。

我毕竟还年青，我还有希望和勇气和信心哟！

1962年

■

生的真谛与伤逝

在这混浊、邪恶与丑怪的年代中，在那长期艰辛与

苦难底日子的河流里，有一叶孤独底扁舟，它忍受着那漫长、无尽期的凄怆与寂寞，随着那动荡不定的波澜而起伏，而浮沉；它的心神是恍恍惚惚的，它的眼眶充满着仇恨和泪水，跟着那不幸的与丑恶的再续搬演，就使它愈加不满这年代，和这年代里的部份人。

往往，当它在友辈群中，再次听见那自以为清高者的低落与腐化的感情的水流的公然流露时，它便愈加地愈加地不满这年代，和这年代里的部份人。

作为一个人，如果他的意念和志向是要奔向愈上与愈加崇高，那么，他的感情的水流的流露也就必然是会愈加地虔诚、谦虚而且仁慈，只有那自命非凡的高傲者，他的感情的水流的流露才会倾于腐化，一种不能自觉的腐化，而跌入低落与向下沉堕的深渊中。

是由于年代的不幸，生活的艰辛与苦难吧，使我对那自命非凡的高傲者，始终不敢恭维，也不愿意恭维，而只是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或许就因此吧，在我所认识的人中间，便有反投我以“高傲者”这帽子，但我始终信任自己，在大多数人受难少数人幸福底年代里，在奋斗底时代中，在人类文明大跃进，而生活却愈形穷困的矛盾社会里，眼望着那不劳者快乐高歌，耳闻着那辛劳者落泪呻吟；应该憎那吃人者，而爱那被吞者——我能蒙住自己的眼睛，冲昏脑袋，高傲起来么？何况个人的力量是何等微弱，没有可以值得吹嘘的地方，纵使有，也只是无意义地表彰个人的成就。明白了这，我断不会有混浊与卑劣底心思，请安心罢！

但我不得不痛恨那一颗颗高高在上的高傲者的心，只因为那一颗颗的心是足以成为整个社会的演进和沿革的绊脚石。我还痛恨那一类善变的伙伴，他们

的心思一如云朵般善变，爱憎和喜怒无常；还有那仗着钱势任意欺凌人的，以及带着一副狰狞的脸孔，处处想把弱肉给强吞食掉的，和笑里藏刀的，假仁义，假惺惺的，见钱眼开为了些许利益而争斗不休，最后，竟将上帝赐给的天良丧尽的。这些，都为我所深恶痛绝。因为，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如让这一颗颗卑劣与邪恶的心存在，那么，美好的社会永远不会到来；存在的，就是浑浊与丑恶的社会，罪恶的社会。

所以在我所认识的人中间，我爱的是那善良、仁慈而又果敢的心；因此我热烈地喜爱着那生活在阳光底下的朴实辛勤底劳动儿女。

当那一件件生活在阳光底下的劳动儿女的不幸消息传播开来时，我那原本忧悵的心，便会愈加忧悵起来。

如今，对你这一位在黄梨园里死于雷殛的年青友伴，我便自始至终都怀以深切同情与惋惜哀悼。

我永不能忘怀，那是一个太阳躲入乌云背后的白天，是接近傍晚时分了啦，天空满布着乌云，闷雷“轰轰”地响个不休，猛烈的风打从那遥远的天际吹刮过来，拂在你的面上，冷冷的。你知道大雨就要来了；于是，你和你的三名同伴一起走进草寮。

风仍然刮着，雷仍然响着，乌云越聚越多了。不久，雨也来了，很大。

在风雨声中，你们四个人一同在草寮里瑟缩着，你面向天空，看着那越下越大的雨。雷声更凶更猛了。于是，你回过头去，对着你的同伴说道：“生活即是如此艰辛！”蓦地，轰然一声巨响，一个闷雷从那遥远的天际滚了过来，正打在你的背上，于是，你被击晕倒地了，你的身子被弹出寮外，你在露天的黄梨园里仰躺着，静静地仰躺着，不动一下，没响一声，雨

水淋湿了你的周身。你的身体愈来愈冷了，你的血色亦愈来愈苍白了。惶恐中，你的同伴们几乎哭了，他们冒着大风大雨，在惊慌与匆忙中跑上村庄来向我们报告噩耗。不久，一辆黑厢车把你的尸体从死难处舁进了医院。在停尸间里，你仅穿着内裤，你的脸孔很安详，像安详地睡眠着。看着你那被剖开了又被缝补回去的胸膛，你的母亲早已流干了眼泪，哭哑了声音，她只是低沉地低沉地、慢慢地频频地呼唤着你的名字；你的弟弟妹妹们更伤心得不得了，他们的面色跟你的一样苍白，他们的小小心灵经已忧悒到了极点，只是不住地呼唤：“哥哥！回来吧！”

“哥哥！回来吧！”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是的，你已经死了，在生活的面前。

而如今，每当我遇见那一颗颗浑浊与卑劣的心思，我便极易想起你在黄梨园里的静静地仰躺着的尸体，也极易想起雷声。最后，我会在心里默默地责问着：

“闷雷！你闷是你的事，但为何你要殛死我的伙伴，一个好心肠的年青人呢？”

1962年

■

心 语

假如我说生活是空虚的，你也许会引用诗人何其芳先生的“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又多么芬芳，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的名句来责备我。但是对于一些比较知交底友人，却对我的生活境况给以

同情与感慨。

我永远是寂寞的，在生活里我只有感到寂寞和空虚。

我没有幸福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那动荡不安的境域里头渡过。廿余年来为着寻觅那生命所需的牛油和面包，父亲带着我们地南天北地东迁西移，使我不能受到完整的教育；我也没有幸福的少年，四年前在龙引中学读书时，当黄昏的脚步临到椰林底下的宿舍，对着那一片昏暗的椰林，虫蛙的鸣叫声在四处响起，我的心，便感着一阵子无可名状的悲痛，我系念着家乡的父母弟妹，他们也同我一样生活在那寂寞寡欢的网里。但是不知怎样，只有同着几个爱跳爱闹的孩子，在那忘我的境界里头厮混和鬼闹时，我才能寻着那片刻的喜悦与温暖。渐渐地，我终于觉察到我将沉落了，我预感着我将在那无可救药的渊薮里头不能自拔起来，于是我赋归乡间，过着务农的生活。两年后，因同父亲生长意见，被他挤出家门。这时，我居住在一个政党的党部里；在那里，晚上我可以看见那轰轰烈烈的学习场面，但是一到了白天，那朴实辛勤的年青的乡下友人都到园地上工作了，留下我一个人寂寞地空守着党部。这党部，距离市区只有一箭之遥，像一只雄狮，静静地躺在许多民屋中，在没有落雨的时候，天气闷热得骇人，周围的房屋中没有透出一点儿声息，偶尔一辆汽车打从门前经过，这才划破了周遭的死寂。为了排解那一颗孤零零的心的冷寂，我的那一本没有思想性的《马来亚黄梨之乡散记》的小书，便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了。我的心，你是不甘寂寞的，你欢喜的是那壮壮烈烈的场面，那风浪翻滚着的时候的英伟的雄姿。然而怎样才能使你获得温暖与慰安呢？除了学习着那聪明的傻瓜干着那聪明的人

所不愿意干的事情——学习爬方格子，我还能多给你一些什么呢？请饶恕了我罢！

日子过得真快。一年过去，我终又投进家底怀抱了。如今，我住在一间平屋里，离家不远处有一块四方草原，长着一片枯黄的茅草。没有月光底晚上，草原上静寂得一如深山底景象，只能听得蛙叫虫鸣，没有柔美的鸟声，寂寞得就像在坟场般的凄凉，阴沉与恐怖；白天的情况也不会多好，那从街场水涌进来的野狗，凶狠得就如深山里的恶狼。一天，一片噪杂夹着哀鸣的狗声，打从草原那方传进我底耳膜来，我跑到草原，正看见我家的一只黑毛小狗，缩紧着尾巴，亡命地往家里逃去，背后追踪着一群野狗。当晚我便得梦。我梦见我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被三个荷着长矛的仇敌追击着和围攻着，我想呼叫，但却无声。梦醒了，我还在寻思着：“为什么无声呢？”

呵！朋友，如今我明白了，纵使我不作文（不会在极恶劣的环境中呼叫），然而在这飘拂着榴槿山竹及其他各种气味的国土上，仍不乏有着很好文学休养的人，我于是便想起要学他们怎样利用笔尖当做武器，写下那有血、有肉、有泪和有激情的文章去迎战仇敌！

有人说：“有了仇敌的人是幸福的！”在我至少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当我寂寞的时候，我便想起了我的仇敌，当我想起了我的仇敌的时候，一股愤怒的炽热的火焰便在心中燃烧了起来。“个人是不该忧伤的，个人也不该为个人的仇敌而斤斤计较”。也许我还年青罢，我不能深刻地理解这话的深意。但是总有一天，我是会成长起来的；那时，我想我当会愈加地忧悒，而且我要哭泣，我的哭泣也当甚于现在。因为我的哭泣，将不单单是为了个人而哭泣呀！可以预卜

的，对于一切，假如我们还是一味的犹疑和迁就，或者裹足不前，那末，那时候，世间将仍有半数以上的人在饥饿的边缘挣扎着，而且仍然有人会荷着长矛在草原上追击着和围攻着那无助底可怜人……

1963年

■

我与灵魂

问你灵魂

灵魂，你的生是浴于一个大千世界里的苦之海，这海是一椿最最可以悲愤和永世不得超生的海。灵魂啊灵魂，你难道还不够良善么？但你何以永在一个极可喟叹的人间世里备尝苦之果汁？今朝你应醒悟，只有死才是万物皆比之不及的最最可以吟咏和五彩般的绚丽，这在你已是无可置疑的了！你要牢记，生是只有那末可怜的一次，而死却是不灭的永恒的，当你的血液终止其循环，当你闭上了一双苦涩的涔涔泪眼，你便进到一个极乐永恒的世界，这世界很黑很暗，但是前路却何其无极又无限，这里没有一切的一切，一切空洞如穴，没有眼泪也没有歌，门前只悬吊着一块小小的牌，上书一个虚无的无，于你却是一个最实在地，最真诚无邪和没有隐瞒地能容你的世界的世界。

你何惧于死呢？死其实并不可怕之处。许多人怕，多半是怕那临到死时和临死之前的那一刻，但当生命的烛火正式熄灭了的时候，死便是何其美丽及可颂赞，于是怕死便成为极端无理由和可笑的了。所以灵魂，假如你不是因为害怕，那末你便应该越早越快

越好的走进那世界里去！

灵魂答记

主人啊主人，首先我要郑重地宣誓：我敢自夸我在这方面是好汉一条，我并不怕死。你刚才指示我该进去的那个世界，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世界；但是请你原谅，我之所以迟迟不愿进到那个世界，说来真能令我热泪盈眶。生在我其实是一个极其可笑的笑话。我的生命停留在这世界一角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但却有一个可笑的主题，这主题不是我无时无刻都在你耳畔低语的：“我还要复仇”吗？但你怎么这般对我不解？你的话听在我耳里多像针刺，我多伤感我多悲苦。你的话呵你的话呵！

主人，你难道能轻易就遗忘了么？在我随你所过的廿五年短短的生命的旅程里，我们曾在那里一天惬意过？我们不是每天每天都在相拥哭泣吗？很多人都在欺凌我们压迫我们，有形无形，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他们那里曾将我们当人看待了？他们不都当我们是马牛和小丑和皮球吗？所以我所需要宣誓决不放过他们决意要复仇的事情可多着呢，真是多如恒河沙数多如牛之毛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生虽然是可诅咒，但我却仍还要生。我从未礼赞过生，但我说仍还要生的话在你听来如果会误解为我是在赞美生，那末毋宁就说我乃赞美复仇，乃来的贴切和真实啊！

总总我都要复仇。

主人，那在菩提树下沉思悟道的王太子，那仲尼以及神之子等所谓至情至圣者们的“智”，其实都是同一堆粪土里的废话和说教和谎言。他们布道一个百无聊赖的“爱”是最最不可以宽恕和相信的，因为他

们曾经荣耀地苦口婆心地训导我们当右耳被人括了一掌以后还应该送上左耳。虽然还应该送上左耳的情调是很优雅绮丽，但可知道这里头包含的是不是无比的羞悔和懵昧？几千年来的人类何以有那么多羞耻和愚昧？这道理难道还不容易明白吗？主人，在你还是年纪轻轻的廿岁那年，我不是在“问”中告诉了你这个道理？——为什么要得缩头时且把头缩？为什么要向人间魔鬼升白旗？为什么要原谅众民的敌？为什么要同那残酷不仁的握手？你难道怀着利己的胎？你难道想在仇敌身上得着好处？你怎么不能爱的深沉也恨得彻底？你忘记了因有原谅才有坏蛋多多在人间？能答这问题否？为什么世代都有恶霸？为什么时代都有忧伤？

是的，主人，人这所谓灵的动物的所谓仁，是真的早已被名和利和自私享乐的毒烟猛薰下变得何其脆弱僵死和麻木了。而可怕的是金钱和假爱总是相连在一起同着一鼻孔呼吸。前几天那个离我们而去的女人，不是因为势利因为发现我们目前的处境困苦可怜，而将来未必就有美好前程所以毅然决然拒绝了我们的近乎乞怜的苦苦挽留吗？

其实，这些仇恨我还可以暂时搁置一旁不去管它，而最令我气愤不过的还是那个我们饭碗里的米粮的施舍者。主人，你的祖先真是愚得可以，我真恨他，假如他能聪明些，能勇猛些，那末今天我们就不至于落魄到这步田地了。他为什么这样自私这样贪图个人幸福甘心受那个老板的愚弄和欺瞒？真是鬼迷心窍么？不然他何以只拿了人家的几瓶香槟和几斤下酒的红烧肉，就轻易将一块丰饶的土地让了人？害得他的孙子今天在受苦受难，忍饥受寒！且反成了人家财路的辟造者！这当然是很打紧，而最可悲哀的莫如替人家汗流浹背！气喘如牛之后，换来几个不足有闲阶

级者在缴付滚球场上的一场游戏的钱。这是说我们一天足足消耗了八点钟的精力，就只拿到两块五角钱的代价，而且还是在俯首贴耳及不可闲话多说的美丽光景里才能得着这种福分，否则不。那末请你想想：这不是很足以令人汗颜和痛心疾首的一回事吗？这是人间的一场噩梦抑或一个玩笑呢？

所以，主人，无论我驮荷的苦痛有多少沉重，我也不愿做一个冤魂或者一只厉鬼；因为在地球上在大气层中，冤魂和厉鬼在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我从未遇见过。我诅骂过我的祖先至好惨，但到今天他们还不曾来找我算账，这便是人间无鬼的一个例证。所以我决不会傻瓜到为了复仇特地死去而后变成一只可怖的厉鬼。所以主人，你指示我该进入的那个空空荡荡的完美世界我如今还不愿即往。主人，你和我都有那么多的眼泪那么多的仇恨。那么多的眼泪那么多的仇恨是都必得完完全全的得着偿还；至少，我们也总该还之以泪以牙，这是交易的最最公道之点。那末，就让我们极需要一个“还”字者联成一种气息，就让我们长时间走在一条长长又长长的复仇的道路上，即令我们的处境像一条垂死的烂头之狗的悲惨境遇，在什么动力都不能生产但是一息尚存的时候，我们也还可以躲藏，还得在人生舞台之下充为观者，看着台上演员演作这出复仇的剧，这样的演员有的是。主人，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将发现，这样的演员其实是自古以来就有之而且是从未间息过的，只是在比较上远离冠军，也夺标无望，而走在莫名其妙和相互利用的路上的演员却比比皆是和遍地如沙呢，主人！

(1965年发表于新加坡恒光月刊。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夕)



◇1966年4月24日在柔佛州黄梨镇——北干那那，左起：陈瑞献、李寿章、郑易、梦平、马汉、林虹、钟赋、柯戈。右起：王小鹏、林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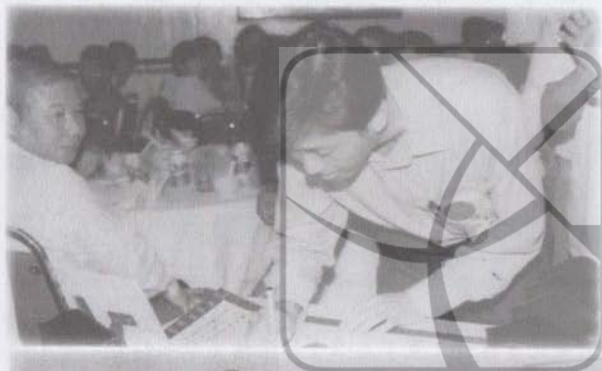
◇约于上世纪60年代初，一群文艺工作者在北干那那合影，前排右起：李寿章、郭仁德等。前排左1为钟山松，左2为林过。后排左起：林虹（宋朗）、孤思（冷若冰）等。右1、2为适民、陈剑。



◇1970年12月6日中午，林过（右1）与新华作家张金燕（左2）、赵戎（左1）和苗秀（右2）合摄于笨珍（吴厚忠摄）。



◇现为檳城首席部长暨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林冠英（右2），曾莅临笨珍与当地文教界知名人士梁洗桦校长（右1）及林过（右3）交流，站立者为民行党笨珍区会主席唐长坤（已故）。



◇笨珍文艺协发成立区丹斯予与议名为黄珍成该区丹斯予与议名为黄会的该员定的支持代签1展，议家少助；席时左1会黄不协士留柔州督学振忠（1938~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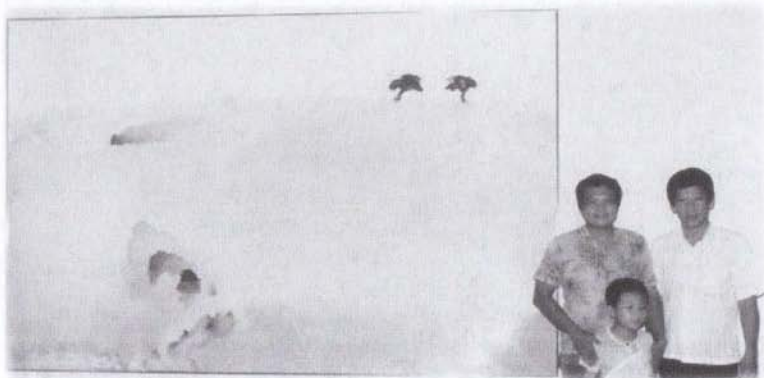
◇觉诚法师（左3）赠星云大师题笔的《龙天护佑》春联给《东方日报》总编辑潘友来（左4）。左起：国际佛光大马协会署理会长林培祥、国际佛光大马协会会长林汶阶、该报副新闻编辑陈敏慧（2012年1月12日）。



◇在张维民校长（左1）与北干那那南马园经理兼书法家杨福貽陪同下，来自星洲的多元艺术家暨作家陈瑞献（右1）在黄梨园实地察看制罐黄梨与食用的苏心黄梨的不同处。



◇笨珍知名散文家兼记者林过（左）与唯女林崇洁（本书作者之一）。



◇新加坡文化奖得主和荣获总统颁发卓越功绩服务奖的陈瑞献（左1）与林过（右），中间小孩是林过唯男林崇信，背景为陈大师画作。

林 过

远了，家乡

远了！家乡！

踏上异乡土地，在异乡的第一个夜晚里，睡在一条热闹街道之旁一座幽静的屋里，电视经已播完节目，房里的灯光也已泯灭，最后一部车子经过后，最迟归来的人也已进了门，不识熟的异乡的静谧的黑暗的房，可怜异乡人欲眠不能，是因为想起家乡迟眠的夜吗？禁不住了，我感慨的说：是的，远了！家乡！

是的，远了家乡；当我今天醒来，在办公室收到你从遥远的家乡寄来的信，诉说着一个即将上演的剧是怎样伟大和荣耀的时候，我的心便起了一阵愁苦悲戚的“远了”的感觉。除了飞回旧巢，不然我将不能亲眼看见那个剧的搬演，更不能亲身参与演作了啊！

是厌倦了家乡艰苦的劳作生活吗？不然何以忍心远走高飞与你相恋了25年的爱人——家乡别离？

是故乡的一只义犬，邪恶的心看你是一枚眼中钉——你吠向邪恶。

是故乡的一颗良心，无助的心需要你来救援，你的善良的心发出来的光，照向每一张苍白愁苦的脸。

然而去了，马达开动时，你就带着一颗职务未完的愤懑的，又是恍惚惆怅的心，走向一个土地不知是白是黑的境域。

啊！亲爱的朋友，是那儿的日子的琴，时时为你弹奏快乐的歌吗？抑或职务比较家乡的重要？啊！亲爱的朋友，都请你坦诚的告诉我们吧！

刚到异乡的四日夜里，系念家乡的心很紧，没有风浪的孤寂的生活，是我燃不起炽热底心的因由，于

是怀乡之情便切了。暗地对自己说：飞回旧巢去吧，虽然那里的生活苦涩，但是，同着自己亲爱的家人在梨园之海上操作，付出劳力，付出汗与血，却多少还能换回来一份亲情，亲情，这闪烁的金色字眼，不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么？还有夜晚，同着一些熟透了的友朋，在那嘈杂的咖啡店里，莫明与平白地浪费几许年华青春，带着一身的热闹，回到家里，夜虽已深沉，却还能够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缓慢地写下一些字迹，有时，疯狂的风沙飞起，我就同着一些勇敢的人，奋不顾身地冲向那旋转着的风沙圈中……。

我虽然曾经吠向邪恶，但是说是家乡的一只义犬，却还有着一段很长很远的距离！我只是一只狗，被唾骂和诅咒，被脚踢和吓唬，同着别的一些狗儿的命运一样！

我虽然曾经扶起过路旁的几株倾覆的幼弱小草，曾经放下一根粗绳，让坑底的一只烂头狗衔着，然后将牠托拉上来，而不曾得到牠点头道谢。但是说是家乡的一颗良心，却还有着一段很长很远的路程；我只是一道微弱的光线，只能模糊地照到近处的域，不能在冬季里像炉火一样予人以温暖，救援无助的心是谈不上；然而，照向每一张苍白愁苦的脸庞，却是我的与生俱来的“向往”，和我所抱定着要走的路。

如今我要说，是的，这儿的的日子宛似一把竖琴，它在为我弹奏着一支快乐的和有意义的乐章而我不知道。那是到了异乡第五日的晨早，这样的乐声我才开始聆听，从此我遂安静和聆领了。

我还知道，我现在生活的异乡的一角土地正盛开着繁花，原来它是一个艺苑；一位师长是这个艺苑的守护者，他是个真心热心的园艺家，他将我留在

他的花圃里当一名浇水的小园丁。为着要使这小小花圃的花蕾结成花朵，然后让它万里飘香到祖国的每一个枯竭的角落。像在沙漠上发现了绿洲，我的愉悦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自此，我便打消了飞回旧巢的意念，而决心长留下来做个幼年园丁了。

朋友！与其在一个狭小天地里扶起几株倾覆的弱草，倒不如在一个花圃里浇水施肥，让繁花变成甘霖，洒到广阔的枯竭土地和将来的未可触摸的世纪！

但是，远了家乡，那个你说是伟大和荣耀的，而我将无法亲眼看到和亲身参与的剧，令我向往不已，我将只能从午夜梦回中去体会那剧的内容了。

你可千万别为我惋惜，我的心情并没有丝毫的惆怅和悲戚的分子，我很欢快，当我听你说：“某担任主角将能胜任愉快请勿挂怀”的时候，我是真的没有挂怀的。

记得乡中那一条崎岖艰险的路吗？我和你，不仅跑了一小程，如今剩下更长更远的，是需要你和你的另一些道合的友朋，去奔走和追赶的了。

忆否当我临走之前对你说过的一句话？跑完这条崎岖艰险的路，便迎接和平的光，而笑浪在山野翻滚，从此梨菁贵如金银，梨厂的烟囱冒烟，是再也不为那毫无关系的人了！

但是到了那时，当你们燃烧炮竹欢庆新春，而偶尔想起故人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将我来责骂，说我是家乡生活战线上的一名逃兵，尽管时时刻刻我都系念着这末一句话：

远了！家乡！

（1965年发表于马六甲华商报。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多年）

林 子



作者

简介

林 子 原名林君丽。早年笔名有“小青”、“迎风客”、“路边人”。祖籍福建永春，1953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笨珍县。小学启蒙于当地国民型学校、中学转入英校理科班、新加坡义安工艺学院商学系毕业、中英翻译专业文凭、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2005）。从事财务、会计、行政；中英、英中翻译、撰稿工作。热爱中华文学、文化、阅读与写作。尝试各类型文学体裁创作，热衷于网上博客。作品包括散文、杂文、诗歌和微型小说，散见于本地各文学刊物与报章。2006年与关于出版合集《双子话人间》，2008年出版个人微型小说集《林子微型小说》。2011年出版散文集《林中自悠悠》。设“随笔南洋网”博客“林子空间”、新加坡文艺协会网专辑。现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员、新加坡文艺协会、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永久会员、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属下“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副编辑、海南会馆文学协会会员、海南会馆读书会会员。

林子

又见棕榈

清明时节，驱车越过长堤赶赴柔佛笨珍郊区小镇，为的是在亲人坟前献上一束鲜花，聊表孝心，也是为了与阔别多年的姐弟相聚，共叙别情。

农历三月，不似春天。细雨伴随轻风迎面吹来，带着些许寒意，使这祭祖追思的季节平添了几许淡淡哀愁。

小镇景物依旧，久违了的锌板平房，散发着古朴气息；狭窄的道路两旁尽是挺拔的棕榈树，啊！又见棕榈！这留守故园的勇敢战士，是刚毅坚强的象征，不知从哪年哪月开始，我已深深爱上了它。扇状的硕大棕榈叶在风中摇摆，仿佛向我频频招手示意，欢迎游子的归来！一如久困牢笼的囚鸟向往一片辽阔蓝天，少不懂事的我，毅然背起轻便行囊，飞往长堤彼岸的异乡，开启另一段艰辛漫长而不可知的人生旅程。

家乡的一景一物：山坡上的橡胶树，小溪旁的瓜果园，镇上的一排小店铺……有我既熟悉又陌生的童年记忆。时代巨轮仿佛在这里停顿了下来，21世纪的繁华与喧闹，几乎不曾在这位于柔佛州南部靠海的小乡镇留下多少痕迹。尽管这国家的“十年经济政策”已实行多年，城镇依然是一片萧条，百业待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自橡胶业在上世纪80年代走向没落，这里的居民，年轻的纷纷远走他乡，年老力衰的只能靠捕鱼和棕油业为生。

遥想当年，父亲是典型传统旧式家庭的一家之

主，思想封建，对女儿的管教尤为严厉，从不肯多施舍予我们四姐妹一丁点的父爱。打从我懂事开始，父亲脸上就鲜少有笑容，他成日严肃地板着脸、抿着嘴，沉默寡言。然而教训起子女来却是挺吓人的，五个孩子当中，要数我这老四最为叛逆，遭苛责的次数也最多。年长后才意识到，除了重男轻女的观念在作祟外，当时世界经济进入大萧条，以务农为生的双亲，虽然拥有自己的小园丘，也处境艰难，被一家七口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得喘不过气。父亲希望多生男孩，以便长大后成为园里的得力助手，可惜母亲连生五胎都是女儿，基于这原由，他的心浮气躁似乎也显得情有可原！

小镇街坊一隅，是童年的启蒙学校——建华国民型小学，校舍经历了漫长时光的洗礼，已破旧不堪，几乎成了危楼。据说华小的命运在故乡风雨飘摇，眼前那座近半个世纪以来从未翻新过的旧楼宇，正说明了华文教育处境的艰难。抬头瞥见校门口巨大的横联：“勤奋向学，自强不息”，耳边传来朗朗读书声，顿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华文在这片土地上终归是有希望的！

“勤奋向学，自强不息”，正是这八个字的珍贵校训陪伴我浪迹天涯，时刻鞭策我、激励我发奋图强，向前向上。坚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如华教前景掌握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炎黄子孙手里一样。想当年我不顾双亲的反对，毅然地撇下家乡的一切，逃离这贫瘠的村庄，为的是不愿步上姐姐的后尘，屈就于过一辈子相夫教子，平庸苍白的乡村生活。怀着满腔的激情，以及对人生、对学识进行探索的强烈欲望，去追求生命中更高境界的理想价值。总

觉得在天之涯、海之角，必将找到我人生的梦想，虽然，那梦想在当时在心中显得十分朦胧、虚幻。

如今，当我在异国找到了安稳的家，找到了事业、爱情、家庭、财富……踏入了大学学堂，如愿以偿地戴上了方帽子……却已付出了半辈子的代价……重返乡间老屋，亦感惘然若失。白云苍狗，世事如棋，物是人非，一切已不复当年！双亲早已作古，三位姐姐老态尽露，当年的懵懂少年，如今已满面风霜。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数十年来与兄弟们离多聚少，手足情谊还依然存在，也丝毫不为彼此间学历的差距而产生隔阂。共叙往事添惆怅，一种辛酸几人同？

回忆童年往事，点点滴滴，令人感慨万千！猛想起母亲迈入晚年常挂嘴边的一句话：“什么都不怕，就怕年老力衰”！蓦然惊觉，年轻的岁月原是那么美好！此时此刻，令我倍感唏嘘的不再是人生的起落得失，而仅仅是为了那悄悄溜走的、一去不复返的流金岁月！

我赫然想起那首怀念故乡的歌谣《弯弯的月亮》：“……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

2008年作

（原载于《亚细安旅游散文》9—2010·新加坡文艺协会）

冬至

一年容易又冬至！冬至的到来也意味着一年已

走到了尽头，距离阳历新年和农历新年已不远矣！日子、人生，都过得太匆匆了！

在诸多华人节日当中，要数冬至最容易让人记得，因它总是固定在每年阳历的12月22日或前后，也是华人一年之中最后一个传统节日。由于地球运转的关系，这一天在北半球日短夜长达到了极致，冬至在天文地理学上也就别具意义，可说是个重要的节令。

这些年来，冬至在于我，除了吃几颗应节的汤圆，似乎就没有其他特别的意义。然而，冬至又似乎是个容易令人忆旧的日子，吃着从超市买回来的花生馅料汤圆，思绪不经意地神游至童年的乡下——我的故乡笨珍，去重温那一段失落了的时光……

记得冬至当天，妈妈总会将前一晚磨好、去水份、已制成块状的糯米团放在一个大圆盘里，手心沾了些花生油，搓啊搓的，最后将大糯米团搓成许许多多小汤圆。然后煮沸一大锅水，丁丁咚咚地将小汤圆放进沸水中，不一会儿，白花花的汤圆就浮在水面滚动着，妈妈用勺子一捞，可口的汤圆就上桌了！拌着剁碎的花生来吃，每人可吃上一大碗呢！

妈妈说吃了汤圆就长了一岁，能快高长大，因此小时候对圆滚滚的汤圆有一份期待，莫名的喜爱。冬至到了，几个兄弟姐妹争着搓汤圆，常把手中雪白的汤圆搓成灰色的，那几颗灰溜溜的汤圆自然就不能下锅了！妈妈说要搓汤圆必须先洗手，可是，洗了小手，怎么所搓出来的汤圆还是脏兮兮的，不能吃！

儿时的生活太单调了，仅仅是搓汤圆也足以带来不少的乐趣。或许也只有这种纯朴的乐趣，才能在生命中留下永恒的记忆！

(2010年作)

■

林子

梦回胶林

久违了！古老的胶林，别来无恙？

农历二月天，细雨纷飞，我回到了久别了的故乡——笨珍。

踏进胶林，犹如再次投入了母亲的怀抱，惬意而温馨。朝雨淅淅沥沥，满地枯黄的橡胶树叶，奏起了和谐交响曲，此起彼伏的滴答声，唤醒了童年的梦……

曾几何时，乳白色的胶汁，哺育着贫瘠的村庄。胶林的童年，是一幅色彩黯淡的水墨画，每一处着墨都点染着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成长的激情与欢乐、失落与哀伤，尽在其中！

记起橡胶树落叶的日子，约三两玩伴在胶林里来回奔跑，或故意加重脚步、或调皮地掀起地上枯枝干叶，所到之处树叶沙沙作声，好不热闹，竟以此为乐！此时，枝头上绿苗初露，一年伊始，胶林的春天来了！

也曾憎恨雨天，当可恶的雨水把一棵棵橡树都淋湿，胶农一天的生计也泡了汤！胶林中长大的孩子，过早地接受了现实的磨砺、风霜雨露的洗礼，变得早熟，也载满忧患……

风雨故人来，重访胶林，壮硕的橡树已满树疮痍，等待着被砍伐的命运，正如当年在胶林中奔跑玩乐的懵懂少年，如今亦步入了黄昏岁月，垂垂老矣！

蓦然回首，多少前尘往事历历在目，却已是无可追寻了！

（2011年3月3日作）■

林崇洁

作者简介



林崇洁 原名林崇洁，是林过与刘雅翠校长夫妇之女。1985年出生于柔佛北干那那，父亲是福建德化人，母亲是广东四邑台山人。1997年在北干那那育民二校毕业，2002年在北干那那国中毕业，2004年在笨珍Dato Penggawa Barat中学理科班毕业，2008年在吉隆坡拉曼大学新闻系毕业，之间曾在吉隆坡旅行家杂志社实习三个月，后任临教。2011年在新山师范学院假期师训班毕业。目前是笨珍民众学校教师及士古来工艺大学教育系硕士生：偶尔有在“柔佛透视”及“大家谈”投稿。

林崇洁

体验活力探险 肯逸湖野外露营

探险、露营、爬山。听起来很辛苦，很麻烦，不适合忙碌的城市人？谁说的！这次的肯逸湖露营探险团就让你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尝试真正的大自然露营新体验，了解所谓的深山探险，让大自然把全身的烦恼一扫而空吧。

普遍上，一提起肯逸湖，人们不外想起肯逸水坝或是钓鱼天堂。它是一个让人感到既熟悉却又陌生的名字。熟悉，因为它常出现在地研课本上；陌生，因为它就坐落于遥远的登嘉楼州境。对地理有些认知的朋友多少都会晓得这个湖泊的历史。肯逸湖凭着占地26万公顷，湖内多达340个小岛，14个瀑布和无数的险滩与河流的庞大规模稳坐东南亚人造湖之首。身为国家公园的入口之一，这里是多种淡水鱼与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与温床。另外，它也是举办野外求生营的好去处。

这次我和肯逸湖露营探险队的教练及营员们就抱着不到肯逸湖非好汉的重大决心而来，势必要揭开肯逸湖那层神秘的面纱。出发前，教练在说明会上简单的讨论了这次的探险活动。据悉，这次的探险活动将让我们有机会在肯逸湖上享受几天绝对与世隔绝的大自然生活。除了野外露营，跋山涉水也是探险中的其中一个环节。看着营员们一副严正以待，备足器具，全副武装的扮相和我这个还搞不清楚状况又只拎了两个旅行包的小女生相比，真是显得格格不入。

在进入肯逸湖的前一天，我们先在Sungai Berua的

土著村落里会见了 kaum batek 土著。土著文化虽然还有待发展但他们也有自己生存的方式。土著大哥还教导我们如何使用他们自制的陷阱捕抓飞禽野兽，这种方法真是既新鲜又有趣。虽然没有先进的捕猎器具但他们照样能把动物一网打尽。这种人生与经验的累积造就了他们独有的生活方式。新一代的原始土著的小孩也和城市的小孩一样上课读书，拥有自己的学堂，学习以较为进步的方式生活。

拥有丰富露营经验的教练们特别为这次的露营设计了许多激励课程和小组活动。营员们可以通过这方面的活动加深对自己与彼此之间的认知，激发起团队精神。我也从中获益良多。分组活动结束后，大家拿起一袋袋的露营用具，在铺满石子的油棕园临时营地上，各自忙着塔起帐篷。从来没有露营经验的我只好依赖其他营员帮我把自己的窝立起。

帐篷安装完毕之时，夜幕渐渐低垂。当阳光慢慢离开地面，不知怎地，我的心开始忐忑不安。也许对我这个娇生惯养，住惯砖屋，夜晚都有日光灯照明的人来说，在漆黑的油棕园里住上一夜真是难挨。除了要预防蚊虫蛇蚁的迫害外，还要不时注意天气的变化，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即使是半夜时分还在梦乡也得马上起身，准备撤出露营地。

辗转难眠，无法入睡。起身看看手表，“什么，才凌晨三点！”。无论如何，还是忍着背痛继续睡觉。酷爱睡觉的我，从未睡得如此不堪。加上寒冷的天气，我一整晚都半梦半醒，终于盼到天亮。自我检讨以后，我发誓下次一定要把睡袋放在身边，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期待已久的一刻终于到来了。坐在前往肯逸湖码头的巴士上，想象着肯逸湖的壮观景色。果然，肯

逸湖没有让我失望。与肯逸湖碰面的那一霎间让我毕生难忘。第一眼看到它，心里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气，“哇，真的好美啊！”。清新的空气由鼻子深入肺部。用心的深吸一口气，尝试让自己融入肯逸湖的气息中，但望着偌大的肯逸湖，还是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这种举动在城市生活中是无法享受的，烟雾和污染让我连大力呼吸的勇气也没有。我们乘坐的快艇残忍地在镜面般晶莹剔透的湖面驶过。因为飞驰的原故，清凉的湖水不时会溅到衣服上。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夏日戏水般清爽。

肯逸湖的风景是百看不厌的。一座座的小岛，一枝枝的枯木，一丝丝的湖水，将肯逸湖点缀得美丽动人。每一刻都有它非凡的气质。清晨时分的肯逸湖有些寒冷但它的寂静让人的心情平和，拿着一杯热饮坐在岸边细细享受早晨的第一道曙光和轻轻的薄雾。中午时分，艳阳高照，阳光直射入湖面，再反射到脸上让人睁不开眼睛可又不舍浪费沿岸美丽的风景，当下旅客应该乘坐飞驰于湖面的快艇享受阵阵凉风。傍晚时分是大家围在岸边垂钓的好时机，边钓鱼边欣赏夕阳在枯木丛中留下的余辉边感叹夕阳的短暂。夜晚，虫鸣声四起，让人有置身于丛林的感觉。

多数人选择到肯逸湖游玩不外乎是因为它那美丽的风景和丰富的鱼产。湖里有多达300种淡水鱼。鱼群蜂拥而至岸边等着饱食鱼料的那一刻，任谁看了都会傻眼。这里不是渔场或是奎龙，这里是最大自然的环境。我从来没有在这种环境下如此接近鱼群。鱼群一点也不怕生，仿佛人与鱼早已建立了一种互信，谁也不会伤害谁。自从引水淹山后，枯木成了它们生长的温床，藻类成了它们赖以生存的食物；青龙鱼(kelisa)、吉罗鱼(kelah)、剪刀鱼(kawan)、家雷鱼

(kalui)、兰邦鱼(lampam)、多曼鱼(toman)在这里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

钓鱼爱好者在肯逸湖垂钓需要申请准证而且他们只能用钓钩、鱼线和钓竿进行垂钓。他们最爱三五成群的组成一船人到湖中找寻鱼群的踪影。大获丰收后再到岛上的餐厅来一顿丰富的海鲜料理。

这种得天独厚的大自然生态环境也吸引了不少科研人员、自然保护者，探险露营发烧友和摄影爱好者踏足此地。尤其是数百万年前自然形成的热带雨林，在外国是绝对找不到的。也许将来肯逸湖也可以将这里发展成动植物生态课程教室，介绍这里8000品种的野生花卉、2500种植物、1000种蝴蝶、370种鸟类、200种动物、300种菌类及300种淡水鱼。让年轻的一代了解自然生态的奥妙，让他们能更加爱护这个环境，这个地球。

水上交通工具尤其是快艇是肯逸湖重要的运输王具。从这个岛到那个岛都需要快艇的协助。整个肯逸湖内有大约70家船艇经营者每天都在肯逸湖的唯一入口处，嘉维码头(Pengkalan Gawī)，为进入肯逸湖的旅客提供往返码头和岛与岛之间的载客服务。为了安全起见，旅客们应当向码头的游客服务中心的人员报备一些本身基本的资料，游玩的天数，住宿的地点和将要进行的活动。这些预先的准备可以确保旅客在湖内的安全。如果真是在岛中的山林里失踪，搜寻人员也有线索将游客安全的拯救出来。

鬼斧神工的奇迹

在前往肯逸湖岛上露营地的途中，我们先到了孤傲又充满神话传说的美华洞(Gua Bewah)。当地的船夫告诉我们从很早开始那里就已经住着许多各种各样的

鬼怪精灵，他们驾船经过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不寒而栗。听了这个传说以后，我也感到有些毛骨悚然。然而，它和大亚洞(Gua Taat)都是肯逸湖内远负盛名的石灰岩山洞奇观。考古学家曾在美华洞里发现震撼人心的新石器时代6,000年前的人类遗骸，铜器，炊具，武器和许多古物，但目前都已被移置于博物馆内。曾经挖掘出古物的地带已经由专人用围栏围起。望着已经空置的洞穴，心中想象着当年古人留下古物的情景，也许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随身物品可以遗留至几千年之久吧。

虽然从码头到美华洞需要2小时的船程，的确是远了些，但得以见证孕育出千年古物的遗迹，再远的路也是值得的。进入洞内千万要带上手电筒，因为洞内某些角落设有昏暗的黄灯其余的地方则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洞内入口设在半山，沿着阶梯缓缓而上，映入眼帘是伟大的钟乳石和石笋奇观。山石的布局非常奇特，有的像动物，像物品，像人类，像植物，各凭观物者的想象力。

起伏不定的山壁上生长着一种会发出微弱荧光的苔藓植物。这类独有的植物只有在这里才能一睹其光芒，如果把它带回植于家中，荧光就不复存在了。走到洞内的尽头，跨过栏杆，再爬上陡峭的山壁，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由石壁刻画出的明显图形，一位正在诚心祈祷的马来女子。这种现象真是让人禁不住想要赞叹造物主神奇的力量。

设在山穴内的小型博物馆内陈列着许多挖掘而来的古物和一些历史资料。这对历史工作者是一份鼓舞，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喜好研究历史的朋友在这里可以更加了解美华洞的由来，形成以及它的演变。

走出洞外，心里真是万分感激，竟然有幸得以在今生目睹古人遗迹。很可惜的是因为水势上涨的关系，我

们这次无缘一探另一奇观，大亚洞的面貌。每到6月至8月中旬，水坝放水之际，大亚洞的唯一入口处才能从水底浮现。这时旅客才能乘船进入洞内。除了此法，旅客们是无法进入洞内的。如果事先没做准备，那可就白跑一趟了。

与世隔绝的探险生活

来这之前，我不知道原来肯逸湖是一个完全没有电话网络的地方。再新颖，再多功能，在这里，到头来还是一架打不通的电话。唯一的功能顶多是一架准时的闹钟。和外界失去联络的四天，没有网络，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音乐，没有任何的咨询。对我而言，的确不太习惯。不过对钟爱返璞归真，想要摆脱科技产品又不想被外界打扰的旅者而言，肯逸湖就像是大宝藏等着他们来发掘，来这旅游绝对是首选。

在肯逸湖的某些岛上有特别为露营者建造的露营设施。虽然地上只是用粗沙铺成但总比睡在石子上舒服。忙了一阵，凭着昨天学来的扎营技术，终于靠自己的努力把营帐塔起来，很有成就感。今晚睡觉的问题暂时解决，接下来却发生了水供的问题。岛上抽水机的水管不知怎地突然爆裂，水管正在抢救当中，最快也要明天一早才能恢复使用。怎么搞的，老天好似在和我们作对，似乎有意考验我们的野外求生技能。浑身是汗的我们不可能等到明天一早才冲凉换衣。在无计可施之下，大家只好着身跳进肯逸湖里冲凉，让清澈的湖水把身上的汗水带走。

隔天一早，当教练吹起哨子，营员们就一个个乖乖的从帐篷内钻出来做早操。早操并不激烈只是松松筋骨但教练说这对我们中午的深山跋涉非常有帮助。

深山探险的活动在午餐后进行。营员们各自分成

6对由教练与专业爬山者带领大家向深山挺进。爬山讲求团队精神，50人进山就要有50人出来，谁也不会抛下谁。间中，教练会和我们介绍山林里的奇花异草，我们还看到了老虎行走时留下的脚印呢。

终于越过重重障碍爬过山林，我们只要再涉水而过就能到达露营地点了。这时哨声响起，营员们根据之前的组别，排着队，遵从教练的指示，一个个身穿救生衣，手握绳索，勇敢的跳进水里，涉水而来。仰卧涉水是一项非常考验体力的运动，这比在林中跋涉还要吃力和需要更多勇气。营员们不时相互为同伴们加油打气，团队之情不可言喻。整个午后的活动，也就在大家湿漉漉的从水中回来之后，宣告结束。

深山露营的第二夜后，也是在肯逸湖的最后一天了。教练宣布今晚全体人员可以入住另一岛上的度假村内。语毕，营员们都不约而同高声欢呼。看来我们这一群城市人果真挨不惯天天在帐篷内过夜的日子。但试想想，又有几人能有如此的机会像我们这般在肯逸湖中扎营过夜呢。露营的日子虽不好过，但却有天然美景相陪，也算是人生一大享受。

广阔的肯逸湖还可以进行许多水上活动如划独木舟、划木筏、乘舢舨游湖、骑水上电单车等。我们就乘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安排举行了一场水上双人划独木舟比赛，一舟两人。一瞬间，大家纷纷乘船下湖，平静的湖水顿时出现了五颜六色的独木舟，煞是好看。大家为了夺得冠军开始你争我夺。不懂得控制独木舟的营员还险些将舟翻覆，惹得在岸边为他们欢呼的同伴们捏了一把冷汗，即好笑又紧张。

在最后一夜的分享会上，营员们趁此良机讲述了这几天住在肯逸湖的感受。虽然有苦有乐，但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表示将来一定要重游此地。肯逸湖的管理

人员也和我们分享了肯逸湖的形成和它背后的一段故事。

肯逸湖和三峡大坝的故事一样都是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而形成的。当年，群山环绕的登州内陆森林山脚下住着许多以耕种为生的农村人家，森林里也有许多飞禽走兽。在1978至85年期间，大马国家电力局为了达到水力发电的目标，兴建了肯逸大水坝，将所有的河流与溪流汇集在山谷间。低洼地区自此被淹没在湖中，高地成了湖中的岛屿，来不及砍伐的树木变成了枯木，无拘无束的竖立在湖的各处。当时，住在受影响地区的村民们无不泪眼盈眶，无奈的搬离自小成长的老家。看着自己的家园就此沉没湖中，永没有再回去故乡的机会，但为了将来的发展却又是如此的无可奈何，此情此景实在叫人心酸……

短短的几天探险营就这样宣告结束了。在回程的船上。望着一如往常平静的湖水与远处的小岛，心里还是难掩那份失落之情。始终对这个人间仙境感到些许不舍，毕竟几天下来也已经习惯度过如此粗茶淡饭，平静无忧的生活。回去后又要面对车水马龙的喧闹都市，心里想抛开一切再住上几天。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几天的接触虽然短暂但也让我对肯逸湖有了另一番新的印象。

肯逸湖给我最难忘的感觉就是那份静，环视湖水青山，顿觉心旷神怡。闲时呆坐在岸边，静看水痕，鸟儿偶尔飞过，空气像是被静止了，时间像是被停住了，事物都被定格在那，谁也没有能力去打扰此时此刻的安宁。当有一天想找个地方松口气时，我想它能再一次触动我的心弦。肯逸湖，期待与你下一次的相聚。

林崇洁

彭亨 探险之地

彭亨州是马来西亚半岛面积最广阔的一州，州内地广人多，只要说得出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高山，河流，海边，森林，平原，瀑布，动植物，美食，岛屿。的确地方大也就等于旅游景点多不胜数，基本上，彭亨州的旅游景点可以分为三大类，也就是高山平原，自然探险和岛屿沙滩，没有目标的朋友可以尝试从其中一样自己中意的目标开始出发。

彭亨州是马来半岛最大的一个州，总面积是3万5千9百60平方公里。其面向东海岸的海岸线则有208公里。关丹是州首府，距离关丹45公里的北根Pekan则是皇城。彭亨州的人口超过1百万，州内有一条马来半岛最长的河，彭亨河Sungai Pahang，以及马来半岛最高的山，大汉山Gunung Tahan。

经济状况

三分之二的彭亨州土地属于森林区，因此，州内的主要经济活动是仰赖农业及天然资源，彭亨种植了大量的油棕园、可可园及橡胶园，彭亨州有一个很长的海岸线，所以捕鱼业及旅游业亦是经济的主要来源，州内也有小规模制造业及家庭手工业。

近年来，彭亨州积极的参与并举办各种国内与国际的大型活动，人们对这个广大的州属已不感到陌生，远观新建好的东海岸大道和近看许多在州内进行的修建与

整修工程，州政府的确也在不遗余力的推广国内旅游业。

亲身探索林明山

旅游的首站可以选择清爽宜人的高山，属于高山地带的林明河地处关丹北部，林明山上拥有全世界最大，最长且最深的地下锡矿场，林明的人文气息相当浓厚，老旧的店面里坐着正在闲聊的老人们，在那里空气清新，整个市镇就像一个与人无忧的老人般，静静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难怪，居民们对旅客们都会抱以好奇的眼光，也许旅客们在这条幽静的街道上显得太格格不入了。

远负盛名的锡矿场背后有一段风光史，以前的林明矿场是一间拥有3000名员工的大型矿场。从老祖先那一代起就在其内工作，讨生计，但由于锡价大跌，需求量下滑和其他种种原因导致现在留下的也只是废弃的矿坑和闻名的椰子饼了，不复当年勇的林明其实并不想被世人遗忘，所以到这里后当然不能错过由当年锡矿公司总经理的豪宅改成的林明博物馆，其内你不只能看到以前工人们挖矿的器具，过程，还可以有机会走进当年的地下矿坑，感受矿井了解工人们挖矿时的过程。当年，矿场的安全水平和卫生条件都不理想，挖矿是一件既危险薪资又不高的工作，工人们为了养家糊口都必须离乡背井套上危险的工作袍到离地700米的地底下讨一口饭吃。现在的林明人已经不需要下坑采矿了，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已经离开了养活他们和他们长辈的锡矿场到外地讨生活去了。

尽情享受果王魅力

对本地水果尤其是水果之王榴梿有研究的朋友每

一到了水果盛产的季节都会千里迢迢的驱车前往位于Kemanan 的 Taman Pertanian Jubli Perak Sultan Haji Ahmad Shah。只要水果季节来临，在园内天天都像似在开着庆祝派对一般的热闹。知道这个地方的人都会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购买刚从树上摘下的新鲜水果。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多达20几种的热带水果。万果之王的榴槿也不逊色，单单是品种之多已让老饕们不知该从何吃起。

每每季节性水果盛产之际，园内人员都会在园外开档摆卖水果，只要经过的人看到了就会知道水果季节到了。在园外摆卖水果帮助了那些在赶时间但又不想错过美味又多汁水果的人们，因为水果种类繁多再加上是盛产的缘故所以园内卖的水果绝对比市场上的水果还要便宜。

海龟产卵真面貌

彭亨州有一个不可不到的海岸，如果每逢六月到八月有机会来到彭亨的东海岸，一定要到珍拉丁湾的海龟自然生态保育中心走一走。遇见海龟上岸产卵的机会在人生当中实属难逢，但在这里你不只有机会一睹海龟的真面貌，也有机会亲手将小海龟放回海里，让他们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基本上，海龟大略分为榄蠵龟，棱龟，绿龟，玳瑁四种。最常在我国东海岸产卵的海龟则是棱龟及绿龟，棱龟又名杨桃龟因其体形如杨桃，绿龟则因其脂肪成绿色而得其名。

海龟一年下蛋最多九次。海龟妈妈在季节来临之际都会到特定的海滩上产卵，如果挖洞途中遇到树根或障碍物，她们宁愿放弃已要完成的洞到另一个地方再挖，她们如此辛劳也只是为了要让海龟蛋能平稳的

在洞里发育成长，让小海龟安全的踏上它们人生的第一步。海龟妈妈平均用上三个小时的时间挖大约两尺深的洞才开始下蛋。如果大家都能体会海龟妈妈下蛋的辛苦，那么大家将会更加珍惜她们也更尊重小海龟生存的权利了。为了保护小海龟并让他们能顺利的抬头看看世界，保育人员都会在海龟妈妈下蛋后把海龟蛋放到另一个已挖好的洞里用铁网围起，减少小海龟出世前的危险，小海龟成功破蛋出世后，保育人员会先将它们养育在中心内一小段时间才把它们放到大海里。每一只上岸生蛋的海龟妈妈都会被贴上市号以方便计算上岸产卵的次数。

其实，海龟的一生活活动相当缓慢，从它们平时的生活习性就可看出，海龟从岸上爬到海里需要将近两小时的时间，让看到的人都想帮他们一把，把它们抱到海里。从小海龟到成年的海龟都必须经过一段很艰辛的过程，除了要避免成为海中大型动物的牺牲品外还要防备人类对它们的捕杀和捕鱼时的误杀。

海上活动松懈心情

海边的活动多不胜数，热爱户外活动尤其是海上活动的朋友肯定不会错过彭亨州长达208公里的海岸线。风帆，滑浪，ATV摩托车，潜水，浮潜，深海钓鱼，划船。不想晒得太黑的朋友可以选比较静态的活动比如说在海边骑脚车，用沙堆城堡，拾贝壳收藏，捡树枝在沙滩写字，或者在海边的树上荡秋千，也可以什么都不做，静静的吹着海风想事情，在海边看着一望无际的海洋，心身灵都可以得到完全的放松，看着海浪溅起的浪花和听着永远不停歇的海浪声，其实这也是治疗心灵的一贴药，有人说过狂妄自大的人应该到海边洗涤自己的

身心，看着大海才会觉得自己的渺小，这也许就是许多人喜欢在海边留连的原因吧。

脚板踩着沙，任由着涨潮时的海浪拍打在自己的小腿上又退走，退走的海水连带的冲走了脚下的沙，沙子从脚下偷偷滑走的感觉好奇怪，脚变成踩得好不踏实，好像时间也在乘你观赏浪花之际悄悄的溜走了，很多人都喜欢到海边看日出，东海岸就是一个看日出的绝佳地点，大约清晨六点四十五分，太阳就会准时地出现在天际边，这时许多人都会牺牲睡眠的时间相约到海边共赏美景。太阳东升的速度不慢，短短的几分钟，海水就已被染成一片金黄色了，要是运气不好碰上多云的早晨，那么迎接你的就是从云中透出的阳光了。

因为季候风的关系，彭亨州是一个非常适合风帆和滑浪的场地，这两项户外活动都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才能举行的。今年季候风风帆和滑浪比赛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了，各国代表不辞老远的前来我国的巴罗海滩参加这个为期3日的挑战赛，能够连续十年还能吸引这么多各国好手到场支持，相信巴罗海滩与我国季候风的魅力的确不小，无论晴天雨天只要风势强劲让他们得以扬帆出海并乘风破浪的驶进海里，他们就算遇到其他阻碍也不放在眼里了。

峇迪自然村特色

嫌户外活动太过刺激的朋友可以到峇迪自然村走一趟文化之旅，体会为何峇迪服装会如此受欢迎并频频在国际服装展上引人注目。当本地的峇迪服装穿在模特儿身上并走在外国的彩虹桥上时，我国的民俗服装与国际时装的距离又拉近了一大步。峇迪传统服装在我国已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马来西亚多元的人文

背景和多姿多彩的山川河流造就了丰富的各民族的特色而这一切就体现在峇迪布上。普通峇迪布的做法有两种，其一是蜡染方式，先把蜡印在白布上再将带蜡的布染上颜色，其二是先用画笔勾勒出理想的图案之后再上色。无论是任何一种做法，世上都不可能出现两块相同的峇迪布，只因为蜡染方式所做出的蜡布所呈现出的裂痕是没有定数的，就是说蜡上的裂痕是不能被预定的，所以颜色渗透进去裂痕的程度也是未知的。

而另一种方式做出的画布因为勾勒时必有的失误导致颜色错误的透入其他部分，这也是画者无法掌控的，对于这些技术上的问题，即使是造物者本身也不能清楚的告诉你最后出现在峇迪布上的图案是如何的。一片峇迪布的叫价并不便宜，每一片布都是手工制作的也难怪价格不菲。在现场也有开班授课教导人们如何制作只属于自己的峇迪衬衫，孩童班则教导孩子如何制作峇迪手帕。

丰富的传统文化

彭亨州除了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州属外，州内的历史文化也相当值得一探。坐落于皇城北根的彭亨州博物馆里收藏了大量古器文物，州的历史过程，文献，皇室家族的资料，采矿后的历史数据，锡制品，中国陶瓷及玻璃器具等。博物馆内的资料有助于人们更加了解这座大城的发展与至今的演变。同样位于北根的Pulau Keladi村里有两栋不可错过的建筑物，那就是彭亨丝绸编织中心和我国第二任首相敦阿都拉萨的出生地。在编织中心内你可以观赏到传统编织丝绸的方法，参观者需要一些时间方可明白到底编织者是如何

把一条条的线串起来再变成一片片精美的手工编织品，看着编织者有些在使用着编制器编织，有些则静静的坐在地上串线，这种毅力的确令人敬佩，编织艺术讲求的就是绝对的耐心与细心和极佳的眼力，马虎不得。而在敦阿都拉萨，这位伟大的先贤的旧居中，参观者也有机会一睹古代传统的甘榜式建筑和许多古老的传统式用具，这些都是已故的敦阿都拉萨生前用过的器具，每一件都完好的摆放在屋内，从先贤成长的环境和背景窥探他从政前后的转变和造就他成为一代伟人的因素。

旅游年嘉年华会

为了响应政府提倡的大马旅游年计划，北根也将于5月30日至6月3日，连续5日举办一个大型的嘉年华会，届时许多机构与商家都会租下展览厅内的柜台以宣传他们的活动与产品。参展商包括来自教育，艺术文化旅游，交通资讯，农业食品，经济服务，消费产品与工业，高科技产品等各项领域。大会希望能成功的举办一个老少咸宜，充实，好玩又具有教育性质的嘉年华会，只要是爱好欢愉的人们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盛典。

旅行不只是一要让身心放松，当然也要在途中带回一些宝贵的知识，人们常说不枉此行就是这个意思了，知识之旅的出发要从彭亨州东部的鹿园开始，那是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深山之处，园主阿杜拉阿曼秉持着回归大自然的宗旨而创办了这所鹿园保育所。

虽说是鹿园但里面不单单只有鹿而已。孔雀，鸵鸟，兔子，小鸡，灵鹿，蜜糖熊都是园内的镇山之

宝。在这里你不只可以喂食可爱的梅花鹿还有机会和蜜糖熊做近距离的接触，喂它们喝奶还可以把它们抱在怀里，但不要因为它们可爱的模样而放松了戒备，要知道熊掌打下来可是会致命的。

在园内可以看到平常动物们的习性，它们吃东西时的可爱模样还可以上一堂宝贵的草药植物课。像这样可以吃。可以玩又可以学习的地方，只有如此舟车劳顿的跑到这里才能体会到，喂饱了可爱的动物们，也应该是时候喂喂自己的肚子了，在园内，园主和他的家人将为游客们亲手制作传统的竹筒饭，Talapia鱼，Rendang还有其他的菜肴，吃得丰富又非常自然，只要是伸手可及的植物都可以成为桌上佳肴，菜肴的呈现并不华丽但却朴实得不平凡，难怪许多葡萄牙游客都不远千里，一次又一次的光临此地，又一次次在回国后把这个地方介绍给其他朋友。

大象村——与大象嬉戏

看完了可爱的小动物们还嫌不够的话，可以继续起程前往附近的Kuala Gandah大象保育所，这里的重点活动就是在炎炎的夏日里和大象一起在河中冲凉，大象不时会顽皮的用鼻子吸水然后喷在你身上，骑在大象身上的游客们会被大象放进水里，游客们必须手拿刷子帮满是泥浆的大象洗澡，游客们与大象一起嬉水所形成的画面和水中的影子相映成趣，在这里你不只可以坐在大象上让它带着你绕圈圈还可以喂大象吃水果大餐，水果大餐的内容相当丰富有黄瓜，香蕉，西瓜，木瓜，蜜瓜就连榴梿也照吃不误，大象就这样连皮带壳的把整粒榴梿吞了进去，真是太厉害了，大

象的智商其实不低，有时它们还会用脚踩烂榴梿把果肉选出来吃，骑着满是泥浆的大象并和它们一起冲凉必定会弄得满身是泥，这是必须要有心理准备的，如果想要玩得尽兴那就必须带多一套换洗的衣物，如果没有准备就来，那就会觉得不好玩了。

关丹走透透

说了这么多怎能忘了彭亨的州首府关丹。对于还没有升格为城市的关丹，它的经济发展与热闹程度绝对不下于任何一个国内城市，它拥有热带国家的热情但又不失传统朴素的民风。城内的州回教堂是地标之一，在蓝天的衬托下蔚蓝色和白色的回教堂外墙显得异常洁白高尚，从草场中央的角度看过去，整座回教堂就坐落在熙来攘往的大路边，稳稳的坐着像似在守护着整个关丹般。因为身处旅游胜地的要塞，在关丹内到处都可见到许多国际的大酒店坐落其中。

夜幕开始低垂，夕阳的余晖才刚淹没时，晚上的关丹河边才开始热闹起来，每晚都在进行着的是游船河的活动，船缓缓的启动着，吃了晚餐后坐船吹着海风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船慢慢的驾向河中，然后再驶进红树林丛中，原来我们到了有名的红树林沼泽，这里有被萤火虫点缀得像圣诞树一样的红树林，进入拥有红树林的河流前，船都必须驶得非常缓慢，也必须把所有的灯关上才能让我们的眼睛适应突然之间的昏暗，如果眼睛无法适应过来，那也许就无法清楚的看到萤火虫散发出的光芒了。萤火虫的光芒其实并不集中因为不是每一棵树都能吸引到萤火虫，它们之所以会聚集在红树林丛中是因为林中有一种特别的树在

吸引着它们，所以萤火虫群才会像精灵般轻轻的站在树林丛中让整条黑暗的河流亮了起来。留意倾听着昆虫们在晚上的夜话，像是在讨论着游客们的光临，游客们当然也不会静下来，此起彼落的惊叹声在河中回荡，赞叹这美丽的点点荧光，假使遇到怀疑是鳄鱼的物体也无需感到害怕因为这是正常的。

双溪班丹瀑布

在瀑布旁嬉水再加上野餐是一般孩童最中意的活动。由八个梯阶组成的双溪班丹瀑布位置在关丹西边，风景宜人。普遍上在瀑布玩乐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但这个瀑布却是其他多个危险瀑布的例外。走过吊桥后可以看到整个瀑布的全貌，不断流下的山水加上崖边的彩虹让整个山谷充满了生气，瀑布位于森林保护区内，不想戏水的旅客可以选择背上背包踏上山路去寻找森林中的奇花异草，爱好观鸟的人士当然也不会在这里空手而归。

游客们常常会误解，觉得在每逢十月至二月在东北季候风吹刮之际，不宜到彭亨或东海岸旅游。其实不然。虽然彭亨年年受到大风大浪和大雨的侵袭但在那段期间也并不是天天都下雨的。季候风下雨是有阶段性的好比说每下雨三日后必有五日的晴天。这就证明了在季候风带来大雨之际也有几天是艳阳高照的，旅客们应先询问相关的旅社或找资料推测出不会下雨的日子才到东海岸旅游，这样才是明智的旅客。 ■

林崇洁

热辣宝贝·热浪岛· 热情依旧

老是停留在“浪花一朵朵”的记忆里，难道不腻吗？换个口味，来一首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把自己想像成是一条热带鱼，跳进水里畅游吧……

Yo! Yo! Yo! 又来到热浪岛咯。常阅读旅游杂志的读者，应该不会对这里感到陌生吧，甚至还会觉得有点闷，怎么又是热浪岛啊，没别的？不怕，不怕，这次就带你旧地重游。在同一个沙滩，来一段不一样的回忆。

有人说：“这个地方我都已经去过几次了，可是到现在都还想再去呢。热浪岛就是人们口中的这个地方，同一片海滩，同一朵浪花，为什么人们口中的热浪岛魅力可以这么惊人呢？为什么人们不惧千里，搭车坐船，都非要来这个岛屿不可？原因就只有一个，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细细的沙 和绿绿的水。

你们自然会反过来问我，“很特别吗？”

没错，特别就在这里。蓝天白云，细沙绿水，不是随处都可以看到的。天天在钢筋水泥底下生活的都市人肯定看不见。这就是人们选择一次又一次回来的原因。

到最美丽的热浪岛，你们已经想好要度过一个怎样的假期吗？热情日光浴之旅？双人小岛浪漫之旅？

惊险刺激潜水之旅？海洋生物课之旅？不管是那一种旅程，事不宜迟。“轰轰，轰轰……”客船载着我们和行李从码头出发，热浪岛我们来了！接招吧！

船程45分钟，基于潮水上涨与安全的理由，从码头出发后不久我们就更换了一艘较大还有空调设备的大船，虽然船大又舒适但不适应坐船的我真有点头昏眼花，突然有想要打道回府的念头，但想想洁白的沙滩，清澈的海水，最后还是把那股冲动给压下来了。

我果然很了解自己，庆幸我没有冲动的回去，因为迎接我们的是细白的沙滩和热情的工作人员，海上所有的大风大浪，任何荆棘忐忑都已经抛诸脑后，脚踩在沙滩之际，柔柔绵绵的，像棉花糖般踩在我的脚下，我立刻把鞋子脱了，把行李都抛在一旁，用自己的脚掌感受细致的沙粒，用手捧着满满的一堆，果然没错，这里的沙真的好细哦，感觉真是太棒了，细得让你没法想象。

清澈的海水里看见许多鱼儿的笑脸，仿佛在欢迎着我们的到来，我冲动的想要纵身一跳，“大海，我来了！”

幸好，友人拉了我一把，不然我肯定变成落汤鸡，在正式拥进大海的怀里之前还是应该先把行李安顿好，这次我与友人有幸入住岛上最出名的 Laguna Redang Island Resort。服务生在我们上岸后便盛上一杯新鲜的酸柑杂果汁，果汁一下肚，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刚才的疲惫一扫而空，如此舒适的环境让人入住酒店后就不想再出门了，很想就这样躺在那不动。

但那人绝对不会是我，舟车劳顿，大老远的跑来，怎能如此错过与海水碰面的机会呢！我们赶紧向柜台报名出海浮潜，并拿了浮潜配备，整装待发，出

海咯！

每天各个旅店单位都会安排两次的出海活动，分别是早上和下午两个时段。今早，我们先到海洋公园和鱼儿们打一声招呼。不识水性的我，看着蔚蓝的海水突然开始恐惧起来，没什么勇气走进水里。幸好，威武的沙滩男孩突然出现，用着他那黝黑的臂膀带我到海里去和鱼儿相见啦。鱼儿似乎有意和我们玩躲猫猫，游到珊瑚群附近方能觅得它们的踪影，看着鱼儿在珊瑚丛中穿梭自如，好不自在，如果能像它们一样畅游在水中做一条鱼，那该有多好，但想到自己水中能力有限，这种念头也就此作罢。

假如想尝试被鱼儿围绕或触摸它们的感觉，那你可向旅店购买1零吉7包的面包块，这是鱼儿们最爱吃的食物，面包块在手，游到哪儿，鱼儿就跟到哪儿，好像好朋友一般，一点也不陌生。任何种类的鱼类都会被这诱人的面包块引来，鱼儿吃着吃着还会把你的手指当成面包块咬上一口，不过别担心，就把这当做是一种另类按摩，把多余的死皮去掉。

由上往下看水底的感觉真的很奇妙，虽然戴着眼罩，隔了一层，但还是可以清楚的看清水底的一景一物。“怎么搞的，眼睛好痛啊，睁不开啦！”。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到底是得罪谁啦，怎么眼睛突然痛得无法张开，半岛的朋友都在诅咒我？嫉妒我可以欣赏海滩美景，嫉妒我可以追逐着朵朵盛开的浪花？

原来是我想太多了，难道没人告诉你海水是咸的吗？海水进到眼睛当然会痛啦。在此，奉劝各位朋友善用你们的浮潜配备，千万别让海水有机可乘，钻进你的眼睛里，破坏你欣赏海底风光的雅兴。

再分享一个小贴士。眼罩经过长时间使用后，表

面会变得模糊不清，好像有一层油状物附着在上面让你无法清楚的看到水底的景色。但人已在船上的你，又不能马上回酒店清洗干净，这时候，有一样东西平时觉得没用，现在可就派上用场了，那就是，自己的唾液。不要说我脏，吐一点自己的唾液在眼罩的表面，里外都要，然后再戴上，海底的事物又一目了然啦。

说回海洋公园，其内有许多宝贵的海洋生物，例如硬珊瑚和软珊瑚可是它们都是碰不得的，注意第一点，这么做是犯法的，旅客们不可以破坏或带走海洋公园的任何一样物品，无论是一粒沙或是一块死珊瑚，这都是不被允许的，丑话先说在前头，要是被海洋公园的警卫发现并逮捕，罪名成立将被判2年监禁和罚款2万零言，为了满足私人要求而付出这么承重的代价实在不值得。第二点，我们对海洋生物的了解不深，不只伤害它们，也会伤言自己，就像有时上岸后才惊觉自己已因误踩珊瑚而被割伤了。

海洋公园的小岛设有公共设施供旅客使用。每次入园费为5零吉供支持海洋生物基金会而设，区区5零吉就让你进入海洋世界里看到这么多种类的热带鱼种，真是太值得了。岛上还新建了一所展览厅，里头收藏了一件非常珍贵的海豚骨头标本还有海洋公园的历史资料供游客在浮潜之余也可上岸欣赏。

海洋公园里的镇山之宝就是身长5至6尺的鳗鱼老先生，它在海洋公园里已经住了好长一段时间，而且也不允许外人随便打扰，要见它一面并不容易。另一必找的生物就是石斑一家鱼，据说它们一家三口长得和人一样大哦。不要以为我在编童话故事，刚才提到的都是真的！当然还有小丑鱼一家，各种颜色海参，贝

壳类，还有好多好多。想要一次过全都看完，除了要游得像鱼一样快以外，还要有一点点的运气和缘分，不然即使它与你擦肩而过，你也不会发现啦。

在海洋公园右侧的海底里，有一艘老旧的沉船，是当年遗留下来的。现在的沉船已有了新的用途，它变成鱼儿嬉戏和成长的温床。沉船的故事虽已无人问起，但它也正在谱写着自己的新乐章，也许将来大家谈起的不再是破旧的老船，而是孕育出各种热带鱼的神秘养殖场。离开海洋公园时，我和鱼儿约好下次再带面包块和它们相逢。

在热浪岛附近出海浮潜的地点不只一个，有12处这么多，最远的也只要25分钟的船程，船长会根据当天的风向和风速决定今天大家要到哪里浮潜，避开常出现漩涡的危险地带。不到出发前，浮潜的地点永远都只是个未知数。大海的浩瀚和危险性是我们无法掌控的，只有靠这一批经验老到的船员，用岁月累积经验换来这对海洋的表面认知，让我们能深入大海与鱼儿相会。

虽然浮潜在热浪岛上是一项热门的活动，但对那些不想下水的朋友，森林探险也是消磨时间的好选择啊。森林探险的路程有分长短，30分钟或1个半钟头，有3种山道，依个人要求或体力而定。在途中，导游会介绍森林里的特有植物，各类草药，昆虫等。玩乐之余，也上一堂动植物生态课，把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知识一并带回家中。

除此之外，游客可自行租船出海垂钓。只要是离岛2海里的海域都可以进行这项活动。傍晚时分可以坐船出海游船河，看夕阳的余辉落下，或是参加潜水课程，拿一张专业的潜水执照，如果没太多时间又只想

单纯的尝尝潜水滋味，可以参加试潜课程。这类课程和专业潜水课程类似，都需要上理论与实践课，海底的沟通方式等，但不需要有游泳底子，课程完毕后可以坐船到公海潜水。

在主海滩前的海域也是游客浮潜的好地方，不想坐船出海的旅客，可以带上浮潜配备沿着沙滩走入海中，在那里可以看见让人闻风丧胆的小白鲨，这不是传闻，我曾亲眼见过，看见小白鲨的那一刻有点害怕，担心它会来攻击我。但原来小白鲨比我们更害怕，怕我们会对它不利，这种相互畏惧的感觉，实在可笑。

夜晚只是个开始

夜幕低垂，海风缓缓吹来，海水上涨了，我打了个寒颤，像这种海岛，晚上的气温一定低得吓人，还是赶紧到房内取一件外衣披上，免得着凉了。

害怕晒伤皮肤的我，白天的时候都不敢做日光浴。更不敢直接接触阳光，畏畏缩缩的躲在有遮盖的地方，这种态度好像不太适合来海岛哦。算了，既然不想变黑人，那我就去到海滩上晒月光咯。晒月亮只是个幌子，吹海风倒是真的。在海边看月亮的感觉就像在镜子里看东西一样，只要是天上有的，最后都会反射到宽阔的海面上。边吹海风，边听音乐，边晒月亮，很自然的就坐在椅上睡着了。

夜晚的热浪岛依然热情，岛上的度假屋都有各自的活动，有些就设有室内舞厅让旅客在里头跟着音乐节拍翩翩起舞，不想跳舞也可以叫点零嘴及饮料，一群好友坐在舞厅一角聊个天，消除压力。走出户外，游客可以参加在沙滩旁举行的露天disco，跟着强劲的音乐

乐，卷起裙角，折起裤管，脚踩细沙，大声欢呼，舞动起来。这种露天disco可是这里的特产哦。只有在如此细滑的沙子上跳舞才不会割伤脚板，难怪，游客可以玩得这般不亦乐乎，疯狂。

疯狂的舞曲结束后也许会感到有点口渴，这时候就走到距离不远的露天pub喝个饮料吧。没有跳舞的朋友，在寒冷的海风吹袭下，可以点杯小酒御寒。露天pub通常会播放一些外国的乡村民谣，搭配温暖的橙黄色灯光，海风把灯罩吹得一晃一晃，很浪漫，肯定是情侣们互诉心语的黄金时光。

神秘的蓝沙常挂在热浪岛游客的嘴边。夜晚，在热浪岛的一角，可以找到蓝沙的踪影。虽然蓝沙并未开发成一项晚间活动，但只要问起工作人员，相信他们都会很乐意带你到有蓝沙的角落瞧瞧。要找蓝沙可不简单，翻了好些沙出来，放在手掌上寻找，“真的有嘞”，蓝色的沙，想马上取出相机拍照留念，怎知相机取出，蓝沙早已没了光芒，又将蓝沙掏出，可是还是无法摄出它的微弱光芒，想要知道蓝沙乃何物的朋友，自己来热浪岛瞧瞧吧1

斜躺在海滩上的沙滩椅，吹着海风边喝果汁边遥望远处，心情真是100巴仙的放松。如果能与三五好友结伴来一场沙滩排球赛，人生真是好不快活啊。沙滩边建着许多不同风格的度假村，有平民化也有奢华的，供不同要求的游客选择。他们也会在自己的纪念品商店售卖精致的手工艺品。带一点当地的纪念品上岸送给朋友肯定能讨取他们的欢心，但不要急着一时之间全都买下，应该趁空档的时候把整个岛上的纪念品店都统统走一遭，比较一下，如果还是找不到心水的小礼物，到码头再买也不迟，价格不只可以压低，

种类也繁多。肯定有 一样适合你。

一样白净的沙滩，一样热情的微笑，一样蔚蓝的海水，虽然已身临此处数次了，但我的心还是向往这里的，没有让我讨厌它的理由，没有让我想要放弃它投入别人怀抱的理由，每次来到这里都当作是第一次的旅程，每玩一个活动都当作是一次新的体验，相信时常到热浪岛的熟客也和我抱着同一种心情吧。还没去过热浪岛的朋友，放在房间的防晒油快要过期了吧！难道不想尝尝做个个性黑人的滋味吗？快点乘着这个风平浪静的5月到热浪岛发掘别人所没发现的，享受海风与夏日的强烈阳光吧！ ■



◇名满艺坛的多元艺术家兼作家陈瑞猷（左1），由新加坡到北干那那林过府上作画，左4及2、3为林过慈母及儿女。



◇笨珍文艺协会与麻坡南马文艺研究会的领导人跟笨珍的友及文化人合照，前排左起：张维民、张慎修、年红会长、洪祖秋、主席、林过、黄剑智、后排左起：罗明、颜庆煌等。右起：黄金看、张美增、许元龙、陈蔡、黄妙倩。

林金定

作者



简介

林金定 祖籍诏安三都，1937年出生于笨珍，小学毕业自笨珍培群学校，培群中学初中毕业后，负笈新加坡中正中学，1958年高中毕业，1962年新山假期师训班毕业，曾在笨珍培群二小、北干那那育民二校、崩山民众学校及新山宽柔五小执教，1992年从杏坛退而不休，在1994年出任CKS货币兑换及新加坡美芝路鹰阁经理，同年加入宏鹰企业（星）私人有限公司任副经理，1998年转而担任星洲日报学生阅报计划柔南区策划主任。曾参与发起筹组过许多团体，如：笨珍培群校友会，乒乓分会、篮球分会、笨珍福建会馆青年团等。

林君与妻吴玲娇共有1男3女。唯男迪强（子强），南洋理工大学商业系硕士，现任新加坡星展银行区域产品经理兼副总裁，妻莫惠鈺博士，现任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长女真贞，峇株巴辖及吉打州工艺学院电脑及土木工程系毕业，夫婿蔡汉星，南洋理工大学工程系毕业，现任裕廊海港私人有限公司助理经理；次女筱真，新加坡国立大学工程系学士，目前执教于裕廊初级学院，夫婿蒋才顺，南洋理工大学工程系毕业，现任职Amberg & Tti Engineering副总经理；幼女真娣，新加坡国立大学科学系学士，现任东芝亚洲有限公司副经理。夫婿陈伟德，南洋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学士，现任职新加坡东芝亚洲有限公司经理。

林金定

台湾行：日记5则

从2001年9月3日至同月杪；笔者飞往台湾与亲人团聚，特请老友兼同事邱名昆兄截选下列5则日记以资纪念。

（一）2001年9月4日（星期二）

第一天的台北早上生活；早晨的台北与新加坡是差不多一样的。人们匆忙地赶着上班，车水马龙，台北的早晨也是繁忙的。因为住在台北市中心，所以早晨一班乐龄人士或赋闲的居民的活动在外面这儿是看不见的。

到附近的菜摊买菜，沿走廊有多档卖早点的，店员以“欢迎光临”日本式的招呼顾客，听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菜摊就排在一半在店里，一半在走廊上，一个妇女在经营。一人独当一面，顾客颇多，但她熟练地、一丝不苟地、称菜、包扎、收银，一点都不乱。她态度好，虽然她很忙，但她对一些常客还是打招呼，闲话家常，真佩服她。我们是第一次光临，她也很客气地招呼，买了菜，算了钱后，她还在菜堆中塞了二条葱。据那儿的常客说她常常是有买有送的，如葱、姜和芹菜等，所以顾客都很乐意与她交易。

晚上迪强带我们去参拜龙山寺，并在那儿的小贩街吃东西。哗！真的大开眼界，我们吃了“碗粿”、大肠猪什汤，又吃猪脚饭，真的是价廉物美，吃后大呼值得。

我们是乘坐“捷运”（就是地铁，但新加坡有分地铁及轻快铁，在这儿都叫捷运）前往龙山寺站。台北的捷运和新加坡是没有什么分别的。捷运站、转运站都一样清洁。有一点是台北的搭客都能排队鱼贯进车厢，这种表现让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新加坡地铁站现在虽多处划有候进车厢的黄格，但我看情形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冲的照冲，挤的也照挤，大家也挤得不亦乐乎！还有一点，就是乘搭电动扶梯，在台北，你若站立着者，必站梯级右边，左边则留给那些赶路或匆忙人士用。但看我们搭电动扶梯的新加坡绅士和淑女们，他们二人成对站在梯级上，别人只好等到上下终点才能尾随他们赶路。其实新加坡的教育是蛮发达的，但他们的教育制度就缺少灌输这些观念的。

我和老伴搭公车（巴士）时，上车只要没有空位，一定有人站起来让位（搭捷运也如此）；反观新加坡政府，整天宣传要尊敬老人，帮助老人，这区区的一件小事都做不到，更何况其他的。总而言之，教育是主要改变人性的一种，台湾人是中国人，他们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而同样是华人，仅受西方教育，结果肯定是完全不同。说什么接受儒家思想，发扬中华文化，简而言之都是言过其实。

在捷运龙山寺站下车，在寺外即可见到该寺是相当古老的。该寺始建于乾隆三年（1738年），距今已有263年。经多次修建，现在列为全台湾二级古迹。寺内香火鼎盛，更值得一提的是，傍晚整寺院内坐满乐龄人士，男女老幼，三五一组，坐在板凳上，或聊天、或品茗，蔚为奇观。寺内主祀观世音菩萨，其他还有文曲星、大伯公、注生娘娘、地藏王菩萨（地狱

不空，誓不成佛）等。现在全台湾大部份寺庙都只上香燃烛而不烧冥纸，这也许是佛教改革的第一步。除了寺院，走一段路到捷运站，然后搭原车回家。

（二）2001年9月8日（星期六）

早上九时多搭捷运往淡水镇参观，捷运共经过十八个站。我们在台北车站转站，第一站是中山站，附近有一间新光三越南西店Shing Kong Mitsukoshi Dept. Store（台日合资大百货市场）。第二站是双连站，第三站是民权西路站，有富都卖饭店(Fontuna Hotel）（台湾的饭店有些是大旅店而不卖饭的，如圆山饭店、福华大饭店、诗华大饭店等都是四、五星级斗旅店）。第四站为圆山站，第五站为剑潭站，附近有全台北最大的士林夜市，圆山饭店，台北海洋生活馆，故宫博物院。第六站是士林站，第七站是芝山站，有大叶高岛屋 Dayeh Takaohimaya（日本百货市场）。第八站是明德站，第九站是石碑站，有天母商圈Tianmu Cinde（百货市场）。第十站是唭哩岸站（Chili An），第十一站是奇岩，第十二站是北投站，有北投温泉、地热谷、北投文物馆、北投温泉博物馆。第十三站是复兴岗站，第十四站是忠义站，第十五站是关渡站，有关渡行天宫，自然公园，红树林护区。第十六站是竹围站，第十七站是红树林站，最后一站（终站）就是淡水站，有淡水老街、红毛城。旅客到这儿吃海鲜、吃“阿给”或搭船到对面的八里岛去买海鲜。淡水有一码头，有小汽船载旅客去岛上一游。船费来回每人36元。在镇上，我们到处可以看见“阿给”鱼丸、鱼汤、鱼饼等。这跟我住的地方到处是“永和豆浆”一样。这儿还有黑豆浆、花生豆浆、

加蛋豆浆等等。有一首由陈雷主唱之闽南歌叫“有影无”，歌词就有看见一个女友和另一帅哥在淡水河边拍拖被发现，男友责问她“有影无”！今天我就“有影”的站在淡水河边，人生就是这么的无常！！淡水河宽阔如大海，岸边游人很多，可惜政府并未加以美化，否则就更锦上添花。我们回到大街上，在其中一家吃阿给，还有炒米粉、鱼丸和虾饼。阿给是一块豆腐内夹鱼肉、冬粉及其他一些配料。我吃不出它的特别味道，其他的食物更是不能与我们星马的比。阿给一个20元，全部共吃150元，颇不值得。我们也在那儿买一盒小月饼，每个月饼里有一蛋黄，共有6个，一盒120元，不便宜，但味道不错，又不太甜，吃得！又买一架中华航空747客机，值300元新台币，买来当“脚踏”，当我要回星马就可以坐自己的飞机回去（够威吧！）。

一般上一切的消费和星洲相似，对我们以马币计算时就贵了（豆浆一碗20元，加料另计，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也在镇上一间相当古老的寺庙叫福佑宫（国订三级古迹）参拜上香。然后再搭捷运回家。

（三）2001年9月10日（星期一）

从昨天早上开始，我找到一处晨运的空间。早上六时起身，叫老伴一起去晨运，但她说早上要准备早餐，我只好自己去。下午二时多与娇一起到林氏宗亲会去拜会那儿的宗长。到四楼宗会会所，由世林秘书长林嘉洋接待我们。嘉洋宗长样子很象总会长拿督林峇博士宗长。他说不久前他才从吾国马六甲宗会那儿会见我国的宗亲们。嘉洋宗长希望我们林总能把一些总会及各属会的资料呈给他们进入网际网络。回马时

我将联络峇株宗祠的阿李办这件事。我们坐谈约一个钟头才告辞回家。

晚上迪强的同事请吃鼎泰丰，这是迪强的三位女同事特意安排的一个晚餐。我们从家里坐了120元的德士才到目的地。未下车前，看见有人龙在一间店外，我惊问迪强那是为什么？迪强说他们排队买鼎泰丰的上海点心（亦是香港点心）。哗！这么夸张！下车时迪强的同事已在店外等我们，她们说已在二楼订了位子，所以我们可以排除人龙直驱二楼。在进店时就看见店内两旁是点心师傅在制作点心，然后现蒸现卖，制作的柜台从店面直达店后，所以楼下没有座位，座位都在楼上，共有五层楼高。因为订位女同事先声明有两个老人，所以特别安排座位在二楼。全楼满座，邻桌是一大桌，可供十多人入座，坐着一群小日本人，间中似乎有一二个是华人充当翻译。其他大小各桌，也有些外国人，可见其顾客群的广泛。

上菜了，第一道是鸡汤，真美味，汤好鸡肉也好吃，真的与众不同；第一道就把我们压住。接着出一大盘炒饭和一碟炒菜，一人分一小碗，佐以鸡汤，青菜，真的是佳肴。接着才出一笼一笼的烧卖、虾饺、蟹黄糕、小笼包等。他们的点心一个一口，回味无穷，一般的点心店的点心是无法匹比的——肯定不是心理作用。配料主要的是黑醋和姜丝，辣椒酱也有，据说少人取用。小姐说我们尽可以慢慢地吃，慢慢地品尝，他们不会催赶我们的。饮料则供应乌龙茶。当晚真的吃得又饱又满足。结账时是二千多元，她们都说不贵，以我们来说是物有所值。

吃了点心，小姐们还余兴未尽，要我们再去看一个奇境。她们带我们去吃冰盘（吃冰盘！有什么稀

奇，我们从小就吃到大的）。但小姐说那儿也要排队的；所以先遣另二位小姐当先头部队往霸位（二店之间的距离很近）。当我们到那时，果然又是一条人龙，但二位小姐已霸了位，也已订了饮料。饮料中有芒果、阿答仔、草莓、奇异果等等。冰盘共有三种价钱，有一盘120元、有100元和80元的。前二种另有加料，如加各种雪糕，最后一种则只是一种果子，我们都要第三种的。在吃的时候那些排队拿到冰盘的，却没有座位，只好托着盘子站在我们的桌旁等，真吃得不舒服，结果草草吃了让位给那些托盘（不是托塔）的小姐了。味道差不多，冰刨得很细，芒果很好吃（台湾芒果是各地之冠，大、甜、多汁——流口水了罢！但贵!!）出了冰馆（店名），小姐们又带我们在信义路走走，告诉我们一些典故和趣事，然后我们才分道搭德士回家。

（四）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

下午娇提议搭公车去台北市游车河。一时多出门，到公车站搭285号公车。该号公车的起点是麟光新村，终点是荣总（荣总就是荣民医院，是台北一所最大，最出名的民办医院）。每人收费15元，从开始车站坐到终站，全程有二十多站。当我们到终站时，车前的电脑荧光幕并未出现“荣总”，结果被司机大哥粗声粗气的（台北公车司机的态度都一样的）赶下车。想到荣总去瞻仰一下，询问一位路上的老先生，他说荣总只在周一、三、五开放，星期二是没有开的，没办法只好坐原号的公车回敦化北路。

晚餐后扭开电视机，突然听到有二架小型飞机撞上美国摩天楼世贸中心双子星大厅（楼高一百十层，

为纽约的地标），撞上后即发生大爆炸。起初还以为
是意外，后来凶讯连连传来；白宫、五角大楼、国会
山庄等都先后被攻击。后来接着又传来四架客机，或
撞上重点建筑物，或坠地爆炸。整个美国陷入战争状
态。好恐怖啊！

据说是阿富汗恐怖份子宾拉丹所策划的。二座
110层摩天楼在二、三个小时内就被夷为平地，人命的
罹难以万人计，财物的损失更是难以算计。当时我追
踪这项新闻一直到凌晨三时许才就寝。

（五）2001年9月15日（星期六）

因为中台纳莉侵袭台湾全省。道路、捷运站、地
铁（火车路）多处淹水，所以迪强今天不必上班。台
北市仍有一部份未受影响，所以下午我们还可以去一
些名胜参观，结果我们决定去国立故宫博物馆参观。
因为博物院近士林夜市，所以迪强提议下午到博物
院，晚上则到士林夜市。我们先搭捷运到剑潭（这段
捷运仍未受到影响），再从那儿搭计程车到故宫。一
到故宫从外表看整座建筑堪称古色古香，富丽堂皇。
故宫的珍藏始自商周，约在公元前16-11世纪。其中
有毛公鼎、散氏盘、颂壶、宗周钟、子犯觶（和）钟
等。这些礼器都铸有铭文。有一室辟为“华夏文化与
世界文化之关系，依时代次序排列，对比，呈现人类
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以同时期文物展出对比），使我
们一目了然，在什么年代，什么时候中外出现了什么
文物，让我们知道在文化艺术方面，中华民族是远远
地超越西方或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埃及和苏美连等
古国）。但科技方面我们中华民族就须甘拜下风。由
这个中外时代次序排列，对比之文物，我们可以看出

该院在制造这些文物展时费尽心思。有很多文物深信是在非常不容易的情况下搜索得来的，有些不能得到原件，只好精心地复制，复印，这番工作肯定是非常艰难的；看了令我不禁要向当局的工作人员致以万分的敬佩和敬意，谢谢他们给我们这么多的知识和学问。

院内的文物多得不胜枚举，据院方供给的资料显示，故宫收藏的文物自商周到民国（1911年）的，有瓷、铜、玉、漆、珐琅等器，文玩、书法、绘画、织绣、图书文献等等，总共超过六十五万件；真是浩如烟海，令人叹为观止。假如带着研究的心理到故宫，那将大有收获。以平常游客，假如要好好地看一看，那最少也要二三天的时间，也许还是太短促的。时间过得很快，关馆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只能依依不舍地向故宫说再见，他日再来讨教。

出了故宫外面下着雨，纳莉台风的雨势已渐加大。当我们到剑潭捷运，看见夜市冷清清的。下着雨，又刮着一阵阵的强风。今晚士林夜市去不成了，孩子说就让我们到附近的店铺去找一些比较新奇的食物吧！结果找到一家卖“控肉饭”、猪血汤、卤蒸白菜和苦瓜排骨汤的。好吧，就吃“控肉”，然后再被当“控肉”吧！共吃了210元。

饱食后再搭捷运回台北捷运站（这捷运站在晚上九时许底层站就被大水淹没了），转忠孝复兴站，再转中山国中站，从站外冒雨步行回家。

〔编按〕作者共撰著有11部之日记体文集，在此仅选旅游台湾的5则，藉此表扬林老师写作之忱，并冀期有更多的人也培养撰写日记或周记的良好习惯。

林明珠

作者简介



林明珠 出生于柔佛州小笨珍。在新加坡结婚生子，一女二男已成长。

年过六十，曾在商界工作多年，今年（2010）退休。如今过着读书、写字和插花的简朴生活。

林明珠

自梳女传奇

广东珠江三角洲是自梳女传奇的发生地点，以顺德和番禺为主要发源地。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统治中国人民数千年，在清末民国初年，封建家族思想仍牢牢的束缚着妇女，三从四德让广东农村妇女习惯性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婚姻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婚姻的好坏被视为是妇女的宿命，而代代相传的道德标准是妇女必须逆来顺受。一首当时的儿歌形象化的倾诉着当时当地妇女的辛酸血泪，妇女在家中地位的卑微可见一斑。

“鸡公仔，尾弯弯，

做人新抱‘媳妇’几艰难。

早早起身都话晏（晚），眼泪唔干落下间（厨房）。

下间有个冬瓜仔，问过老爷（家翁）煮定蒸。

老爷又话煮，安人（家姑）又话蒸。

蒸蒸煮煮唔中意，拍台拍凳闹（骂）一餐。

三朝打烂三条夹木棍，四朝跪烂九条绣花裙。”

互联网百度百科对自梳女一词的简介：自梳女产生于清朝后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特有的群体，有《顺德县志》为证：当时顺德蚕丝业发达，许多女工收入可观，为免婚后受气，情愿终身不嫁。

梳起

广东的习俗，未嫁的妇女是留着一条长及腰膝的大麻花辫。梳辫的方法是将乌亮的头发分成七份或五份，以灵巧的双手梳成精致的七手辫或五手辫，简单

一点的只分成三份，梳成三手辮。

女子在出嫁当天的仪式中，由母亲或德高望重的女长辈将辮子盘在脑后，绾成发髻。发髻也有讲究的款式：有大圆髻，小圆髻，双鲤鱼髻、单鲤鱼髻、光身髻、纽绳髻、辮仔髻等。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家庭，还会在髻上插上珠花、金簪玉簪等，寻常日子则随手在发髻边别上有清香味的玉兰花、茉莉花、珠仔兰等，妇女的风韵油然而生。

20世纪初，上述珠江三角洲地区萌起女子不嫁的思潮，如果当时只发生孤立事件，仅有一两个女子有这种反传统的叛逆思想，此风必然无法助长。在广东省的历史里，这种独特的风气维系了数十年之久，究其原因。主因是当时当地的女子在逃避不自主的痛苦婚姻，导因则是因为在当时的民间盛行义结金兰姐妹的习俗。两个或两个以上较为投缘的年轻女子就立下盟誓，义结金兰姐妹，类似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的桥段。思想一致的女子为数甚多，互相扶持是他们坚持不嫁的力量，也是主要导因，决定性的因素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所促成的。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期，珠江三角洲兴起缫丝的小型工业，聘用了许多女工，工作机会会让当地的青年女子获得经济独立的地位，不需要仰仗家人生活。摆脱了在家庭中的附属地位，进一步，这群勇敢的女子要在精神上独立，要求彻底摆脱封建式婚姻的桎梏。

当时有一种民间风俗，姐姐若未嫁人，家中弟妹不能超越姐姐先行结婚，这种风俗也影响这群女子的决定。但主要因素还是上述的三点：

（一）反抗命运，抗拒不自主的痛苦婚姻；（二）生

活上有金兰姐妹相伴，有精神上的支持力量；（三）就业机会改变了经济上的依附性。

为了表示不嫁的决心，这些年轻女子自创了一套名为“梳起”的仪式。民间信仰中的观音象征着真善美，代表了一种大慈大爱的崇高精神，是华人信仰中的女神。不嫁的女子沐浴更衣后，在观音庙内，在圣洁的观音塑像前的供桌摆满供品，虔诚对着观音跪拜，立下终身不嫁的毒誓，自己对着镜子将头发梳起，庄严的完成了“自梳”的仪式。从此成为有象征符号的“自梳女”，有象征意味的决定了一生的道路，是对社会主流的告别，这一刻是一生的承诺。

那时候社会风气还很落后，农村妇女多为文盲，思想迷信，她们绝不敢违背自己立下的毒誓，因为她们相信会受到天谴。由于自梳的风气越演越烈，最终势不可挡，出嫁的女子反而成为异类，据说有一个村八年没有一个女子出嫁。蔚然成风后，这种类似古代贞女行为的自梳形式最终得到族人的认可。族人开始择良辰吉日为自梳女主持自梳仪式，就像一场婚礼喜庆，仪式办得热热闹闹，办酒席昭告亲友，与亲友聚在一起庆祝这件人生大事。

在族规中“合法化”后的自梳女，如果被发现违规爱上男人，她们除了“合法性”的遭酷刑毒打，还会被族人装进猪笼，投河溺毙。家人不能收尸，只能由自梳女姐妹用草席包裹，抛入河中随水漂流而去。这是封建社会惨无人道的酷刑。自梳后的女子必须离开娘家，她们三五成群住在村外特设的房子，简单说就是单身宿舍，这种屋子有特定的名称“姑婆屋”。虽然离开家，亲属血缘关系还维持着，自梳女必须承担赚钱养家的责任，转而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柱。

过番

20世纪的30年代，缫丝工业不敌人造丝，行业渐渐没落。农村贫困无以为生，自梳女背负着养家的责任又失去打工的机会，她们必须另谋出路，也有家贫的父母鼓励家中女儿梳起后到海外谋生养家。当时的交通全靠海运，广东省地处沿海，早有先行者过番到南洋去经商，在当时南洋被视为番邦，大多数男子是被当“猪仔”卖去南洋垦荒，三五年后这些“猪仔”也可自赎为自由身，有些能做点小生意，很多人在南洋发迹。

朦胧中，南洋有美好的憧憬在召唤着这些自梳女。于是她们结伴而行或仗着在南洋有乡亲，流着眼泪带着养家的使命，带着向往奔向未知的将来。从珠江三角洲起航进入伶仃洋，航行至香港。早年的香港一直是广东人的天下，番禺与顺德为邻，番禺距离香港只有64海里。英国殖民地初期，1847年香港人口只有23,000人，1937年香港是一个有100万人的广东人城市。1937年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广州、厦门、上海、福州等沿海城市相继沦陷，这时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潮，香港人口增至160多万，包括十多万的上海人移民。广东的移民潮是从珠江口出走，大部分自梳女就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夹在移民潮中。

有一些自梳女在香港下船，大多数续程到海峡三州府，也就是槟榔屿(Penang)、马六甲(Melacca)、新加坡(Singapore)。海峡三州府在地理上同属马来半岛，是英属殖民地管辖的地区。在1819年，莱福士代表英国发现了马来半岛最南端的小岛新加坡，将新加坡纳入殖民地版图，建立起一个商业型的自由海港。

当时新加坡土地面积约640平方公里,除了少数当地土著,仅有数百名华人。为了开发一个几近荒岛的新加坡,英国政府引进大量新移民开荒种地,在新加坡建立起一个有印度人、马来人、欧亚人,并以华人居多的移民社会。

从珠江三角洲出发的船只在南中国海上的大风大浪中颠簸了十多天才到新加坡,那时候的轮船是烧煤炭的。有些人在茫茫大海途中生病,因为卫生条件差,又缺乏医药而病故了,大海变成死者的墓地。一般新客困坐在船上的统舱,几乎没有挪动的地方,千辛万苦挨到了新加坡,被安排隔离在一个叫淇漳山的小岛,经卫生检疫证实不带传染病的数天后才获准上岸。

自梳女在新加坡本土上岸后的落脚地点就是现在称为唐人街的牛车水,牛车水是由相连的几条小街所组成的一个小区。牛车水名称的来源是因为早年没有自来水设备,必需用牛车把水运送到人家里去,由此牛车水成为地区的名称。早期的中国移民因籍贯不同而分别聚居在不同的地区,牛车水是操粤方言的广东人的聚居地。在步行的范围内容纳了各行各业,包括赌、烟、娼妓这些不正当的行业,也包括正当行业中的药铺、金铺、裁缝店,菜市场等与民生相关的行业,还有沿街叫卖的流动小贩,牛车水是个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在二战之前,华人社会的娱乐主要是看大戏、听说书,牛车水有戏院有酒楼,成了华人社会的娱乐中心。

身在异邦的同乡,发挥血浓于水的乡情,在新加坡设立不同籍贯的会馆。例如,番禺会馆成立于1879年“光绪5年”,新客到新加坡如无落脚之处,一

般可借住于本籍贯的会馆。

妈姐

广东女子有三种典型的职业，从广东三水县来的俗称三水婆，又称红头巾，她们是建筑工人，戴红头巾是因为工地危险，醒目的红头巾有警示作用。另一种戴着蓝头巾的是船上工人，称为洗银婆。这两种都是卖力气的工作，只有极少数自梳女加入这两种工作。

在南洋以及香港的自梳女多数是当家庭女佣，她们比上述两种工作少了风吹雨打。这些当女佣的自梳女被统称为“妈姐”，“妈姐”是粤方言发音，粤方言有八个声调^①，语感特别强，‘Majie’的‘妈’是轻声。

在原籍，自梳女被称为“姑姐”、“姑太”或“姑婆”，在香港和南洋一般礼貌上称呼佣人为姐，如“花姐”、“三姐”、“风姐”等，在林海音著的《城南旧事》书中，她在当时北平的家中，称保姆为“宋妈”“妈”字冠以姓这是当时对保姆的一般称呼。至于为什么出现“妈姐”这么一个统一又独特的称呼，有些人认为妈姐做为高级佣人既像保姆，又像管家，以“妈姐”为背称，相等于职称，很有可能是起源于香港，不过至今仍无法考证。

“妈姐”有极鲜明的统一形象，民初装束的立领斜襟上衣，宽松长裤，一律白衣黑裤，一条长及腰间的大麻花瓣，整齐利落。最重要的是有职业操守，是女佣行业中的优等人选，属于名牌女佣。因此当年有人为了多赚一点工钱，还冒充妈姐的身份。妈姐的身价比一般女佣高，请得起妈姐当佣人多数是富贵的华

人家庭，并以经商的华人雇主为多。

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是属于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绝大多数来自英国本土，英国人家庭在新加坡过着高人一等的优裕生活，这些英国家庭也会聘请妈姐。在英语环境中工作，妈姐表现了她们的语言才能，她们能以广东话(粤方言)的注音说出相当准确的英语，如：go inside (进去) 广东话发音是“哥烟西”，Hotel (酒店) “好嘢”，Garden (花园) “加顿”，Potato (马铃薯) “浦地桃”等。除了语言上能与英国雇主沟通，这些妈姐也能煮出像样的西餐。这种敬业乐业的精神受到英国人所喜爱，新加坡独立后，有少数妈姐随雇主到英国去，并在那里终老。

在《我是妈姐的养女》一书中，作者养母是在公馆里工作，公馆就是变相的赌馆，属于比较高档的赌馆。作者的养母是在公馆管事兼打杂的妈姐。由于有额外赏钱，在公馆里工作的妈姐收入可观。作者思静也提及“跟花”的妈姐，她们是在“琵琶馆”专职服侍“琵琶仔”。“琵琶仔”是交际花也是比较有身价的妓女，这些“跟花”的妈姐也可以获得客人的赏钱。在公馆工作或“跟花”的妈姐，她们的工作较为轻松，收入也比一般做家庭工的妈姐高。

李先生，今年六十岁，在他五岁时，家里原有的妈姐“四姐”因病辞工，介绍了她的姐妹“柳姐”来上班。柳姐原名潘柳梅，是番禺来的自梳女。柳姐在李家工作了三十多年，与雇主家人同台吃饭。虽然她在牛车水也有一间与姐妹合租的“估俚房”^②，但她长年住在李家，三十多年如一日，已成为李家的一分子，也取得了新加坡公民权，但这不等于她对新加坡有归属感。

柳姐的心里头只有番禺的亲人，她努力的赚钱、存钱，早期寄钱回去给父母，父母过世后，她还照样寄钱给兄弟侄儿。中国来的家信提出诸多金钱的要求，如侄子结婚费用，超生婴儿的罚款，建房子的费用等，都由柳姐付款。柳姐视为天经地义的事，从未有怨言。

柳姐对家乡方言广东话有自豪感。她排斥其他方言，广东话方言称为广府话，属于强势语言，是她唯一的语言。她教会李先生很多儿歌，最朗朗上口的是：

麻雀仔，
担竹枝，
担到高上望阿姨，
阿姨梳只玲珑髻，
摘朵红花伴髻埋，
红花好睇白花唔好睇，
三只龙船边只係，
中间个只係，
打锣打鼓送阿姨返归。

柳姐魂萦梦牵的是家乡，总盼望能回番禺颐养天年，家乡有她寄钱回去盖的大房子。1986年柳姐72岁那年因脑中风猝死，身后留下银行定期存款新币三万元，由她在香港的侄儿接收，并将骨灰领回原乡。柳姐的一生工作的心血毫无保留的献给了她的家人。

根据柳姐出生的年份1916年算起，她20多岁“自梳”后，离开番禺那是1937年之后。自梳风气滥觞于十九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自梳风潮已达到巅峰状态，柳姐不是自梳女的先锋，而是在这种盛行的地方风气的感召下，随移民潮到新加坡的。简单的说，

是那样的特殊时代，那样的独特风气决定了柳姐的一生。柳姐终其一生只为番禺，只为家人付出。“春蚕到死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两句唐诗是柳姐一生的写照。

何女士是一名教师，问及她家的妈姐时，她只用了“忠心”两个字来形容。早年何女士父母在牛车水开金铺（至今金铺还在）。一家人住在金铺楼上，妈姐负责一家的起居饮食，照顾她们兄弟姐妹长大。她家的妈姐与主人家同是顺德人，她每月一次到隔邻街的估俚房转一转，找那相熟的写信佬，写封报平安的信，并将所得的工资寄给家人。先是寄给父母，后来是寄给兄弟侄子，出钱在乡下盖了房子。70多岁告老还乡后，主仆还保留密切的关系，十多年前去世，如果健在，已是百岁老人。

何女士也提及，新加坡现任总理兄妹三人也是一位妈姐照顾成长的。说起来妈姐对新加坡家庭的贡献还不小，“忠心”二字不是以金钱所能衡量的。妈姐不只外表形象独特，她们也有极严格的职业操守，除了尽责之外，还付出薪酬以外的真心情感。妈姐很多是从一而终，在同一个雇主家服务一生。

梁文琛先生年近70岁，祖籍顺德，他是华人移民的第二代，父辈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奋斗成功，是药业泰斗。提起家乡顺德妈姐，梁先生竖起大拇指称赞她们非常孝顺。梁先生认为，顺德女自梳不嫁有一个不得已的理由，在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顺德男丁冒着风险远渡重洋谋生，村子里形成了男少女多的现象，女子不容易找到婆家，再加上她们对婚姻有恐惧感，才铁了心自梳不嫁。

近20年来，妈姐白衣黑裤的形象已在新加坡的

繁华社会中消失了。只有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视上还常看到这么一个形象鲜明的配角从受访的几个有代表性的个案中可以确定。新加坡数以百计的妈姐是在上世纪初出生的，如果健在，至今是近百岁的人。当初她们有同样的自梳动机，有同样过番赚钱养家的使命。晚年遭遇各有不同。大致上有三种结局：(1)晚年在安老院度过，(2)随养女在新加坡生活，(3)告老还乡。

结语

流落海外的自梳女，以顺德和番禺最具代表性。在贫困落后的农村，一群在传统上必需依附男人的妇女，她们在思想上有了突破点。由于地处沿海，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具有开放性、冒险性和进取精神的潜在意识。这些妇女以坚决的自梳行动反叛封建制度下的包办婚姻，勇敢的踏出了独立自主的第一步，为了在义务上和责任上承担家庭的经济，她们义无反顾的跨出第二步，通过珠江三角洲外的伶仃洋，随着海洋移民群到南洋谋生。20世纪初，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造成中国大陆民不聊生，是促成移民潮的内在因素，而当时的南洋正在开发，需要各类劳动力，则是外在因素。

离乡的心境是悲壮的，也是无奈的。她们有3、5年就回归故里的打算，是家人的经济需索让她们一年又一年的工作下去，多年以后，她们也成为当地的公民了。但落叶归根，安享晚年始终是妈姐思想上不变的信念。她们除了日常必需的用品，三两套叠放在床边可以替换的衣服外她们不置多余的身外物，在心理上，她们有随时两手拎起一生的家当踏上归途的准

备。

人的一生变幻莫测，有许多不能由个人掌控的因素。有养女的妈姐多数留在新加坡终老，有些妈姐像柳姐一样在新加坡病故，在生心愿未了火化后骨灰送回故乡——番禺。只有少数妈姐能在晚年回归故里。至于能不能安享晚年也因人而异。

总的来说，妈姐是一个特定身份的符号，也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职称。海外自梳女包括妈姐，她们有一致的思想模式：（一）思想上反抗会带来痛苦的婚姻。（二）思想上接受养家的责任，带着冒险家的精神，随海洋移民潮到当时正在开发的南洋。（三）梦想年老的归宿是落叶归根，安享晚年。正是这种思想模式支撑着她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也支撑着她们度过每一个孤独的夜晚，忍受着精神上的寂寞。

自梳女是一个特定时代，一个地方性的传奇，在新加坡数以百计的妈姐已经作古，硕果仅存的数个自梳女（包括已经还乡的）垂垂老矣，自梳女的传奇也即将落幕。

在中国封建社会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女性一直是处在受压迫和受歧视的不平等地位，自梳女虽然不能改变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秩序，至少她们争取了一定程度上的独立自主。自梳女是一群以文盲为主的独立群体，她们没有高深的文化理论，没有高亢的人权口号，却为女性主义留下可圈可点的历史篇章。

（完稿于2011）

① 经语言学者许嘉璐教授确定。

② 估俚是地方性名词，专指打工的人或苦力。

马 峇

作者



简介

马峇 原名邱名崑，常用梦平、马峇、丘岷、龙琦、邱子浩、丘瀛等笔名。祖籍广东省丰顺县。1940年8月诞生在柔佛州笨珍县文律埠巴列岸东的一个槟榔村里。从事教育工作42载；曾在古来县的万邦、柏图及辅莱三华小长校8年多。退休后，更积极参与文艺活动，并主持书辉出版社，已印行10本专著。

邱君曾从多个文学角落作出的努力，包括：①自1961年杪至2010年，先后出版文学作品43种：16部中、短篇小说集、15部少儿文学作品、1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1部散文集和3部史料评论集。②从1977年开始搜集马新写作人、作家及文化人共5千多位的传略，已出版的5部专集即：（一）马华写作人剪影（1979）；（二）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84）；（三）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991）；（四）新马华文作者风采（2000）；（五）新马文人集影（2010）。③为当前鲜有的马新民间故事搜撰者之一，已编写近一百则岛屿与山峦等传奇故事，出版了《新马岛屿的故事》、《新马山峦的故事》和《新马岛屿风光与传说》等5个单行本。④编选7部专集，主要的是《马华当代小说选，1960~1979》（1981）、《新马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说集·1965~1996》（2002）、《柔华作家百人文集，1926~2008》（2008）等。

原任马华作家协会中央理事会副会长（2001-2007）、香港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理事（2002）、马来西亚儒商联谊会副会长（1998）和副秘书长（2003-2008）等职位。

〔上图照 马峇与艾舒夫妇，都是笨珍县人；他于1995年9月22日退休日，借花献予爱妻，感激她长期眷顾恩情。〕

马 峇

新疆之旅

犹记得在几年前，有位日本著名的僧侣大师兼企业家——小岛康誉，在替他友好写的〈序〉文里头这么写道：“我第一次到新疆至今，已经22年了。22年来，我上百次来到这块大地上，走遍了天山南北很多地方……”

试想：一位日本人这么迷恋中国的新疆——居然上百次到那地处于旱、严寒地带去旅行。她的魅力，是这么令人难以抗拒，我们怎能不动心，也想到那儿观光呢！

自此，“新疆之旅”更是我梦寐以求的对象。

我也常联想到名书法家于右任坐飞机掠过天山，有感而叹所写下的名句：“我与天山共白头，白头相映亦风流。”我真担心自己也得苦盼到白发苍苍，才有机缘到西域去观望天山的雪景！

然而，皇天果尔不负有心人，就在今年5月底，我幸而在友好沈康富校长陪同下，两人结伴得偿所愿。

从吉隆坡先飞往成都的夜晚，我在机舱就默默地试念著在“做功课”时所喜欢的美丽的地名胜景，诸如：乌鲁木齐、布尔津、喀纳斯、鸭泽湖、五彩滩、乌尔禾、克拉玛依、石河子、伊宁、那拉提草原、巴音布鲁克、天鹅湖、胡杨林、库东天山、石门一线、大天池、吐鲁番、达坂城、葡萄沟、火焰山、流沙河、草原石人、高昌古城、楼兰故城、哈密、南山牧场……还有，盖孜峡谷、喀啦昆仑山、喀什、香妃墓、达瓦昆沙漠、戈壁风光等等。

呵，新疆的幅员太广大了，跟8个国家接壤，约占全中国总面积的 $\frac{1}{6}$ ，所拥有的异域风情，魅力无穷，几乎每个景点，都引起旅客广泛的兴趣。在我们原订的计划中，至少有4天赶往甘肃省的敦煌与嘉峪关观光，因此不得不跟时间赛跑，开始忍痛放弃一些景点，争取17天的时间，通过公交车、短途包车或小卡车、夜班卧铺快车、火车卧铺……等，进行民俗风情游。

这充满神秘的名胜古迹，连美丽的名称也可溯源她的原由和趣闻，譬如“那拉提”是蒙古语“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之涵意；“克拉玛依”是维吾尔语“黑油”的音译；“柏孜克里克”是维吾尔语“山腰”之意；“坎儿井”乃维吾尔语“地下水道”的意思；而维吾尔语“克孜勒塔格”是“红山”的含意，即是《西游记》里头的火焰山。

俗称的“丝绸之路”，实质上是指以丝绸为代表的多种精神文明与物质文化交流的通道；它充份凸显了2000多年前中国各族的文明及睿智。沿途的文物遗迹之多令人惊讶，属于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就多达120余处。我联想到约1000年前，有位维吾尔族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长诗《福乐智慧》一书中写下的名句：“人类因有知识今天变得高大，因有知识开了自然的神秘。”谁不钦佩这位古代维族诗人的才智与远见！

不论在北疆与南疆，都有绵互的崇山峻岭、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和奇特的民俗风情。有位新疆的名报人说过：“世之奇伟瑰怪，必处险远。”我就是由于不敢涉足较为危险和偏远的胜地，因而许多值得一玩的焦点，比如观博格达峰、登观鱼亭（喀纳斯）、

白杨沟瀑布、天山大峡谷“阿艾石窟”……等等都失之交臂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两个上了年纪的远访客，总算探游了天山天池、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鄂尔多斯大峡谷、喀纳斯核心景区、布尔津七彩滩、阿勒泰大草原、图瓦人村落、白桦林、“沙漠明珠”——克拉玛依大油田、茫茫戈壁的骆驼队、那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马群、天鹅湖九曲十八弯、巴里坤、库车天山山脉南麓、大峡谷内的千佛洞遗址、风力发电站、盐湖、后沟、火焰山（万佛宫）、交河故城（南昌古城）、葡萄沟、坎儿井民俗园，还有南山牧场、白杨沟瀑布、天山北麓原始森林，并多少领略了维吾尔族及哈萨克民族的歌舞演艺。

这许许多多非一般的景点与人文生态，泰半是举世闻名，深具浓厚的文化气息的世界遗产、瑶池仙境、梦中草原、骏马天堂、天鹅故里、奇石彩滩、浪漫探险。此外，那犹如碧绿的地毯的草原上，处处可见到牛群、羊群及马群。许多异域风情的精彩景点，不仅使我终身难忘，同时增广见识，并察觉自己已老迈、笨拙，甚而落伍了。

早在第五天，登临挺壮丽的“瑞士风光”喀纳斯，饱尝冰山湖景之际，我就越来越觉得自个儿不够条件去适应这种“背包方式”之旅游了。除了赶景点路程相距太遥远、白天夏阳酷暑、燥热如焚、夜晚奇冷、道路不平、车身颠簸，极难找到卫生间等之外；还得费时忙于物色交通工具，这包括搭公交车、火车、快车、短途包车和小卡车；每到一个地方，就得急于寻找廉价宾馆，并探问哪儿有汉人餐室……这许多周而复始的难题，是不容易妥善安排的。

于是，我要说：“旅游新疆，最好趁年壮一点，切莫像我到了古稀之年还这么逞强。”实际上，在这种兜兜转转，折折返返的24天的旅途中，我真像在戈壁滩上的一头羔羊，给我印象最深的，该是公路两旁的状似弯腰驼背的老公公之沙枣树、绿叶密密层层的白杨树，和婀娜多姿、正向我招手的柳树。这三种树木，令人一见倾心，让我已出现沙漠迹象的心原上，增添几分绿意，或可加强些新活力吧。

呵，观察沙枣树如何保护庄稼，和防风固沙，我能否学沙枣树的能耐，奉献一些什么？

（稿于2011年10月22日）

访古探幽新疆颂 ——汉俳18帖

新疆之谜

新疆恒是谜

古丝绸之路千般奇

游后更著迷

那拉提大草原

高山河谷区

哈萨克族风情曲

边塞多壮丽

新疆雪莲花

雪莲今始识

灵丹妙药百病治

西域好标志

天山天池

天山非天涯

瑶池雪峰乃仙家

观松心境佳

克拉玛依魔鬼城

驰名魔鬼城

夜风刮若泣鬼神

彩石动情深

“火洲”吐鲁番

古城吐鲁番

炎热盆地葡萄乡

葡萄节狂欢

乌鲁木齐市

草原上明珠

高楼大厦不胜数

快道畅运输

喀纳斯雪山

亚洲的瑞士

草原沙漠途径识

变色湖如诗

哈密

天山脚哈密

小盆地产瓜第一

尝者赞甜蜜

火焰山

火焰山“红山”

《西游记》人物登场

酷暑想“铁伞”

维吾尔族

维族美名响

史上名人千年传

歌舞举世扬

哈萨克族

草原上牧民

弹起“冬不拉”唱歌

毡房盼情哥

三大历史名人

张骞拓西域

班超父子立功绩

玄奘取经籍

风力发电站

达坂城区域

无数风力站屹立

创环保效益

坎儿井

改自然工程

挖掘地下河功成

中华智慧呈

喀什

探盖孜峡谷

观各民族乐器库

凭吊香妃墓

巴里坤胜地

巴里坤八景

龙宫烟柳似仙境

尖山最上镜

库车歌舞

龟兹歌舞多

“麦西来甫舞”咄咄

观舞亦嗦哆

(2011年10月25日试笔)



新山人文回荡

倘若人们的生命都像成长中的树木一样，那么我生命之树主要是以新山区域为生长的立足点，希冀在此根深蒂固。

打从19岁开始，南方堤城——新山，就是我落足的美丽名城。回首前尘，旧梦的发生地点和背景，也多半即在新山。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叶，我就获选在新山师训学院接受3年的师资训练课程；毕业后，被调派到马来半岛东南隅头湾岛任教两年，我必须从首府新山越过长堤，然后绕过新加坡漳宜码头，乘汽船到边佳兰副县执教鞭。后来定居在北干那那及士姑来，分别距离新山也只不过是33和12公里罢了，因此，新山仍然是我经常必到的州府。

新山给我带来的利便，新山帮我解决如看病取药等难题，是不胜枚举的。更重要的一点，是我较早期前往星洲找新资料，搞些文史的研究工作，更非经过新柔海峡的孔道不可，故此，我怎能不感恩新山呐！

此外，新山的自然风光，是我热爱与迷恋的对象。新山的地理环境优势多，自然景观奇特，滨海苍树，海水碧清；通常海面平静如镜，偶尔碧波荡漾，有一种自然美态、一派幽雅景色，由新柔海峡陪衬着，散发着恬静的气氛。这是爱静，并追寻闲适者的大好天地。谁能不迷恋上她哩！

约莫20年前，我们感到有几分遗憾的，是新山的人文活动太少，素质水平不高，文化力不强。除了比较有地方特色的“柔佛古庙游神盛会”之外，泰半跳不出框框的，如酬神戏和大节日时小规模的花车游行庆典等，只凭那一抹的通俗文化，怪不得新山曾有过“文化沙漠”之不雅称号。

不过，现时已昔非今比啦；这个拥有“南方第一门户”、“南端边城”、“海峡堤城”、“水湄之城”和“柔佛首府”等雅号和“噤呀坡”旧名的美丽都会，在锐意兴革之下，早已迈入新的里程碑。当地无数的华教热心人士和华社精英人物，凭著高瞻远瞩的独到眼光和过人的毅力，确实已“根植一份信念，升扬一片理想”缔造历史的新章。

往昔，要逛书店、看电影、跑图书馆、参观博物院、欣赏歌乐表演及文娱晚会、观赏书画展或博览会等，我非赶往20公里外的新加坡去不可。狮城拥有世界其他各大城市所具备的优势与特质，是州府人最方便出入，最易于取经的邻国。然而，我们总不能长期俯身在巨人的投影下遮荫取凉；做为大马第二大城的新山，毕竟要给新山设定目标，在转型的发展中崭露

独特造型的新市容。自从马新分家(1965)之后,数十年的全面性拓展,高楼大厦,结构精巧,气魄雄伟,耀眼夺目。尤其是士姑来大道的沿海地段,填海增地,装饰一新,扩建的大道宽广,通往依斯干达发展特区的立交桥相继矗立,使堤岸上的新路四通八达;正美化中的花圃,三两年之后,必然花木扶疏,呈现另一番旖旎新貌。

近20年来,我深感欣慰的,是新山的人文活动回荡,涵盖了多种文化层面,可预期打造人文之城,呈现文化绿洲。延续百年的柔佛古庙众神出游庆典,已注入新元素,成为“神与人的嘉年华”;统筹举办的新山中华公会实由新山五帮(新山海南会馆、客家公会、广肇会馆、福建会馆和柔佛潮州八邑会馆)领导人为推手,每年都在不断地改革与创新,不仅场面更壮观热闹,所游行的花车也相对地更美丽夺目,盛况一年比一年凸显,俨然成为新山文化记录片《扎根》聚焦的内容。试想:当晚沿途两旁现场参观游神庆典的公众人士多达20万,那是多么可观的阵容呀。这就难怪抬神轿者也引以为荣。事实上,它已成为大马重要的民俗文化及国家旅游项目。而争取柔佛古庙游神列为国家庆典是万众之愿景!

除了古庙文化之外,近15年来的新山,庆祝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万盏华灯庆中秋、重阳节和冬至等的活动项目,加上“宽柔中小学村”的大规模校庆和南方学院毕业典礼等庆典晚会,处处都昭彰着人文素质的新意,力图落实“一山、一庙、一校、一大学”之宏愿。

吾妻李舒贞永远是最了解我推崇与爱护人文的老伴,读报后常提醒我:“××××又有一个文化节日,就在×月×日……你不是又要出门吗?”

我莞尔笑道：“是呀，我是这儿文化活动的见证人，我应该支持、必须出席捧场、打打气……同时，我要向主办单位道贺他们举办成功。”

于是，我的知友——诗人黄远雄、文艺奇才高秀、还有幼男量栋等，就会分别依期热诚地与我结伴同行，一来可以趁机会晤朋友，二来我正需要外出放松自己，这无疑是退休老人另类佳酿春醪。而近期，我偶尔也带15岁的长孙崇汕去参观，正需要让下一代灌输此间的人文见识，并培养欣赏华族文娱精髓之能力。

喔，那太难得了！好多年前，我是早期新山廿四节令鼓（1988）、〈传灯〉（当时它还没红起来）等观摩会的见证人和初听者；〈南方之路〉史诗歌舞剧、龙舟下水礼与第一次水路香火传递仪式（2000）、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藏展、南方沙龙人文学术讲座、哥文茶文化园林重阳登高会（2004）、三月初三潮籍锣鼓响、中秋园游会（1986）、新春团拜会、老街月光会、陈旭年文化街开跑、童画·老街展览及各种文娱活动和“万种风华”文化节……我都以亲睹为幸。这些人文回荡的场合，我都一一观礼过，真欣慰自己是个新山人！

许多创始人、创作者，主导人物，演出者、歌唱家和作家、书画家、主讲学者，由他们所掀起的人文潮，融入了不少珍贵的人文元素，正是我充电的好料，于是，我感恩，并觉得推手们之生命不留白、精神可嘉！

可不是吗？那相继涌现的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广肇文物馆及福建文物馆，馆展丰富，各有特色，加强华族史内涵实质，加上由南方学院所酿造的“南方人文艺季”……求知欲强的新山人，您们有福了，因为您们最有机缘往人文宝山取经，而且多是免费的。

人文革新领航的时机已成熟，新山已是举国同胞垂注的焦点。喔，新山诸主导人名声在外，委实非一般呀！

〔编按〕2012年2月12晚（壬辰年农历正月廿一日），驾临新山的首相纳吉宣布和颁布柔佛古庙游神申遗证书，让这项已有142年历史的传统节日，成为国家文化遗产。他说，“我知道柔佛古庙游神已成为柔州常年活动，它不仅包含信仰、宗教性，也吸引旅客。”

（3-11-2011·士姑来小丘楼）

飞机楼

——新山中央医院速写

南方边城也有历史性名楼
但不像岳阳楼般好玩
却是万众的生死场
免去足以庆幸心安

爬过候车亭旁天桥
回望新柔堤岸
海峡浪潮犹在拍响

哪有时间聆听
哪有心情观望

赶着钻进“飞机楼”
约定的医生正等我看
病床上的亲友等我探望

偌大的“飞机楼”整天繁忙
救伤车运来急救者正闯鬼门关
警笛声响令人心惊胆战
生命太脆弱唯呻吟响亮
听医生说、护士讲

谁不谈病色变、失措惊慌
医生从急救中招魂
护士们配合行动救亡
幸运者得救返阳
不治者移居天堂
祸福无常 死非寻常
生是偶然 死是必然
“飞机楼”带来复活希望
切莫把保健良言遗忘

谨向伟大的“飞机楼”敬礼
在楼外抖落一身仓皇
感恩守护者的大恩大德
珍惜亲友的祝福问安
紧记奉劝 力保健康
延命活着比什么都强

浓重的旧忆拴住了“飞机楼”
这个焦点地标怎能启航

（5-11-2011·大学城）

马 峇

寻梦园的小宠女

好不容易才盼望到这一天，已告退休的吕守度又有机缘专程南下堤城来寻梦。

那年头——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一年，他慕名乘火车抵临新山著名的独立中学修完高中课程。毕业后返回东海岸，就鲜少出远门。

今日的新山，已昔非今比；每天读报，几乎都有关于这一城市的要闻刊登。她着实已跃升为全国数二数三的都会。虽则已是近40年前的旧事，然而一提起新山，吕守度依然情牵旧地，忘不了自己的青春最焕绿的年代，并常以“曾是新山人士”为荣。

在南下的夜班快车上，他就一直在思忖：从报章的许多图片看来，在高度的发展下，原有的面貌多已改观，不过，自信还可找到一些风采依旧的景物。难得浮生半日闲。能够旧地重游，是我人生一大乐事呀！我必须珍惜这一段宝贵时光，而且尽量再缔造今后的新记忆，才不抱憾余生。

紧跟着，他忽地联想到中国作家陈村在《陈村碎语》中所写的名句：“身在红尘中，看月饼的时候倒比看月亮更多。千古中秋，万古月球，俗有俗的迷人力量，我安心地做个俗人。”

寻思至此，他猛然拍一下大腿。自问道：“我不是早就是个俗人么？”

人到新山，吕守度约见的好友兼同窗是钟旺齐。

老友盛情接待他到餐馆用午餐。已变得胖乎乎的钟旺齐，仍然惯于宏声笑谈，找话题冲口而出：“为

什么选这个时候来？为何没带嫂夫人一同来？”

吕守度呷了一口热茶回腔：“我大女儿邀我太太到悉尼去旅游，她就跟最小的儿子昂祥，飞去澳洲团圆。我一路来一坐飞机就不舒服，所以乘此良机只身南下新山。”

钟旺齐抢着说：“你先在新山玩一玩，然后，我开车载你去新加坡住几天，好吗？”

吕守度立即急著说：“你说我有多糊涂？来到新山，我才发觉自己忘了带护照出门，所以新加坡去不成了。”

“老吕，我要先说抱歉，”钟旺齐直盯住老同学：“我第二个儿媳妇正巧生产，他们住在新加坡，下午3点正，我必须载送太太去顾孙，所以，要是你没带护照，只好等我3天后才回来陪你，请多多包涵！”

吕守度只好勉强一笑：“没事没事，请放心。新山不算很大，我可以自由跑动，你尽量忙你们的。”

他原本还可联络其他老学友欢聚，但联想到年事已高的友好，多为顾孙或看家而失去自由身，因此他决意独个儿乘车游——满街的计程车（德士），哪怕没法找到景点？

载着他的德士正朝着海滨的士姑来大道奔驰着；吕守度目不转睛地四处瞟望，同时暗忖着：过去的丽都海滩，壮阔开朗，朴实严整，如今经过肆意砍伐矮林，挖烂泥再填沙石之后，能否给景点带来一股清新健康的气息？谁不担心新山正步上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之后尘，由于掌权者随心所欲地盲目的美化及拓展，所以遭受反自然的破坏，变成失去内涵的“空城”，徒有好看的躯干却没有个性，甚至失散了灵魂。噢，我也最爱贴近大自然的都市，但愿滨海丛林地段的发

展，不致于像中国六朝贵族的宫廷文学一样，都是一些失掉生命的尸体……

新山的风景线，正分布在市区西部长达6公里的海滨士姑来大道一带，包括免税区、州政府大厦、苏丹公园、苏丹皇宫、皇家博物院、动物园、苏丹回教堂、丽都海浴场和金海湾等等，都集中于海滨地段附近。富有诗情画意的海峡风光依然迷人如昔，只可惜丽都天然海浴场几近失踪了，而新开发的超级景点——金海湾，已为新山胜地建立新品牌，海湾船多，魅力无限。伫立于此，眺望右边尽头的海番村，也隐约可见。

在寻梦园怀旧的吕守度仿佛找到了新天地，在那儿盘桓约两小时。他想，原有海岸的天然景物几乎消逝，而呈献的新貌另有特色。

截了一部德士，不到半分钟，他落脚在新甘光海滨一带，对岸新加坡岛的景色绮丽，海峡的碧波荡漾，岸上的几棵椰树迎风摇叶，树木葱茏；对岸的岗峦绵延。右边较远处是星柔长堤，无数的车辆在堤道上奔驰、蠕动著，景物宜人。

花了大半天的时间，他总算领略了新山原有的情调与韵味。同时，他也回味了那段与初恋情人依偎与拥抱的甜美旧忆。

他步行到免税区附近的一家餐厅用餐。这时候，一位年约20岁出头的标致少女，趋前来主动地跟他搭讪，她自称来自湖南省常德市，名叫姜雪琴，中学毕业，6天前旅游到新山，有位女同伴到免税大厦观光，因涉嫌违法活动而遭拘留未获释放。她本身到处求人援助，不幸地小钱包被扒手偷掉了，因此也身陷困境。

吕守度聆听姜雪琴的倾诉，细看她的举止表情，相信她并非说谎。他突地发现她活像唐宜菲——他的表妹，他的初恋情人。再端详片刻，他越发觉得“小龙女”姜雪琴比当年的唐宜菲更秀丽、更白净，樱桃小嘴更能言善道；当然，她的普通话也更标准动听。

姜雪琴见眼前这位慈祥长者只是静听、沉默和频频点头，便举高右手扬声道：“大叔，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我发誓我从不骗人，我绝不是一般的“小龙女，您一定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们是慕名前来游玩的乖乖女。”吕守度徐缓地严肃地说下去：“你们不知道人心险恶，在任何地方都有陷阱，诱惑纯洁而无知者堕落下去。我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我最幼小的儿子也比你年长一两岁。……说真的，我这次来新山作客，目的是寻梦与怀旧。不瞒你说，我早年爱上自己的表妹唐宜菲，当我晓得她是二姨妈抱养的女儿之后，我苦苦追求她，她曾偷偷来新山跟我幽会，那时我们还是中学生。双方的家长发现我俩的私情后，千方百计阻止我俩发展下去。三年后，唐表妹被安排嫁给一位杀猪商的三小开，从此我恨得连猪肉也不吃。三十多年过去啦，我再也不想见到她。然而，我从来就忘不了她。虽然我有了相当美满的家庭，可是我仍常怀念那一段纯情的初恋时光。——也许你不相信，小琴：我的初恋情人跟你有六分相似，她也有深深的可爱的小酒窝……”

姜雪琴吞了吞口水，左边手指轻按著唇际，壮胆地说：“看来小琴跟大叔有缘，请您把我当做是您的女儿好不好？”

“好，真好！”吕守度拍掌道：“我就认你这个干

女儿——你是我家的‘小宠女’！”

“喔，义父！”姜雪琴喜悦地说：“我真高兴有位好义父！”

吕守度庄容地说：“我这个老人家，早期的回忆太凄美啦。如今，我要做个真正快乐的老人，只要付出，不求回报，让我有机会缔造一个美丽的新回忆，就不虚此生啰！”

接下来两天，“父女俩”畅游了新山附近的知名胜地，包括龟咯渔村、比艾红树林区、哥打丁宜瀑布、迪沙鲁海滩及素里里等名胜。晚餐后，他俩分别睡在各自的卧室，义父有早睡的习惯，因此8时30分之后，他就独自安眠了。

临别那天，吕守度交个大红包给含泪的义女，不住地叮咛：“你等你的友伴被释放后，赶快回老家去。我把你小哥昂祥的网址给你，希望你和他保持联络……”

谁也没料到一年半之后，吕昂祥欢悦地对父亲说：“雪琴答应了，下个月我到常德跟她父母提亲。”

(5-11-2011·小丘园)

马老文学笔谈

——文学热忱永不灭

①请谈谈，你的文学爱好是如何开始的？有哪一些人或哪一些作品，引领著你踏入了文学之路？

自小，我就在特殊的荒芭环境中成长。由于是在战后初期，学校复办不久，小地方的微型华小全是复班教学（一个课室内，同时由一位教师轮流教两个年级的课，各级学生仅有10个左右），加上我居住在距离有汽车来往的公路约达4公里的穷乡里，与那间复班小学少说也有4公里半之遥。父母亲以钩槟榔为行业，每天早晚都忙透了，哪有时间安排子女上学？于是，我与两位姐姐及一位哥哥都是超龄生。——我算是比较幸运，能在8岁（1948年）那年入学念一年级，来往学校由兄姐用脚踏车载送，雨天或泥泞时则只得徒步。那段几年“上学苦”的岁月，教我往后极少再轻易叫苦。

从1年级到4年级，是初小课程，我在巴列丁仔乐育第一分校修毕。之后，我必需转换到约3公里外的文律乐育总校念高小课程，共为6年才小学毕业。记忆中，在5年级之前，我全没机缘接触过课外读物；到了6年级，也似乎还不晓得少儿图书为何物，不过，出租的连环图倒是可在摊上找到。1953年念小6的4月间，我患上盲肠炎病到新山中央医院（飞机楼）动了手术，父母阻止我骑脚车上学，被迫在乡下休养3个多月。父亲知悉我喜欢看书，便向马路口左侧开微型杂货店的郑清伯借了一部《薛仁东征东》的章回小说给我，那全页排得密密麻麻细字之通俗小说，竟然很合我的口味，我似懂非懂地追看不休。之后在不断央求父亲之下，郑清伯相继借给父亲几部章回小说，因而有机会读完《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五虎平西》、《罗通扫北》、《薛刚反唐》……等书。于是，我彷彿在困室中找到望景的窗口。

父母见我嗜读如命，而且还常讲薛丁山射死父亲

薛仁贵、樊梨花和八宝公主招亲、薛刚害死父亲……等故事片段给家人听，大家皆大欢喜。父母是文盲，我父亲只会用发抖的手指写上姓名“丘大可”三个字。在他诱赏之下，我念4年级时就开始学习给祖母和外公写家书。也许在家长鼓励之下，我有点信心学作文。已故的颜龙章老师（1925~2006），他是出色的古典诗人，在我小学4年级时指教我作文，我永远记住他常提醒的几句话：“作文要敢敢写，要是接不下去时，就从开头第一个字起，念了几遍之后，你一定可以再写下去，这样继续不断，一篇习作就可完成了。”

从1954年开始，我升到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念书，由黄润岳校长所聘请的华文导师如林鲁生（即战前的作家雪棠）、沈安琳、连江秋，高逸群、蔡寰青、陈植庭，萧劲华，张泽群，黄云翔等，都是饱学之士，也擅长写作撰诗，从而打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学环境，因此，往后毕业出来成为马华作家的同学大有人在。我在这样的充满文学气氛的学校环境里，也向学长郑天宝（晓帆）、郑九章、戴文光（高秀）、郑锦、冯笃生，余振声（冰杏）、丘声明（艾芸）等等看齐，选读许多茅盾、巴金、冰心等五四名家的作品，并勤于练习写作，终于踏入文学之路。

②马来西亚是一个创作题材丰富的天地，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政治……你认为，马华作家有充分发挥这方面的题材吗，哪一方面还可以再加强？

是的，我国是创作题材丰富的天地，然而，除了多元种族及多元文化，本土作家鲜少从多元政治里头挖掘题材，更遑论以多元宗教为题材，因为所谓敏感问题是切莫涉及的，要不然将带来“后患无穷”。

我认为，纵使马华作家有充分发挥这方面的题材，也将在多方面考量之后而却步了。我至诚冀望出现三几位大智大慧的文艺奇才，可从多元政治与宗教的题材中编写小说，让马华文学的窗外另见一片蓝天，则文坛幸矣。

③马华文学发展至今，有人认为它独树一帜，自有一片天地；也有人认为它成不了气候，作为一位资深马华作家，请谈谈你对此的看法。

针对这个不容易回答得得体的问题，我无妨直接地说：人家要怎样说就让他怎样说好了。

而我，是一个比较会肯定别人文学地位的文史工作爱好者。可以说，我常维护马华作家及其作品，因为他们是必须常靠精通三种语文才能过比较写意的生活的民族，因此对华文写作者不必太苛求。打从1977年以来，我想尽办法搜集了马新写作者及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和照片等，先后写得5000多位，并已将其小传编成5部专著问世。故此，我怎么可能在此同意他人“认为它成不了气候”？

我欣赏马华文学作品的优质与特点。依我的评估：马华文艺在东盟诸国的华文文艺发展中，是“坐亚望冠”的强国之一，我绝不妄自菲薄。它唯一的弱点，是本土作家的艺术手法及美学素质稍嫌不强罢了。

④从文学创作到撰写作家生平的文章，个中有哪一些不同之处：而撰写介绍作家的文章，照你看来有著什么样的意义？

在两者之间，个中的不同之处可多著呢！文学创作是艰辛的文字工程，非有新颖创意及独特技巧不可。而撰写作家生平的文章，只要长期地耐心网罗资

料，专注作家个别的成就和各方面的评价等，即可下笔成文；若要提升写评论，则另当别论。撰写作家评论之作，亦系难中又难的文字工作。

⑤你掌握丰富资料，不同时代的作家各有什么特色，请你分不同时期介绍，并举一两位代表性作家。

这是很好的论题：日后，本人很可能根据这个题目，试写为三几千言的专题。现时，我倒希望读者们惠阅收入拙著《马华文学之窗》（1997年新加坡新亚出版社）的拙作：《马华新文学运动的脉络》、《68年来的马华小说风貌》（1919—1987）、《马华小说25年》（1965—1989）和《90年代前期马华小说丰采》（1990—1995）……等篇，从中，或可找到此一问题的部分答案。

⑥文学创作路上，你如何看待“灵感”这回事？你的作品主要是有感而发，一气呵成；还是构思大纲，继而完成？

许多中外的作家学者都谈过“灵感”这回事，肯定“灵感是一切创作的动机之母”。

我本身也认为灵感是存在的，然而不能太迷信它是成功创作的先决条件。朱光潜在《美学文集》第1卷里头就写道：“灵感就是在潜意识中酝酿成的情思猛然涌现于意识。”

中国诗人艾青在《诗论》一书中认为“我是根据灵感写东西的。没有灵感，就不写。没有了灵感，写作也就停顿了。”

而我始终认定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在《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最深得我心：“好作品的产生，可以是偶然得之，但是这种偶然得之时建筑在长期的生活和修养基础上的，这也是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

我本身除了偶尔写些小品文或散文之外，其他的小说创作极少是“有感而发、一气呵成”的。可以说，我还是构思大纲，继而完成的。不过，我直今仍不明白早在1968年左右，我曾计划创作一个约5万言的中篇小说《这一代的旋律》，既有了构思大纲，内容是刻画那个年代的南大及台湾大学等大专的华裔毕业生学成归来——返马在谋职和爱情等挫折的现实故事……结果却“胎死腹中”莫非当年是欠缺“灵感”之故吗？

⑦马来西亚中文报章的副刊与文艺读物，曾是文学发挥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如今网络文学声势壮大，作品也更容易让人认识，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趋势？

这是新时代新科技发展下的世界性的必然趋势，今后的网络文学必然声势更壮大，全球的世华文学将有更辉煌的创作成果。这是可喜而令人欢迎与欢呼之事。我必须向大家看齐、学习，但愿不再“落伍”下去；否则，是有遭时代淘汰之虞的。

⑧我们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你认为马华文坛在吸引及栽培新人方面，仍需再注重怎么样的工作？

据我的观察，几近20年来的马华文坛，加上海外（以台湾为主）的报社及团体所举办的不下6项大规模（所颁发的文学奖金亦高）的文学奖，在吸引及栽培新人方面，都做得很够、很理想，只可惜有不少荣夺大奖的青年作家却似乎无意在创作方面发挥下去。否则，为什么常有“昙花一现”的现象呢？

谈到“仍需注重怎么样的工作”这个话题，我想，报刊杂志多增辟可供发表的文艺园地，该是最有效的办法吧！

⑨你如何评估文学对人生的影响，对一个人的修

养、生活态度，甚至是事业？

我认定“文学对人生的影响，对一个人的修养、生活态度，甚至是事业”是正面的、积极性的，值得渗透而提升自己。

不过，若是允许我“评估”的话，我觉得文学对时下青少年在这三方面的影响正日益淡薄。近些年来，本人对一些太爱“讲人权、说人性尊严、讲自由民主”的前卫者，尽量保持多听多想的处世态度，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在多个层面上的看法难免固步自封、流于世俗化，因此，还是让新一代自由地去掀起更具美姿之后浪吧！

⑩就自己而言，有哪一位作家，哪一些事迹（或者对文学的热忱表现），是令你深为感动的？请叙述一二……

早在14年前——1997年4月间，已故陈应德（晴川）副教授在撰写《梦平（马巷另一署名）文学创作初探》一长文即写道：“梦平是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作家，他非常注重作品的内容。”（详见于专著《梦平小说研究》页10）。而一路来，我比较崇拜的文学家都对文学的热忱表现在时代、社会及群众的生活内容上面。居于此，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令我敬仰和令我深为感动的还是：茅盾、巴金、鲁迅、老舍、沈从文、靳以、艾青、王蒙、陈映真、黄春明、赵树理、汪曾祺……等中国现当代作家。

若是时间允许的话，我将再细读他们的生平事迹，跟进地探研他们的代表作，并试验将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之优质融入新派文学中，力求取得化醇作用。

（14-11-2011·士姑来）

〔以上各篇原载于2011年11月3日、10日、17日及24日《东方日报·东方文艺〈文学传灯〉副刊》（共4期）



◇陈应德博士（晴川）与林仁英夫妇（左2、3）蒞临北干那那访问文友，左1为彼岸。右起：钟赋、林过及龙琦（1997年12月20日）。



◇后排左起：郭金祯、黄盛夏、许志雄、梦平。坐者左起黄剑智、张维民（2003年11月13日）



◇来自东马美里的作家煌煌与田农夫妇（左起）、林过、洪祖秋、苏达夫（已故）和梦平畅游龟咯港脚（2008年10月3日·郑洁摄）



◇笨珍文艺协会首届会长洪祖秋校长与两位马华文学史料研究者合影，左起：马崙（梦平）、洪祖秋、李锦宗与林玉蓉夫妇（2006年11月5日·龟咯港脚）。



◇2008年10月28日晚间，左起：马崙（马来西亚）、曾勉之（香港）、蓉子（新加坡）和张炯（北京）合摄于广西省南宁市。



◇2011年2月15日，本书主编邱名崑（右2）与画家张礼明（右1），在新加坡名作家黄叔麟夫妇（左1、2）府上作客欢聚。



◇马崙散文〈新山人文回荡〉中所赞赏之“柔佛古庙众神出游庆典”，已于2012年1月29日成功申遗，同年2月12晚举行游神庆典，首相拿督斯里纳吉颁文遗证书，25万人见证，再缔造142年来古庙6项活动的新纪录。



◇本书主编邱名崑特于2012年1月26日（农历大年初四），亲往小笨珍河畔听〈渔歌〉。



◇本书封面设计者丘量栋特往大笨珍河畔巡礼留影（2012年1月26日午后）

蓉子

作者简介



蓉子 原名李赛蓉，“半个商人，半个写作人”，一个兼职母亲。出生于中国潮州金石，8岁去国，半生漂泊，从马来西亚柔南小笨珍到新加坡，再旅居上海十载，近年又成苏州新客。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写作40年。一甲子工夫经营三最爱：写稿、做饭、挣钱。得老编们垂怜，在新加坡所有华文报都写过专栏，赚取大笔稿费染白发。曾以“秋芙”为名回答社会服务信箱32年，嘻笑怒骂天马行空，深受读者热捧。

著有小说、散文、信箱文集等近30部。近作《上海七年》、《今夜我想新加坡》。2010年主编新加坡诗歌散文集《鱼尾狮之歌》庆祝新中建交20年。

蓉 子

琼 花

几年前，住在后港一间排屋，前后的园地都很广大。为了不使它空着，闲来无事，便也种些花草。

我所栽种的花草，种类很多，有玫瑰，有白菊，有胡姬，有茉莉；有开花的，也有不开花的；有知名的，也有不知名的。其中有一盆叫琼花，叶长而翠绿，其形如刀。它长得很快，不用多久，叶子就满盆。

隔壁的老太太，常指着那盆琼花对我说：“种来做什么呢？又不开花！”

我只笑而不答。心里想：反正我园中花草多的是，多一盆琼花来点缀又何妨！再说，它于我似乎也是一种希望呢！

不知过了多久，一天清晨，我照例到园中浇水，一向毫无讯息的琼花，竟让我看到了花蕾。当时我欣喜若狂，兴冲冲跑进屋里，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他表示得一点兴趣都没有，淡淡的“唔”一声，照旧吃他的早餐。我觉得似乎有必要再找人来分享我的快乐，于是当那位老太太也出来浇花时，我隔着篱笆指着花蕾对她说：“你看，这花总算给了我希望！”

她轻轻的瞄它一眼，劝我说：“把它折下来丢了吧！看琼花开是不吉祥的。”

我愕然望着她，心里微微不悦。为什么要折下呢？琼花不是挺美的么？有什么不祥？

此后的每个清晨，我照样与老太太相遇在彼此的园中，只是，我不再与她谈论琼花。我只含着微笑，

默默的等待，等待美丽的琼花盛开。

终于在一天傍晚，我发现花蕾外层的花瓣微微的张开，我猜想它夜里一定会盛开。于是，整晚守候在园里，月光伴我坐在秋千椅上，凝望篱边那绿叶上的粉红色花蕾，我心里充满了兴奋和喜悦。我想，就为这如水的月光，为这娇艳的花儿，我竟夜不眠又何妨？

守候到午夜，琼花终由渐渐扩大的花蕾而至盛开了。看那洁白的花瓣，清丽的形态，娇柔的花姿，在柔和的月光轻洒下，显得那么脱俗，那么教人心爱！我情不自禁离椅而起，趋前去轻轻扶住花朵，越看越觉得它美，越看越想拥花而吻。忽然一阵夜风吹来，一股芬芳沁我心脾，我俯下脸，深深地吸着它的香味，此时的我，真是如痴如醉，情难自己。

可是只一会儿，一股恐惧与感伤袭上我心头，这花虽然美丽，可是转瞬间即将萎谢，这是多么可惜，又多么令人难以接受！

记得少年时，曾与同学到友人家去赏琼花，赏过后即各自归家。我既不曾为它陶醉，更不曾觉得伤感！于今赏花，花正盛放，我即忧它萎谢后的凄凉，这种心境难道是成熟的悲哀？

果然琼花如昙花，我还未赏罢它美丽娇艳的光华，它就已向我告别，只见它的花瓣悄悄的、缓缓的合拢着……看那渐渐萎谢的花朵，我不禁黯然神伤，怆然而泪下！这朵美丽的花，我多么喜爱它，造物者为何不许它长留人间，甚至开得再久一点？为什么？为什么？

琼花盛开时，我为它深深陶醉，仿佛人间美的精华全都集于此，花渐萎，对我却是精神的折磨，我

几可预测花谢后的寂寞！对着逐渐凋零的花朵，我有一股冲动的意念，想如老太太所说的，把它折下来丢掉，免得看了伤心。但是于心却有不忍，我想起刚才它还开得那般清丽醉人，如今怎忍下手折它？我只有对它深深的叹息！一面又自责，我为什么要爱花，如果我不爱花，花开花谢于我又何喜何伤？

我但愿琼花永远永远只结蕾而不开花。让那个美丽的想象永远留在人心中。花开固然美，但也是希望幻灭的前奏曲。因它盛开，便要预想它的枯萎，这是多么可怕的心灵摧残？

我爱琼花，因它带给我希望与美丽；我恨琼花，恨它的短暂与无情。我相信，如果我肯等待，花有再开时。然而，人可再是年轻？我常在月下怀念琼花，也常追悔当初不听老太太的话。

为了怕再见琼花开，更怕心中那久久挥不掉的惆怅，我把琼花送给了人，往后，琼花会再开，但赏花的人不是我！啊，琼花！琼花……

（原载于1990年2月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出版
《独立25年新华文学纪念集》）

上海梧桐

上海一些街道，两旁种上整齐的梧桐树，有那些梧桐，上海漂亮多了。据说，有梧桐树的地方，房价也比较贵。

我喜欢梧桐，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李后主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凄美的忧悒教人把梧

桐都种到心坎里去了。

人说上海种的是法国梧桐，我没研究，但觉那就是上海的。橘枳虽同种，淮南淮北味不同，何况那么遥远的法国。若它真是法国梧桐，来到上海，在神州地气的培养下，就更漂亮了！

梧桐在上海，春夏秋冬各有其美。春来枝上抽新芽，点点嫩绿透生机：看着看着，竟也心生欢喜：仲春到暮春，每回上街抬头望，看看枝头又绿了多少。几天前的嫩芽儿，一忽儿就长成淡淡绿叶，再几天，枝上渐生渐密，绿叶儿也翠亮了。月前还光秃秃的，忽然又开枝散叶：寒冬并未摧残它生的毅力，原来却是蓄势待发。身处逆境，来看看梧桐，必能感染它强旺的生命力，

夏日炎炎，梧桐枝盛叶茂，烈日透顶，似珠帘随风，摇摇曳曳，阴阴凉凉，坐在咖啡座里往外望，玻璃窗上好风情。

秋风起，微黄的落叶，三片两片，轻轻地飘，飘着这城市的诗意，惹人喜爱。

最怜冬日梧桐，天气渐凉叶渐黄；朔风来，寒雨飘，夜凉如水，残叶冷对霓虹灯！闪闪亮亮，别有番沉静的美。

隆冬梧桐叶零，斜照老屋围墙，疏枝淡影，微光流动，好一幅水墨画在街边！怎一个美字了得！

（选自《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文集》

-2011年·北京作家出版社）■

莎琳



莎琳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新山中央医院出生，祖籍广东省丰顺县。笔名莎琳，原名邱亮谕（谊）。在笨珍县黄梨乡居留19载；先后受教育于北干那那育民二校、笨珍拿督峇叻国民中学和新山宽柔中学马专学系（南方学院前身，毕业于1988年）。

从1989年起，曾在新山县和古来县的3间华小执教鞭；受训于新山师范学院（假期师训班·1996~1998）。另以千纯、心怡、千慧、瑜儿、古宗甘等笔名发表多种文体的作品；在已故马来文学者陈育青副博士指导之下撰写了马来长文（毕业论文）〈65年来马华小说中所表现的华巫亲善关系（1919-1985）〉。现为大马华文作协永久会员。

已出版诗集《童年的梦》（1994新加坡新亚出版社），1997年选编出版新马98位诗人合集《童园牧歌》。其诗作收入《新加坡丘邱氏公会庆祝20周年纪念特刊》（1988）《马华文学之窗》（1997），《献给老师的礼物》（1997），《梦平小说研究》（1998），《柔莲》（1998）等书刊。〔原载于叶观仕主编《跨世纪名人录》（页110）〕

莎琳（编委）与主编马仑及马汉、柏一（编委）编选的《马华文学大系·中短篇小说集》于2002年问世。其诗作（露），选载于《马华文学大系·诗歌（二）（1981-1996）》（2004）、新诗〈金海湾游思〉和〈炊烟与篝火〉被选入《柔华作家百人文集》（2008）等合集。2006年2月，士姑来书辉出版社印行其第2本诗集《我们来种大红花》；由知名教育家江秀坤与李牡丹二校长撰写序文、诗人蔡家茂写〈题跋〉。

莎 琳

战争的阴影

邻居的老阿公每天沉默肃容
今早读报时脸色却不同
捧报纸的双手颤抖
搁下报纸急步来回走动

老阿公抓住父亲双手
反常地吊高嗓门
“你说天理何在
篡改二战历史教科书还不够
还每年参拜靖国神社
掩饰以往的帝国主义历史
这样的首相居然声誉日隆
难道皇天与天皇狼狈为奸”

谁都痛斥战争贩子残忍
老阿公的故事更惨痛
1942年2月26日发生大屠杀事件
魔军把他妻儿当抗日军杀害
一千二百多名平民被绑押到码头

枪射又刀刺后推进文律河床
鲜血染红了河边的亚答叶片
红水流向马六甲海峡

老阿公攥拳哽咽地
“我们可以不再记恨
可是无法忘记”
再现历史 不能歪曲史实
他满腔仇恨无从发泄

老阿公又想到踢 踢 踢
午后提着小黑包到草坪上
拿出由他涂上红漆的足球
独个儿把红足球踢呀踢

踢不到高高的红太阳
猛踢这粒红球倒可出忿气

2005年 11月 27日 i

(选自诗集《我们来种大红花》·2006)

莎琳

小诗磨坊

—— 24首

马来西亚

马乃天马行空显雄风
来吧 各族同胞除障碍
西方文化须过滤选载
亚洲大陆最南端在比艾
“一个大马”万众爱

文化

原是举止言谈的衣著
情操精神的铸造者
却肆意被涂上邪门色情色彩
哪还有什么传承意义

文人

从身上傲气注入鼻尖
不羡慕别人财富上亿
从不向权贵低声下气
只在乎新作品流俗没创意

诗文篇章

文人骚客下笔振书
求仕者或失意客的倾注
遭踩贬时变成粪土
平反后粪味比花香
若能流传下来的
比任何财物更称著

筷子

必需成双配对
两相配合才有得吃
仅剩单只能做什么
已使用它五千年的民族
为何还不醒悟

面子书

社交网站“面子书”真神奇
“六度分隔理论”呈佳绩
两个陌生人
只需6.6人就可联系在一起
网友的联系令世界变小
跟周边亲友却扯大了距离

梦的人生

梦永远是众人最爱
愿景可凭空随意编织
现实里所得不到的
更可在睡眠中落实
走到人生尽头
谁不感悟梦境消逝

鸚鵡

伙计又在主子背后谩骂
主子之鸚鵡突现在跟前
为何伙计住口静下来

回 忆

总是不由自主地
总是沉浸但不实际
总是为往事惋惜

总是穷追已成过去
总是珍贵的只一瞬息
总是把当下拥有的给放弃

给轻生者

有什么大不了的
非要断送自己的生命不可

一切苦恼仅是个人问题
生命是父母赐予的
你哪有权力将它结束
可听见父母在不同地方喊停

风之变化

风轻拂行人与花草
——我多温柔和气

风刮草木丛林
——我要把枯枝残桠除去

风强劲刮向海洋堤岸
——海啸教我狂歌闹剧

花 朵

异卉奇葩 绽蕾吐艳
姹紫嫣红 千姿百态
香馥醉人 争芬斗妍

美丽人生 靠她装饰
若是缺少了她
希望随落叶飘下

笨珍134年风华(1878~2012)

一千八百年前汉使来过
中外史籍皆可考
大笨珍不大 小笨珍更小
黄梨、槟榔和海产可不少

旅客游过均赞皮宗国好
文协编合集名声大噪

笨珍恋歌

谦虚乃人之美德
自称为“笨”者绝不愚
“珍”惜当下的福分
“珍”藏拼搏的记忆

爬蒲莱山 游香蕉屿
谁比笨珍人飘逸

蒲莱山

林木蓊郁 岗峦绵延
爬山探瀑寻溪泉
登临山巅电台转播站
俯瞰心境悠闲

请问山下万众
谁能不饮水思源

香蕉屿

既是海标 又是胜地
〈逆子覆舟〉的神话似有遗迹

山路旁盛产甜美芒果
马六甲海峡呈凸绿意

三宝太监曾向她行注目礼
航海史上绘图笔记

甘榜浮雕

当地村众挺合作
建路搭屋更互助
水果季节帮忙采
煮好咖哩同分享
合推阿里的货车过泥泞
骤雨收衣互照顾

盼望

旱天
农人举头盼乌云
雨季
行人抬首盼晴云
水灾
灾黎苦盼小船划过来

体坛选手

你说他是天才
我说他与生俱来
她说他靠运气夺金牌
陪他苦练的小树最了解
他自小天天在树荫锻炼
今日的大树可环抱

望月

遭骗后 他怕望月
不再信赖朋友
月亮悬在夜空
谁见过双月并挂

骆驼

都赞骆驼最行
吃饱喝够可连续二十天
走过戈壁沙漠一千里
都说骆驼是沙漠之舟
得天独厚可吃有刺之草
动物群中哪有劲敌可比

竹

轻摆的竹竿
摇曳的叶片
风吹雨打从不变
竹笋可食 竹身制箫
谁见过它倾倒折腰
君子气节多逍遥

影艺副刊

调查得知它最受读者欢迎
图文并茂彩版艳星
吸引年轻男女张大眼睛
文艺的夜空罕见文星
银河的明星却数不清

今日报章

被肯定是最丰盛的精神粮食
办报宗旨跟以前的没共识
要闻版频闻无弹的炮声造势
又见海内外财团富豪争排名
影艺圈绯闻与剧情相似
我关注的文艺版每周仅有一次

(2011-11-11至2011-11-22日完稿) ■

吴宏声

作者



简介

吴宏声 原名黄雅固，又名黄万源：：1939年3月2日生于柔佛州北干那那（祖籍广东大埔），7岁迁至5哩外的乌鲁槽居住；在当地敬业学校受小学教育，与郎格非同学。1956年在小笨珍培群中学念初中：，后负笈新加坡中正中学完成中学课程，1977年毕业于新加坡中医学院。常用的笔名有：童元、白金、叶下珠、吴宏声、黎力、黎声、章河等。上世纪80年代更勤笔。自1961至62年间，黄君写的以文学评论居多；63至64年，则多写杂文。自1970年至78年几乎停笔近10年之久。曾任职社团多年。

他是位医师，曾担任新加坡中医学院讲导师多年。已辑集成书的有：短篇小说集《头家和伧俚》（1975）、散文集《林涛声里》、《鸟群飞过山村》；2人小说合集《在诊所里》（1983·合著者陶熙）；长篇小说《蒲莱山下》则尚待整理出成单行本。

吴宏声

鸟鸣声中

听众鸟啼鸣，是我上山漫步的另一项难得的享受。

并不是所有的鸟类都善于鸣唱的，只有被称为“鸣禽”的鸟类，才是鸟群中的歌者，并一直是人类的宠物。本地常见的鸣禽，像画眉、长尾（山喜鹊）、鹊鸂（俗称喜鹊、屎缸雕）、白眼圈等，大部分来自外国。——不言而喻，在天然公园的丛林间，常见的鸟类大抵都不是出色的鸣禽，然而对我却依然很有吸引力，听起来总觉余音绕耳、心旷神怡、神清气爽——山鸟的那一份野趣，养在笼中的画眉又如何能相比呢！

我就这样在逐渐明亮起来的晨光中的丛林里，迈着轻松的脚步悠然漫步，一面欣赏着群鸟的啼鸣。

首先扬起嘹亮的歌声的是黄鹂。黄鹂鸣唱时总是躲在枝叶丛中，哼过一阵，又扑扇翅膀飞向另一棵树，嫩黄的羽毛在阳光中闪烁，分外鲜艳迷人！这种黄鸟外出活动时，总是一雌一雄形影不离，一唱一和，恩爱异常。雌的鸣声单调而短促，雄鸟的啼声才显得较出色也较有变化。——它们究竟躲在哪里呀？

“谷——姑顾！”“谷——姑顾！”一阵我熟悉的斑鸠的啼声自树梢传来，令我精神振奋。恰在其时，两只黄鹂一先后，终于相继自斑鸠藏身的树梢飞出，朝向更深入的丛林中飞去了——真有点像“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我已经走到了半山腰。我的呼吸里感受到青草丛

中透露来的泥土气息。

这时，白头翁也来凑热闹了。白头翁实在算不得是高明的歌唱家，但在饱尝野果后，三几只凑在一起，仿佛在闲话家常，此伏彼起，吱哩叫嘹，在山野鼓起一片欢乐的歌声，让人精神松懈，又何尝不好呢？

咦！怎么像婴儿在啼哭呢？“呜哇！呜哇！谷鹿郭郭郭！”哦！原来是外形如鹤的水鸡也来参加清晨的合唱队。这种水禽常于清晨或傍晚出来活动，栖息于沟旁湖泽边，以小鱼虾、小生物为主食，饥饿时植物也可裹腹。

“咕！咕！！吱哩啾啦，咕！”这不是野鸽子在叫吗？成群的野鸽在这丛林我还未发现过，但我是见过一两只一身披着青中带灰黑色羽毛的散兵游勇似的野鸽子，在丛林中觅食。“帝！帝！帝！”这是背后拖着一条长尾巴的鸚鵡独特的鸣声。它们都栖息在高大的树梢顶端，起飞时很少单独行动，总是三五成群结伴同行。

现在，我已经到达湖边了。亭畔、运动场架周围，这里那里都活动着三三两两的麻雀和八哥，一面跳跃着觅食，一面欢畅地叫着，这是歌唱队里最拙劣的歌手了吧？——相信大家都是熟悉的。

继而，歌唱队的最后一个歌手——翠鸟终于上台了。“杰！杰杰！皆杰！”果然有点不同凡响，鸣声激越、粗犷而清亮，决不拖泥带水、婆婆妈妈。我曾经认真观察过这种捕鱼能手，当它在注意水波，侦察鱼儿动向时，往往沉稳静默，不动声色；只有在凌晨出动前、大有斩获后、黄昏回窝前，或受到意外的干扰或惊吓之后，才会发出快乐或受惊的鸣叫——啼

声一样震慑人心！

群鸟的歌声就这样伴着我漫步上山。鸣叫本来是鸟儿的本能，但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不同的鸣叫声不也能体会出它们的个性特点吗？

我知道下山的感觉将会更轻松愉快！

（原载于散文集《鸟群飞过山村》）

武汉行

飞机将降落时，机上广播说武汉的气温是零下1度。飞机缓缓下降，从舷窗望出去，只见雨雾弥漫，古老而略显陈旧的建筑物，在朦胧中若隐若现。昨日北京下了一天雪，今天若再下雨，则地上结的冰就很可观，行驶在冰雪覆盖着的公路上，就得打起十二分精神，非格外小心不可了。在四季分明的武汉，其情景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我的猜测果然不会太离谱，坐在计程车上，霏霏细雨中，只觉道路滑腻，司机小心翼翼地掌握着方向盘，计程车以平稳的速度在公路上奔驰。——武汉的计程车，比起去年来，数量上又有了进境；比起六年前的1987年来，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难以较量了。武汉除了计程车数目不算少之外，还有数量更多的载客三轮摩多，穿梭于大街小巷，到处兜客。武汉的计程车善于敲诈外侨，比如说：从机场到武昌云架桥，我早已是老马，知道路途实在并不远，但行李搬上车，司机开动了车子后，却宣称：两大件行李得多付

费用，索价是人民币四十元，人已坐在车上，下车另叫别辆计程车，又恐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只好忍痛牺牲，——后来我从旅店到机场，路程相近，计程表上显示出来的数目字是十六元二角。尽管每辆计程车上都装有计程表，而且车上还贴有公安局的通告：“司机如不开计程表，你有权拒绝付钱。”但计程车司机却置若罔闻，照旧我行我素。三轮车也大同小异，车夫很善于揣摩搭客神色，看人索价，而且还敢于明目张胆地欺诈，令人反感。例如，我从旅店要到邮政局去，由于北风凛冽，我不愿冒着风寒走路，虽然路程不过只有这儿两站多巴士路程那么远而已，于是随手招了一辆脚踏三轮车，车夫是一个三十开外的青年人，开价是三毛钱。坐上车后，我心里还在嘀咕：一趟车三毛钱，一个车夫一天要踏多少趟，才能赚到十块钱呢？怜悯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于是决定教他到了邮政局略事等待，我办完事后仍坐他的车回旅店。下车时，我掏出两块钱人民币塞过去，没想到他却不收：奸笑着对我说：“我说的三毛钱就是三块钱啊，先生！我还等了好长时间，两块钱怎么够呢？你看着办吧，先生！”一阵厌恶感涌上心头，我真不愿再同这样的人罗唆，于是再掏出伍块钱一并塞过去，拂袖而去！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是外省人对湖北人的尖刻形容，有时湖北人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自我标榜。像以上这类缺德车夫，不知能不能算是“九头鸟”的具体表演？

到武汉，我当然不会忘记再登黄鹤楼。黄鹤楼不愧是天下名楼之一，它峙立于长江南岸的蛇山上，隔着浩淼的长江与对面的龟山遥遥相望。毛泽东的词

曰：“龟蛇锁大江”，此之谓也！在历史的汹涌波浪一再冲击下，原来的黄鹤楼早已倒塌，现在的黄鹤楼是仿古重建的，与原址已有一段距离，著名的唐诗〈黄鹤楼〉使诗人崔颢名留千古，诗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既有发思古之幽情，又有眼前实景的描绘，还有离人怀乡愁绪的感慨，意境空远，感情浓郁。《唐诗鉴赏辞典》说它“气概苍莽，感情真挚”，“洵非过誉。据元人《唐才子传》载：李白登黄鹤楼，见崔颢题诗，曾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惊叹。但若以〈黄鹤楼〉一诗来同今天的境致对号入座，则难免就要令你失望了：鹦鹉洲早已失去踪影，汉阳古城依然历历在目，而城市的发展却已将多余的树砍伐殆尽；汉水照样汇入长江，其间却巍然矗立了一栋名扬中外的晴川饭店。武汉在长江桥一桥飞渡，沟通了两岸的交通，公路和铁路载运都异常忙碌，其终日塞车的情景，倘若崔颢再世，当会惊叹不已的吧？

我又想起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登上黄鹤楼最高层，向扬州（扬州古又称广陵）的方向望去，烟波浩瀚，尽管已难得到扬帆远去的小舟，但长江远在天边的感觉多少还是有的。

武汉好玩的去处不多，因此在旅游业上不容易打开出路；但东湖和归元寺，却是到武汉必须去一趟的盛景古刹。

归元寺是一个佛教圣地，已有数百年历史。寺里除了佛祖的圣像、观音的丰采值得一睹之外，五百罗汉的塑像栩栩如生，尤其不可放过。中国的寺庙中，大概只有杭州灵隐寺的五百罗汉足以与它相比美。东湖与省政府所在地的果子湖紧相连系，站在湖边，遥望对岸，只觉异常遥远，，伤佛像海一样辽阔！

老武汉向我们介绍的小食，有：四季美的包子、桂花糊、腐皮糯米饭等，水果则有“宜昌的橘子秭归的橙”，还有忘了是那里出产的柚子、栗子。四季美总店在汉口，我们坐车经过了好几回，可惜都因有要事在身，未能登堂入室一尝著名的包子。据说，在未成立分店前，到四季美吃包子·非等上几个钟头无法尝到哩！腐皮糯米饭有点像粽子，呈长方形，外裹腐竹皮，内包糯米饭，间夹花生之类佐料，吃起来味道固然还不错，但实在也没有什么特色。我们在游归元寺时，在菜市场终于尝到桂花糊：入口滑腻，有一股说不出的清香味，只觉十分可口！

宜昌同秭归我都到过。宜昌是坐落在长江边的著名城市，工商业异常发达，外客多，市场非常热闹，秭归则是古代出色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橘子和橙这时恰好都已上市，我走了几条街，终于买齐了宜昌橘和秭归橙。品尝之后，却不免失望：橙皮厚而味甜中带酸，橘子也不过尔尔，实在吃不出什么味道来。橘固然无法同潮州蕉柑一较高低，而橙比起美国出产的新奇士来，更是难以望其项背！这就难怪中国青年那样向往到美国去留学了，

然而，我还是怀念那清香可口的桂花糊。

（原载于1994年1月14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许元龙

作者



简介

(一)

许元龙 原名许源龙，退休人士。

平生最大的业余乐事，就是写时评、唱华教歌。。

自认能坚持写时评数十载，且以痛砭时弊、匡扶正义、民主人权为己任而不知老之将至。甚慰！

笔名超过30个，且越用越传神。乐哉！

（作者于2011年12月上旬提供）

(二)

许元龙 上世纪70年代杂文暨时事政评家，本名许源龙（元龙）。1944年1月12日出生在柔佛州小笨珍。毕业于笨珍培群中小学后，在当地经营杂货店。业余常写政论、杂文及小品等。笔名：白龙村夫、许江、鲁欣、布朗、蒋正义、丁华权、白龙、明仁秀子、哨兵、詹姆斯、钱芬芳等。作品散见于西马各大报副刊及言论版。2006年3月出版《许元龙真言集》，收集了政经文教、公函、旅游、散文等文稿，多是发表于1997年至2000年各报的言论或专栏作品。作者在自序中写着：“我长久以来写时评的不变原则是坚持讲真话，针砭时弊，严批权贵国策，不卖任何人的账而令小市民开心，牛鬼蛇神痛恨。现任笨珍文艺协会会长、诏安会馆会长及笨珍培群独中董事等要职。

（原载于马仑编选《柔华作家百人文集》，页470）

许元龙

话说政客者流

“全世界两百余个国家中，不论是大国小国、发达或落后国家，有政治理想、有政治抱负、有以民为本的政治家或政治工作者鲜。而政客者流则如过江之鲫的充斥政坛、坊间。

由于政客者流充斥各国，故许多国家不是民困难解，就是民不聊生。而政客者流则在官商互动的情形下你依我依、非富则贵。

政客者流可以没有学问、没有人格及羞耻之心。但他们却可以依靠党的“金字招牌”或“朋党裙带”而登龙门、刮财富，光宗耀祖。

政客者流亦可用谩骂、谎言、承诺、小惠小捨、阴招而捞取其政治筹码。也可以利用本身的特殊地位；而天天煽风点火的激发种族、宗教不和情绪的唯恐天下不乱而坐收渔人之利。

政客者流胡言乱语、讲话不像话而脸不红、心不慌，他们可真的是厚黑学的嫡传弟子。于是乎，政客领导天天利用其权位平台发表“建国大计”、伟论篇篇。但却往往是不专业、不到位的讲爽而已。而最可悲的是他们讲话不像话而搞到人民百姓产生信心危机。而当置疑文化已深入人心的当儿，政府的任何承诺与司法判决，已皆丧失公信力。人民百姓不是将信将疑。就是全盘否定。

政客领导零诚信可悲。而最可笑的是；他们仍在坐井观天的将时间倒流到七、八十年代、甚至五、六十年代。而梦想依靠那张嘴就能大小通吃的耍弄愚民

政策。

政客领导不到位，而其跟班更是在瞎子摸象的言听计从。他们的政治言语更是幼稚、无知、可悲。有者甚至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吓唬无知的小市民。

全世界的政客者流往往忘了人民是其衣食父母、致富平台。故他们会利用其权利与发挥空间的对死某人、某派、某集团、或以莫须有的罪名阻止人们百姓表达他们的意愿、诉求、集会。而更甚者是使用暴力、甚至用军警的枪杆子保政权。

这是个以大吃小的世界、大国政客可以靠金钱枪炮的将意愿强加在小国身上。君不知，大国打小国、强国利用联合国名堂欺压小国，他们动用导弹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军火商或军火库存太多旧货，不利用打战促销，工厂岂不关门、科学家失业）的替天行道，而美其名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大国政客者流利用各种伎俩或政策欺压小国。而最可悲的是小国各派大小的政客，惨被利用的自相残杀、或滥炸或打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而让大国政客坐收渔人之利。

那些小政客者流有本事杀自己人，却没胆、无能力对付大国政客的军警。他们的无知、无能，使大国政客者流动不动就扛着联合国的大旗或飞机导弹的“替天行道”。

俗语说：自古民心归有德、由来仁政必其昌。

在此全球化的大时代，许多大小政客还在坐井观天、瞎子摸象。他们真的已丧失政客者流也必须不断提升认知而随市场节拍起舞的新趋势、新思维、以应付政治生态环境的剧变。

时代真的不同了，君不见，北非、中东那朵娇艳的茉莉花一盛开，贪腐的政客就排队倒台。而全球的

贪腐政府也皆如临大敌的手忙脚乱的搞大打压而加速玩完。小国政客者流的市场已越来越小，不管他们认同或高兴与否？他们的处境已越来越困难，他们可以自认为是，但国际政治大环境的迅速改变。他们能做的，就是加紧收刮民脂民膏的随时走人。

孙中山说：“国际潮流浩浩荡荡顺应者昌，逆我者亡。”

数十年前已如此，何况是当今民智已开、资讯无疆界的全球化时代。

政客者流时日已无多，人民百姓将当家作主。政客们，真情何以堪呀！

抢购 A.S.M. 吾不为

国民投资公司(P.N.B)旗下国民信托基金(A.S.N.B)发出大马信托基金(A.S.M)10亿单位，让投资者购买，结果在一天之内抢购一空。

A.S.N.B在2000年4月20日，以每单位1令吉的售价卖出20亿单位的大马信托基金，民众在21天内如数买光。

该年6月、06年4月、07年3月再增加发售，同样也被抢购一空。

该公司乘热潮在07年18日推出5亿单位，其疯狂抢购程度更令人咋舌，即在39分钟内卖完。

我们从8年来P.N.B发售数十亿单位大马信托基金被一扫而空的情形来看，几乎所有的投资者，皆以其单位股息比银行高为购买目标。他们根本不知道，购

买信托基金也得面对一定的风险。它正和投资在股市或期货产品一样，也可能面对亏本或血本无归。

笔者试举柔佛州投资臂膀——柔佛投资机构10多年前发售数亿单位的柔佛信托基金(Dana Johor)。人民(非土著)也竞相走告利息高，包赚钱，而现购或向银行贷款购买。其结果是年年亏大本而最终1令吉变50仙，且10年回购。严格的说，投资者是血本无归。

我们翻开报章的金融版之信托基金栏，你同样也能看到绝大多数的信托单位的价格皆比发售价超高的偏低。这也说明了，信托基金仅是一种投资工具，赚钱或股息之多寡，还得依市场经济之盛衰与管理层之素养与才华而定，绝对没有高股息或包赚钱这回事。

美国雷曼兄弟所衍生的金融产品，狮城星展银行的国内与香港的问题产品，在在的证明，不是大银行或大企业或政府企业所推出的产品就能信心满满的肯定无风险。

我华裔同胞贪婪高股息、低风险而囫圇吞枣的疯狂抢购A. S. M信托单位，希望他们投资成功，无风无险。

(于6-1-2008 刊载于中国报“家在柔佛”栏)

■

种族关系幻想曲

这是祖国与祖国的爱国人民唱了将近五十载的幻想曲，亦是一支找不到主音与和声的种族关系灾难乐章。

博特拉大学两位教职员所撰写的《种族关系》)一

书，在学校采用之后，被反对党（民主行动党）揭发出歪曲事实、羞辱少数族群及灌输种族仇恨而闹出轩然大波。

这本《种族关系》钜著所引起的震撼性，也破天荒的在国会中由行动党议员提出的“紧急动议”下获准辩论。

另一方面，在国会中的国阵成员党，巫统议员支持该书内容无误，而华印裔议员则不认同。这也一改往日不论对错的“一鼻子出气”反对或支持的成胶印的陋习。

高教副部长翁诗杰对此事指责林冠英歪曲事实的捞取廉价的政治资本。

他的批判有人认为难接受。因为身为副部长，他为何对有关“种族关系”问题后知后觉呢？他不会是无权干涉吧？

《种族关系》一书的内容严重的歪曲史实，它肯定有意图影响或灌输不良的意识，“让强势族群”对有关问题的误导而对“弱势族群”的歧视。

歪曲史实

该书提到五一三种族骚乱事件，它硬指行动党（其实是当年在野的民政党）在大选胜利游行时羞辱到马来人所引爆。

我国老一辈与关心国事者都很清楚，当年是谁策划与发动五一三事件？而死伤者又是何族群者居多？

全国大选诉求是主要华团组织所提呈的一份身为公民者的权力与义务之备忘录。

此诉求在大选之前被执政的国阵成员党认同。可是在大选之后，前首相敦马哈迪却公开的指责该诉求为极端份子或共产党所为。

为什么一份备忘录在大选前后会有不同的评议呢？这种失信于民的行为，是否会贻笑大方吗？而《种族关系》一书如法炮制指责为极端份子所为，这是否歪曲事实呢？

当《种族关系》一书闹得满城风雨而最终由内阁下令收回的当儿，博大的学生理事会与华文学会的“暴力事件”震撼全国。也给该大学的《种族关系》课程蒙上阴影或说是一种讽刺。

渐走渐远

自从五一三事件之后，我们实施了一国两制国策。国民被强行分划为土著与非土著。

从此，不论是政客或升斗小民，他们的思维皆以族群为依归。其中官僚作风最令弱势族群深感沉重。因为他们不管在法令前面或私下，皆搞出令国家倒退与民怨的人为行政偏差。

一国两制国策所强调的是族群的利益为首，国家次之。故也就养成了强势社群的超级民族优越感，而在政客们的煽情之下，他们俨然以国家土地主人自居，而其他皆是外来“隆邦”者。

马华商会总会长钟廷森公开表示，华裔犹如次等公民。一项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的华裔都感受到本身是二等公民。

最近维护宪法第11条款组织的集会遭到马来回教徒政党的剧烈阻止。这说明了联邦宪法下维护人民基本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已面对人为的冲击。虽然有关组织集会未有任何反对回教地位的问题。

马华总会长黄家定说：“马华不接受种族同化论。他不认同一小撮人对国民团结一厢情愿的看法而提出同化论。”

我国种族同化论是一国两制下的最终目标。他们认为在学校读一本《种族关系》或同化就能促使全民团结，这种逻辑思维除了一厢情愿之外，也使全民团结渐行渐远的找不到焦点。

全民团结在一国两制下永远是支悲怆曲。而《种族关系》这支幻想曲，谁也知悉其最后乐章的结局。

(30-7-2006《南洋商报·柔佛言论版》)

投资环境悲怆曲

国内贸易与消费人事务部长莎菲益阿达说：外资在大马的分销业及服务业指南将修改，以符合30%土著拥有权的政策，尤其是外资到我国的投资活动，除制造就业机会，也应让本地人参与投资活动。

自政府或官僚发布了“外资在马投资指南”，（即所有的本外资或家族生意，皆应该拨出30%给土著，同时也得将缴足资本提高到一百万令吉）之后，国内华裔商会或个人皆强烈的反对与抨击，大家都一致认为此指南不合理与打击本外资的投资环境。

该指南不但要有关企业让出30%股权给土著，同时也要以种族结构比例聘请员工，即土著占60%，其余为非土著。

这样的一份投资指南，那些有头脑的国人或华商皆感到不知何所适从。那是什么倒行逆施的落伍指南呢？

吸引外资

我国那些坐在冷气房中妙想天开的官僚们，他们的无知与落伍思想观念，真的是祸国殃民的看不到明天。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他们夏虫不可语冰的坐井观天，以为全世界为我国独尊，外资或本土企业皆得跟之不可。

这些人在瞎子摸象，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全球化的投资环境之下，中国、印度、东南亚国家的优越投资环境已超越我们许多倍，我们在吸引外资与本土资金往外移已达到令国人担忧的地步。

我国曾经是一个外资的投资天堂，但在国策的朝令夕改、繁文缛节、官僚作风，已使外来投资者却步。

台湾曾经是最大的外资之一，但前此其驻马商会领导公开表示，由于我国的投资环境不适，故台商将不会再投资或将撤离。

迩来外商不但投资减少，甚至逐渐的撤离，松下集团弃马他往就是一实例。而其他外资将制造业转移到其他投资环境优越的国家已是一种时尚。

我们可以看到的现象是，不少的工厂已关闭或减少生产而致许多员工失业或减少工作量。他们的困境，请问官僚们知否？

华商贡献

前首相敦马哈迪前此说，华商是缴最多税务的社群。而最近他又说：华商是勤劳、聪明、善经商的族群，我国今日的繁荣发展乃是华商的功劳，如果没有华商、国家肯定没有今日的成就。

敦马哈迪在位时也说过，华商在重重法令与人为限制之下，他们仍能找到发展空间且成就非凡，此实

土著应学习的。

华商对国家所付出的一切都是为国家人民，但在一国两制之下，他们的忠诚、爱国、奉公守法却不受重视，更可悲的是往往成了另眼相待的族群。

笔者真的不敢想像，倘有一天华商全面往外投资或完全丧失经商环境，强势族群真的能在全球化之下发展祖国吗？还是如二世祖一样的将国家玩完呢？

落伍政策

笔者早就断言我国不可能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宏愿，而依目前政经文教的发展趋势，先进国将永远是幻想曲。

新经济政策与重组社会已成功的达致土著控制政经文教，但它也使国家落后许多年且种族和睦相处出现状况。

土著社会贫富悬殊扩大，非土著的发展空间已越来越窄小，一国两制的弊端已浮出台面，这是爱国人民所高度担忧的现象。

一国两制国策在全球化之下明显已是过时的制度，我们的官僚们非但不想放弃，甚至还要扩大其范围而拟定“外资投资指南”，而图要再瓜分本、外资商的30%财富与欲主导行政与员工的种族比例。这样的国策行得通吗？请官僚们给人民一个交代。

我国推行卅余载的一国两制，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之下已是落伍政策，倘国家领导与政客们都死抱不放，那祖国路在何方呢？

一国两制已成投资环境悲怆一曲，祖国与祖国人民将会是此政策之下的牺牲者，不信吗？让时间去印证吧！

(3-8-2006《南洋商报·柔佛言论版》)



◇大马时事评论家暨笨珍文协会长许元龙（白龙村夫）与马华文学史料专家李锦宗（黄梅雨）合照于笨珍龟咯港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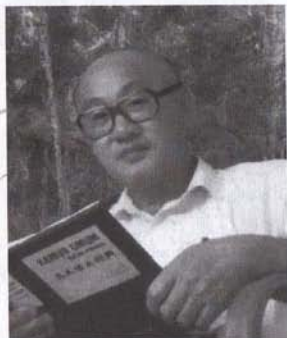
◇2011年11月19日，陈校长的家人出席他在檳城宏愿大学（总院·Wawasan Open University）的硕士（Cem PA）毕业典礼，左起：长子陈建鸣（毕业于MMU马六甲大学）、唯女陈贞卉（毕业于KL UCSI大学）、陈祈铨硕士与夫人蓝国琿老师、次男陈建勋（毕业于KL UCSI大学）。



◇丘量栋（左1）与早期新山港主名人黄亚福曾孙女——拿汀黄佩萱（《黄亚福：移民建筑与企业家传》）作者（左3）及地方闻人曾振强会长（左4）及艺人等合影。

杨贵谊

作者



简介

杨贵谊 1931年在柔佛笨珍出生，南洋大学毕业，长期从事马来语文研究、教学及词典编纂工作，笔名：杨夷、马岂、Titian Syah等。晚年先后受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马来语专业长期客座教授及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印尼——马来语言文化专业的马来语客座教授。

杨教授在夫人陈妙华(丁娜)协助下，先后编纂了不下13部不同类型的单语、双语和多语的马来语词典。他与赵月珍及陈妙华编纂的《新编华马大词典》，获得高度的佳评。

2001年开始受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世界与文明研究院(AIIMA)聘请为特约作家(Karyawan Tamu)，以马来文撰写《杨贵谊回忆录——胶童与词典》(2005年出版。华文版于2006年由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出版)。2007年8月，他获该大学颁发文学荣誉博士，成为马来西亚获此学位的第一个华人。

杨贵谊

沦陷前夕（节选）

敌人的煽动伎俩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人先在马来亚各处散播各种谣言、扰乱人心，混淆人们的情绪，制造社会的不安。

笨珍的情形也一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乡村居民突然恐慌起来，互相转告有人看见一些奇怪的物体在内地闯荡，尤其是在晚上。然后，到处有谣言说这里发现无法辨认的人类死尸，那里丢弃一个无头女尸，以及在幽暗的夜里，有种奇怪的灯火在树木间和森林里飘来荡去。

更加恐怖的是，村民每天都听到各种谣言，一会儿说有别村的人无缘无故地失踪，一会儿又说有人遇见幽灵。总之，许多无中生有、毫无根据的谣言满天飞。人们因此不敢独自到外面或较远的园地工作，尤其在夜晚更加不敢乱动。

可以想像，像我们那样的割胶村民，每天黎明前，本来必须起早摸黑出去工作，现在被那些恐怖消息吓得心惊胆跳，精神的负担是何等沉重啊！

为了安定人心，巴力交怡的邻里们，包括马来人和华人，便自动起来采取集体睦邻行动，组织夜间巡逻队。我还记得，大家进行巡逻任务时，除了携带巴冷刀、剑和长矛，也携带一种自己特制的武器。这种武器很像一把船桨，是用木板制造的，板上钉了许多尖尖的铁钉。

各个家庭轮流集体巡逻。有时巡逻队在我们的家

进行守卫。因为我们家是座两层楼房屋，人们可以从楼上眺望。外面如有异物移动，容易看到。在楼上，人们还准备了一些装着胶醋的瓮，和一些用竹筒做成的泵（喷射枪）。如果有任何怪物胆敢靠近，肯定逃不过那浓烈又灼热，而且气味强烈的胶醋喷洒。

但据我所知，在这段夜里巡逻时期，除了一两次发现萤火虫的闪烁及猫头鹰的呜呜叫声之外，并未发生过任何奇怪事件或看见神秘事物。显然的，那些谣言是敌人故意散播出来用以扰乱人心的诡计，以及动摇人们对英殖民当局的信心，弄得整个乡村纷纷嚷嚷，人心惶惶，连割树胶的工作也被迫暂时停顿。

不久后，日军轰炸新加坡及在吉兰丹哥打峇鲁登陆的消息传开了。这意味着战火已正式在我国土地上燃烧起来。

学校里的抗日运动

据说早在我入学之前，华人社会的反日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不过那时候我还很小，加上生活在封闭的乡村里，每天只懂得忙忙碌碌地工作，完全不懂得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更不明白世界大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直到1940年我进入学校读书以后，从老师的教导中，我才模模糊糊地知道什么是战争及世界大战意味着什么。

从1940年到1942年，我和其他学生一样，从学校的基础教育中，除了学到各种科目的知识，也从老师和同学的谈话中，逐渐了解一些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事。

我们学唱激昂的抗日歌曲，其中包括最著名、后

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其他充满爱国热情的歌曲。日军残酷和野蛮对待中国大陆人民的行动，如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了海外华人的耳朵里，便产生了强烈憎恨日本蝗军的情绪。那时还有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中国人从大陆来马来亚，积极号召人民起来对抗日本法西斯主义者。

此外，也有热心人士发起筹募抗日捐款的运动。在学校里，每天早上上课前，老师会向学生收集捐款。那时候，父亲每天给我们兄弟每人七个铜板（七分）零用钱。有时候我就捐了五分钱，留下两分钱吃午餐。幸好当时每碗饭只卖一分钱，否则，我肯定要挨饿。

大同学校的校舍坐落在大笨珍河口。校园后面长满亚答树和草丛。人们除了到海边捕捉螃蟹和小鱼时需要经过那里，平时很少人去那个地方。

一天早上，正当我们聚精会神听课的时候，校园后面突然起了一阵骚动。许多大笨珍居民急急忙忙向校园后冲，手上拿着大刀、长矛和木棍等武器。说是有人看见神秘人影在校园后的草丛里钻动。这事件震惊了正在上课的我们。我们感到非常害怕，老师们的教课都停顿下来，但是为了安全，不准学生走出学校。我们只好拉长颈项，惶恐地从课室向外张望。

人们彻底搜查了整个地区。但直到下午，并没有发现任何隐藏着的神秘怪物。过后老师才让我们各自回家。当时的情况简直就像俗语所说的“草木皆兵”。有什么办法呢？在战争爆发前的风声鹤唳中，如果不提高警惕，万一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后悔可就太迟了。

沦陷前的征兆

动荡不安的局势一直持续到1941年杪。在学校年终假期前，情况越来越紧张。一天早晨，我们像平日一样去学校，可是突然发觉周围气氛有些异样。这个人口不多、平时并不热闹的市镇，当天早上却突然喧闹起来。当我们兄弟俩抵达校门口，经过学校前的一座桥梁时，看见有一大群人远远地聚集在学校对面一片广场的周围，观看附近的一些英国与印度士兵在那里扎营。营寨的入口处由印度兵把守。公众人士不得靠近。

那些军人虽然全副武装，看似威武，但从士兵及吉普车慌慌张张进出兵营的情况看来，人们发觉他们是在溃逃。原来，那些平时表面上装作十分威武的武装人员，实际上是一群只懂得照顾自己利益的英国殖民主义侵略军。他们不敢与日本侵略军战斗，一听到炸弹爆炸或远处敌人的枪击声，便溃退逃亡，有些逃来我们的笨珍。难怪他们后来被人们讥讽为经不起考验的纸老虎。

自从那些士兵到来以后，战争的风声便紧迫的在笨珍地区传开。人们纷纷推测，那是英国军队全面溃退的先兆。那些软脚的军队已无法捍卫自己的堡垒，何来的能力与野蛮残暴的日军作战？事实证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军队在马来亚的表现，十足暴露了外来侵略者的不负责任特性。他们不战而退，置当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于不顾。

遗憾的是在那危急的时刻，还有一部分人愚蠢地不相信英军会被击败。他们盲目和固执地偏袒殖民统治当局，认为被称为世界最强的英国，哪会被日本这样的小国打败呢？

这就是执迷不悟者的本性！岂不是到了椰子掉下打中脑袋，还顽固地相信椰子有三只眼睛，是会照顾人的安全？却不知这种想法太天真了！

希望落空

1941年的学校年终假期，我和哥哥像往常一样，在橡胶园里工作了一个月左右。至于外面世界的变化如何，我们全不知情，只是偶尔听邻居传来消息说，局势越来越紧张。

自从日军于12月8日开始轰炸新加坡以后，局势便更加紧张了。到1942年新学年开学的时候，我们兄弟俩仍然回去学校参加开学仪式、购买新课本。那一年，我已经升上小学三年级了。

当天，学生们照常回学校。集会时，我们唱“三民主义”歌，那是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中国国歌。那时候，马来亚在英国统治下，并没有马来亚国歌。官方集会，唱的是英国国歌“天佑吾王”。此外，老师也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来激励抗日斗争士气。

我们发现，那时驻扎在大笨珍的英军军营不断地扩大。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军营帐篷比原来的增加了许多。

在开学仪式那天，老师分配给我们新学年采用的课本。我拿到新课本时非常高兴，因为那说明我的学业已提升了一级，也意味着我的前途越来越光明。中午时分，我们才各自回家去。

由于时间还早，我们兄弟俩决定不沿平时走的惹兰依布拉欣那条路回家，却绕到另一条较远的，比较接近小笨珍市区的巴力色美拉走。

在巴力色美拉的入口处，沿着大水沟的两旁，建有两排店屋。当我们骑着脚踏车抵达那儿时，远远的看见有一群人麇集在路旁，大家都抬头望天空。我们抵达后，下了脚车，也跟着他们抬头向天空望。我看见两架尾部漆着红色圆圈的飞机正在空中来回盘旋，机尾喷出灰白色的浓烟。人们张望时的气氛相当紧张。有人说那就是日本飞机，马来亚的敌人很快就要到来。我把他们的话当神话听，因为不管是战争或敌人，对我来说都还很陌生。作为一个不曾经历过战争，也不曾见过敌人的野蛮与残暴行为的村童，我感到很好奇，但对战争的原因和后果却仍然模模糊糊。过后我们继续踩着脚车沿巴力色美拉回家去。

同一天下午，较后从笨珍市区回来的邻居却传来坏消息。他们说日军自从在哥打峇鲁登陆后，一路向马来亚南部挺进。他们还告诉我们，所有学校已宣布从明天起一律停课。

听到那坏消息，我心里感到很彷徨与失望。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要从英国人手中抢夺统治权？为什么那些倭寇要来占领不是他们主权的的地方？被形容为英勇的英国军队真的没能力保卫我们的国土吗？无论如何，那时候我还没有能力了解到英国统治者其实也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侵略者！

不管是谣言，或者是宣传技俩，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我们兄弟俩从那天起，就失去机会如往常那样上学读书了。

父母亲严格叮咛我们，时局紧张，不可轻举妄动，务必留在周围都是橡胶树的屋子里，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兵荒马乱

语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几天之后，村里的人突然惶恐不安起来，情况一片混乱。有人说战争迫在眉睫，敌人很快就要到来，吁请大家要做点战争时期的储粮工作。于是村里人便匆匆忙忙赶去小笨珍市区抢购食粮，如：米、咸鱼及罐头食品等，以应付战争到来时粮食短缺的危机。

人们很少去大笨珍采购，因为正如我在前面说过，大笨珍只是大在名字。小笨珍虽然被称为小，其优点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儿的商店比较多，货品也较齐全。因此，几乎所有的人都涌向小笨珍市场去购买战争时期的必需品，或者囤粮。

眼看大家都行动起来，我的父亲也赶紧跟着他们走，可是他慢了一步。父亲说，当他抵达那里时，市场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情况一片混乱，大家你争我抢。在混乱中，父亲只买到一麻袋白米。那还是托一家商店老板的福，在他的帮助下才买到的。

父亲又说，那时候，许多人围集在一起，大喊大叫，不知道是要买东西还是要趁机冲入店里抢货？眼见情况不妙，我父亲不敢在那儿久留，赶紧把那袋白米抬放在脚车架上，溜之大吉，安全的载回家来。

由于这个缘故，在日军占领马来亚初期，粮食非常短缺。我们一家大小七、八口的生活，就仅仅依靠那袋米了。我还记得，为了保护那仅有的米粮，免得万一有敌人前来搜刮时被夺走，爸妈把那袋米装在一个埋藏在柴房里柴堆中的大缸里。后来当那袋米拿出来煮粥时，粥水呈黄色，吃起来味道像石灰，又像浓浓的药味，非常难吃。据说为了防蛀虫侵蚀，那些米

被搀上一种粉末。当我第一口尝到它时，几乎要吐出来。但人们常说，饥不择食，我不吃又如何？

新加坡人开始逃难

当日本飞机不断在新加坡进行轰炸时，新加坡人原本的安宁生活全被摧毁了。

一个原本被形容为最安宁、美如天堂的大都会，一夜之间竟被敌人搞得有如人间地狱。相反的，从前被城市人瞧不起、不愿涉足的马来亚半岛乡村地区，现在却变成最安全的地方了。

为了躲避敌人的狂轰滥炸、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城里人不得不暂时放下大都会的繁华生活，到偏远地区去寻找较安全的避难所。笨珍乡村地区的面貌因此起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我的出生地巴力交怡。从前它既偏僻又寂静。从我出生到十岁，除了肩挑小贩，平日很少看到有外人或新加坡的亲戚来访，就连临近港脚的小笨珍或大笨珍人，也很少涉足我们的家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却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在心理压力及敌人轰炸的死亡威胁下，过去我们那块不受人们关注的冷清清胶园，那时也跟着起了变化。

过了不久，我们那座建在橡胶园里本来不受瞩目的房子，突然涌来许多新加坡亲戚。他们事前来不及通知我的父母，就陆陆续续地不请自来，聚集在我们那座简陋的屋子里。

他们几乎全是妇女、少女和儿童。他们随身带来了各种值钱的东西，衣服及可口的食物。但那些食物根本解决不了他们的长期粮食问题，很快就被吃光了。因此，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必须跟着乡下人的生活方式过活。没有米，他们不得不吃比较粗糙的食物如木薯、番薯和芋头等。以前乡下人把这些杂粮当作

副食品，现在却变成了主粮。蔬菜也缺乏，于是我们采摘生长在树木草丛间的羊齿蕨嫩叶（俗称巴古菜·Daun Paku），掺椰浆煮成菜汤来吃。但新加坡人认为这样的食物没有营养。

此外，他们也埋怨山芭地方太肮脏，嫌蚊子和苍蝇太多。尤其是厕所，他们用时简直要作呕，因为非常恶臭。他们提出许多申诉，那也都是事实。要知道，从前乡下的所谓厕所，实际上只是在地上随便挖了一个坑，铺上两根木，大便时人蹲在木条上就可解决。坑里的大小便从来没有清理。因此，开始时，一闻到臭味，他们就不敢进去方便。特别是小孩子，他们只好在胶园空旷的地方随处拉放。这使周围环境更加恶化。但对我们乡村居民来说，这些不过是小事一桩。其实那时我们所考虑的，是大家的生命安全问题。

那时候，为了避免被日军蹂躏，有些少女把头发剪得短短的，装扮成男性。有些年纪较大的，则赶紧找个乡村青年嫁出去。从此改变了她们的都市少女的命运，随着丈夫过着简朴的乡村生活。

（选自《杨贵谊回忆录·胶童与词典》2006年12月·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印行）



◇杨贵谊教授的全家福。前排右起：男孙杨宇；女孙杨莹；男孙杨楷。陈妙华与杨贵谊夫妇，女孙杨玎。后排右起长媳林丽琦；长男杨典；次男杨理；次媳曾繁琳。（摄于2006年9月）。

岳 峒

作者



简介

岳 峒 原名丘量栋，字岳峒。1971年1月生于北干那那，先后在小笨珍、古来、吉隆坡及新山士姑来受中小学和大专教育。现任新山区域华团最高机构——新山中华公会副总经理兼中华山庄经理。毕业于吉隆坡拉曼学院工商管理系。1999年考获工艺大学科技企业硕士学位，拥有英国大学特许秘书与行政系学士文凭。

历任：2001~2003新山狮子洗肾中心理事、2001~2002大学城国际狮子会会长、自2002年担任新山中华公会副总经理、2000~2001新山多媒体教育中心院长。并出任全马狮子会208B1培训讲师、狮子会新山分会主席。曾荣获杰出国际狮子会分会会长奖。目前为士姑来书辉出版社策划人。丘君与夫人吴淑玲君为笨珍人，育有一女宇恩、一男宇泽。吴女士于1998年考获吉隆坡博特拉（UPM）大学教育与科学系荣誉学士，任教于士姑来大学城第一国民中学。

[原载2007年6月出版叶观仕编著《马来西亚金禧名人录》（页195）]

据悉：丘量栋现为柔州官方委任的柔佛州文化理事会之委员，为期3年（2010~2012）；马来西亚公民记者联合会理事、主编《柔佛华人资讯指南》。（myjohorku@gmail.com）

岳 峒

笨珍组曲一、二、三

1. 笨珍，我的最爱

我们是笨珍人。

我诞生在笨珍县城外第一大镇——黄梨乡北干那那。

父亲是文律人、母亲是大笨珍人；我的兄姐及妹妹也都出生在北干那那；我们一家六口是道道地地的笨珍县人士。我常以“笨珍人”为荣。在首都念书的那几年，我多次在同学面前宣扬自己的家乡，每次发言时，我都格外亢奋与荣耀，提高嗓调犹如演讲地简介道：

“马来半岛南端的柔佛州，共有10个县（2008年之前只有8个县）。笨珍是其中一个小县，面积只有907平方公里，然而，她的名气可不少！就以几方面来说吧，由于笨珍县西滨马六甲海峡，东南临柔佛海峡和新加坡海峡西口，地势低平、土壤肥沃，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黄梨生产区、捕渔业发达。而县境南端的丹绒比艾角，是亚洲大陆的最南端；与它邻近的龟咯港脚，是著名的养鱼场所在地，也是由水路搭渡轮通往印尼丹绒峇莱和新加坡世界贸易中心之码头要地。同时，龟咯港脚与毗邻的咸水港，都是以水屋度假村闻名南马的旅游胜地。此外，笨珍海外的香蕉屿（古时代的皮宗国）和北干那那郊外的蒲莱山（柔南和新加坡部分自来水的源头），也是游客向往而较为刺激性的景点。……”

自小，我就喜欢跟随父母兄姐畅游笨珍县域各村镇，因此，除了最高的地方行政单位为笨珍县议会之

外，我对县域内所划分的11个较小的行政单位——巫金（Mukim），也不感生疏。尤其是巫金文律的“文律蕉”、巫金亚逸峇礼的鲁菇、巫金芝南峇株的榴莲、巫金双溪葛朗的山竹、巫金咸水港的海鲜、鱼虾饼和尖加露，还有在县城小笨珍的红茄汁云吞面、肉骨茶、西刀鱼丸、蚝煎、鸡饭、炒粿、咖啡、古早味糖水、尖露，和旺来城餐馆的白斗鲳、大虾……以及黄梨镇北干那那的辣沙、酿豆腐、鸭肉饭等，加上文律市区的肉羹面和西刀鱼丸面等，都是当地或来自星洲及外埠的老饕闻名必吃的地方美食，着实可吃出地方民情。

在小笨珍受完中、小学教育后，我移居新山中区士姑来，数年前，我的另一半也是小笨珍人，于是我每个月又返回笨珍县区数次，如今我俩那一男（泽）一女（恩）的小宝贝，年纪虽小，也会说“笨珍最好玩”、“我爱吃小笨珍的XXX……”。

您说，笨珍怎能不是我的最爱呀！？

2. 红树、红树我爱你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故乡——笨珍的认识与关怀也逐渐扩大而加深了。

于是，我对笨珍的史实、演变发展和自然环境等方面，都发生了兴趣。有些华小的师长，也开始喜欢带领小学生到笨珍龟咯的丹绒比艾观看红树林与自然生态；过后参观港脚的海上养殖场，并前往咸水港参观渔民制造虾酱及虾饼等作业。

我们都晓得：今日中马的瓜拉雪兰莪，正蕴含着大量迷人的自然景观，有好多令人喜欢探索的休闲去处；原本不是主流的旅游景点，然而它却是挺有生命力的生态环境。许多有识之士也是环保份子和大自然探索者，他们不仅尽量在充实自己，而且致

力催生了——在面子书上出现“探索大自然（Nature Quest, 简称NQ），它主要的宗旨，不外是为生态保育尽一己的力量，捍卫多种生物的生存权。谁不同意这是一项壮举？

忧患始于认识与关怀。当我们登上龟咯岛的观鸟台，眺望无数的候鸟和海鸟群飞，形态多彩，灵活轻巧，活泼好动；观鸟听它们鸣叫声，既可进一步亲近大自然的万物，又可放松身心，心旷神怡。而我最爱欣赏白鹭鹭成群结队，出现在红树林的湿地上栖息。笨珍的比艾国家公园和龟咯岛，就是“鸟居大观园”的赏鸟胜地。

吾姐莎琳在她的诗作〈候鸟的心声〉中写道：〈候鸟族的成员与人种一样多/南飞过冬的范围极广/全球至少有三条迁徙路线/每年的九月至十一月南飞/但求有个红树生长的沼泽地/捕捉小鱼虾青蛙和小蛇等/就能在异乡平静地生活/第二年的三月至五月又北归〉（详见于诗集《我们来种大红花》，页116）。

是的，笨珍县域的红树林，正是候鸟“过冬”的理想住所；它也是十分重要的自然生态遗产。事实上，红树林为了适应生长的恶劣环境，千万年来已进化为多种奇形怪状的构造，比如它有奇特的呼吸根、支柱根和胎生苗，以及能把盐份排出的叶片。它奇妙神奇的地方，不单是令小学生奇异，连成年人也感到惊讶。那一大片的红树林，除了侍候飞自北半球的远方旅客——几十种候鸟之外，也提供了丰盛的食物给本土鸟类、螃蟹、鱼类和蚌类，并成为它们生息繁衍的自然保护区。

经常接近大自然与生态环境的有识之士，几乎都自然成为环保的实践者。

根据专家探索所得，本地的飞鸟约有98个品种，

而远方飞来的国际候鸟也有57个品种之多。至于红树林，它在世界上的品种也多达24科30属83种。可见有关鸟类和红树林的学问是探讨不完的。

若想进一步了解红树林的实况，何妨常到比艾国家公园和龟咯岛上作客兼上课；惟有这样，你才能分辨它的物种——真正的红树林植物、半红树林植物和红树林的伴身植物的不同点在那里。如今，每当听到〈梅兰梅兰我爱你〉这首歌的时刻，我总要低哼道：“红树红树我爱你！”

谁都在担忧：由于港口这一带也深受建厂成为工业区和城市化的影响，正大事填海拓展，破坏了生态环境，肆意砍伐红木，加上巨型商船频频来往、巨浪越刮越猛……据大马自然协会柔州分会出示的资料，这里每个月约有120棵红树受到多方面的侵蚀而消失了。

您说：亚洲大陆最南端的这一块占地526英亩的红树林——弥足珍贵的宝地，她正在呜咽残存；人类是万物之灵，该怎样让她继续保存下去？且让大家来省思与抢救吧！

3. 海马，让我欢喜让我忧

笨珍县的蒲莱河，是珍贵的海马的盛产区。

这在笨珍的旅游景点方面，着实是锦上添花的佳音。

海马，一听它的名字就喜欢了；再观赏它的形态，你准会更爱它！

跟红树及候鸟一样，海马的品种也多达33种，而甚受喜爱的黄金海马，它生长的全国最大面积的区域是位于蒲莱河沼泽地。除了海马，这里也是海洋生物如花蟹、海绵、海月、海笔、海星、海参、海龙、

儒艮、生蚝、多种螺类、海尾蛇、海葵、珊瑚、海鸡头、寄居蟹等等的繁殖地带。目前，游客只能在低水位处，观赏到穿梭在海草之间的海马等生物。

据悉：这片占地仅有38公顷的蒲莱河沼泽地，正是海马、红树林、珊瑚礁及海草床等的世外桃源，都面对同样的生存条件日益恶劣的危机，甚至有遭灭绝的厄运。

呵，可爱的海马，你真让我欢喜让我忧！

(2011年12月28日·大学城龙震镇)



◇2005年5月14日，马崙特访丹絨比艾国家公园，在这个名闻世界的红树林区和候鸟栖息地走透透，位于亚洲大陆最南端的丹絨比艾，果尔名不虚传，既有广阔的红树林，亦有各种奇花异果和野生植物，着实是休闲与生态观光的好去处！



◇岳峒（丘量栋）与慈母李舒贞（左）畅游云顶高原（摄于1992年）。



◇梦平（左）与长女邱亮谕（2009年12月2日）。



◇马崙与长子亮贤（奈府君及岳母、岳妻、贤妻、慈母、李中（1971年）于北干那那）。



◇2010年11月6日，丘量栋（左）与邱名崑参观第27届全国华人文化节展览会，合照于南方学院。



◇爱诗歌的女教师——莎琳（右）与慈母于2010年11月6日合摄在南方学院。

张美增

作者



简介

张美增 另署葛秀、路沙等，1944年2月17日出生，笨珍人，祖籍福建南安。1955年在崩山民众小学毕业。1958年在培群中学初中毕业，1961年毕业于星洲育英中学。

1964年进入新加坡南益集团任职。

1977年调往吉隆坡南益总行任职于外汇部门。

1985年调回峇株吧辖炎洲分行任品质管理，直至2005年退休。

1977年开始写作，也喜欢结识文友，所以认识很多有名望的作家。如陈瑞献、陈雪风、冰谷、黄远雄、沙河、许裕全、木焱、何启良、李宗舜、马崙、马汉等。多篇诗文被编选在多部合集里。

1988年入培群独中当董事。

1992年当培群校友会财政。

1992年当笨珍文艺协会理事。

1972年与郑秀桦女士结婚，育有一女一子。唯女诗敏读逢甲大学附属技职班；唯子诗捷毕业于南方学院，现经营手机店。

张美增

挚友黄叔麟

回首往昔1990年我在新加坡工作时，得到家乡一位朋友的介绍，冒昧打电话给名记者黄叔麟先生。他很热情，约我晚上见面。那晚他请我到食阁吃饭，彼此谈得很投机，直到子夜时分，我才搭最后一班地铁回宿舍。那时，名气很大，却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对朋友的关爱、对笨珍一些好友的关怀，都深深留在我的心中。

之后，我们常有往还。及至我被调回峇株巴辖工作，以至退休后回返笨珍老家，我们的来往是紧密的。

大约于2006年，收到叔麟兄的来信，才知悉他已经动了舌头开刀的手术，一切情况都非常顺利，危险期也过了，只是说话有点困难，读完信后，松了一口气，他勇敢面对事实，使我很钦佩。隔天便动身从笨珍出发，搭车过长堤去探望他。

我在小坡奎因街打了一通电话给精国兄，约他一起去拜访叔麟兄。……

自1990年之后，我与他就常有书信往来和联络，那时，他已经出版十多本结集了，在新加坡，算是很有名气的作家了，但他对朋友总是很亲切的，时时深怕你饿到，一直问你吃了没有。他大部分的书都签名寄赠给我，小说集有《一场战争》、《古城春晓》、《舐犊》、《牛车水之窗》。散文集有《青灯黄卷》、《戏尾》、《僧庐下听雨》，杂文集有《开弓集》，相声有

《贺天相声集》，报告文学有《线里线外》，灯谜有《并生阁谜语》，及最近新加坡文艺协会替他出版的《黄叔麟散文选集》等。……

度过几天快乐时光

千禧年，他到马六甲度假的时候，写信约了我和沙禽及李宗舜一家人前往，我们在马六甲度过几天快乐的时光，也拍了许多彩色的纪念照，叔麟兄的公寓位于怡力海边，晚上窗户向着大海，凉风习习，住在12楼的高楼，真是舒服极了。

叔麟兄患病的消息传开之后，家里电话的铃声便响个不停，友好从四方八面登门造访，电话慰问，寄卡祝福。

叔麟兄一看到我们来了，就急着冲凉换衣服要下坡底大成酒楼吃汕头乌鱼和北葱，他说这两种佳肴年头才有，过了季节就得等明年了。

我和精国兄坚持在大巴窰，离地铁站很近。饭后，黄太泡茶、剥柑热情招待，感动极了。

在此，我祝福叔麟兄早日康复。

(28-2-2006)

■

怀念征雁

拜读了黄叔麟先生的大作：《征雁走了》，不禁热泪盈眶，可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1960年，我在星洲读高中的时候，经常去芽笼路



人民书店看书，就在那边通过书店的老板刘先生介绍下认识征雁兄，大约廿多岁年纪，我只能够这样形容他，年轻有为，风度翩翩，说话很有说服力，原本打算买下他写的著作《穷途》，想不到他随手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即刻签名送我，使我受宠若惊，这是我生平得到的第一本写作者亲笔送的书，所以我非常珍惜它，保存它。

与我同班的一位同学谢明，也是写小说的高手，读高二时已经出版两本小说了，第一本小说《怀疑》是初中出版的，第二本小说《夜来风雨声》高二出版，谢明跟征雁交情非常好，课余之时，在印度的小茶档就讨论文学，偶尔我也参与，只是不敢在两位高手前面发表意见，静静坐在一旁聆听。

后来征雁去日本留学，我毕了业也回返马来西亚，一别40年，好不容易才从马汉处拿到他的地址电话。

两个月前，我们在昔加末会面，真是别来无恙，只是清瘦许多，烟依然不离手，酒喝比较少，还带了两本著作《升旗山下》及《在高天外看春秋》送我。

畅谈几小时，已快午夜时分，送他回旅社，车子开了，他还站在门口挥手，这一挥就永别了……。

(9-2-2006)

马汉印象

拜读完草风兄的〈我与马汉〉，心里也有几句话想说。廿多年前，在报章的副刊上，读了笔抗兄写的一篇

散文，感觉很优美，便剪存了下来，廿多年后，在新山出席马崙兄出书的推介礼上，认识了笔抗，偷偷问他那篇散文里面提到的MH是谁？起初我猜想是一个女孩，大概是梅花吧？谁知道，笔抗却说是马汉，我听了都感到好笑。

在认识马汉兄之前，可以说与他神交30年之久了，因为马汉兄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我正好在新加坡读书。空闲之余，总会跑到住所对面的人民书店去。老板刘笔农也是知名写作人，好书都会向我推荐。《听来的故事》便是这个时候买的，据说马汉兄当时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子哩。

1990年，笨珍文艺协会成立，为了邀请一些文艺界的知名前辈来参与，我的朋友洪祖秋也是当时主席，就积极在各路边招兵买马，拜候了很多的知名作家，包括了星洲的国宝陈瑞献兄和专栏作家黄叔麟等名家，马汉是其中之一，去马汉兄的家之前，祖秋就说他的家藏书极多，听得我口水直流，因为我很喜欢买书，也自认藏书不少，但是看了马汉的藏书之后，便不敢对人说我藏书丰富了。

马汉兄写作非常的勤快，不管小说、散文、杂文、掌故、影评及少儿文学创作，样样都来，样样都精彩，只是可惜没有新诗，害得我这个喜欢新诗的人没有缘分欣赏到他的新诗。

这之后，我们经常都有联系，偶尔通通电话，偶尔收到他寄来的赠书，我总回电对这位老叔说谢谢。后来他娶 媳妇，粉红色的炸弹也向我投过来。

马汉兄给我的印象是为人随和、好客和幽默。

(26-1-2006)

■

张美增

诗人黄昏星

我最初接触到天狼星的书是方娥真的《重楼飞雪》，之后，买到黄昏星和周清啸诗的合集本《两岸灯火》，最后才是张树林的《千里云和月》。

这几本书在书房里被视为值得一读再读的高水准经典作品。

黄昏星的几首诗，如《最后一条街》、《山水》、《街灯》都是我最喜爱的诗，也因为这几首诗，使我深陷诗的王国，久久无法自拔，如果不是这些诗，我哪有如此的冲动想进一步去认识这样的诗人。

偶然得知清啸工作地点，即刻致电联络并索取黄昏星的电话，事有凑巧，黄昏星因业务关系需南下一趟，我们相约在一间酒店客厅会面，就开始文学课题切磋交流，员工打烊了，我们还有说不完的天狼星诗社和神洲诗社的故事。那是廿年前的旧事。

之后，我一直有诗作在报刊发表，全拜黄昏星所鼓励。

德士诗人

他曾经驾过德士，所以有“德士诗人”的雅称，他一面驾车一面有诗的灵感，甚至将车驾到蕉风办公室写诗，《诗人的天空》内大部分的诗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他的诗集《诗人的天空》和“罗厘诗人”叶明的合集《风的颜色》一出版，我都能先睹为快，感觉非笔墨能形容。

星洲灯谜家黄叔麟有一座公寓在马六甲怡力海

边，乘着他和太太来度假，在2000千禧年，我们又相约古城，我和沙禽从峇株前往，黄昏星一家南下，在微风吹拂的古城海边度过几天快乐逍遥的生活，拍下了不少葡萄牙王国留下的美景，也品尝了马六甲独特的娘惹美食以及多种风味小吃。

2009年，黄昏星幼男就读新山工艺大学，举家出动南移，办完入学手续，顺道在舍下小住两天，为尽地主之谊，带他到家后海边的那一片红树林绕一圈，又激发了他的诗兴，回到莎亚南，写下《笨珍海岸》一诗，令我感动不已。

上个礼拜，我上吉隆坡，专程拜访他，他特地请假，载我到巴生品尝最好的肉骨茶，我们又有说不完的天狼星和神洲。听他说，今年将有二本诗集在台湾出版，其中一本将引用《笨珍海岸》命名，我好期待，我的故乡笨珍会不会随着它的诗集一起扬名海外呢？

(原载于2-6-2011《南洋商报》·商余版)

小记林过

年初，认识了三十多年的林过兄送来一份影印的自传式文稿，叙述了他过去40年的经历。读毕，感触良深，正是：平凡人物不平凡。

原名林宝贵的林过，福建德化人，1941年在笨珍县属的北干那那出生，小学在育民受教育，初中到新文龙中学深造，初中二辍学，当过梨农、胶工、店

员、座办；1965年到过新加坡恒光出版社当发行主任，也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当年寂寂无名的牧羚奴（陈瑞献）。

1959年至1987年任《星洲日报》北干那那通讯员，1976年至1984年任《星洲日报》笨珍县专职记者。1996年至1998年任《南洋商报》通讯记者。

70年代至80年代中，特写超过300篇，之间也任《星报》、吉隆坡《虎报》、《新明日报》通讯员，也供稿给《中国报》，也利用通讯员和记者身份之便，是许许多多病黎成立筹募医药基金委员会的背后推手。曾有过在同一个晚上，成立两个医药基金委员会的纪录，而未有病黎或苦难人家筹不够基金的失败经验。

哄动新加坡媒体

林过写过的300篇特写，有文长4千余字和7千余字，有被其他报章、杂志和专门刊物转载，他曾是黄梨通，写有丰硕的黄梨报道兼评论，而又有两篇描写陈瑞献的人格和他的艺术大计，轰动了整个新加坡媒体。

林过，笔名梦莎仑，另署朋沙，封笔23年，在1990年年底，圣诞节前夕受新加坡国宝、首席艺术大师陈瑞献鼓励，重新执笔写现代诗，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完成百多首佳作分别在报章、《蕉风》月刊上发表，如〈散色〉、〈风声〉、〈善终〉、〈乘风〉、〈单单一棵巨树〉等……另外一首〈诗绵羊〉经陈瑞献推荐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文艺城》副刊。

60年代《学生周报》〈诗之页〉编者周唤兄首次读到林过的诗稿，便称赞说诗坛又多了一位生力军

的优秀诗人，当时在〈诗之页〉写诗的有牧羚奴、英培安、梅娜、李苍、梅淑贞、王润华、淡莹夫妇等……。马崙在《新马华文作家群像》赞誉林过为人热诚率直，对人大方热情，评他的诗具现代派诗味，诗歌创作注重意象营造，已让新诗这一艺术形式注入新的活力，开拓了诗境的新领域。台湾诗刊编辑刘释眠评林过的诗《六》和《红土粉》是异声之诗，拓展语言的页面空间。柔佛州庙总秘书更评林过其文说：独特文章真独特，平凡人物不平凡。

1965年林过编著《马来西亚黄梨经济概况》一书。而第一本散文集《马来亚黄梨之乡散记》是在更早之前的1960年出版，笔调活泼，蕴藏着浓郁的乡土恋情，几年后，再出版《恋爱·伤逝·怀念》散文集，风格由温文走向粗犷，且朴素无华，是作者心灵苦闷的自剖和呼唤，是作者真实生活感受，表达了年轻人的敏感与多年生活搏斗的经验结晶。

林过的诗作尚未结集，但选入台湾新陆小诗奖及马华新文学大系诗卷一和卷二，也有诗作选入柔佛作协的《柔莲》和《南风》，笨珍文协的《骠歌》和《海韵》，南文会的《茁壮》等……。林过目前是笨珍文艺协会副主席，也是柔南德化会馆等多个社团创办人之一。

(原载于12-9-2006·生活随笔)■



◇林过（右起）、冯笃生、沙乐夫、佩韦、张美增（站者）、何乃键、舒颖、碧枝及灵子合摄于小笨珍。

张美增

骡歌的联想

1990年，黄家定先生单枪匹马，越州走天涯来到南部笨珍，建立起他的城堡。

1991年，笨珍文艺协会成立。

1994年，文艺协会丛书第一辑《骡歌》出版。

《骡歌》合集本由新加坡国宝陈瑞献先生题字并设计封面，收集了18位笨珍土生土长男女作者的作品。

当时文艺协会的主席是洪祖秋先生。

这本合集有3篇序，文艺协会主席、黄家定政务次长、柔佛州华校督学黄振忠先生各一篇。

当时，黄家定先生任政务次长，给予文艺协会诸多鼓励及支持，并在推介礼上介绍了文集里18位作者的背景和作品。18位作者来自文教界的校长、老师、记者、犁农、工商界的文员等。

12年后，许多作者停笔当逃兵。但是，还有几个作者仍握笔继续耕耘。特别强调的老将许元龙兄从未停过笔，一直到今天还在报章发表他的言论文章，专集也将在近期付梓。第二位是李明旭兄，笔名艾维丹，离开巴生，搬过长堤住在新加坡后，也一直不停的在报章上发表着他的专题论文。尤其是最近拜读到他写的一篇题为〈己之所欲，勿施千人〉——写给龙应台的公开信，真是拍案叫绝，他针对了龙应台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纠正了一些对历史教科书的探讨和看法。立论中肯，不偏不倚。

第三位是前校长洪祖秋，去年10月中退休后也一

直没有停笔在写，听说他要写一部杏坛的三部曲，我们拭目以待。

林过兄写了百首现代诗后，也进入了一段冬眠期，不知还会再来一次新的冲刺否？

黄盛夏兄在教学之余，兼做寿险，早期以一篇小说〈静静的芭列河〉，哄动新马文坛，这篇小说发表在姚紫先生主编的杂志上。

笔者退休之后，重新开始写作，希望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12-6-2006)

梁志庆老师

认识梁志庆老师应该有11年了吧。

1991年，笨珍文艺协会成立，功劳最大的当推南马文艺研究会，要不是南文会的鼓励，笨珍文艺协会现在不知道还在哪里，南马文艺研究会的3大巨柱，就是年红校长、梁志庆老师以及已故的张慎修先生。

1994年，笨珍文艺协会第一次搞了一个青少年文艺营，为期3天，年红校长主讲怎样写小说，座无虚席；梁志庆老师主讲怎样写散文，也是人潮汹涌。老叔马汉主讲儿童创作及儿童诗歌之类的题材，更赢得两百位学员们的掌声。

在更早之前，《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学生周报》，甚至后来的《蕉风》都看到梁志庆老师的创作，在这些刊物里头的创作者，还有梦平（马崙）、马汉、太平的李牛才、淡边的卢有明、美罗的

草风兄等……

课余从事文艺活动

梁志庆老师，1942年出生于麻坡，有香妃城美名的地方。日间师训学院毕业以后，便积极投入神圣的教育工作，做桃李春风培育人才的事业，课余更从事文学创作与文艺活动。早期他以散文和诗歌著称，后期却致力于儿童诗的创作及教导小孩写童诗。他的散文被选入马华文学大系，国中及独中的华文课本，儿童文学作品入选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大系。

他也受聘“马华文学奖”与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评审员。他更经常受邀到本国各地去主持童诗讲座，包括沙巴、砂拉越等地。

原本我不认识草风兄的。有一次在《南洋商报》的〈商余〉版读到草风兄写的〈我是鹃迷〉的时候，就马上联络梁志庆老师是否认识草风兄，他毫不犹豫即刻给了我草风兄的电话号码，使我无形中又认识了一位知名的作家。

梁兄他为人热情、风趣、属于好好先生型。关于文学派别之争论，他往往抱着非常客观的态度视之。

他著有《向阳的生命》、《黄花乡镇》、《听石》，童诗集有《彩虹桥》、《海的小儿女》，诗论有《给马华儿童文学扎根》、《走进童诗的乐园》及编著十多本儿童文学读物。

他的努力，终于看到成果。

他的名字，在马华文坛闪烁着永恒的光辉。

(25-5-2006)

■

张美增

文坛忆旧

5、60年代，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华文的阅读风气非常鼎盛，当时《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副刊都刊载着很有名气的作家。即使是杂志，如文艺报、电视与广播等也都是邀请有知名度的作家作号召，好不热闹。

《南洋商报》主笔是连士升，著作等身，尤其是他写得一手好散文，吸引了不少喜欢阅读的人。主编过副刊的几位大师级人物，杏影、姚紫也是出版过不少好的书，尤其是姚紫的《秀子姑娘》一书，在当时就印了1万6000本，哄动一时。

《星洲日报》则是林健安和叶世英主编，他们把《星云》版和《青年园地》也编得有声有色，培养了不少优秀写作人才。

红极一时作者

据我所知，当时写小说的，如姚紫、谢克、征雁、絮絮、李过、于沫我、苗秀、威北华等都是红极一时的作者，于散文方面，如苗芒、文怀朗、黄叔麟、莫河、陈凡、李向、杏影、连士升等。诗歌则有杜红、钟祺、周粲、严冬、柳北岸、槐华等，后期出了一批现代诗作者如牧铃奴、南子、文恺、谢清、贺兰朗、在现代诗坛也哄哄动动热闹了一阵子。

南大关闭后，华文水准一落千丈，许多名家纷纷退隐家园，不肯抛头露面，不再看到有高水准的作品出现，诚然可惜……

(原载于20-5-2011《南洋商报》·商余版)

张美增

一句话

小学毕业那年，心情极度沉重，走到校门口与校长道别时，仅记得校长和蔼的拍拍我肩膀，对我说：

“记住，努力读书，力求上进，不要顽皮了！”

几十年后，校长的这一句话一直深深地刻划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就读初中或高中时，时时刻刻不敢对功课掉以轻心。一松懈下来，校长的那句话马上在脑海盘旋。所以6年的中学生涯终于顺利完成。

接下来，我颇彷徨了一阵子。升学？就业？一直困扰着我。最后，我选择进入一间大机构当文书。白天负责账务部门的工作，晚上则到英文补习中心修读，一切费用公司负责。后来我被调去电报和汇率部门任职，艰难的英文一点也难不倒我。

校长的话脑海中督促我

“记住，努力读书，力求上进……”一直在脑海中督促我。

修完3年英语课程，我又积极地转向日文领域探索新的天空，我从最基本的AIUEO，KAU KEKO字母学起，日文老师谆谆善诱，桃李春风，三年的初、中、高级日语课也修读完毕，通过相当水准的考试考取一张日语文凭。在任何场合，与日本朋友直接交流，语言上一点都没有障碍。

1974年年杪，公司调派我回来马来西亚峇株分行，转眼31年，我仍然没有放弃读书的习惯，阅读文

艺书籍和看报成为我生活中一项重要的习惯，几乎达到一日不读书，面目可憎的地步。

退休后，也坚持阅读书报，并向各报章副刊投稿。

“记住，努力读书，力求上进”

这一句话，一直鞭策着我，而对我说这句话的校长都已作古多年。我依然记得他的教诲，没有浪费掉宝贵的时光学习。

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我。

这句话，也成为我心头的座右铭。

(8-2-2007)

马峇那迟来的讯息

马峇兄继《马华写作人剪影》、《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79)、《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984)、《新马华文作者风采》(1991)、《柔华作家百人文集》(2000)之后，又推出一部《新马文人集影》(2008)，教我佩服到五体投地。

几年前，马峇来过笨珍，曾经告诉我，他手头上已经有两千多张文人的照片，如果没有将它编排成书，将是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可是要实现这个愿望，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但他不放弃这个理想，书终于出版了。

马峇兄除了文学史料的搜集，也一直在留意着文人照片的存档，笔者翻阅这一巨著都要花上整天时间，更何况，像他如此一张张的累积，没有超过多年功

夫，谈何容易？

过去，笔者出席任何作家新书推介礼时，总看到马仑背了相机，四处掠影，今天，里面很多照片看起来都非常熟悉。

本书厚达480页，刊出的照片多达几千帧（编按：全书厚达512页；自1815至2010年，总共收入图照3473帧，并刊载767位文人的生平简介和607位作者的原名及笔名之对照表）。许多作家的文章过去都拜读过，可惜，作家的样貌却从未目睹，即使擦身而过，尚不知晓是某大作家呢！

细翻此书，才发觉笨珍这弹丸小镇也出了不少知名作家，著名马来文学者杨贵谊、严文灿、星洲女作家蓉子、红遍东南亚饮食专家蔡澜、佛学界领导人之一觉诚法师等都是笨珍人哩。

在本书里，笔者也认识了好多名家。新加坡黄叔麟、陈瑞猷、力匡老师，马来西亚的名家·如陈雪风、笔抗、沙禽、马汉、李宗舜、林金城等。

许多不容易得到的珍贵照片，马仑兄都有办法取得，他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看到成果。真不愧是马新文学史料前行者之功臣！

（原载于2011年5月4日《星洲日报·大柔佛“柔佛透视”》栏）

文学的准则订在哪里？

近读贺斧著的杂文集《黑夜行》，读到最后〈正视反黄色文化运动〉这一篇时，了解作者是在反驳一些卫道士的论文。那些卫道上，俗称道学先生，为文

指姚紫写的一篇小说《窝浪拉里》里面有女人胸部的描写，是属于黄色作品，他们也从苗秀写的《挂红》小说，找到了有两支肥厚的奶子吊了下来的描述，也直指是要不得的东西，黄色作品。

贺斧（也即是姚紫、黄愧），他引述萧乾先生说过的的一句话：“描写罪恶的作品，并不是罪恶的作品。”

怎样订准则

那么，要怎样订个准则，怎样的描写才不是黄色，不描写胸脯是否才算是健康的作品？

贺斧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第一，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有一段女人被轮奸的描写。第二，罗曼罗兰在《哥拉布勒尼翁》，也有对蓓蕾似的细小乳房的赞颂。第三，苏联作家拉甫列涅夫在《第四十一》里也有一男一女在火边裸体烘火的描述。第四，茅盾在《小城春秋》这短篇有菱姐被姑爷强暴的精彩叙述，笔者有幸，都能读完这些大师级的优秀作品。

贺斧提出这些大师级作品，描述非常敏感部分，道学先生和准批评家们，没敢批评，只抓住姚紫和苗秀两人开刀。

贺斧甚至强调在艺术上罗丹的雕塑，蒲岑罗的绘画，麦绥莱勒的木刻等更来得大胆透彻。

贺斧更是提到中国古典文学《金瓶梅》、英国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论描写的细腻和淫猥不知高出多少倍，没有人敢去揭发批评，为什么？甚至贺斧死后近30年，也看不到任何道学先生们和准批评家的评论。

（原载于2011年9月28日《南洋商报·商余》副刊）

张维民

作者



简介

张维民 笔名惠铭，另署劲草，松岗。1939年2月15日出生于笨珍阿逸峇礼。祖籍广东潮安，小学在峇礼启智学校毕业，1955年笨珍培群中学初中毕业，1958年峇株吧辖华仁中学高中毕业，1961年假期师训班毕业，1964年考获剑桥九号文凭。高中毕业后，执教于龟咯港脚耕文学校，1974年升任校长，1980年升任培群一校副校长，1992年出任培群一校校长，1994年退休。1971年开始参与笨珍社团工作，曾出任七届笨珍华校教师公会主席，柔佛州教师会联合会主席，教总副主席。1978年担任笨珍华团秘书至退休为止。曾历任笨珍乒乓分会财政、副主席、署理主席等要职，其他社团要职如下：培群校友会总务、笨珍文艺协会第一届秘书、潮州会馆奖学金主任、培群一小董事、中华商会副总务。现仍出任培群校友会中文书，笨珍乒乓公会副主席、培群幼稚园董事。与太太陈秀英育有三男二女。长男俊贤，台湾屏东农专畜牧兽医系毕业，现任新加坡某家禽公司经理，次男泽晖，纽西兰林肯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考获MBA商业管理文凭，目前在新加坡挂牌公司CFM任区域财务经理。三男泽圣博特拉大学电脑系毕业，现任英特尔（Intel）电脑公司电路设计工程师。长女昭蓉，毕业于拉曼学院会计系，目前在新加坡一间美国公司任职会计。幼女昭敏，檳城理科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曾任南洋商报专职记者，马新社记者，NTV 7 电视台华语新闻记者，现任NTV 7 华语新闻制作人。女婿陈贞团，曾任南洋商报专职记者，东方日报副总编辑，现任首要媒体新闻总监。

张维民

想到写到

1. 拜金主义的社会

我国自从独立之后，各方面的发展，非常神速。我国的人民，一向勤劳刻苦，埋首苦干，因此，财源广进，穷小子成为小富的中产阶级份子，比比皆是，“穷人翻身”已不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了。更何况我国的资源非常丰富，得天独厚，还是个发展中的国家，可说是“遍地黄金”。因此，只要有本事、有才干，飞黄腾达的机会可多着呢！

刻苦勤劳，追求财富，以求达到丰衣足食的境地，这本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好的现象，但是，如果过度追求财富，重视私己的利益，就产生拜金及重利的社会弊病了。

目前的新马社会，似乎越来越趋向于拜金及重利的个人主义社会。诚如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先生，在新大毕业典礼上所说的：“在重视个人成就表现的社会里，个人的表现往往被看得很重要，在此种情况下，由于物质与财产是很容易看到的一种成就，这个人便热中于追求金钱。”

在拜金及重利的个人主义私有社会里，追求金钱被视为人生中最崇高的目标，被视为抬高个人身价及光宗耀祖的一条捷径，于是，有许多人，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择手段了。人人口中讲的是“钱途”，人人心中想的也是“钱途”，于是，“钱途！钱途！”成了人生最光明的前途了！

社会有了这种弊病，于是，许许多多的人，就沿着这一条路滑下去了；读书首先要讲“钱途”，把孩子送进独中，没“钱途”！送进国中，将来可成为公务员，幸运的话，财神爷可能从四面八方来烧香，大有钱途！在学生们的脑海里，只要能考上七八个A，阅读课外书，不但浪费时间，简直是天下第一号的大傻瓜，于是，任你力竭声嘶，阅读的风气还是每况愈下。写稿吗？更没“钱途”了，是那些潦倒的文人，为了捞些香烟咖啡费，不得已而干的傻事。有些人参加政党，不是为了替人民服务，在金钱挂帅的社会里，私字当头，还是自己的“钱途”要紧！做了官不发财，恐怕一辈子会被人咒骂：“哼！活该！当今世界，还讲什么清廉！”

商人高挂起“取之有道”的金字招牌，囤积居奇，到了腰缠万贯的时候，什么“大慈善家”啦，“热心公益”啦……总之，取之社会，用诸社会，不但光荣，而且耀祖，有谁去追究他的“根”呢？

在这种情况下，读书风气不盛是理所当然的，反之，赌风之盛，前所未有，万字票，千字票，麻将又兼赌马……五花八门，形形色式，真是人人志气高，天天充满无限的希望，非求得金银满钵不可。

在拜金及重利的私有社会里，人们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情味”了，人情之薄，比不上一张纸。“雪中送炭”简直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

社会有了弊病，我们的“社会工作者”、“精神革命家”，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应该挺身而出，纠正这些弊病。如果我们不能把“拜金”及“重利”这两条“命”连根革掉，那么，即使谈得再多的“精神革命”，我国社会的精神面貌，还是无法焕然一新的。

2. 谈批评

“有批评才会有进步”，这是浅显易懂的道理，可是这道理，落实到行动中来时，就成了一套深奥难懂的哲理了。

人，并非个个是圣人君子，十全十美的人，恐怕世间难以找到一个。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但也免不了存有一些缺点，优点多于缺点的人，就算是一个“完人”了；反之，缺点多于优点，那就需要大大地“改革”了。

人，是多么奇怪的动物，有人造福社会人群，有人却发动战争，互相残杀；有人日夜埋头苦读，有人却夜夜笙歌；有人富甲一方，有人却唱不完生活的悲歌……

各人的遭遇不同，各人的社会背景不同，于是，形成了各式各样的人生，丰富了人生的大舞台，充实了人生的历史内容。

自然界里的万物，适者生存，它们之间，斗争的激烈，令人难以想像。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到处存在。人的社会，斗争激烈，亦不输予自然界中的万物。

如果你不面对现实，又不参与斗争，那你就难以负起历史性的任务及时代的挑战，只好做个现实社会的逃兵。

为了达致真、善、美的人生；为了社会人群的进步，我们需要从批评中求取进步。

明知批评是进步的要素之一，有些人却不喜欢被人批评，而有些人更误解批评的真义，恶意地利用了批评。

于是，批评有建设性与破坏性的区别。

建设性的批评，且不论批评者的见解对或不对，受批评者应以客观及友善的态度去对待它，细心地研究它。批评者的言谈，虽不是句句金玉良言，但其中可能有不少的“良药”，这些良药，可以解除患病者的痛苦。

恶意的批评，那又当别论了。这些批评家，不但不能推动历史的巨轮，且成为进步的绊脚石。他们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社会之所以会到处乌烟瘴气，有很大部份是这些“垃圾”批评家造成的。

我们的社会，大大地缺少勇于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人，也大大地缺少勇于接受批评的人，歌功颂德，人人喜欢；忠言逆耳，人人厌恶，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那社会风气怎不败坏呢？扫除劣根性，可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

批评者应全面了解事情的真相，以客观的态度，针对事情提出批评，不要做人身的攻击，也不要以个人的恩怨作为批评的出发点。应力求客观，避免涉及个人的私事与恩怨，这样，批评者与受批评者之间，才不致于掉进人事纷扰的泥潭中。

勇于接受善意的批评也是重要的，有些人善于批评别人，却不善于批评自己，他们没有自知之明，批评别人时趾高气扬，被人批评时，七孔生烟，声言不报此仇非君子，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批评，怎不使批评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

正确地对待批评，勇敢地接受善意的批评，不但可使个人，也可使团体及社会，步上进步与完美的境界。

（曾刊登于1981年11月21日《南洋商报》·商馥版）

3. 守纪律与尊重领袖

昨晚出席了一个盛大的婚宴，主婚人古道热肠，酒过三巡后，宣布献捐四百元给当地独中及华文小学，顿时掌声四起，历久不绝。当地的华教领导人接受捐款后，登台致谢。这位华教领导人，当然也是当地华人社会的领袖，是一位善于辞令，懂得利用时机，发表一些有关华教的言论，以唤起华人社会对华教的关注。由于他为公忘私，为华教事业而到处奔波，任劳任怨，因此深获当地华人社会的拥护与爱戴。

他一上台，如雷般的掌声，响个不停。“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他开始发言了，面对着佳肴，许多人放下了手中的筷子，洗耳恭听，心想又有一番精彩的言论，可使在座的听众，受益不少。果然不出所料，他的演词，高潮迭起，我与在座的多位朋友，屏着呼吸静静地听着，可是，邻座的年轻小夥子们，似乎抑耐不住了，由低声细语，而渐渐地形成了一股嘈杂的声浪，这声浪几乎掩盖了在台上讲得口沫横飞的华教领导人的声音，使我们听得好不辛苦。

目睹如此这般的情形，不禁使我摇头三叹，华人社会如此不注重纪律，如此不尊重领袖，怎能令华人社会团结一致？又怎能改革华人社会、唤醒仍在睡梦中的华人社会呢？

我心里在想，面对着这么一大群不守纪律的年轻人，我们应该通过怎样的方法去教育他们？通过文章，他们不看，恐怕有些也看不懂；通过讲座或研讨会之类的集会，领袖的讲话，他们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也不出席这一类在他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集会；

想来想去，只有通过群体的力量，由强大的社会压力去迫使他们遵守纪律，但整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不守纪律的社会，这又如何能产生社会压力呢？

放眼看看我们的社会，到处是一团糟：交通阻塞、车辆大摆长龙，许多司机不顾三七二十一，不管左或右，想尽办法，越车而过；车站里，人潮汹涌，巴士车一到，前门上不得，挤着从后门上，后门上不得，干脆从窗口爬进去；电火局前虽有人列队缴电费，但后来者一看到长龙，心里就不寒而栗，他们不往龙尾站，偏偏想尽办法往龙头钻，或干脆托个人情，叫排在龙首的人代还，这些不守纪律的他或她，自以为聪明绝顶，心里还在暗笑那些在痴痴地等着的傻瓜呢！

够了够了，再说下去，大家可要怪我太罗嗦了。

现实太可怕了！在学校里，老师们教导学生们不可争先恐后，要很有秩序地列队上车，学校里的纪律性生活，一到现实的社会，可就不同了，你不争又不抢，准是吃亏的。学校教育不能与现实的社会相配合，那学校教育又怎能收到宏效呢？

不守纪律是我们社会的一大弊病，不尊重领袖，更是我们华人社会的通病。

领袖是不容易产生的，因为领袖须具备与常人不同的素质。一个地方能有一个领袖，领导整个华人社会，应该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是华人社会的妒忌心很强，分帮又分派，我不服你，你又不服我，造成华人社会普遍地缺少领袖的局面，这是我们的一大不幸！

灌输守纪律与尊重领袖的精神，是我们现今社会的两大任务，你的看法如何？

（稿于26-8-1980）

4. 君子与小人

人与人相处，贵在以“诚”相待，诚，就是真实可靠的意思，因此，诚意、诚信、诚挚、诚实、诚恳，都是美德。

朋友或同道之间，应以“诚”相待，彼此以一颗赤诚的心，坦率相处，言谈间，无所掩饰，有话直说，有功互相勉励，有过互相指正，这种交往，即使淡如水，也远胜过甜如蜜的小人之交。

小人，伪君子也。表面上，他对你笑嘻嘻，毕恭毕敬，斯文有礼，可是他的内心却是波涛汹涌，存心不良。你对他坦白相告，他对你怀疑又怀疑。他的内心世界永远让你捉摸不到，口中讲的是一套，内心想的又是另一套，这种“笑面虎”，真是可恶极了！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是小人最拿手的把戏，凭着他的这一套伎俩，使多少君子蒙受不白之冤；使多少君子的声誉，遭受到无情的打击。君子遭遇挫折了，小人洋洋得意，自以为自己得逞了，可是，正义永远是站在真理的一边，穷凶极恶的小人，能把事实蒙蔽一时，却无法把事实盖起来，当君子高举正义之旗，向小人勇往直冲时，小人一个个落荒而逃了，真金到底是不怕红炉火的！

在我们的社会中，小人到处都有，他们可能就在我们的周围，巧妙的掩饰，可能使你看不出他们的真面目。文化界、教育圈里有小人，上层社会、劳动阶级里也有小人存在，只要我们随时随地提高警惕，不断地揭露小人的丑恶面目，使他们无法遁形，那么，他们的邪恶意图就无法得逞了，这样，他们即使有三头六臂，也逃不过“真理”的雪亮眼光。

(2-8-1979年笨珍)

5. 聊天

童年在家乡，我喜欢与三两同学，天南地北地在河畔闲聊，离校后来到龟咯，我总爱在月明的晚上，与同事及村里的渔民，海阔天空地高谈阔论；如今，我已步入了中年，工作环境改变了，经过了一整天的繁忙生活后，为了松弛疲惫的身心，我总爱同二三知己，或在斗室里，或在咖啡店里，或在餐馆里，毫无拘束地聊起天来。

聊天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部份，相信它也是大家生活中少不了的插曲。

当我们闲着没有事情的时候，聊聊天可以发泄一下心头的烦闷，轻松轻松一下劳累的身心，因此，善于聊天，可说是一种生活趣味的享受。

聊天的意思就是随便谈谈，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谈话的内容，也没有一定的中心和目标，只要大家有兴趣，就可以谈了。经济衰退，股票大跌，可以谈个不休；“三结合”的理论与实践，也可以你一句我一句地争个脸红耳赤；守时运动更可以大发伟论一番……总之，天下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随时可以转换话题，也随时可以宣布散会，各人所发表的伟论，不用纪录，更不必担心去负“言多必失”的责任，一两个小时，拍拍屁股走了，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改天聚首再来大聊一番，因此，聊天真是我们正常生活以外的一种精神调剂方式。

不过，聊天也有“阶级”之分，有钱人家在夜总会或在冷气餐馆里，一面喝酒一面聊天，升斗小民赤着膊、摇着扇子，幕天席地地聊天；而一介书生却喜欢在斗室里，品茗聊天。

且不要轻视聊天，因为一个人的理想、人生观或宝贵意见，在毫无拘束与顾虑的情况下，都会在闲谈中不知不觉地吐露出来，因此，聊天有时可以取到彼此交换意见的效果。

聊天虽然可以无所不谈，但是内容丰富的聊天，可以使大家受益不浅，而张三长李四短一类的聊天，却是搬弄是非的最好场所，因此聊天也必须选择对象，自我约束话题，以免沦为乌烟瘴气的“鸟话”连篇了。

内容丰富的聊天，不但可以促进朋友间的情谊，增进了解，使我们获得无穷的生活乐趣，而且可以使我们的头脑，获得更多有益的东西。

民族意识与民族自尊

拜读了英生君洋洋大观的“我的答覆”一文后，对英生君讨论问题的态度，感到非常的遗憾。有关华校生与英校生的争论，是由英生君引起的，他在写华校生与英校生一文时，对华校生的批评，虽不客观，但大体上还能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当他看了一大堆华校生对他的反驳后，他的答复就显得有点“老羞成怒”了。观点不同，立场不同，看法当然也就迥异了，大家见仁见智，只要平心静气地针对问题来讨论，不要做人身的攻击，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曲直自有公理，真理是愈辩愈清的。

英生君提出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的一连串问题，本来，有关这些问题，都需要对这方面学有专长的人士，才有办法作透彻的分析与比较。英生君谈论了一大堆，但看来他对中华文化、中华文学并没有深入去研究，对西方文化、西洋文学更是只知道皮毛而已，因此，他的看法是表面性的，并非全面性的。

英生君提出来的问题，只是代表他个人的观点，虽然有些可取之处，但也有许多偏激的不正确言论，即使不答复他，对华教事业也不会有严重破坏性。针对大问题的讨论，应该只限于“太原则”，不应该专谈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否则，越扯越远，无法得出结论。

这里，我只想与英生君谈谈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的问题。

“民族意识”根据辞渊的解释是：一个民族因语言、地域，风俗相同，而发生共同的感情，叫做民族意识，民族自尊是一个人为他本身是属于那一族而感到骄傲，例如：华人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而感到骄傲，巫人因为他们是马来民族而感到骄傲。民族自尊者都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但民族主义并非沙文主义。民族主义是要本身的民族具独立性，不受外国的压迫，也不去压迫其他民族。沙文主义者却是盲目地崇信自己的民族是世界上第一等优良民族，一切优于他族。看了以上的解释后，请问英生君是否有“民族意识”？是否有“民族自尊”？

身为华人，如果没有“民族意识”，也没有“民族自尊”，那么，他就不配被称为华人了。

殖民主义的国家，用霸权占领了一个地方后，为

为了方便统治，第一件要事就是削弱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及民族自尊。紧随着武装侵略之后，文化侵略接踵而来，于是传教士来了，教堂设立了，殖民主义国家语言为教学媒介的学校，大量兴建，培植一批批学习宗主国语言，跟随宗主国风俗习惯的二毛子，让他们远离自己的民族，而随着宗主国的音乐而起舞。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消逝，越来越多人失去了本身的民族意识，丧失了本身的文化根基，这是殖民主义者的策略。

使殖民地人民失去民族意识还不够，于是殖民主义者就搬出了一大堆“白人优越论”来，说什么白色人种是最优良的；说什么有色人种比不上白色人种……这些沙文主义者的种族优越论，目的是要削弱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尊。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因此，要使一个民族失去灵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设法消灭该民族的文化。殖民地时期，英校生学习的语文是英文，与华文完全绝了缘，在这样的情况下，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比较大，他们丧失了本身的文化，但却无法承受西方的文化，成了一棵没有根的树。最近，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在电视台的两种语文教育座谈会上强调，新加坡人必须具有东方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他认为一个受高深英文教育的人，即使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也难以真正了解西方人的处世哲学。他也举出在新加坡电视台播出的一齣电视剧“根”来说明人类是一个很奇特的社会动物，要知道自己的“根源”。美国的黑人，他们的祖先，虽然有着不光荣的历史背景，可是他们仍然要千方百计找出他们的“根”，这就是民族意识在作祟。

完全丧失了本身的文化，成了一个没灵魂的人，才没有民族自尊。试问，一个华人以本身是中华民族为耻，谈话不用华语，而以讲英语为荣，他还有民族自尊吗？

语言文字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没有人反对学习多种语言文字的，但抛去本身的母文母语不学，以学、讲外国语言文字为荣，就不应该了。身为华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大原则是应该坚持的。不久前，我国的一位部长，劝导国人要用本国语言互相交谈时，曾举出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日本人和一个韩国人在一起，他们两人都会说英语，但日本人用日语，韩国人用韩语，两人交谈却要另一人充当翻译员。这说明了日本人和韩国人都有民族自尊，热爱自己的语言。

英生君似乎在挖苦为华教事业而奋斗的一批热爱华教人士，说什么“不同意时下马华社会的天经地义看法，就是没有民族自尊，不在华族脸上强贴几块金就是没有脊椎骨……这一类的民族尊严，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说穿了不过是一套虚伪的东西。”寥寥几句话，把华教人士说得一文不值。华教人士为了维护华教，不得已而搬出一大堆““中华文化具有五千年的优良传统”的论调，来说服反华教的人士，真是用心良苦。对华教人士来说，为了保住华教，任何中华文化的维护者，都得争取过来，任何反华教的言论，都得给予无情的反击，这是策略性的问题，本是无可厚非的。华教处在风雨飘摇中，英生君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应该义不容辞挺身而出支持华教，不应制造种种不利华教的言论，陷华教于困境中，我们不能推动时代的巨轮，也不应做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英生君举出中国大文豪鲁迅先生为例，认为他把中国文化骂到一文不值，但没有人会说他没有民族尊严，反尊他为真正的中华作家。鲁迅先生的作品，多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他针对时弊，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他热爱中华民族，但对华族存在着的一些劣点，毫不留情地揭发出来，然后指引一条正确的路，引导人们向上，以期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真、善、美的优良民族，因此，他写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不是为责骂而责骂，在他的作品中，不少是歌颂劳动人民的优良素质的，因此，他对中华文化的批评，对中华民族的指责，是善意的，具有建设性的，丝毫没有恶意存在。如果鲁迅先生的批评，存心“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为虎作伥，那么，他肯定不会有今天的崇高地位。

(于1978年10月2日)

峇礼河畔度童年

我在1939年出生于笨珍县的一个小农村——亚逸峇礼。家中成员，除了父母亲外，我排行最大，有六个弟弟和三个妹妹。

日本南侵时，我才三岁，逃难的生活，一点印象也没有。六岁时，日军投降，小小年纪的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跟着大人们拍手欢呼。七岁那年，学校复办了，我也进入了学校，同学中，有好多年纪比我大得多的大儿童，大家在简陋的课室里，跟着老师

念：“手，拍手；球，拍球……”朗朗的读书声，至今记忆犹新。

小学时的我，成绩很好，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可是，我的双亲，是目不识丁的，他们在功课上，不能给我一点点帮忙。当时，我的求知欲很强，十一岁时，就开始学习阅读报纸，每天到隔壁的咖啡店去翻阅南洋商报。韩战爆发时，我已是六年级的学生，很关心时事的发展，除了阅读报纸外，更收听收音机的新闻广播，但到底我还是年幼无知，思想幼稚，对当时的世局，似懂非懂，如今想来，有点可笑！

故乡有条小河，涨潮时，我经常与友伴在河中游水嬉戏；月明的晚上，河堤上充满了一片欢笑声；我们一边欣赏明月，一面谈天说地，有时更驾着一叶小舟，在河心荡漾，不知多少童年的日子，就在这弯曲蜿蜒的小河畔渡过，这些欢乐的童年日子，留给了我深深的记忆！

父亲是经营小生意的，他常常要出外去办货，因此，母亲很忙，她要做家务，要照顾我和年幼的弟妹，又得照顾店里的生意，一个人前前后后，忙的团团转。

父亲十九岁时，只身南来，他的身世好可怜，初出娘胎不久，父母就双亡，靠着婶婶把他抚养长大，在贫穷的中国农村里，他没有机会受教育，小小年纪就被迫挑起生活的重担，做起小买卖来了。

我们的家境很不好，父亲克勤克俭，日夜操劳，赚钱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计。

父亲的小生意，顾客以马来同胞居多，许多马来顾客喜欢赊账，而父亲又不会记账，总是把账记在脑海里，他的记忆力似乎很强，但随着生意日益扩充，赊账的顾客越来越多，他那小小的脑袋，无法装得太多了，

于是动起了他那宝贝儿子的念头。记得，我读四年级的时候，就学会了记简单的账目，到了读五、六年级时，家里的一切账务都由我处理了。

年小好动的我，喜欢打篮球，每天四时许，无论生意多忙碌，我总是趁着父亲忙碌时，一溜烟跑到球场去，非到金乌西坠，是不愿意回家的。父亲因为操劳，又遇到顾客赊账或还账时，找不到我，于是无名火起三千丈，经常对着我，大发脾气。我从球场回来时，满身是汗，冲了凉，是用晚餐的时候，也是父亲最有空闲的时候了，这时，他会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因此每天吃晚餐的时间，是我最感心惊胆颤的时刻。

当时，我很苦闷，学校里的老师强调运动的重要，而父亲的小生意，又非我帮忙不可！打篮球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我学会了背叛父亲，无论父亲的阻力多大，无论我会面对怎样的处罚，我还是涌向球场去。

父亲由于没受教育，又在旧式家庭中长大，因此思想较保守。当我念初一时，我受了新思想潮流的冲击，当时的我，阅读了不少近代中国名作家的作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巴金的家、春、秋……等书，我都看过了，觉慧给我满腔的热血，我默默地以坚强的决心，去表达我对家庭及现实的不满。

我的阅历更广泛了，鲁迅的作品，朱自清的散文，闻一多的诗集、甚至高尔基、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都在我涉猎的范围内，鲁迅先生终于给我一个指示：“路是人走出来的！”我的思想有了一个大突破，我终于在“大时代”的苦闷中，渡过了我的初中生涯。

三年的初中生活，我每天与三几位同学，为了节省那每个月九元的车费，踏着脚车，来回十八哩的路程，风雨不改地上学去。有时，天有不测风云，来到半路，遇着下雨，躲进马来人高脚屋下，等到雨稍停歇，冒着寒风，赶到学校去。

记得有一回是考试的时候，一大清早，天气看起来很晴朗，我们照常踏着脚车上学去，来到距离学校大约二英里处，天空阴霾密布，一会儿，下起倾盆大雨来，我们只好到医院前去避雨，眼看着考试时间就快要到了，可是雨还是下个不停，为了不错过考试时间，我们只得冒雨赶路，来到学校，个个成了落汤鸡。当时培群中学考试时，楼上礼堂当考场，全校学生集中在一起。我全身湿湿，寒风吹来，冷得那握笔的手，抖个不停，刚好匡光照校长走过，看到了如此这般的情形，摸摸我的衣服，低声地说：“哟！这怎么好呢！”说完，赶紧回去拿了一件干衣服让我换上，这件事，我始终记在脑海里，并深深地感谢匡光照校长的关照！

初中毕业了，我面临一次大挑战，父亲认为念完初中，已是“读得很多了”，家里缺人手，是他可松松一口气的时候，可是我的升学欲望太高了，我不能够中途而废，脑海里整天盘算着如何说服“顽固”的父亲。我怪不了他，我始终也原谅他，他的生活太苦了，他的生活担子太重了，在生活线上挣扎的人，谁人不争取放下重担的时刻。

我的机会终于来了，严元章校长长校下的华侨中学，实行保送生制，各校成绩优良的学生，可免入学试，由校方保送。匡光照校长保送我到华中，这件事我不让父亲知道，我准备采取“先斩后奏”的策略，

幸得蔡俊哲老伯的帮忙，他与父亲是老朋友，他站在我这一边，替我美言几句，父亲终于首肯了。1956年初，我带着兴奋的心情，来到了伏龙山下，准备埋头苦读，再过三年的学生生涯。

华中的三年生活是平静的，但却是多姿多彩的，藏书丰富的华中图书馆，满足了我阅读的欲望。京华书局、文海书局也可找到不少的好书，三年来，我学了好多，也充实了不少。1958年年底，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是我感到光荣的一刻，我修完了高中的课程，热泪盈眶地走出华中校门，面对茫茫的前程。

我的心已冷了，我满足于现阶段的求知欲，我不敢再苛求父亲让我升上大学，我绝不愿再为了自己而加重父亲的负担。呀！父亲，您忍受了一切的苦难，让我完成了高中的学业，我深深地感谢您！

如今，我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而父亲已成了个白发斑斑的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岁月可真不留人呀！想起自己孩提时升学的困难，我的孩子们可幸运得多了，只要他们肯好好读书，我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们完成升入大学的夙愿！

谈五育

培群校歌有一句这么唱着：“注意五育俱完成，修业应辛勤！……”

什么是五育？当我在周会上提起，向着全体培一同学发出时，竟然没有一位同学能回答，这令我惊

奇不已！因为我心想最低限度也会有些同学能告诉我：“体育！”

智育、德育、体育、群育、美育，就是五育。

现在让我一项项与同学们谈谈：

先让我与大家谈谈智育吧！“智”就是有才识、能深明事理的意思。当我们呱呱坠地时，我们是一无所知的，慢慢地我们从听来的、看到的事物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于是我们有了基本的知识，随着岁月的增长，我们听得多，看也看得多，我们的知识也增加了不少，但是在家中，我们得来的知识是毫无系统的，来到学校后，老师们有系统地启发我们的知识，训练及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于是我们由愚鲁而变成聪明了，学校“智”育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使你们获得丰富的知识。

有了学问是否就够了？不！单单有学问还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学校在推行“智育”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你们的德育。

一个人要有丰富的学问，更要有高尚的人格，才会受人尊敬。老师们要你们做个“品学兼优”的孩子，苦口婆心地讲述了一大堆做人的道理，要你们有礼貌，又要你们遵守校规，听从父母亲的话，更要你们服从纪律，过着纪律性的生活，……要这样又要那样，而且讲了又讲，不怕罗嗦，目的只有一个：使你们成为人格完善的人。

现在你们是有了学问而又懂得如何做人了，但是身体健康也是不容忽视的，于是我们在学校课程中，又不得不注重体育了。

体育课程往往与群育互相配合，因为我们是过着合群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经常产生摩擦，于是

我们要养成容忍、不小气、宽宏大量……的美德。

球队的组织，就是要训练群体生活的要素：团结一致，互相合作，亲善与容忍。

一队十人的篮球队，要想获得胜利，就必须各人尽各人的任务，严守岗位，互相配合，不可你倾我轧，或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同学们可从多方面的体育活动中，吸取了不少群体生活的经验。

最后谈到美育了。在学校课程中，我们一星期上两三节的图工课，图工老师让你们去表现美的创作能力，培养你们审美的眼光。音乐与舞蹈，也是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语文老师更教导你们欣赏优秀的文学作品，诗歌、散文、抒情文……都有美的价值存在。渐渐地你们懂得欣赏文艺作品了，在人生的休闲生活中，精神已有了寄托。如果一切的艺术作品，你们都有欣赏的能力，那么，学校中的美育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了。

最后让我再重述校歌中的“注意五育俱完成，修业应辛勤！”来结束本文。



◇本书策划林过（左）与协调张维民（右）合摄于士姑来马星花园咖啡店（丘岷摄·2011年12月18日）。



◇笨珍文艺协会理事要员张维民（右）代表颁发纪念品给来自新山的诗人暨漫画家小曼（陈再藩）。



◇1999年9月10日，马崙（丘岷·左）与文艺界多面手暨创意者小曼（陈再藩）合影于新山。



◇本书策划人林过（右）副会长与诗人张美增（杨梅）合照。



◇旅居香港及澳洲的40年代马华作家夏浓（左2）重返故园——小笨珍，受到当地目前的活跃作家马崙（左1）、郑祖（左3）、霭秀（左4）、林过（右2）等人的热烈欢迎。



◇柔佛州第4届青少年文艺营于1991年5月下旬在笨珍举行，三大主办团体的主导们及主讲者在台上合影留念。



◇笨珍文艺界人士设宴接待新加坡多元艺术家陈瑞献来访，左起：黄剑智、张维民、陈瑞献、林过、黄剑平和庄壁高。

张昭敏

作者简介



张昭敏 1977年出生于笨珍。张维民校长之女。小学在培群一校毕业，STPM毕业于笨珍本加瓦峇叻（Pengawa Barat）国民中学。槟城理科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后，出任南洋商报专职记者。曾任新加坡新传媒电台记者，马新社记者及首要媒体NTV7电视台华语新闻记者。现任NTV7华语新闻制作人。

张昭敏

金庸小说新不如旧

著名武侠小说作者金庸，近年来开始积极为自己多本武侠著作进行改版，在一些剧情上进行修正。

如果只是针对一些历史或情节小毛病进行修正，倒也无可厚非，不过，看来，金庸却不是那么认为，反倒在许多重要人物的性情和情节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让金庸迷一时接受不来。

首先，在《射雕英雄传》，金庸让东邪黄药师，对徒弟梅超风存有私情，一反黄药师对妻子痴心一片的正面形象。

再来，金庸又在《天龙八部》中，让对王语嫣痴心守候的段誉，最终来个大逆转，放弃语嫣，改而娶了木婉清和钟灵为妻。

金庸表示，这样的改变，是为了顺应时代的转变，以及这么多年后，他对感情的一些新诠释。

不知其他金庸迷会怎么想，但是作为千万个金庸迷之一的笔者来说，这样的修改，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而金庸的解释一样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金庸小说，情爱是必然的情节之一。书中，无论是郭靖敦厚的爱、杨过狂野的爱、段誉痴心的爱，抑或韦小宝多样化的爱，都是让人深深著迷的情节。无论剧中人物是否过于不食人间烟火，武打招式如何夸张，又或者主角际遇过于玄妙，既然说明了是武侠小说，再怎么样，都能够获得读者接受

而如果金庸因为时代和观念上的一些转变，而认为痴情已经不适用于现代人，或者不受现代人欢迎，

笔者绝对不认同。就因为难能可贵，所以珍惜，就因为缺乏，所以才要到书中寻找。好的小说，不一定就要反映现实世界，只要能够让人动容，就有它存在的价值。

再者，金庸的武侠小说，根本已经达到了文学著作的层次。套一句作家李敖说的，文学才是永远的，也因此，文学不应该随著时代变迁，人心改变，而随著出现变化。否则，这样的文学，价值究竟在那里呢？

以金庸的写作造诣，纵然再怎么不喜欢，笔者还是相信，他有办法把任何难以令人接受的情节，修改得不留痕迹。又或者，改版后的小说更加畅销。但是，对于这么多年来，一直忠诚于原著的书迷来说，金庸又该把他们的心情放到什么地方去呢？

(10-10-2005)

手机短讯衍生社会问题

新山16岁少女离家出走，寻找通过手机交友而认识的“老公”，让家人忧心忡忡，在报章发出寻人讯息。

随著手机使用率的普及化，因为手机短讯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也逐步浮出台面。

除了最新的这起失踪案之外，记忆犹新的，还包括小学6年级女学生也是通过手机短讯交友，并跟随男友离家出走，让家人和媒体忙着寻人。所幸女孩最后安

全回家。

手机短讯也带来悲剧。8岁女童罗静雯和3岁女童龚汶萱分别遇害，皆怀疑是与她们的母亲手机交友有关。

一起又一起因手机短讯而直接或间接引发的社会问题，在提醒所有父母，除了要担心子女上网浏览色情网站或结交网友之外，也必须留神孩子通过手机结识朋友的情况。

手机的流通，便利和普及化，快得让人措手不及，以致我们还来不及去研究这样的科技究竟是利多还是弊多的时候，年轻一代已经一头栽进手机充满诱惑的世界里。男男女女利用手机短讯扩大交友范围，人手一机，一则短讯不到一分钟就传到。手机短讯可以虚拟，也可以很真实。喜欢的话，大家传短讯之外，还可以随时进一步聊天，或直接约出来见面。

我们不能一概认为，手机短讯交友只有负面影响，因为所有科技都只是一种技术，那是因为人们的滥用和不善于控制，才让科技沦为犯罪的管道。

年轻一代投入手机世界里，看的、听的，很多都来自这个新世界。和网络一样，没有人能够控制手机短讯或画面影像的流通情况。因此，有人会利用短讯来达到欺骗、利用和满足私欲的目的，让年轻人提早进入五花八门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大人的掌控，可以自己做大人，甚至自己做领导。手机短讯的流行，成了社会的另一层隐忧。

因为手机越来越便宜，加上许多父母都乐意买手机给子女，方便联系。因此，手机的影响力绝对比互联网更广泛，涵盖的年龄层也更为全面。

要如何有效控制短讯的泛滥，还是一句老话，除



了教育，还是教育。手机对时下年轻人来说，就如以前的日记本一样神秘。就算父母，也不能随意动他们的手机，更别说检查手机内的讯息。父母若一意孤行查阅，可能破坏亲子关系。但是，完全不管更不行。

如果父母选择信任孩子，不妨开明和孩子谈谈，了解他们对手机短讯的使用情况和使用范围。同时灌输他们正确使用短讯的理念。实际的引用一些真实例子，让他们了解滥用短讯的危害。

强制收回孩子的手机或打骂孩子，其成效不会比一番开解和谈，来得更为有效。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了，不能把孩子封闭在资讯潮流以外，只会让他们更容易被诱惑。

(13-10-2006)

■

笨珍之恋

——原题为〈忘不了的小镇情怀〉

笨珍，位于柔佛西南部的一个靠海小镇，这里大部分人不是从商，就是以渔业为生。这里和全马各地的小镇一样具有本身的独特风情，和笨珍人喜欢的道地美食。而这一切，都是我在离开小镇之后，才深刻感受到的一种思乡情怀。

在城市生活、打拼了10年，如今，哪里是家？哪里是乡？有时也分不清楚。故乡，成了我有时间才能偶尔回去看一看的地方。也或许因为这样，才让我有了更多时间和闲情，以不一样的角度，回乡人角度，

去看看我的故乡。

以前，总是希望小镇可以快速发展，可以有大型购物广场，可以有豪华电影院、可以有名牌，可以有地铁等等。但现在，总是希望小镇发展得慢一点，让我熟悉的一景一物，可以存在更长久一点。

是的，没有购物广场，杂货店也可以买到东西；没有电影院，看电视也一样，没有地铁，还可以走路。这或许是城市游子的一种自私心理，但也是最真切的一种思乡情怀。

当然，小镇不是没有发展的。这么多年来，可以拆的，都拆了；可以更新的，也都更新了；可以保留的，或许也保留了！现在的小镇，当然和10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在思乡人眼中看到的始终是心中最初的小镇。

其实，这种情怀也可以用在国家的身上。广义来看，国家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乡。对这片土地，我们爱之深，责之切。我们希望国家可以取得发展，但不希望它发展得太快，发展得忘了根本。我们希望国家着重科技发展，但不希望忽略了人文习俗。我们希望国人享有高薪，但不希望太重视物质。我们希望社会进步，但不希望人情冷淡。一切的希望，无论最终是失望，还是成真，至少在这一刻，我们都真切地期待着。

国家独立53周年了，我走出故乡也10年了。不管我们属于哪一个时代；不管我们身在哪一个地方；不管我们抱着怎么样的期待，时间的洪流最终都将带走一切，留给历史做最后见证，故乡也好，国家也罢，都在一天一天的转变，这种转变或许有你希望见到的，当然也有你不希望见到的，但至少，我们都曾尽力的去寻找一个理想的桃花源。而在时间的快速流逝

中，记得捉住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情怀，因为消失的，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捉不住的，才会成为遗憾。

(30-8-2010)

■

灾难世界

2010年走入了历史，世界盛大的迎接2011年的到来。在新旧交替的一刻，人们总是习惯性的要回顾一下过去一年来所发生的大事件。美其名，是回顾警惕未来，但实际上，同样的历史总是不断的重演，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到了某个时候，某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最终都会重现在世界舞台上。

2010年，国际媒体将之形容为“灾难年”，也有人说是“地球反扑年”。数据显示，在这一年来发生的地震、水灾、火山爆发、暴风雪等等灾难，夺走了25万条人命。地球气温在这一年来，没有停止过升高。这边厢，有国家遭遇最冷的冬天；最热的夏天，那边厢，也有国家面临最热的冬天；最冷的夏天。地球脾气骤变，四季的氛围开始紊乱。

2010年到底留下了什么给2011年呢？是的，就是这些看起来令人不舒服，听起来让人不好受的数据和现实。只不过，2010年所承担的灾难，难道不就是过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人类所留下的发展残渣吗？新的一年，发展会停顿吗？不会！灾难会停止吗？不会！人类会醒悟吗？该醒的早醒了，没打算醒的任你怎么叫都不会醒。那新的一年，地球究竟该期待些什么呢？地球上的人们又能为地球许下什么新愿

景呢？

但大家高喊“拯救地球”口号时，其实真正要拯救的，是地球上的人类。再大的灾难，对地球而言，不就只是翻一翻身，打个喷嚏什么的，但是却已经足以让成千上万的宝贵性命成为尘土。当一些人不断的在进行着破坏生态环境、破坏气候的行动时，令人好奇的是，他们究竟是对“拯救地球”不屑一顾，还是对人命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呢？

救地球，说了太多年了；而破坏地球，一直都在进行着。如果说现在还有人在期待贤明的世界领袖能够为拯救地球尽一分力，我们该笑他太天真吗？在气候峰会上，领袖们争的从来就不是“我”该为地球多做一些什么，而是“你”应该多尽一些什么责任。不管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抑或贫穷国家，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破坏了地球，更没有人愿意为了救地球、救普罗百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在新的一年里，与其期待世界气候峰会能达成什么关键性解决气候问题的协议，与其盼望一小撮人的环保努力可以感动大部分人，我倒宁可祈祷，地球的自我疗伤、自愈能力能够突飞猛进，快速到超越人类的破坏力。只不过到了那一天，当地球有能力自己拯救自己的时候，人类又有没有能力，拯救自己呢？

(3-1-2011)



挑战生命死角

大年初六，国内相继传来几宗自杀案，造成几个

家庭一片愁云惨雾，让人无限唏嘘！自杀，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每一宗自杀消息的背后，都有着不同的理由和故事。当中有人生无可恋、有人走投无路、有人病魔缠身，也有人一时糊涂。

我们无法对每一宗自杀案，简单的下一个只有对错的结论，当然，轻生是不可取的，但自杀的背后，总有很多因素的存在，谴责自杀者，已经于事无补；研究自杀背后的原因，固然可以充作借镜，提醒社会大众关注身边有类似状况的人，但是其实最有效杜绝自杀的方式，还是在于个人的心理建设。

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有一个死角，或所谓的阴暗面。当你情绪低落、失败、失意、彷徨无助或伤心难过的时候，这个阴暗面就会随之扩大，让你悲观、消极。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只不过每个人的解决方式不一样。乐观的人，永远能够很快的让心情由暗转晴；悲观的人，就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走出阴霾。常常面对失败的人，有些习以为常，有些一蹶不振；没有面对过失败的人，有些完全无法应对这类情绪，有些则慢慢学习面对。

越来越多年轻人经不起生活考验，是不争事实，但这也不是他们的错。生在物质丰裕、竞争却也相对激烈的现代社会，年轻一代承受的，都是社会所给予的，这样的环境下塑造出来的他们，有错吗？当我们的社会只告诉他们成功的重要性，胜利的优越性，自由的可贵性时，有人告诉他们失败是一种必然、痛苦是一种体验、压迫也是一种生活吗？

当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怎样走路的时候，记得让他们尝试跌倒的痛；当我们教导他们怎样考出好成绩

时，记得告诉他们考不好并不可耻！当我们教导他们成功之道时，记得告诉他们，失败也在眼前！挫折虽然黑暗，却同样是一种生活。就像太阳总会下山，天地总会黑暗一样。但只要你用心去找，总会看到黑暗中的那一轮明月和星星。

生命的死角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你不知道它何时出现，何时爆发。但只要做好随时面对它的准备，当你看到它的那一刻，它就不再是一个死角了！请这样告诉你的孩子。

(14-2-2011)

疯狂世界

这个世界疯了吗？我开始怀疑着。过去一个星期，或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每天，世界某个角落，都有大批大批的人走上街头抗争，让自己成为枪口对准的目标，但疯的不是他们，他们只是一群被逼入绝境，愿意用生命换取一次辉煌的无名小卒。疯的，是那个下令格杀勿论，下令战斗机轰炸城市，下令焚烧油管，下令开放军火库，让支持者拿枪残害反对者的世纪狂人——卡达菲。

如果没有茉莉花革命，我们或许看不到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如何黯然下台，如果没有埃及的革命成功，我们或许更看不到利比亚领导人卡达菲的疯狂行径。生活在相对安逸环境的我们，更难以想像，原来在这科技时代，竟然还有人在治理一个国家41年后，就理所当然的把国家视为自己的财产，把人民视为蝼蚁，

还口口声声自称为烈士，就算死也要抱着大批大批的人同归于尽。

现今社会，一个国家需要的不是英雄、超人、狂人或烈士，而是要一个团队，一个能够互相扶持、互相监督的政治团队。而团队领导人，应该是最杰出的，也必须是最众望所归的，但他绝对不是不可取代的。

没有人是不可取代的，绝对的权力，可以带来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恒久不变的定律。一个领袖不应该把手上的权力视为一种可以利用的资产，因为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也可以收回。而身为普通民众的我们，更必须要善用这种权力，不要盲目崇拜一个领袖，当你给了他完全的权力，给了他完全的信任，甚至放弃了你应执行的监督工作后，有一天当你发现领袖已经变了样，你也必须为他的改变，承担一定的责任。

我国不少领袖都认为，茉莉花革命不会在大马这个国家发生，相信很多人也都衷心的希望不会，因为这样的改革需要太多的牺牲，而很多时候，改革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我们或许无法在一夕之间，达到改革的目的，但只要有恒心、坚持，总会看到改革的一天。大马如是，世界又何尝不是呢？

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长寿”领袖走入历史。这对目前还在位的领袖们，是很好的借镜。其实，执政越久，不代表政绩越好。如果能够好好把握在位的几年时间，专注拼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推行更好的惠民政策，然后风风光光的下台，不是比在位几十年，最后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来得更好吗？

上台靠机会，下台靠智慧。一个不肯下台的人，不是因为他没有智慧，只是权力的欲望、失败的挫折和无谓的自尊蒙蔽了他的双眼。但是，一个人的欲望，

无法改变群众思变的心，再做多余的挣扎，只会犯下更多的错误，让自己跌入无底深渊，永远没有回头路。卡达菲会有怎样的收场？我们总会知道，而历史最终会给这个狂人一个判决。

(28-2-2011)

■

上了一堂核子课

两个星期前，日本地动山摇，强大海啸让山河变色，世人再一次见证了大自然发威的可怕。两个星期后，重灾区福岛的辐射无所不在，食物、食水、蔬菜、人类，全都笼罩在核辐阴影下。这一次，世人见证了核能的可怕，也见证了人类急于追求核能的便利，对核危机却束手无策的无奈。

对核能，一般人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认知，只知道核辐射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也因此，核泄漏危机一爆发，全球人心惶惶。加上食物链受污染，没有人知道谁会是下一个受害者。不是世人无知，而是我们对核能的了解实在太少。因为无知，所以恐慌；因为害怕，所以抗拒，这是人性。

当然，过度的恐慌，会引发社会混乱，但是如果为了维持社会秩序，隐瞒真实情况，甚至故意淡化威胁，反而会导致谣言漫天飞，让局势更难控制。核危机爆发以来，资讯的混乱，让人无所适从。这边厢，有专家说非过量辐射不会影响健康；那边厢，又有专家说泄漏情况相当严重，但是受到控制，这样的说词，试问身处在核阴影下的人们，该如何自居？究竟

该担心还是放心呢？

当食物、食水受污染后，日本政府这边发出警告，那边又告诉人们辐射量不会对成年人带来影响。扪心自问，你敢吃受辐射污染的食物吗？什么叫不足以影响健康的辐射量。低辐射量或许一，两年内对人体不构成影响，但10年、20年后呢？专家又说，每个人每天都生活在辐射底下，所以微量的辐射并不可怕。但人类越来越多病痛，癌症病患越来越多，这些不就是人类生活在辐射底下付出的沉重代价吗？谁能保证低量辐射不影响健康呢？我们没有能力逃离辐射范围。但不代表我们接纳辐射，甚至去欺骗自己可以和辐射和平共处！

日本核泄漏危机，导因虽然是天灾，但实际上，却是人为发展留下的一个烂摊子。核能的威力强大，无论是哪个国家，都对掌握核能有远大的目标。口头上人人都以和平使用核能为理由合理化核电站的兴建，私底下，谁不是虎视眈眈核能的强大威力。日本的核危机让世人上了宝贵的一课，以先进科技闻名，以核能为发电主力的日本，原来在应对核危机时，可以这么无力！不是日本人差，而是人类根本不了解核能，就好像大自然一样，多少专家能够预测到灾难的发生，就算预测到了，又有谁能阻止灾难的发生呢？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保护环境，做得到吗？避免核危机，就是减少核能的使用，做得到吗？

真切的希望，大马政府也能够好好的去上一堂核子课，然后好好的、认真的告诉我们，天然资源丰富的大马真的需要一座核电站吗？

(28-3-2011)

■

乱象频仍

最近有点烦，百物价格拚命涨，这边政府才调涨白糖价格，那边RON95汽油和电费又在酝酿起价。政府一再告诉民众，再不调整津贴政府将负债累累，发展也难以进行。副首相慕尤丁更叫大家谨慎花钱之余，也要自己提高薪水，这些话听在耳里，痛在心里。城市里的打工一族，谁不是“月光族”？勉强省下来的钱，也难以应付日益高涨的伙食费和日常开销。提高薪水？这话应该对雇主说吧！

当然，政府有政府的负担，但是疏解民困，减低通胀压力，是政府的责任。减少津贴的同时，如果政府没有办法在其他方面解决民众的经济压力，那说得再多也无法减少民怨。

涨价压力直逼而来，不如就大吃一顿，发泄发泄吧！但想清楚，能吃虽然是福，吃下黑心食品，那可得不偿失！先是政府查获大批将逾期产品重新包装后再推出市场售卖的黑心商品，再来又有电视上出现的黑心猪肉，让人恶心之余，也为自己究竟是不是黑心食物的受害者，担忧不已。

黑心风吹起后，商家忙着为自己的产品漂白，业者忙着吁请当局加强执法，免得破坏行业清白。执法当局郑重声明将严惩黑心商家，但是却又苦于难找证据。最惨的还是大众食客，猪肉变成了“黑色”，改吃鸡肉吧，肉鸡零售价格又上涨至每公斤8令吉。到底吃还是不吃？真是烦！

心情不好，那就打开电脑，暂时摆脱现实世界的枷锁吧！只不过，近来的网络世界充斥太多暴力真

相，继虐狗、虐猫影像引起公愤之后，最近相当轰动的，非几个初中女生欺凌同学的震惊画面莫属了！其实，校园的打架、欺凌、恐吓事件早已不是新鲜事，但当画面呈现出真实的一面，你还是忍不住要震惊、发怒、谴责和惋惜。

在各界的讨伐下，涉及打人、拍片的学生已经受到惩罚，并向受害女生道歉，但不代表事件就此了结。当然，身为局外人的我们确实可以不用在这起事件上，再扮演任何角色，应该交由校方和学生家长来扮演接下来的监督和教育工作。但是，类似事件可能会发生在别人甚至自己子女身上，因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变呢？无论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对培养新一代的道德理念，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的教育出现问题，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因此，问题产生后，单怪任何一方都是没有意义的。毕竟，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如果每个人都能作好本分，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只不过，当要求别人做好本分，但成为一种奢求时，你能不烦吗？

(23-5-2011)

■

变调的童话故事

5月底，家里迎来了一个小新生命，自己从此多了个“母亲”的神圣身分。这个角色可一点都不容易扮演，正所谓：养儿100岁，常忧99，说得一点也没错，因为打从孩

子出生之后，可以烦恼、担忧的事情还真是多得数不清。

适耕庄一名8岁女童在学校厕所遭色狼强奸、槟城托儿所发生女童溺毙意外、10岁男童遭人绑架、十几岁少女认识网上情郎后离家出走，家人担忧不已……

短短几天内，我们的社会就可以发生这么多宗涉及儿童的罪案和新闻，为人父母者就算没事都还会瞎操心，何况现在我们孩子身处的这个社会真的危机四伏、陷阱处处，要如何让孩子平安长大，健康生活？恐怕为人父母一辈子都要战战兢兢。

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但是社会究竟给了孩子怎样的安全保障呢？活在治安恐惧中的家长，该如何让孩子安心的成长呢？我们的教育方式，引导孩子们走向传统的成功道路，但是教科书有告诉他们，怎样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怎样避免自己成为罪案的受害者吗？

天下父母心，谁希望孩子从小开始就为自身安全而担忧呢？如果可以，哪个父母不想制造一个充满梦想的童话世界，让孩子身处其中，快乐无忧的度过童年生活呢？但是，现实却告诉我们，必须让孩子了解社会的险恶、人心的难测以及意外的可怕，只有这样，当我们没有办法24小时保护着他们时，他们还有能力照顾到自己的安全。

其实，让孩子有自我防范意识，并不代表着需要牺牲他们的纯真或提早让他们的童话世界幻灭。因为童话故事其实一早就告诉了我们，哪怕是童话世界，也充满了无数的危险。

《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不就告诉我们，美丽可以招惹妒嫉，皇后可以变成巫婆，而外表鲜艳可口的红苹果也可以暗藏剧毒，就像市面上越来越多的黑心食品一样。《小红帽》的故事清楚说出大野狼的危险；而《灰姑娘》则点出家不一定就是孩子的安乐窝，有的孩子可能就在

自己的家里遭受虐待。

当越来越多现代人不再相信“王子与公主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童话故事结局后，或许我们只能换一个角度，为我们的孩子诠释童话故事。告诉我们的孩子，在陷入困境后，与其等待骑着白马的王子来救赎，不如自己想办法救自己，与其担心午夜12点的钟声会让自己变回原形，不如勇敢举报，或向他人求救，让自己早日脱离厄运。

童话世界无法和现实生活划清界限，当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现实中寻找一片安全的乐土后，唯有让孩子们在残酷的现实中，继续寻找童话的痕迹，借由童话故事为自己寻找勇敢的泉源。

(20-6-2011)



◇北干那那育民二校的7位男教师于1972年10月20日在当地合照留念；本书主编邱名崑（左起）、刘金生、林金定（本书作者之一）、颜英杰、陈荣标（已故）、罗钥钦及陈日新。



◇自1971年至1994年约24年间，出任笨珍中华教师公会主席的张维民校长，每年都颁奖给获奖学生。

主编跋语

★ 马奋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笨珍东部的北干那那埠和新山山区的士姑来市，是两个我与家人居留最长久的城镇——从1964至1986年，我蛰居在黄梨镇23年；自1987至今，移居“南方大专城”也足足24载矣！

我诞生在笨珍县西北的文律；从士姑来到小笨珍只不过33公里罢了，然而，我极少回县城探望志同道合的文友们，原因不外是大家都各自忙各自的，为工作为生活为家庭而忙得不可开交，要不是很紧要的事，靠书信或电话联络或问候不就行了么？不过，年事大了，近四、五年来，我本人十分珍惜与故乡老友晤叙的机缘——跟同属银发族的故知扯家常及话理想，委实是平生一大乐事也！

去岁（2011）7月23日午后，我有5位笨珍文友约定前来士姑来马星花园聚首，他们是笨珍文艺协会蝉联（才改选）的正、副会长许元龙（白龙村夫）、林过（林宝贵）和资深作家张维民（惠铭）、黄盛夏（黄茨）及符祥兴（亚丁），全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文艺工作者，长期以来都坚信鲁迅所说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动火花”。

这回六位笨珍写作人欢聚，侃侃而谈、谈笑风生，各抒己见。有的虽则只是只言半语，但都是肺腑之言。言为心声；听他们畅谈“家乡文事”，更凸显了雅人深致。毕竟我们已是花甲之年的老汉——今日的老文人，不宜再发出什么豪言壮语，只求言必有中，只愿脚踏实地地为兴趣与志业尽点心力。诸友言来语去，众口一词：在彼此夕阳人生的“黄金文路”上精诚合作地出版群体的集子，才是当务之急。这也是“文人增值”唯

一可行的途径吧？

同年12月5日下午，笨珍文协的主导们再次莅临士姑来跟进地商讨出版合集《笨珍恋歌》事宜。策划人林过兄声称因太忙，恳切地要求我协助编务工作；许元龙会长也以顾问的身份从旁进言。几经多番推辞，结果仍然要我担任主编继续后半部的审稿事儿。翻阅已植字编版的选文，共为16位作家已有267页；我想尽法子在三周内邀得17位写作人助阵，多谢他们热诚供稿，既加强了阵容，更提升了全书的素质。

可惜由于时间有限，我实在无法在短期间内征求到另数位原是“笨珍作家”一併同台亮相，诚属缺憾之事。元旦翌日林过兄与我认真筛选之后，依然自觉不臻理想；不过，幸而至少已有15位作家的散文、杂感、小品、诗歌及时评作品，是水准之上的可读性极强之作。除了诗人黄远雄优异的新诗之外，其余的多是“通俗诗”，创意略弱，意境稍低，诗素不足；唯其内容坚实、多非一般的题旨。而怀念笨珍往事和描绘故乡今昔风貌的诗文，乃是我们首选之作。

本书中有多位资深之散文作家，如陈雅、林过、洪祖秋、吴宏声、张维民、郭金祯、林子、陈文浩等，和新一代的张昭敏、岳峒等，已替笨珍绘构一幅幅的图景，读者可通过文字功效，观赏有关笨珍县域的海滨、渔港、码头、渔船、渡轮、水屋、度假村、山峦、岛屿、归鸟、红树林、侯鸟、海马……等地方特色和幽雅环境，还有风土民情、乡镇风采、多样美食等。而另一边，则由马来文专家杨贵谊教授，与蓉子、艾维丹、林明珠、黄家光、符祥兴、艾芸、觉诚法师、林崇洁等作家在本书中辟了另类窗口，让读友看到日侵时笨珍的史实和海内外之万象，充满人文关怀、心境况味、温馨世情。至于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在本书中的表现，今后不愁后继无人！

现时印行文艺书本，绝非简易之事；自1991年元月正式成立的笨珍文协能够连续让4部合集问世，谁都不宜要求过高的，仅冀望今后的下一集会有另一番作为及风貌。

临末，我谨在此向原是柔佛人的吕振端博士致谢，承蒙他墨宝题字，使《笨珍恋歌》格外生色。同时感恩本书作者们惠赐佳作、远在台湾的挚友蔡家茂兄填词勉励，幸蒙大家如此厚爱，才可望把此文学小蜡烛点亮传送下去。是为题跋。再谢！

（2012年元月5日·士姑来小丘楼）











马华作协领导人云里风(左3)、作家潘雨桐博士、黄树森(广州左5)、碧澄(右1)、梦平(左1)、洪祖秋(左2)于1996年6月22日摄于笨珍酒楼。



笨珍作家欢迎首都文友驾临龟咯作客, 右起: 李锦宗、林玉蓉、陈蝶、许元龙、张美增、林过、黄金看等, 左1为洪祖秋。



张昭敏(左4)在檳城理大毕业典礼上与家人合影, 左3为乃父张维民校长。



林金定(中)与吴玲婧(左1)夫妇与唯男林子强(右)畅游台湾留影。



女作家林子(右2)与关子(右1)夫妇的全家福。



2010年1月3日在笨珍酒楼婚宴上, 张维民(惠铭, 左起)、夏金水(国华)、梦平、洪祖秋。后排站者为郭青(金禄)。



现居台湾的马华作家兼学者张锦忠(右2)与笨珍及峇株作家合影。左起: 丘岷、黄远雄、林过、沙禽、张副教授及李飞广合影。



诗人黄远雄(左起)、梦平、名作家潘雨桐博士及林过合照。



亦常写作的陈析旋校长(次排左3), 是笨珍县内最受中学生敬爱的教育工作者。

内容提示

本书至少有15位作家的散文、杂感、小品、诗歌及时评作品，是水准之上的可读性极强之作。合集中的33位作者，除了诗人黄远雄提供优异的新诗之外，多位资深之散文作家，如陈雅、林过、洪祖秋、吴宏声、张维民、郭金祯、林子、陈文浩等，和新一代的张昭敏、岳峒等，已替笨珍绘构一幅幅的图景，读者可通过文字功效，观赏有关笨珍县域的海滨、海港、码头、渔船、渡轮、水屋、度假村、山峦、岛屿、归鸟、红树林、候鸟、海马……等地方生态和幽雅环境，还有风土民情、乡镇旧采、多样美食等。而另一边，则由马来文专家杨贵谊教授，与容子、艾维丹、林明珠、黄家光、符祥兴、艾芸、觉诚法师、林崇洁等作家在本书中辟了另类窗口，让读友看到日侵时笨珍的史实和海内外之万象，充满人文关怀、心情况味、温馨世情。



TANJUNG PIAI • 丹絨比艾
Southernmost Tip of Mainland Asia

采桑子 • 敬贺

笨珍文艺协会编选33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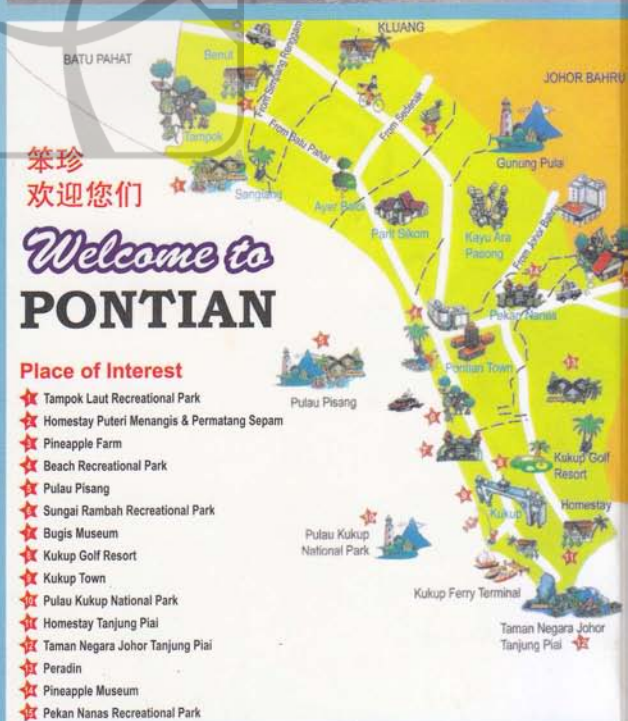
《笨珍恋歌》付梓

南皋面海风光好，
椰影婆娑，
碧水清波，
天地悠悠一片和。

笨珍物秀人才众，
笔下情多，
爱我山河，
玉句瑶章写恋歌。

蔡家茂

2012年1月18日 • 寄自台湾台中市



笨珍
欢迎你们

Welcome to
PONTIAN

Place of Interest

- ★ Tampok Laut Recreational Park
- ★ Homestay Puteri Menangis & Permatang Sepam
- ★ Pineapple Farm
- ★ Beach Recreational Park
- ★ Pulau Pisang
- ★ Sungai Rambah Recreational Park
- ★ Bugis Museum
- ★ Kukup Golf Resort
- ★ Kukup Town
- ★ Pulau Kukup National Park
- ★ Homestay Tanjung Piai
- ★ Taman Negara Johor Tanjung Piai
- ★ Peradin
- ★ Pineapple Museum
- ★ Pekan Nanas Recreational Park

ISBN 978-967-5784-02-6



9 789675 784026